



陕西党史
专题资料集
(二)

鄂豫陕
革命根据地的
创立和发展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
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二）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 创立和发展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责任编辑：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会办公室编辑组

审 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会审稿委员会

特约审稿：程子华 郭述申 陈先瑞



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画像。
(湖北省红安县博物馆供稿)



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
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
焕先一九三五年于陕南。



一九三五年于陕南

前排右起：徐海东、郑位三

后排右起：陈先瑞、程子华、李隆贵



吴焕先（前排左一）、徐海东（前排中）一九三五年与红二十五军参谋人员于陕南。



· 一九三六年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部分干部合影

前排右起：徐海东、聂荣臻、杨尚昆、王首道

后排右起：邓小平、肖克、程子华、罗瑞卿



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
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的旧址。

(赵凌云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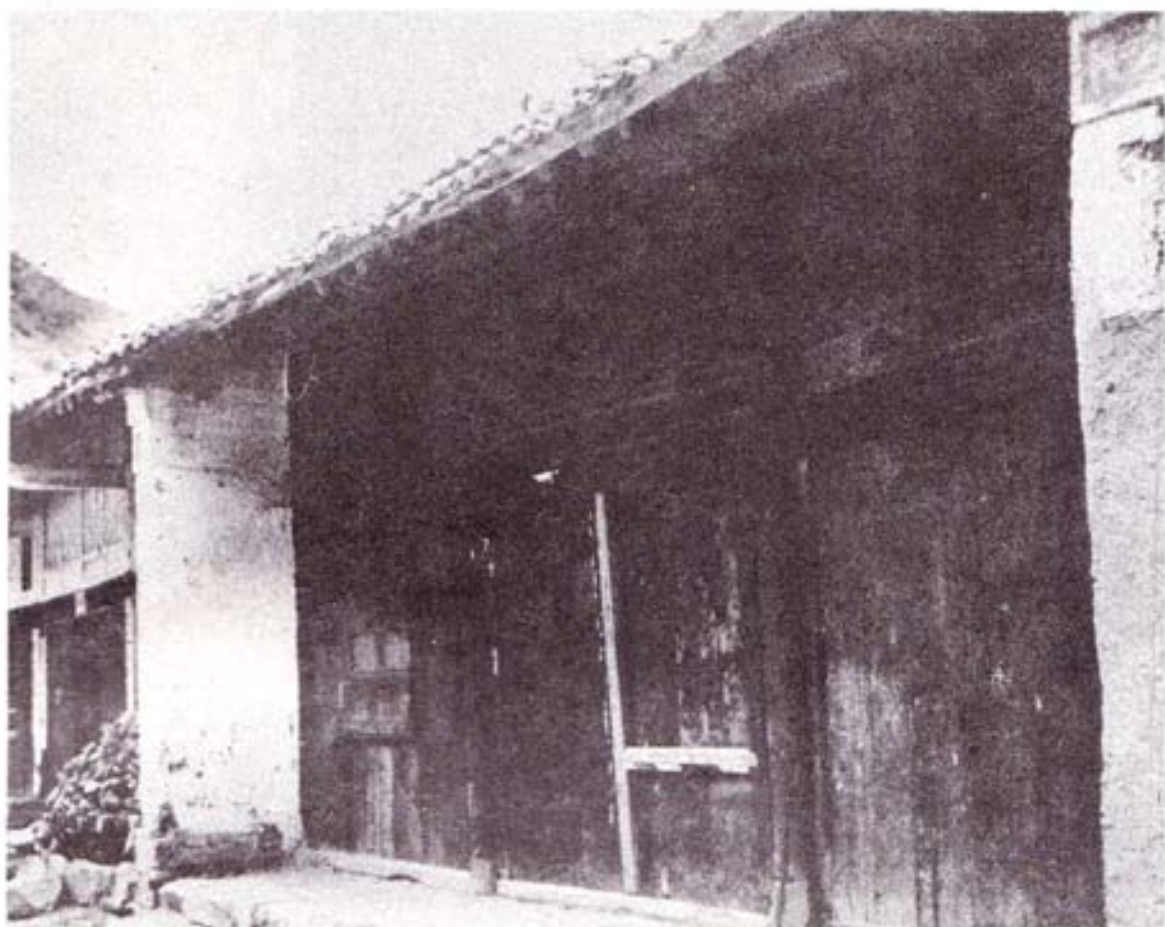


中共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在郧西县庙川虎
坪涝池大院召开常委会议的旧址。

(中共郧西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中共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四月在
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的旧址。

(赵凌云 摄)



中共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五月在郿西县莫家山九棵树
吴家大院召开执委会议的旧址。

(中共郿西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上: 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
府旧址。

(赵凌云 摄)

下: 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红七
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成
立的旧址。

(王文周 摄)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政治部

關於之政策問題

紅軍是蘇維埃政府的軍隊，其目的在於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地主階級，反對官僚資本家，反對一切剝削制度。紅軍北上抗日，是為了救國，是為了民族解放，是為了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

紅軍在北上抗日的過程中，必須採取正確的政策，才能獲得廣大農民的擁護，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紅軍的政治部，必須根據蘇維埃政府的原則，制定出一套適合當前形勢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稅收政策、貿易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紅軍必須嚴格執行這些政策，不得有任何偏差。

紅軍在北上抗日的過程中，必須採取正確的政策，才能獲得廣大農民的擁護，才能戰勝強大的敵人。紅軍的政治部，必須根據蘇維埃政府的原則，制定出一套適合當前形勢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土地政策、稅收政策、貿易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外交政策等。紅軍必須嚴格執行這些政策，不得有任何偏差。

司令 程子華
副司令 徐海東
政治委員 吳煥光
政治部主任 鄭位三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國工農紅二十五軍為佔領鎮安縣告群眾書

鎮安縣的工人農民勞動的群眾們：

趕快團結起來啊！

紅軍已經佔領了鎮安縣城把壓迫咱們的窮人的國民黨鎮安縣政府打倒了把屠殺摧殘咱們的窮紳地主的大本營摧毀了！過去大老爺們把窮人當馬牛的世界現在快完了目前已經是咱們的窮老子上天無路，大家趕快起來創造我們窮人的世界啊！

第一、不要聽土豪劣紳的謠言！

第二、趕快回來生產與營業！紅軍公買公賣！

第三、趕快到紅軍中來報告土豪劣紳反動首領！

第四、立刻帶紅軍去活捉壓迫窮人的黨的指揮官！

第五、馬上叫窮人都回來分土地！

第六、立刻組織窮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員會！

第七、建立窮人自衛的武裝——抗捐軍！

我們非常熱烈的歡迎你！

願工農貧民自己的鎮安縣！

第八、解放萬歲！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

红军家属优待证

姓 名	冯西金	住 址	商州东岳庙	成 份	牧 童
在 白 区	一、经过检查合格当过半月战士之后，即发给三元安家费，以后每年发五元，至分土地后即照苏区条件执行。 二、红军行动到附近地，酌量给以没收之粮食。 三、红军行动到附近地，酌量给以没收之衣物、用具、食品。 四、红军行动较远，安家费和优待物件可由该战士设法寄回家去。 五、由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工会动员白区秘密革命团体帮助其生产和生活。				
在 苏 区	一、红军家属得分好土地，好房屋。 二、得享受代耕。 三、得由苏维埃、革命团体帮助其□水。 四、受教育分配职业有优先权，并受优待。 五、进苏维埃医院得免除医药费。 六、在合作社买货，廉价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附 则	一、此证由苏维埃或红军政治部发给战士或其家属。 二、拿着此证可以在各地苏维埃、革命团体、各部红军中领受优待。 三、没当红军时，即收回此证或宣布作废。如遇伤亡，除此证永远有效外，还要增加优待。 四、失去或损坏了此证得申明补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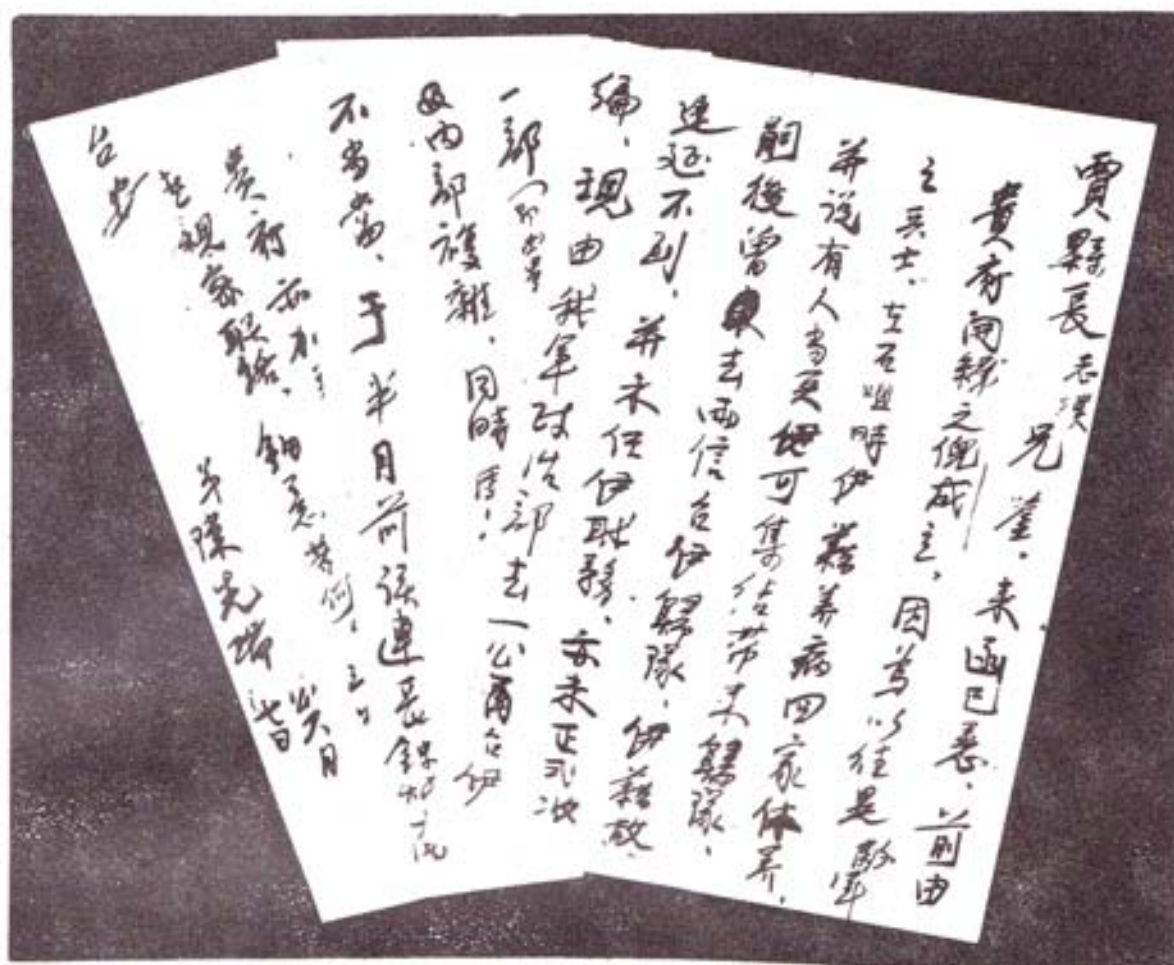
郑位三签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制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

红七十四师给敌龙驹寨邮局邮差开的通行证。
(中共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给伪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的亲笔信。

(中共柞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司令部”印模。

(中共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给伪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的亲笔信原文
(中共柞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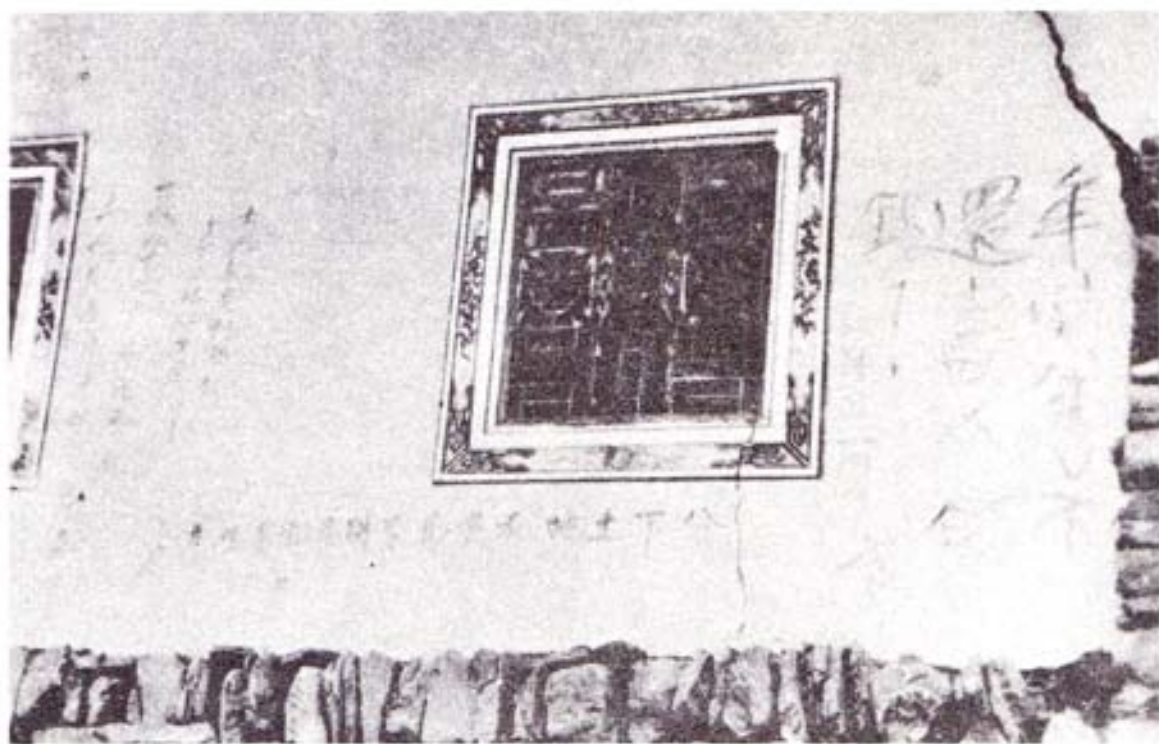
贾县长志璞兄鉴：

来函已悉，前由贵府开释之倪成立，因为以往是敝军之兵士，在石嘴时伊藉养病回家休养，并说有人当兵伊可集结带来归队，嗣后曾去两信召伊归队，伊藉故迟延不到，并未任伊职务，亦未正式收编。现由我军政治部去一公函，召伊从速归队，请派员投送。伊如有心归正，则请促其出山来就编，否则请以适当办法解除其武装，遣散其属众，伊应依法惩治，以靖地方。

再者，敝军前次收编之抗日一军之一部（即由贵治营盘来的），由该部态度不明，及内部复杂，同时因为我们管理训练不当，于半月前该连长钟炳南竟带十余入携长短枪七支潜逃，谅必亦逃入山内与小匪结合，前已电报贵府，祈派干队侦察，以期缉获法办。诸如此类逃兵小匪沿秦岭活动，打家窃舍，拦路截抢之事，日有数起，我军近来拿获之类，各已依法枪毙，望贵府亦加着重灭匪工作，并建议以电信起亲密联络，钧意若何？望赐明教，恭颂台安。

弟：陈先瑞

公六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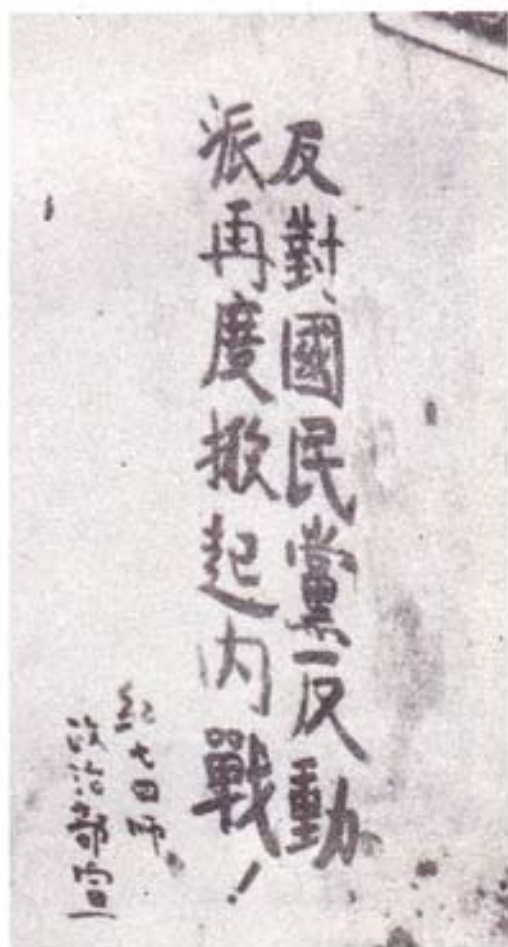
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江口区姜家祠堂墙壁上写的标语。

(中共安康地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一九三五年秋红七十四
师在宁陕县龙王沟三圣宫墙
壁上写的标语。

(中共安康地委
党史办公室供稿)





红七十四师在旬阳县李品智家
墙壁上写的标语。

（旬阳县文化馆供稿）



红七十四师在宁陕县写的标语。

（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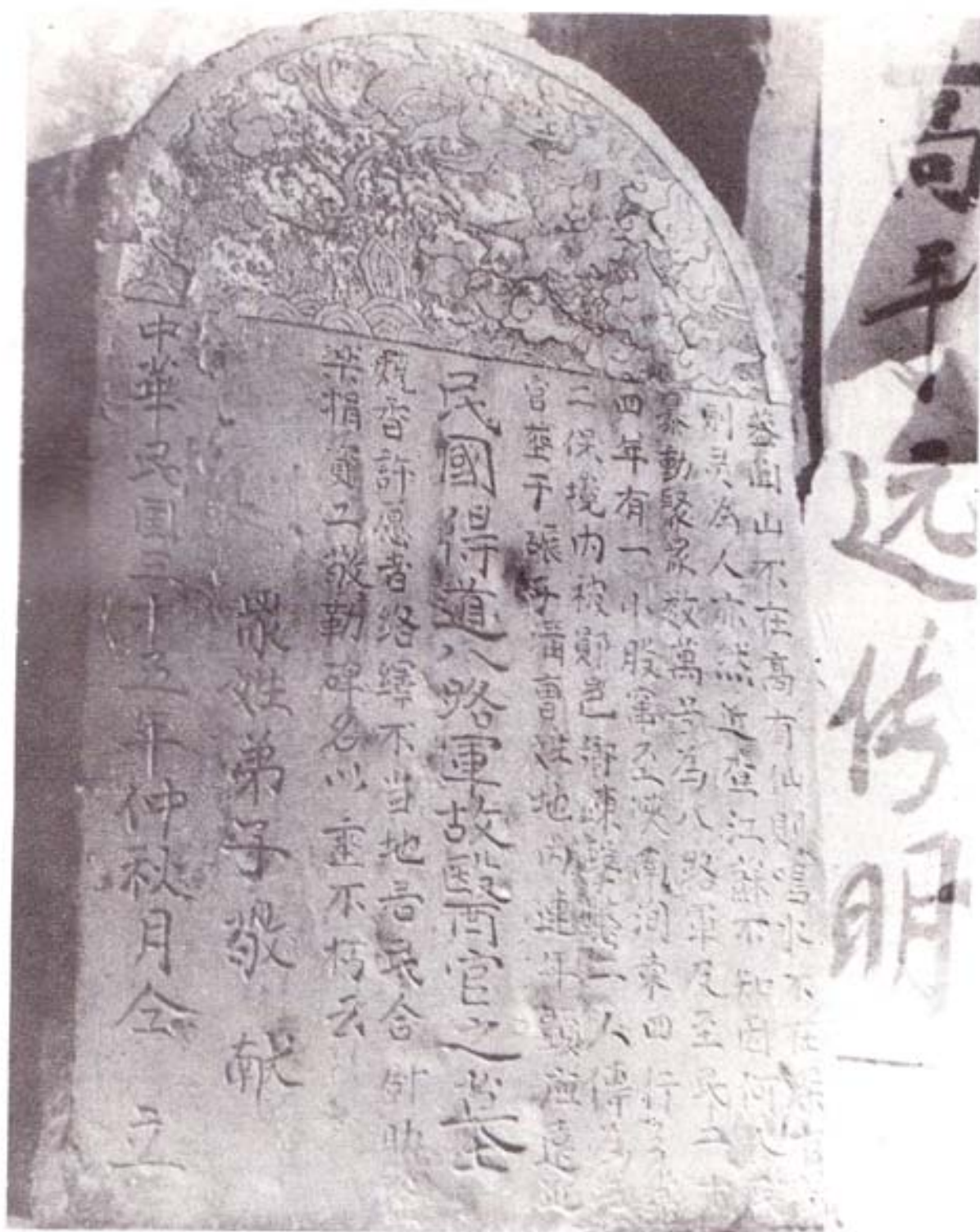


红军在宁陕县写的标语。

（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中共郧西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中共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吴德淳摄)



敌人不准群众到红军烈士墓前悼念，潘家河一带群众在自己家里敬奉的“红军老祖”牌位。

（旬阳县文化馆供稿）

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

编辑凡例

一、为了立好、立准确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资料，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编辑《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

二、本《专集》系内部机密资料。编辑《专集》的目的，是为了将初步查证、核实整理编辑的专题资料，陆续报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供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单位和档案等部门参考研究，求得进一步补充、订正。

《专集》的序列书号，以文稿发排的时间先后为序。

三、收入本《专集》的历史资料，原文中之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化字、通用字；竖排之标点符号，均改为横排标点符号；阿拉伯文之数词词组，均改为汉文数词词组；当时不

共同编辑的。参加编辑工作和草拟、修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的有：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李文实、刘景璇、赵凌云、邵济民、周福才、周家厚同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贾自新同志；在反复研究订正资料和修改文稿中，赵凌云、贾自新同志花费了较多的精力。中共商洛地委委员、行署专员周树武，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副教授孙启蒙等同志，也亲自参与了资料的研究和文稿的修改。

四、本辑资料在征集审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档案馆、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编委会、陕西省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程子华、汪锋、郭述申、陈先瑞、阎揆要、李金德、程启文、李书全、李庆柳、李学先、夏云飞、吴振挺、李震远、闵耀雷、姜华亭、张海波、张波等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程子华同志还在百忙中为本辑撰写了序言，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五、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辑编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序 言

程 子 华

离开陕南近五十年了。回想起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时烽火连天的历史画面，仍然历历在目。陕南人民与红军的鱼水情感，使人怀念。我总想去陕南看看，未能成行。现在陕西省编辑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专题资料辑，要我作序。作为原红二十五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现在幸存的负责人，当然无可推辞。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决定派我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行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同我谈话。他依据敌人在鄂豫皖采取碉堡政策，建立封锁线，苏区日益缩小，红军力量不断被削弱的情况，指出：红军主力应当

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求发展；敌人的主力被红军主力引走，留下的部分红军就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我到鄂豫皖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省委同意中央的方针。在省委的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冲破了敌人四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长驱一千八百余里，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胜利到达陕南商洛地区。

商洛地区是鄂、豫、陕三省的边远地带，是三个省的结合部，我们可利用军阀割据的矛盾；这里北靠秦岭，南濒汉水，交通不便；特别是当地苛捐杂税奇重，群众受压迫甚深，生活很苦。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群众有革命斗争的传统。一九二七年，陕南就建立过党组织，成立过农民协会，开始了革命斗争。一九三二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路经时，播下了革命种子。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也在此战斗过。我军到达之前，就兴起了大刀会、红枪会和抗捐军，到处布满了燃烧革命熊熊烈火的干柴。这些都是我们创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当然，敌人是不

让我们站住脚，来建立根据地的。我们一到达，中共鄂豫皖省委就在丹凤庾家河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以商洛地区为行动中心，向豫西、鄂西北这两个方向发展。

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根据地。鄂豫陕苏区就是红军和红军发展的游击师、抗捐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红二十五军入陕后，首先在洛南三要司和庾家河与敌军恶战，取得胜利，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红军横扫地方反动民团，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开辟了南部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四县边地区，初步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基础。以后取得柞水蔡玉窑、蓝田葛牌镇文公岭战斗的胜利，开辟了北部蓝田、柞水、商县等五县边地区；在配合红四方面军突击陕南的西征行动中，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二县城，在洋县的华阳石塔寺伏击挫败警二旅，开辟了华阳地区；九间房战斗后，接着攻克洛南县城，开辟了洛南、商县以东地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五个月的游击

战争，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斗争和发展，同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密切相关，互为条件。省委创建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在粉碎敌人“围剿”的同时，就抽出部分部队和干部去作地方工作；敌人进攻的间隙，则整个部队去作地方工作、群众工作。省委加强了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的组建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三个特委；十个区、四十六个乡、三百一十四个村苏维埃政权；七个游击师、四个游击大队。普遍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运动。一九三五年七月，红军主力离开陕南时，苏区军民正以新的面貌投入了反敌人“清剿”的战斗。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西出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行动，留在根据地的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等同志，根据当时的斗争实际，果断地采取了合并领导机构等正确的方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残酷的环境中，为巩固和坚持根据地艰苦奋斗了近两年之久。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长征到陕南。由于鄂豫陕省委的正确领导，全军团结一致，英勇奋战，陕南群众的全力支援，不仅建立了根据地，而且扩大了红军。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时有二千九百多人，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近四千人。留在陕南的红军，经过二年的斗争，扩大到二千余人。同时，留在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发展到抗战开始时的三千余人。这样，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开辟新根据地、坚持原有根据地和壮大红军的战略任务，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地到达永坪镇，与陕甘边、陕北红军会师。十月，迎来了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毛主席在接见徐海东和我时，表彰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功绩，说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个大功，归于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归于鄂豫陕三省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一斗争中，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病逝于商洛龙

驹寨，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于泾川，有千百个红军战士和游击师战士、苏维埃干部、群众牺牲了宝贵生命，烈士的鲜血撒遍了秦岭南北，这个大功还要归于他们。

今天，我们宣传党的革命斗争史，回顾战斗的历程，缅怀革命烈士，深知胜利来之不易，以启迪后人，激励人们继续前进！

陕南有悠久的革命历史，陕南人民经历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愿陕南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奋勇前进，夺取新的胜利。

目 录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	(1)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34)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 据地的决议草案.....	(37)
什么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43)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政治部布 告——关于商业政策问题.....	(45)
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	(47)
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 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	(49)
告国民党士兵书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政治部	(59)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四方面军并转川陕省委的信.....	(62)
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吴焕先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69)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	(85)
中共鄂豫陕省委焕先给位三、龙贵、先瑞的工作指示.....	(94)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特委的工作指示.....	(103)
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111)
陕南红军志清、卫劳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	(118)
陕南红军政治委员李隆贵给中央的报告.....	(121)
回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程子华	(126)
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徐海东	(139)
忆独树镇和荆紫关战斗.....张希才	(149)
袁家沟口战斗一角.....刘 震	(153)
覃大娘和她们全家.....王奎先	(163)
追念张汉民同志阎揆要、周益三、雷展如、孟浩	(169)
回忆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程启文	(186)

手枪团二分队在商洛的一点情况·····姜华亭	(203)
关于抗捐第一军·····杨永发等	(205)
刘振杰给程子华的信·····	(207)

关于红二十五军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一些情 况——郭述申同志的谈话记录要点·····	(211)
---	-------

鄂陕三路游击师简况 ·····中共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216)
-------------------------------	-------

回忆鄂陕三路游击师·····王永太	(218)
-------------------	-------

中共山阳西区委和鄂陕四路游击师 ·····夏云飞	(220)
-----------------------------	-------

鄂陕边斗争的一点回忆·····吴振挺	(229)
--------------------	-------

回忆鄂陕五路游击师·····白明峻	(231)
-------------------	-------

鄂陕五路游击师的一点情况·····李学先	(234)
----------------------	-------

忆鄂陕五路游击师和红军游击队·····闵耀雷	(236)
------------------------	-------

一点回忆·····李庆柳	(240)
--------------	-------

关于鄂陕六路游击师的调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	(242)
-----------------------------------	-------

忆鄂陕六路游击师·····孙绍和等	(251)
-------------------	-------

鄂陕七路游击师活动点滴·····刘尚真等	(254)
----------------------	-------

鄂陕九路游击师的一点情况·····冯焕安等	(257)
-----------------------	-------

鄂陕干部训练班情况·····张长进	(260)
-------------------	-------

店垵子干部训练班.....张发富 (262)

陕南斗争自述.....曾 焜 (264)

陕南斗争回忆.....李书全 (265)

回忆豫陕边的斗争.....张 波 (274)

陕南琐忆.....张海波 (279)

忆梨园岔苏维埃的斗争.....王占魁 (291)

华阳游击队.....魏文建 (296)

回忆华阳革命委员会.....薛朗夫 (304)

关于华阳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回忆

.....孙 鸿 (307)

挫折.....汪治国 (311)

红军在陕南.....郑位三 (321)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陈先瑞 (327)

对宁佛工委的回忆.....张绍安 (350)

我在红七十四师的点滴回忆.....解大钧 (352)

宋登贤谈话记录..... (355)

我在柞水与红七十四师的来往.....贾志璞 (365)

苏维埃调查..... (369)

红军地方工作调查…………… (387)

关于“红军老祖”的调查

……………中共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412)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李文实、刘景璇、赵凌云、邵济民、周福才 (418)

中共鄂豫陕省委组织序列…贾自新、赵凌云 (插页)

第十七路军与红二十五军在商洛战役之回忆

……………刘子潜 (441)

陕西警二旅张鸿远部和红二十五军作战的经

过……………鲁秦侠 (445)

在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役的片断回忆

……………王明钦 (452)

陕军警二旅与红二十五军在华阳作战的一点

回忆……………段西平 (468)

敌伪档案选录…………… (470)

陆军第六十师庾家河之役战斗详报…………… (483)

陕军第四十二师军事报告书…………… (497)

反革命罪犯罪行录…………… (513)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与发展起来的。它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二十五军入陕，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商洛北上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为一段；一九三五年八月后陕南特委成立、红七十四师组建，到一九三七年四月红七十四师离开商洛为一段。前一段是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的，后一段是由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的中共陕南特委（即鄂豫陕特委）领导的。前后共两年四个月时间。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陕西省的商洛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郧县、郧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共建立了十个区、四十六个乡、三百一十四个村基层苏维埃政权。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实行战略转移，率领红二十五军胜利入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制订了“围剿”我鄂豫皖苏区的三个月计划，妄图在七、八、九三个月将鄂豫皖的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在敌军的残酷“驻剿”、“追剿”下，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被压缩分割为几个小块，人口锐减，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根据地军民的衣食极端困难。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鄂豫皖苏区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军事局面。

一九三四年九月，程子华带着中央军委的指示到了鄂豫皖苏区。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二月指示信和六月、七月军事训令的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集中大

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会后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省委于十一月十六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出发宣言》，即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突破敌之防线，于信阳县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桥等地，进入桐柏山区。

进入桐柏山区后，经过实际考察，省委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敌易运动兵力对我实行压迫，而我军的回旋地域则很狭小，加之敌军压境而来，我难以立足发展，遂果断决定挺进豫西伏牛山区，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军进入伏牛山区后，始又发现这一地区“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建立新的根据地，省委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挺进。

十二月八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洛南县境的箭杆岭）入陕，在鸡头关击溃当地的民团，在三要司全歼守敌陕军一个营。九日，进至丹凤县的庾家河。十日，在庾家河打垮尾追的敌六十师，共毙伤敌八百余名，敌人遭受严重打击后龟缩回河南。我军亦伤亡二百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负伤。三要司和庾家河战斗的胜利，最后

粉碎了敌人妄图在“追剿”、“堵击”途中歼灭我军的罪恶计划。至此，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我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冲破了二十多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一千八百余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斯后，即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根据地。

（二）中共鄂豫皖省委改建为鄂豫陕省委。省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

庾家河会议，即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第三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的。省委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因此，提交会议讨论的《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为了加强党对创建新苏区这一伟大斗争的领导，《决议草案》提出“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要求中央将鄂豫陕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划归省委指挥”，“准备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动员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创造鄂豫陕根据地。《决议草案》还提出：“摆

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 加 强 争 取 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 击 计 划，迅 速 创 造 新 苏 区。”为达此目的，《决议草案》要求，首先“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这次常委会议是创建鄂豫陕苏区的奠基会议；但因会议中间敌六十师尾追而至，省委主要成员均投入了战斗，因此，未来得及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成员的问题，新建的鄂豫陕省委仍由鄂豫皖省委成员行施其职权。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省委在会议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在庾家河会议的当天，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什么是红军》的政治传单，申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十二月二十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宣布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地主）的商店继续营业，准许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二月五日，省委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重颁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省委发布的这些政治传单、布告、告群众书，实际上就是鄂豫陕苏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使省委庾家河常委会议的精神同广大人民群众见了面，对于宣传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对于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对于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对于分化瓦解反动营垒的力量，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虎坪会议，即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在湖北郧西县庙川虎坪涝池大院召

开的。会议总结了两个多月来的工作，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会议认为，自庾家河省委常委会议以来的两个月中间，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离着新苏区实际的造成，相差得如何的远”，因此会议再次提出：要大量的扩大红军，要建立地方武装，大大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计划地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立刻解决土地问题，把地主豪绅的田地、粮食、物件分配给贫苦群众；要建立赤区，至少建立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要在赤区建立地方党的领导；要以阶级路线做基础，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可以利用的乡绅（不是首领）掩护我们党的秘密工作；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首先做好根据地内回族的群众工作。鉴于当时根据地的春荒严重，因此这次常委会议对于“春荒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会议指出，要广泛地发展抗捐分粮的斗争，教育群众认识春荒不是“天灾”，不是“命运”，而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结果，豪绅地主存在一天，灾荒只有厉害一天，提高群众在同反动派斗争中克服灾荒困难的勇气；要把春荒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高度，把农民武装起来，向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各级政府要饭吃要衣穿，捕杀收租

逼债的地主豪绅，分配他们的粮食物件给灾民；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灾民救济和抗捐群众组织，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把武装行动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加强党对春荒斗争的具体指导；要注意武装保护春耕，发展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这样一来，就使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解决群众当前的生活困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动员了人民群众，使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华阳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我军取得了击溃陕军警二旅重大胜利之后，省委于洋县华阳镇召开的。会议之前，省委对汉中汉水以北的秦岭山区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带地皆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人烟稀薄，粮食物质更困难，其物质和地形条件远不及商洛、豫西、鄂西区域，只适宜于少数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次省委会议进一步提出了“红军还是宜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来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并且认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对于配合川陕、陕甘边、陕北苏区与红军的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发展的前途上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部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豫鄂边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打通南

北两个苏区。省委的这次会议，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干部群众在鄂豫陕边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而且为后来在郧西、旬阳、山阳、镇安边，蓝田、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边，洋县、佛坪边，洛南、商县、丹凤、商南、卢氏边等四个小块巩固的根据地打了思想基础。

葛牌镇会议，即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四个多月来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选举了省委成员，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田守尧等十人为省委委员；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以后又增加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这次会议对于健全省委领导，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会上对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曾讲过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批判，并进行了组织处分，则是不适当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

莫家山会议，即省委执委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在郧西县莫家山九棵树吴家大院召开的。会议根据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经验，决定采取“诱

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布置了鄂陕、豫陕两个边区的工作，要求普遍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初步的后方机关，办流通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优待红军家属，慰问红军等。会后，红军和地方均进行了认真地贯彻落实，为七月初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取得全歼陕军警一旅的重大胜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三）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武装的建立

中共商洛特委的建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下旬，省委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等四人，率领手枪团的二分队，到洛南、商县、丹凤边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宋兴国任特委书记兼抗捐第一军政委，当地“红枪会”的首领刘实通、岳新明分任抗捐军的司令、副司令。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抗捐第一军在洛南县景村东南深山处遭到敌军和当地反动民团的袭击，司令刘实通受重伤后被敌捕杀，副司令岳新明阵亡，部队遭到惨重损失。宋兴国后又牺牲，由程启文等带领原手枪团二分队在丹凤县孙家山坚持斗争。四月下旬，程启文等奉调回军部，中共商洛特委即不存在了。

中共鄂陕特委的建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省委派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该团七连到山阳、

郧西、旬阳、镇安、柞水边开展地方工作。二月上旬，省委成立了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任游击总司令部司令。游击总司令部下辖六路游击师，主要活动于郧县、郧西、旬阳、山阳、柞水、镇安、蓝田一带。郭述申调职后，特委书记先后由戴季英、郑位三继任。

中共豫陕特委的建立。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省委派郑位三、方升普带二二五团八连到豫陕边开展地方工作，并决定成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五月中旬，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正式成立，郑位三任特委书记，方升普任游击师师长，曾焜任政委。豫陕游击师下辖四个大队，主要活动于卢氏、洛南、商南、丹凤、商县边。郑位三调任鄂陕特委书记后，李隆贵任豫陕特委书记。

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中共山阳西区委，组建了华阳、茅坪等游击队。

党的特委、区委成立后，积极地发展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慎重地发展秘密党员，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为创建和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四）中共鄂豫陕省委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充

分发挥游击师、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的作用，通过武装斗争开拓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入陕后，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急调了三十几个团的兵力实行堵截和追剿，企图乘我立足未定将我消灭于商洛地区。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没有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进行的革命战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后，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各路游击师、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时而集中聚歼，时而分兵出击，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内，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继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一批“抗捐犯”；一月三十一日，攻克柞水县城，查抄了敌县政府机关；二月一日，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两个营，歼灭一个营；二月五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之南的文公岭歼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二月二十七日，攻克宁陕县城，歼守城的保安队，打土豪，分粮食，据城三天；三月四日，攻克佛坪县城，歼守敌保安团，没

收伪县政府和土豪的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三月十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二旅五个营，毙伤二百余名，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旅长张飞生负伤后伪装夜逃；四月十八日，攻克洛南县城，救出“抗捐犯”七十多名，处决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反动豪绅开设的商店财物分配给贫苦群众，同时保护了正当的商业；六月初，在商县夜村、丹凤县商洛镇毙伤敌一百一十师、一百二十九师团长以下二百余名，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六月十四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余名；六月十六日，袭占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七月二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一旅，毙伤三百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名，缴获轻机枪二十八挺、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在此期间，还击溃、歼灭了一大批反动的民团武装。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三十几个团的多次的“围剿”，先后打开了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五座县城和一些关口要隘及集镇，开拓出了东至河南卢氏、西峡、浙川边，南至湖北郧县、郧西和陕西旬阳边，西至陕西佛坪、洋县边，北至陕西长安、蓝田边的一块根据地。根据地内建起新的秩序，一

派新的景象，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电报中承认，“已在东区（蔡川、庾家河、窑庄一带）、西区（袁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匪化。并在以上两区派有得力人员将地方政治组织完成。最近除庾家河之伪组织不及西区健全我军谍报人员尚可接近外，余均不能进入。”由于革命势力的发展、活跃，驻防在安康的敌庞炳勋部的军饷不能从柞水、镇安、旬阳一线解送到安康，不得不用飞机空投，结果“以飞行太高，落地后包破款即散乱满地，且机场滨临汉江尤虑堕落水中”；由蒋介石委派的敌安康专员魏席儒到西安后，庞炳勋打电报给陕西省政府主席，要魏“早来安康”，“为安计请由省电镇安以北各县驻军或团队护送至镇安，由镇安团队送至大坪镇敝军刘旅旅部，再由敝军分段接送至安康”。由此足见当时革命力量之发展与壮大的情况。

二、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与陕甘边、陕北红军会合。中共陕南特委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在鄂豫陕边坚持进行革命斗争

（一）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

与陕甘边、陕北红军会合。中共鄂豫陕省委撤销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全歼陕军警一旅的袁家沟口战斗之后，为了继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调出根据地，在外线相机歼灭敌军，并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遂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和第四路游击师乘胜东进佯攻商县，突于七月十二日从商县杨家斜向北出秦岭，前锋抵达距西安城南二十余里的长安县杜曲、韦曲，直逼西安。

七月十五日，原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的石健民给鄂豫陕省委送来了中央在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带来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会师于川西准备北上的可靠消息。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军事形势，省委即于当晚在长安县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省委率“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配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行动，并确定留鄂陕、豫陕两特委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

七月十六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沔峪口出发西征。我军抵达留坝县西江口后，省委于二十五日和三十日，两次给留在陕南的省委常委、执委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中共鄂陕特委、豫陕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指示两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担负

领导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先组织一个红军独立团争取发展成一个师，开展游击战争，开展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八月初，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进入甘肃境内。八月二十一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在泾川王母山塬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随军的省委成员有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戴季英、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等八人，省委即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九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于延川县永坪镇。十七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辖三个师。至此，中共鄂豫陕省委即行撤销。

（二）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十分险恶复杂的形势。

一方面，当敌判明我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进入甘境之后，即调集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实行“划区清剿”，企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根据地的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另一方面，中共鄂豫陕省委七月二十五日和三十日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及鄂陕、豫陕特委的两封指示信，因落入敌手未能收到，致两特委和省委中断了联系，也不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同时两个特委之间也失去了联系，斗争极端困难。两特委在我军事力量极为单薄，敌军大兵压境的艰苦情况下，领导鄂陕边与豫陕边的军民与敌进行着英勇顽强的艰苦斗争。

八月底九月初，鄂陕、豫陕特委都从敌伪报刊上得悉，省委已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陇东，代理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已经牺牲。为了保存力量，避免被敌各个击破，两特委便向一起靠拢，于九月九日会合于商南县的梁家坟。两特委会合后即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在敌重兵“围剿”的形势下，斗争将会更加艰苦；但是，鄂豫陕边的地理对我有利，群众基础好，地方反动势力较弱，两特委又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有所了解，有近三百名红军老战士作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斗争策略对头，是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的。会议统一了认识，克服了部分同志的悲观情绪，坚定了在鄂豫陕根据地继

续坚持斗争的信心。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之包围圈，在宁陕、佛坪边开辟新根据地，争取恢复原根据地；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合编各游击武装，组成红七十四师；游击作战的方针应灵活机动，同敌“兜大圈子”，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决定了中共陕南特委（即鄂豫陕特委）的组成人员，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为委员。以后又增补李学先为委员。

梁家坟会议后，中共陕南特委的主要成员分头在鄂陕、豫陕边收拢武装力量和伤病员。十月六日，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了红七十四师，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师下辖一营、二营、手枪团、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全师共约七百人。

两特委的梁家坟联席会议，是在与省委联系中断，敌大军压境，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关于合并两特委成立陕南特委、组建红七十四师等决定，是从实际出发，符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符合鄂豫陕省委的指示精神。中

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统一了根据地党组织和武装组织的领导，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为在鄂豫陕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强的思想基础和可靠的组织保证。

（三）中共陕南特委领导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中共陕南特委成立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七十四师正式成立，至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的十五个月时间里，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内，由东到西、由西到东、由北到南、由南到北，同敌兜大圈子，打了几个来回，不断地取得胜利。

第一个来回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我军由商南县碾子坪出发，沿着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西进，经山阳、镇安、柞水，到宁陕县的关口镇，准备以四个连和手枪团的一个分队袭击宁陕县城。但到达宁陕县城外时，发现敌已有准备，我军遂又撤回关口镇。当时原鄂陕边的三、五、七路游击师还未找到，也还有一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需要收容，我军又折返南下，经旬阳以北去鄂陕边活动，途中会合了五路、七路游击师。这一段的活动，主要是以实际行

动宣传红军还在陕南，揭露反动派散布的“红军已在陕南彻底消灭”的谎言，警告地主富农和伪保甲人员不要反攻倒算继续作恶。此时仗是打得少一些，但是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打击了乡村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第二个来回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敌四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鄂陕边压来，我军为摆脱敌之进攻，经郧西县二天门一带向宁陕、佛坪一带挺进。十二月初，当我军抵达镇安县南青铜关时，敌四十军一个营已先期到达青铜关阻我西进，另一营尾我追来。特委决定趁追敌尚远，守敌还不知我军为主力之机，诱敌出关，经激战，一举歼敌一个营，毙伤营长以下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五挺，此战告捷，军心大振。继又折北向西，攻克宁陕县城，全歼敌保安团三百多名，处决伪县长剧文绍等一批反革命分子，据城八天，开仓济民。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我军继又西进抵达城固、洋县附近，突又挥师东进，沿途消灭荆紫关、西坪、官坡、兰草、三要司、峦庄、庾家河等处反动民团五百余名，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

第三个来回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我军由豫陕边西进，在佛坪北出秦岭，在户县境内横扫保安团

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在洋县华阳、留坝县西江口歼民团一百五十余名，缴获枪近百支；在凤县双石铺、黄牛铺消灭敌保安团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军用汽车五辆，并在五十公里长的公路上烧桥梁，割电线，迫使敌汉中至宝鸡的公路交通中断半个月。复又折返东进，歼峦庄、官坡、兰草等地民团二百余名，缴获枪一百三十余支；继又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歼敌保安团三百余名，缴获枪三百余支。

第四个来回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我军由梁家坟西进，在漫川关消灭民团百余名，缴获枪六十余支。五月中旬，我军到宁、佛边后，特委将红七十四师的所属部队分编为一、五、六三个团，由特委主要领导人率领，四处游击。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于镇安、柞水、蓝田边，在蓝田县张家坪捕杀了由西安去商县上任的敌第四行政区专员汤有光，接着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消灭保安队、民团二百余名，缴获各种枪一百五十余支；五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于汉阴、旬阳边，消灭桃园、林达庙民团五十余名，缴获枪三十余支；六团由陈先瑞率领，主要活动于山阳、商县、郧西、商南边，击毙作恶多端的商南县赵川民团头子赵平甫，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部队分散

活动了三个月，九月底又集中在宁陕县的猴子坪进行休整。继又东进至豫陕边，在西坪毙敌公秉藩部近百名，俘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驳壳枪五十支、机枪七挺、步枪数十支；在峦庄、兰草歼民团百余名，缴获枪七十余支；在官坡歼灭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一百七十余名，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二挺。

第五个来回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军由豫陕交界西进到洛南，歼灵峪口、石家坡民团，经黑山、黄龙铺入蓝田县，再歼许家庙民团，共缴获枪二百余支。

此时适逢“西安事变”爆发。

在失去上级领导，敌军四面包围清剿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共陕南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敌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攻，歼灭敌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余名，缴获各种枪枝三千余支，从而坚持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四）中共陕南特委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改变了一些“左”的政策

在艰苦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中共陕南特委注意了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逐步改

变了过去的一些“左”的政策。

争取同盟军。对于宋登贤率领的“大刀会”，对于从陕军警二旅拉出来的何振亚部，中共陕南特委都采取了信任帮助的态度，思想上进行教育引导，物资上进行支援，行动上配合作战，打击共同的敌人。对于一时打不开的山洞、石寨，不去硬打，并同有些山洞、石寨的武装力量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争取同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安无事，这不仅在军事上于我有利，同时也有利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的相对安定。

禁止滥杀，禁杀俘虏。对于豪绅、团总、保甲长、侦探，除罪大恶极者，一律不杀。对于所俘的士兵和罪恶不大的下级军官，除愿参加我军者，教育后一律资遣回乡，分化瓦解了敌军力量。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陕南特委在一九三五年底以后，调整了党对地主富农的政策，尤其在游击区和敌占区一般只没收其浮财分配给群众，对为我可用的，连浮财也不没收而是利用其掩护红军伤病员或为红军采购物资，避免树敌过多。比如商南县的大地主石老八，宁陕县两河口区的区长宋承义等，我军就没有没收其财产，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这样，他们不仅掩护了我军的一批伤病员，还为我军购买了一批

药品、布匹、报纸等物品，做了一些有益于我们的事情。

保护城镇商业。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安定人心。比如旬阳县通往西安大路上的潘家河街，红七十四师多次到过这里，每次来都不“撞动”街上做生意的，保护商业。我军有时还将没收地主的财物拿到街上拍卖，活跃乡村市场。

保护邮政。红七十四师打开龙驹寨后，在邮局门上张贴布告，宣示邮局“不是财东”，“不准乱动”其财产。对于截获的邮件，除没收其中的反动政府及反动官吏的函件书信外，余均一律发还，并开具“收条”，允许邮务人员在根据地内自由行走投递。由于我军保护邮务人员，他们也知道我军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常将反动政府的公文和反动官吏的书信主动送给我军，我则报之以高价酬劳。这种做法，不仅从中搞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同时还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通信自由。

陕南特委还很注意保护学校，不干预学校的正常活动，尊重教师，不没收学校的来往函件等。

上述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对于坚持鄂豫陕革命

根据地的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红七十四师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南特委撤销

具有历史意义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共陕南特委于一九三七年二月率领红七十四师，从商县移至镇安、柞水、宁陕三县驻防。在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等人的配合下，陕南特委在红七十四师的驻防区内，积极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有的地方成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吸收了四百多青年参加我军。四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到长安县大峪口整训。六月，特委书记郑位三奉调回党中央。八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至此，中共陕南特委撤销。

三、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创建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卓绝英勇奋斗

在红二十五军到达鄂豫陕边之前的几年间，我党所掌握的陕军许权中旅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六军二团，曾先后到此进行过活动，党和红军已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红二十五军到达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广泛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性质、宗旨、任务

及政策，特别是红军英勇同反动军队及民团作战、公开处决土豪劣绅中的最坏者、没收地主的土地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不侵犯群众利益处处为群众做好事的实际行动，使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为深刻。当时群众歌唱道：“民国二十三，红军来镇安，老财不敢见，穷人都喜欢”；“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吃饭莫忘咱红军，翻身没忘共产党”；“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打土豪救贫民，穷苦百姓把腰伸”；“腊月梅花开，建立苏维埃，地主豪绅垮了台，穷人搬回来”。因此，帮红军，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成了根据地人民的自觉行动。人民群众在创建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踊跃参加红军。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把参加红军当作无上光荣的任务，相率参军，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景象。山阳县袁家沟口的曾兆文、曾兆祥兄弟二人，带着三个儿子一起参加了红军；只有一万五千人口的柞水县红岩寺区，就有三百多人当了红军；旬阳县的圣驾河等地有二十七人参加了红军；商县的东峪，一次就有

二十多个长工去当红军；流落在商洛山区的红四方面军伤员和明道，商约了十几个“放牛娃”参加了红军；镇安县白塔区有九名回族农民当了红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红军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壮大。红二十五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入陕时只有两千多人，虽经残酷战争的减员，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四千人（不含留在根据地的三百人）；红七十四师组建前只有三百多人，最后发展到二千一百人。正如省委在《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指出的那样，“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红军的兵源寓于人民群众之中，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的不断发展壮大，对于创建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踊跃参加地方军事组织。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积极参加主力红军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武装，使根据地既有一支可以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主力红军，又有一支同当地民团、保甲力量作战的地方武装。鄂陕边的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豫陕边的抗捐第一军和一、二、三、四游击大队，以及华阳、茅坪等游击队，基本上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至于区乡苏维埃政

府的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则更是“青一色”的当地农民武装组织。这些地方武装除配合主力红军参加一些大的战斗外，主要是分散于各地活动，遇机就战，使敌防不胜防，剿不胜剿，而且处处挨打。鄂陕九路游击师同陕军警一旅一部在高山寨、天确梁等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打得十分英勇。敌旅长唐嗣桐在给西安绥靖公署的电报中，说九路游击师的战士“裸体挺枪，几次满山吼号直扑而来”，“负固据守，炮石齐下，以致不果，官兵亦有伤亡”，不得不令团长沈吟章“增兵一营、步炮一连，前往指挥督剿”。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和郧西游击队歼灭了关防铺等据点的民团，捣毁了“郧西剿共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鄂陕四路游击师消灭了牛耳川、二峪河、金井河的税警队和民团，击溃了山阳县保安队，俘敌四十余名，缴获各种武器三十余件。鄂陕五路游击师摧毁了旬阳县潘家河乡公所，没收了十二家恶霸地主的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在主力红军奇袭荆紫关时，豫陕游击师率领四个游击大队毙伤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余名，并全歼景村联保队及武关保安队。华阳游击队两次打下佛坪的老县城厚畛子，并在西安去汉中的公路上截击缴获军用物资三十多担。丹凤县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的游击队打垮了驻界岭、庵底两个民团，打死

团总两名。各地地方武装的积极游击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对主力红军同敌正规部队作战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使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真正成为广泛的人民战争，为创建鄂豫陕苏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贫苦农民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对头，是土地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他们在苏维埃政府的组织下，同地主豪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镇安县白塔区花水河的农民烧毁了地主的契约和债据；花水河、二里湾、柿园子三个村子的农民没收了地主和寺庙的四百二十多亩土地及地主的五十七间房屋，三十五户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三十九户无房的穷苦群众分得了房屋。柞水县红岩寺区的农民没收了二十多户地主的五百三十多亩土地，五十八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还没收了四万二千多斤粮食、三千一百多斤腊肉、十三头肥猪、一千二百多斤漆油，大部分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山阳县袁家沟口区的农民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地主的土地，谁佃种分给谁，分配后栽了界石，地里种的庄稼由分得土地的农民收获，农民喜气洋洋收割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郧西县一、二、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粮食和其他实物，仅一、二、三天门就有一千多

户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旬阳县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六十六户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衣物。洋县华阳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六十户恶霸地主的三千二百多亩土地和六百多石粮食，一千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二百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粮食。商南县刘家花屋区的农民没收分配了二十七户地主收一千三百五十五石租子的土地，五百多户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并收获了一料庄稼。在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发动农民镇压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在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猛烈打击下，乡村的土豪劣绅威信扫地，基层的反动政权纷纷垮台，根据地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的政治局面。

（四）积极掩护伤病员和参加后方勤务工作。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红军本身的后勤工作部门很不健全，事实上也难以健全，因此红军的各项勤务工作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群众来承担的，其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庾家河战斗后不少红军伤员分散在庾家河周围各村的农民家中养伤，为使伤员早日痊愈归队，乡村医生杨春荣、罗锦文等日夜四处奔波护理治疗，没有西药他们就用草药，草药不齐他们就上山挖药，还冒着生命危险从城里搞西药，使伤员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治疗。红

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设立了后方医院后，许多农民的家庭成了医院的“病房”，许多大娘、大嫂成了医院的“护理员”，“红军干妈”丛大娘一个人就护理了四名伤员，群众为护理伤病员受了千辛万苦。红军干部张波在丹凤县蔡川小学教员何老五家养伤，敌得知后将何捕去严刑拷打逼何交出红军伤员，但何宁死不屈露真情，一直把张掩护到伤愈归了队。红军干部王奎先因患重病留在镇安县覃大娘的家调养，敌军得悉后到覃家搜捕王奎先，年已过半百又是小脚的覃大娘不顾一切，把王背到山下的麦地隐藏起来，并机智地将追捕的匪兵引向他处；匪兵去后，覃大娘强忍着丈夫已被匪兵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痛楚，又让儿子到山上把王奎先背了回来，以后又今日背西山明日背东岭，一直掩护到王奎先病愈归了队。红七十四师在旬阳县桐木沟与敌作战时一名战士右腿受重伤，长工刘应有黑夜背回村里，后怕被敌发现又背到深山老林的岩洞内，请医生徐光润用草药治疗。红七十四师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时，群众主动给红军背送蔬菜，翟登娥等许多妇女还主动帮助红军洗浆、缝补衣服，赶做鞋袜。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在后方勤务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在战地动员和勤务工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前，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侦察敌情，封锁消

息，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战斗中，人民群众“蜂拥”参战，从而使我军战斗人员大为增加，使敌陷入军民包围之中，全歼陕军警一旅时，地方武装和群众参战者达两千余人之多；战后，人民群众又积极救护和转运伤员，不少被称为“红军干妈”的老大娘主动把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护理，并敲锣打鼓抬着慰问品慰劳红军。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战地动员和战地勤务工作，对于夺取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它是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在创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匪军所到之处，在敌人“清乡”中，许多干部和群众被敌杀害。敌人是非常残暴的，被害者有的父子同时被杀，有的兄弟同时被杀，甚至有的全家老少被杀绝；有的被活埋，有的被刀铡，有的被肢解，有的被剥皮、沸煮而亡。人民群众是杀不绝、吓不住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屈不挠，牺牲得极为英勇悲壮。洛南县的民团队长李正堂“清剿”栾庄苏维埃政府时，杀害了五名干部和群众；山阳县的联保主任陈守信杀害了七名干部和群众，其中汪礼元父子二人同时遇害；柞水县的地主蔡乾丰杀害了二十五名干部和群众，其中张永富兄弟三人同时遇害；镇安县的卢崇烈

在米粮川一带“清剿”时，杀害了十九名干部和群众，其中三人是用铡刀铡死的；镇安县的联保主任张毓秀杀害了七名干部和群众，并勒索红军家属及其他群众银元八百七十三元。郧西县仅一、二、三天门和泗峡口两个乡，就有近百人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柞水县红岩寺区共有一百一十九人被杀，二百二十七人被捕押，三百七十二人被迫逃亡他乡；镇安县白塔区苏维埃政府的三名主席、副主席被杀；店垭子的干部、群众二十多名被杀，八名被判刑监禁，三百二十多间房屋被烧毁；商南县刘家花屋区的二十八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十四户分过地主土地的农民被抄家，一百四十一头耕牛被抢；丹凤县梨园岔苏维埃的赤卫队长李邦正、副队长何远柏等人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何吉时被剃了三截；有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虽然幸存，但在各种酷刑下也是九死一生终身残废；山阳县的袁家沟口被敌视为“红军窝子”，烧杀尤为残酷，干部被杀，房屋被烧，庄稼被匪兵喂了军马，红军家属四处逃亡。惨景酷象，目不忍睹。“无处不戴孝，处处有哭声”。但是人民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根据地的人民坚持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迎来了一九四九年的全国解放。

中国工农红军 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①

群众们！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已经几年了，今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伸张强盗的血手，进占我整个华北和内蒙，并从南方进攻我福建。卖国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出一个兵花一文钱去抗日，并且法西斯蒂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已经与满洲国通了邮通了车，减低了日货的进口税，使整个中国成为日本的市场，把北方几个主要铁路的权利交给日本去了。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把北方军队统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

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

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日本帝国走狗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军队阻拦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北上，本军现在开始出发，卖国的国民党一定是要调动他的队伍阻拦我们的，本军当然要沿途扫除国民党的阻拦。

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之反日工作：

一、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二、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言论给〔结〕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

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屠杀压迫本国群众和进攻苏区。

四、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以及正在制造和从外国买来之武器来武装全体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五、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1）没收日

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和商品，(2)停付日债一切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4)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苦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六、动员广大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

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

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学良！

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

拥护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号②

注：①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鄂豫皖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出发时，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出了本宣言。

②程子华在《回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经查考，一九三四年的阳历十一月十六日，即农历十月十日。因此，此处的“十月十号”系农历。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 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日^① 常委会通过）

省委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花山寨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这一决定，完全是根据中央二月指示信和六月七月军事训令所指示之方针和原则，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

鄂豫皖自从去年党因为反对逃跑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错误，以致原有苏区遭到暂时失败，红军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苏区的群众遭了敌人大的屠杀，物质粮食受了极残酷的破坏，敌人的堡垒布置得很周密，以我们所存留的力量来空喊恢复原有苏区的任务继续死守的策略，必将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完全的失败，“省委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

我们的队伍，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巩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扩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正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乎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血手之下”（中央二月给鄂豫皖〔省〕委指示）。经过去年十月到现在一年来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消灭一百一十五师打下太湖……），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得到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但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未及两三月这些成绩又遇到困难和损失（如罗陂孝英太的工作^②），老苏区的恢复也仅是几块山寨附近的很小区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于创造新苏区新主力的任务了解和执行得不够，以及选择新地区的不适当，大大缩减了我们一年来艰苦奋斗的成绩。指出上述一些条件，并不是说老苏区之群众不好，我们向前的发展很困难。恰恰相反老苏区的群众斗争是有很坚强的基础，具备着开展游击战争的坚固基础以致在今后的形势变动（特别是主力出境敌人将减缩）之下逐渐恢复我们的老苏区。我们出境的队伍

和干部都是长期艰苦斗争锻炼出来的，此次长途行军的艰苦精神，三要司的胜利表示了我们红军的相当健全，在民族危机严重和全国经济浩劫，苏维埃制度和红军有了全国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大块新苏区和新的红军主力是有极大可能的条件存在着。但这个新任务在目前阶级决战形势之下，仍然是艰苦的战斗任务，特别是敌人一定要对我们实行追击堵击以及□地原来的工作薄弱，大大需要我们党的领导的加强，红二十五军的加强，革命群众工作的加强。

关于新地区的选择，我们应依照中央二月所指示的原则，以及根据我们罗陂孝^③行动太湖行动的实际经验来具体选择，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

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具体任务应该是：

一、首先就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用大力量训练军事干部，照中央苏区的模样，来建立军事上各部门的工作。坚决执行中央所指示要使工人

和共产党员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加强每个战士的群众工作能力。迅速的解决冬衣。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与忽视党的工作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坚决转变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与和平的秩序的工作生活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日常工作〔作〕风。

二、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致〔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各部当中用竞赛的方法来进行和检查扩大红军的工作，须发优待红军家属的证书，充分的优待红军家属，反对说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右倾观念，充分注意对新战士的训练和优待，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

三、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迅速取得群众的帮助，来打破敌人的追击堵击，在省委领导之下，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在我们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一到就进行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分土地增加工资，肃反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或者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等工作一齐加紧进行，组织红军的后方，在红

军游击的地方，特别要加紧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建立党的群众的秘密组织。

四、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一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坚决与忽视工人利益的倾向〈凡〉与没收富农资本家的过早办法作无情的斗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五、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要求中央将鄂豫陕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划归省委指挥，动员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准备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为着执行这些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新的任务和新的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党内不坚定一些分子必然要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失败面前垂头丧气对困难投降屈服而走到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必须集中大力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那些“死守”拚命的情绪，已经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危害，亦需同样的坚决反对开展这一斗争，深入下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

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广大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任何“党内和平”与压制自我批评的观点，是极端有害于党的，而一切不负责任的“自杀批评”以及嘲怨的现象，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党和革命的危害，都须坚决的防止和肃清。只有在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之下，党才能坚固的团结一致，为着当前的光荣的事业和任务而斗争（中央二月给鄂豫皖指示）。

注：①根据本文的内容，参照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分析，本件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丹凤县庾家河召开的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

②指湖北的罗田、黄陂、孝感、英山和安徽的太湖地区的工作。

③指湖北的罗田、黄陂、孝感。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的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

交租不还高利贷。

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计有八九十万。行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的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司令政治部布告*

——关于商业政策问题

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以执行苏维埃政纲为自己〔的〕任务。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本军遵照这种原则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具体法令参〔照当时〕当地特殊情形，特颁布如下之暂时条例：

一，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

二，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

三，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

四，〔资〕本在三百〔元以上的商店行〕商必须缴纳商业累进税，〔资本〕在三百元以下者免税。

五，〔红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中，〔为〕

战费之需要，得向资〔本〕在三百元以上并僱用劳动之商〔人〕酌量捐款。

六，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

七，一切奸商（破坏物价的，造假货的）由红军政治部依照苏维埃法律惩办。

本军是坚决实行这个条例，务望各商 户 各 安 其 业，莫信谣言，国民党豪绅反动污骂红军为匪，命令商 户 逃避我们以致我们所过之地，往往商 户 成为十室九空，这样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便，这完全是国民党的罪恶，本军特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破坏商业的国民党。特此布告

司 令 程子华

副 司 令 徐海东

政治委员 吴焕先

政治主任 郑位三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此件是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一九八三年翻修房屋时在墙缝中发现的，因纸破损有些文字脱漏。本文（）里的文字，是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政治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重印的《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补入的。“二月五日”布告署名的是：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政治主任：郑位三。

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 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①

镇安县的工人农民劳动的群众们：

赶快团结起来啊！

红军已经占领了镇安县城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的国民党镇安县政府打倒了把屠杀摧残咱们的豪绅地主的大本营推翻了！过去大人老爷们把穷人当马牛的世界，现在快完了目前已经是咱们穷老子们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赶快起来创造我们穷人的世界啊！

第一，不要听土豪劣绅的谣言！

第二，赶快回来生产乐业！红军公买公卖。

第三，赶快到红军中来报告土豪劣绅反动首领！

第四，立刻带红军去活捉压迫穷人的党幼楷赞锦明^②！

第五，马上叫穷人都回来分土豪劣绅的田地种！

第六，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

第七，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

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你们〔赶〕快回来同我们建

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

穷人解放万岁！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

注：①此件是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一九八三年翻修房屋时在墙缝中发现的。

②党幼稚时为敌镇安县“保安大队”队长；“赞锦明”系“湛锦明”之误，红帮大爷，时为镇安县民团团总。均系全县罪恶昭彰的恶霸。

〔中共〕鄂豫陕省委 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 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第二十次
常委〔会〕通过）**

省委去年十二月洛南^①第十八次常委会根据省委十四次常委会议（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总决定下具体确定了创造鄂豫陕边新苏区的方案以来，到现在两个月的中间，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

（一）热烈的发动了陕东南鄂西北几个县份的分粮分东西的斗争，更普遍的加深了广大群众的抗捐税的斗争。

（二）局部的组织了一些群众和在群众情绪热烈的地方武装了一些群众。

（三）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大大武装了抗捐军，游击战争是相当的发展了。

（四）红军在三要司，余家河^②，蔡玉窑，葛牌镇几次胜利的战争，击破了敌人六个团，完全消灭

了一团零三个营，尤其在白色士兵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对川陕苏区北路的进攻。蒋介石去冬北上动员鄂豫川陕十五万兵力做进〔攻〕川陕红军的北路，现在已经被我们打击和撤散了一部分。

（五）由于红军领导方式的有些转变，政治部的工作相当建立，工作系统相当的建立，军事上取消了一些不收实效的训练，党的政治的军事的，都有相当的进步，因此战士干部过去枯燥死板的现象逐渐转向活跃。冬衣与经济的一部分（财政）已得到解决。

（六）红军扩大了四分之一。

（七）由于红军政治影响的扩大，对白色士兵宣传工作相当进步的结果，开始了国民党杨虎城警备一旅一连人的哗变。这些成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信的正确，证实了英勇战士群众斗争的力量，明白的暴露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敌人内部的矛盾各种各样逃跑与犹疑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我们冷静的计算到余家河胜利后一个多月，没有遇着任何敌人的抵触，群众的情绪到处的提高，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和深入，这样顺利形势，但只有那样的成绩，离着新苏区实际的造成，相差得如何的远，最大的错误就是土地没有切实分配，健

全党的生活工作没有实际的努力，反帝抗日的斗争没有在广大群众斗争中开展起来。其次的缺点错误就是宣传群众的不深入与不通俗，组织更是无基础。当地党的组织没开始武装群众，到处落在群众要求之后，红军中党与政治军事工作不深入下层与无中心，官僚主义与清谈（清谈是官僚的形式之一）过去残余错误的重复的存在，干部仍然是最大缺乏，培养干部的耐心与决心非常不够，都是减低我们成绩和胜利，反扰乱我们任务的现象。

全国的红军在新创了上百县游击战争，开始了这些新区域土地革命之后，正在进行着红军主力的打成一片伟大的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积极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扩大苏维埃胜利到全国去，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危险更严于去年（如最近日本又加兵察东），国民经济的浩劫破产更甚于去年（如白〔区〕报载全国经济一九三四年的统计更衰落于一九三三年），□□□□□群众斗争如热烈的爆发，已经存在着的直接革命形势今年更是推进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五次围剿失败之后，正在补残添调增加帝国主义的作用，重新布置对中央及川陕红军作绝望的残酷进攻，国民党西北军阀在最近几次严重打击之后，他们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与深刻，政治上财政上更加困难，进

攻我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但正因这样也就更加重他们对最近几次失败的教训的运用，将更要抽调他其一部分不容易调动的力量和缓他内部矛盾来拚命的进攻我们，况且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总布置下进攻，红二十五军与川陕苏区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尤其是春荒快到更是敌人决斗的重要时期。

春荒在经济政治混乱得比全国都厉害的陕西，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奸商资本家更〔残〕酷向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如辞退工人减少〔的〕工资，农民加租加粮加捐税，投机的封锁粮食，提高物价，囤贱卖贵，他们还要利用救荒名义，增加新的捐税，滥发公债纸票，借口“冬防”与维持秩序来压迫群众的言论行动，特别是借口借救荒来进攻苏区红军的军费，国民党提倡种烟来加捐款，减少群众粮食，匪团兵团所过之区粮食都被抢夺，把广大群众逼得饿死病死东跑西散无法生存。另方面群众在这种痛苦之下以及红军帮助之下，有充分的可能发展广大群众的斗争。

因此，我们党与红军面前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一）大大的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面大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工作，消灭进攻的匪军和民团。

（二）立刻解决土地问题，肃清反动，组织群众

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零赤区，建立至少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

（三）高度的剥夺敌人，使敌人无力再加兵力从此路进攻川陕苏区，配合川陕红军行动，保卫川陕苏区，同时严格注意保持和扩大兵力及搜集物质资料。

（四）广泛的发展抗捐分粮春荒的斗争，把这些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大胆的武装群众提出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扩大斗争的地域，解决群众的春荒，同时注意到武装保护春耕。为要实现上面的基本任务必须坚决进行如下的实际工作：

1. 最中心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创造新的红军（即是要扩大和加强红军）。扩大新的红军，较主要有红军的工作更为紧要，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斗争，进一步的优待红军家属，加强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这样来吸收广大的工农来参加红军，同时要注意土地的彻底分配苏区的创设来保证红军的扩大。加强红军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阶级自觉的纪律，发扬战士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创造二三倍的军事政治干部，加强新战士的特别训练，提高新战士的战斗力，大量武装群众，发展抗捐军的领导，提高抗捐军的觉悟，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来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进攻。

2. 要明白的向广大群众解释，鼓动春荒不是“天灾”不是“命运”，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结果，他们存在一天，灾荒“只有厉害一天”的，“妥协”“投降”也总是跑不掉苛捐杂税的，只是觉悟的勇敢的起来，向豪绅地主国民党各机关要饭吃，要衣穿，吃大户，向富农富商资本家募捐办法，到处开灾民会议，组织灾民救济会，抗捐委员会，把灾民武装起来，捕杀收租逼债的地主豪绅，分粮食分田地分物件，杀反动，打恶棍，消灭民团，组织地方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3. 在春荒中固然要一面的公开号召群众斗争，但这方式在武装行动上是有时间性限制的，主要游击队活动和我们的秘密工作用大的力量（派干部到群众中去），秘密的组织群众（救灾会抗捐委员会有时也须秘密），组织单位从三人起的小组在秘密条件之下，组与组不得发生横的关系，建立党与团的组织更要秘密，坚决纠正红军中干部公开生活过惯而不耐心秘密工作的错误。

在群众运动中对枪会刀会方面，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上要以阶级路线做基础，主要是拿土地革命的口号把里面的劳苦工农从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动作上脱离地主豪绅的领导，到革命方面来，有时在其上层

（不是豪绅地主的首领）可以利用来掩护里面的秘密工作的时候，我们站在有利于革命方面，暂时的利用他，在不可利用的完全从秘密的技术上进行里面的革命工作，如果因掩护作用（不主要的作用）由利用走上了依靠勾结投降，而不建立自己阶级的群众工作，这是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

4. 除加紧进行上面几次外特别是红军要在行动上中特别是在重复行动的地方不空话的解决土地问题，游击队同样要注意到分配土地的工作，统一并灵便对各路游击队抗捐军的指挥，有计划的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当地反动统治，造成赤区建立地方党的领导，建立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在春荒斗争中要完成三个相当县城的行动，根据主力要即向富足的地方行动，为红军发展上充足红军的物质资财并调剂革命群众的春荒。

5. 今年春荒中统治阶级残酷的进攻，将激起广大的顽强的战斗，群众斗争情绪更大增加，并能走到局部的零的武装配合红军行动，同时要打算到这些区域群众的教育程度一般的落后，党的基础缺乏，现在布置的地方工作（组织工作与游击）干部能力又薄弱，该时豪绅地主匪军民团又压迫屠杀，国民党法西斯的破坏，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组织工作和领导能有时

阻碍他们马上在共产党口号之下行动的，在春荒斗争中要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法西斯的宣传与鼓动及详细对苏维埃生活与土地革命利益的解释，提高群众教育与斗争。

6. 今春的灾荒使革命危机的客观形势更加速成熟，但是灾荒所影响到的物质经济使我们工作开展中发生困难，这些前进中生长出来的困难是有办法的，主要是克服自己的怕苦畏难的落后情绪，看清必然胜利的前途。一面扩大行动范围，正确执行苏维埃经济政策，一面纠正目前各连队无政府的没收与开支的强拿现象，（红军现在清算账目还只是上层的不彻底）整理日常收支加紧节省，准备在春荒斗争中扩大红军二千人的物质需要。

7. 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土地革命扩大与深入，最近回回民族中很多劳苦群众自动来当红军，可是这一运动不但没有扩大，反现缩小，完全揭破我们同志对少数民族中工作的不了解与忽视的不可容忍的严重，党与红军政治部不但要从日常实际生活上政治上抓紧这一工作，训练班要设法多收这些来参加革命的分子及日常具体培养到相当程度，派出首先建立回回民族中工作。

最近日本加兵察绥，横行东南，英法美伸手川云

及长江一带，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形势是空前的严重，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红军中干部战士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得非常薄弱（自然对土地革命也是没有彻底了解），表现了党与红军中政治工作对于这一迫切任务实际工作的消极。

现在省委与红军政治部有计划的按中央指示与文件加强红军中反帝国主义的教育及更通俗的宣传民众起来组织人民抗日会反帝大同盟战斗的动员，战士民众积极的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与准备向帝国主义作战。

8. 红军中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官僚主义手工业零乱无中心以及分工不集体一切重复又重复的残余错误。要在这次伟大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坚决的纠正，整理支部首先整理小组会议和工作，健全群众工作委员会，充实政治机关各部工作，系统和加紧日常工作生活，实现工作人员军事化，扩大训练班，举行列宁室的讲演竞赛，要有计划的训练军事。

在这次春荒中的日常工作要检查自己与每个同志对目前敌人与我们力量对比的估量怎样，对春荒斗争中革命发展与革命发展中新的困难表示怎样，一切估计过分或不够及对新的困难害怕与动摇官僚空谈都是机会主义的具体形势〔式〕，必须从毫不调和和与曲

解的两条战线斗争中铲除干净，大批介绍积极的劳苦分子尤其是工人入党入团，改正民主化与惩办制度，切实运用民主集中制与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教育，大量培养党与群众的军事干部，有计划的帮助地方工作与加强其领导。

全党象一个人一样的起来执行这一决议，完全打破敌人的进攻，争取春荒斗争中的彻底胜利，实现新的苏维埃区域。

鄂 豫 陕 省 委

二月十九日

注：①指庾家河。此地时属洛南县今属丹凤县。

②即庾家河。下同。

告国民党士兵书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

你们不都是穷人的出身吗？不是因为受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无地种无工作做才出来当兵吗？国民党蒋介石压迫你们到前线上去当炮灰，欺骗你们说是为国为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四省之后，今年又实际的占领了整个华北，国民党蒋介石不但丝毫不抵抗，反而集中全国兵力调动东北军南下，进攻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工农红军，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为国为民吗？这不是卖国殃民吗？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国民党蒋介石欺骗压迫你们到前线当炮灰，官长打骂你们，你们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们有衣穿有饭吃吗？有钱带回家去养活老小吗？你们值得吗？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难道不想找自己的出路吗？

红军是工人农民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是真正反帝国主义，保障中国统一独立自由的军队，红军是为农民得土地工人增加工资而战的军队，红军里面官

长士兵的待遇是平等的，红军战士可以分得好土地，享受代耕，红军家属得受廉价买货免费医病免费读书等种种优待，苏区内面红军家属的生活比较白区白色士兵的家属的生活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这些事实在全中国，苏区地方都实行过几年，你们大约见过或者听说过。

红军里面特别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哗变来当红军的特别受优待，就是火线上缴枪过来的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当红军的随即分配工作，现在红军各部当中都有很多白军士兵和下级官长做工作，都是很受优待的，这是全国人所共见共闻的事实，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如何如何的杀白军士兵，早已不攻自破了，最近我们在洛南三要司、柞水蔡玉窑、蓝田葛牌镇三次战斗，缴械到我们的共计一千多士兵，我们都是给钱回家和分配工作。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当然不愿意做亡国奴，请你们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出身，请你们来当红军，为得土地，为增加工资，为得自由，为得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你们光明出路。

亲爱的士兵和下级官长兄弟们！赶快组织起来枪决压迫士兵的上级长官，哗变到红军中来，我们十二

万分的欢迎你们！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政治部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印

中共鄂豫陕省委 给四方面军并转川陕省委的信

国焘昌浩向前同志转川陕省委：

我们于去年西历十二月底派了一个非同志送报告〔给〕你们，至今未见回来，也未见你们派人来，期时因为敌人的戒叛，我们社会关系的变化，致几次决定继续送信的人不敢去，□□在为了关系的重要，特派川籍一个同情革命的群众来送信，又恐此信不能达到，只有简单的报告你们：

我们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介石张学良三个月进攻计划之后，根据中央去年二月指示及六七月两次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小部分干部领导红廿八军同地方武装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红廿五军大部于十月①十六日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主力。

中央军委某同志曾于建议上指新区域的目标如桐柏唐河随枣（鄂豫边）等地，我们经过时认为当时群众斗争及物质条件地形都不适宜，遂确定创造鄂豫陕三

省边界新苏区，于十二月底就达到了陕东南之商洛区。□□路入陕中间，虽经过许多围寨民团的阻碍和驻南阳匪庞炳勋部及六十师、四十二师的堵击，上官云相四十七师及刘镇华六十四师敌人的追击，我们并没有大的损失，我们入陕，整有五个月了，因苦无当地党的帮助，为苏区根据地之选择，耽误创造新苏区的实际工作，二月初我们西征配合你们突击陕南的行动而取得了洋县华阳之胜利即向汉中行进，企图会合你们，中途因报你们退甘边，又遇四十九师伍诚仁匪军的阻碍，遂建立华阳游击队以便今后好与你们成为联系的桥梁，在此以后即东回执行本身任务，检查我们这一时期的行动，以入陕后五个战争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敌人三个支队（八团兵力）进攻计划。敌人第一步进攻计划完全失败了，前后打垮了六十师全部及陕军四十师柳旅②三团、警二旅两团，消灭陕军铁军独立第二旅全部，共打垮敌人九个团，消灭两个团六个营。打伤伪警二旅旅长张飞生（打死又活跑了的）活捉伪独二旅③长张汉民（法西斯蒂分子）④参谋长魏书林（叛徒）警二旅六团长鲁秦侠等多名，俘虏一千四百多名，得无线电台一架（少件），消灭民团反动武装甚多，打了许多寨围洞子，铲除大批豪绅反动，先后打开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继续包围山阳，武装

了鄂陕、鄂豫边区的（鄂西蓝田镇安山阳商洛……）群众，组织抗捐军□□□，成立了七路游击司令部，现在游击发展到□□县境及汉江附近（蜀河旬阳之北）和豫西之卢氏，但新起的农民斗争领导甚弱，现已由分配土地斗争中进行了苏维埃政权的初期组织，党的工作全是红军硬创造的，所以组织力量非常薄弱，红军本身有三分之一的扩大，现正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改造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当地党的组织的帮助，又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不知道我们行动是否是对？只估量我们在此行动对保卫川陕苏区配合红二六军的行动是对的，发展前途可以与南北两个区域的苏区打成一片，向东可以开展中国中部的苏维埃运动及恢复鄂西鄂豫边苏区，与鄂豫皖老区相联系，特别是在目前敌人集中兵进攻川陕苏区的紧急决斗时，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和动摇敌人的内部及后防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更为重要。现已牵制了湖北均州郧阳一军四十四师和新到兴安^⑤准备进川北的庞炳勋三十九师和陕军三个旅三个团及九十五师等不敢向川而来进攻，前警二旅哗变一连来红军以及各个进攻我们的军队，莫不在红军影响之下而动摇。

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之后现在又进行第二次的进攻，四十四师三团人到山阳，九十五师唐俊德三团

到洛南，庞部三十九师之一部到镇安南部，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到商洛一带，陕军除残部柳彦彪张飞生收容补充为仍作对我们之力量外，另增警一旅唐嗣桐三团人，并到处组织民团保甲修筑碉楼炮台来进攻我们新□□的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正在扩大红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一切斗争的动员来粉碎敌人第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与为保卫川陕苏区而决生死的战斗。

要求你们接得此报告后——

一、把我们行动转报中央并速给我们以指示。

二、在你们未报中央以前即直接给我们工作和红军行动以指示方针。

三、设法很快建立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因为你们的办法多些，我们也在设法。

四、特别通信器无线电（收发音机就可）及通信员设法弄来。

五、这里党和红军的干部欠缺（除牺牲留老苏区）省委书记徐宝山〔珊〕同志肺病重，于本月“五七”逝世^⑥，党的日常工作缺人主持，请拨两个负责的领导干部来工作，一方面设法给几个军事干部如师团长来一二人甚迫。

六、中央及川陕省委的文件和最近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形写给我们甚迫望。

七、请转陕南特委及红二六军同我们建立经常的关系，特别是汉江一带的组织介绍我们发生直接关系。

我们因为消息不灵通，特将所得零碎消息报告于下——

去冬蒋介石北上时计划以十五师兵力做进攻川陕苏区的北路军以陇海路为运输干线，以汉水为封锁线，庞炳勋调防于安康区正在修汉白公路以及建筑碉堡封锁船只，陇西铁道西汉汽车路都忙于修筑，蒋介石在陕南告急时即组织甘陕剿匪军第三路以朱绍良为总指挥，杨虎城副之，在三路下又分第三纵队以孙蔚如十七师庞炳勋三十九师，伍诚仁四十九师王耀武旅，肖之楚四十四师在陕之部队编之，杨甫〔虎〕城为司令官，第二纵队胡宗南一师，杨步飞六十一师，陈沛六十师，黄述第二师，司令胡宗南，后来还有阎锡山、商震一师入陕参加进攻川陕苏区，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早已到重庆。

进攻红二六军失败之高桂滋并岳秀在陕北，近又增加山西军队两旅到陕北，进攻陇东苏区有马步芳三十五师及新一师鲁大昌等余不详。

附：张汉民本人系二十二年，加入法西斯蒂，在汉中宋夫还介绍加入的，胡宗南第一师及他本人对川

布置有许多秘密工作，他云老蒋对红四军团的企图消息非常灵通，（胡宗南云，胡抱一与他们谈话说的，抱一是胡宗南驻南郑代表），张汉民本人经手前后派有人到川陕红军是利用共产党的关系进入的，敌人时按红军之行动作有计划的布置，这事情严加检查注意。⑦

中共鄂豫陕区省委

代书记签名吴焕先

五月三十日发于郿西

注：①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共鄂豫皖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的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西过平汉铁路创造新的根据地。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十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后即率军西征越过了平汉铁路。因此，此处之“十月”当为“十一月”。

②即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旅长为柳彦彪。

③应为陕西警备第三旅。

④⑦张汉民时为中共地下党员，是个很好的同志。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指出，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处理张汉民问题是“错误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给中共陕西省委并山西省委的复电中称：“过去杨虎城部内之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曾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一九

三五年在陕西革命战争中被红军误杀。”“我党对汉民之家属应按革命烈属予以照顾抚恤”。因此，说张汉民“加入法西斯蒂”，是“法西斯蒂分子”，“张汉民本人经手前后派有人到川陕红军是利用共产党的关系进入的，敌人时按红军之行动作有计划的布置，这事情严加检查注意”等，都是错误的。

⑤即安康。“兴安”系安康之故称。

⑥据吴焕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徐宝珊于“五九纪念日逝世”，即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逝世。此处之“五七”可能是“五九”之误。

**鄂豫陕省委代书记
吴焕先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
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①**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中央：

红军正在威逼西安的时候，十五号晚突然接石先生^②送来四月廿七号的指示及文件四份，甲乙两组的密码呼号、廿六军的呼号无密码，□□□甲组与我处无直接关系，无法送去，廿六军尚可设法，但少密码，希清查。

我们去年冬月过河南时，曾有书面报告，给鄂豫边特书张同志转中央，因该同志迁眷山西，今年才转回，以致延误，六月间该特委来过二次，以及河南特委西安工委姜旭同志派人来发生关系，都托其转报中央请示。

本因社会关系简单，敌人的戒严，无适当人来直接发生关系。

我们去年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张三个月进攻计划之后，敌人又以上官云相为首举行二次进攻的计划，我们根据中央去年二月的指示及六月七月军事训令及补充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小部分干部领导红廿八军一团人同地方武装（二千多）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廿五军（三团）于十月^③十六日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主力。

中央军委○同志曾建议新苏区的目标桐柏、唐河随枣（即鄂豫边）等地，经过红军行动一周，详查考查之后，该地逼近平汉线襄樊，敌人颇易运动兵力压迫，当时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遂决定创造鄂豫陕三省边区新苏区，公开号召进攻枣阳的襄樊行动，吸引敌人与西南方面迅速突围，东北越过方城叶县平地汽车路沿伏牛山脉而西，敌人六十师堵于卢氏内乡一线（前面），十一路追击于后，我军佯攻卢氏，突过了敌人的堵击线，于西历十二月底就达到了陕东南之商洛区域，略能休息的整理，从铁路入陕中间虽过许多反动团寨民团的阻碍，三十九军^④庞炳勋部骑兵、陈沛六十师、陕军四十二师的堵击，十一路和四十七师的追击（八团），我们并没有大的损失，而且沿途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及反动分子豪绅等，到处

得到群众的拥护。入陕的那一天，在洛南三要司完全消灭了四十二师第二团一营人。次日六十师全部（十九路军的残部）赶来，给我军以猛烈的扑击，冲锋血拚整天，结果将敌人全部击退。因天昏无缴获，死伤敌三百以上，我军因持久战伤亡百余，程徐两同志^⑤受伤，下级干部亦有少数受伤，当时因顾及干部的指挥能力遂改编为两团。省委决定以商洛为行动中心，开始此地群众工作，争取队伍的休息整理，搜集物质资财，健康红军与扩大红军，避免同敌人打硬仗，到处消灭民团与肃反，发动抗捐分粮分东西的斗争，在这个行动中，到处考查地理物质群众情况，根据这个决定行动了四十天的时间，攻下镇安、柞水县城，发动了鄂陕边区六县群众斗争，就群众过去抗捐的原有组织——大刀会，多是穷苦群众领导的，武装起来了鄂陕四县的抗捐军，争取大批工农来参加红军（四百多）。这时候，我们的战士康健了，冬衣问题解决了，过去入川与不入川之情绪经过党的斗争与解释，思想上也稳定了，敌人这时对我们，是乘红军远道奔波，跟踪追击而扑灭之的企图，后因川陕红军的胜利，敌十一路回鄂豫皖苏区，四十七师及五十四师入川，杨虎城以八个团的追击队，分做三个支队来进击我们，计划是三个月，战术是分进合击，此时敌人都

估计红军是入川的，我们亦作迷惑敌人的行动，牵制敌人重兵于汉江沿岸，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柞水蔡玉窑之役，以埋伏方法击败敌人四十二师第六团，打垮两营，消灭一营，蓝田葛牌镇之役，是以遭遇战打垮敌人四十二师劲旅柳彦彪旅三团消灭五营，这一仗已经打垮了敌第一个主力支队。我们把这些胜利品完全武装了蓝田柞水边界之抗捐军，成为第三路游击师，遂向湖北郧西行动，企图诱敌于南方，再消灭其二支队（张汉民领导之两团），不久敌人又调一团兵力，补充其第一支队，依然与张飞生旅张汉民旅的三支队，在这种形势威胁下，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相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侦探我之不备而袭击之，我方提出三个条件伊均承认，并献军用地图，允许我购办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阴谋。当时正值春荒，我们行动的地方物质也不大丰富，地域不大，又没有得到当地党的帮助，将来易受敌人大的兵力的困难，同时在行动的地域群众虽好，在发展的前途上甚小，有少数上级同志，因此动摇，主张入川找红四方面军，以为廿五军单独创造新苏区是困难的。省委坚持不动摇的领导了全体同志打击了这些动摇倾向，确定在鄂豫陕边区创造新的区域与新的革命

根据地，同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一决议领导春荒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向外发展开展游击区域与新区，同时又搜得敌人密件，得知红四军团突击陕南的胜利，省委布置了东方的地方工作，成立鄂陕特委及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工作与游战，二月十日西征，企图与红四军团发生直接关系并请示行动，接受川陕苏区统一的指示，西征时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两县城，消灭了几支民团的全部，在洋县分县之华阳打垮了追击之警二旅四、六两团，消灭一团，活捉伪六团长鲁秦侠（后潜逃了）及下级官佐士兵四百名，伤亡敌二百以上，伪旅长张飞生打死在乱尸中里夜活潜逃的，战后拟在此地造成第二个区域与东方打成一片，在该地武装了上百的游击队，分配了土地，三天后向汉中方面进逼。中途遇敌人四十九师（伍诚仁）向汉中增防，又探知红四军团远退甘省之碧口阳平关，复围华阳，举行省委会，仔细〔考查〕汉中区域的物质地形远不及商洛豫西鄂西区域，皆地崇山峻岭，悬岩削壁，人烟稀薄，物质粮食更感困难，只宜少数部队之游击战争，红军还是宜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虽然在此区域的行动，没有汉中区行动配合红四军团保卫川陕苏区有力，但是根据中央去年六月军事训令上“最高度的牵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

——方〔八〕面使敌无力再调军队来——以协助和在主要方向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上时，必须严格的注意保持和扩大我主力及搜集物质资材”的原则，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行动，对保卫川陕苏区配合红四军团与红廿六军同样有力的，在发展的前途上可以打通南北两个苏区的一片，向东可以开展中国中部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鄂豫边的苏区，以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东回商洛时敌之第一支队及新调警备一旅接近我后，庞炳勋部之三十九军在商洛开安康，张汉民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部（此时他升为独二旅旅长，辖三团），争取开展东方的斗争局面！此时三个支队的铁旅张汉民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急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敌全部打垮，消灭了四个营，活捉了张汉民^⑥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上的官佐在逃者数人。战场上死伤狼藉，俘虏一千多名，这个战役〔已〕经完全粉碎了敌人三个支队进攻的计划，省委在葛牌镇召集地方与红军中积极分子，举行省委扩大会，检查了省委过去一时期的领导工作错误和优点（从前年省委二

次扩大会起），以及入陕后四个月的工作之估计，大会中发动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打击入川的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派，指出敌人在一次进攻失败后的新的进攻的布置，定出准备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重要任务，并改选省委，书记徐宝山〔珊〕同志，副书记吴焕先同志，戴季英同志程子华同志退出常委，郑位三同志坚持入川反对党的路线取消省执委，并责斥他承认错误，彻底转变，海东、隆贵（政治主任）、凌波、明先（团政委）、喜〔希〕才等同志为常委执委十人，这一会议后确定了全党同志创造新区域的决心，打下洛南县城之后即积极地布置商洛区域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红军短期分途消灭民团即集中做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与执行扩大红军革命竞赛，这一时期红军与地方工作的转变，工作收了很大的成绩，三十天内，红军本身扩了六百多个新的红军（地方在外），红军中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同时获得了大的进步。在商洛豫西区成立豫陕边特委及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党和游战的领导，我们是决定在很短期内发起地方工作，创造广泛的游战以及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力来迎接敌人新的进攻，我们在商州龙驹寨^⑦时敌东北军三师人抵河南卢氏及陕西洛南，九十五师到洛南，四十四师到荆紫关，杨虎城两个警

备旅两个特务团在蓝田镇安一线开始了二次进攻，形成了包围红军的阵势。我们包围山阳县企图拿下后打成东西游击区域的一片，我们即南下以该区做为消灭敌人首来的单个部队之敌人，因鉴于攻坚不利，即南下郧西旬阳一带开展汉江北岸的游击与群斗，同时，并举〔行〕了省委执委会检查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并布置鄂陕边区的工作，重新武装几路的抗捐军。这时鄂陕与豫陕两个边区已武装了几路抗捐军（缺二、八两路），一律进行改造成立九路游击司令部战斗营游击队，普遍的深入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实行优待红军家属（另发有红军优待证）与红军公田制，建立了后方流动医院，慰问红军，拥护红军，优待伤病号，亦开始了地方干部流通训练班，开办几次，是收了些成效，因为斗争期短，还没有产生一批很伟大的群众领袖，有些首领含流氓意识，不是真正的贫苦农民，这是地方工作很大的缺点，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好，对土地问题已有很深刻的认识，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是弱的，这是领导苏维埃工作的大缺点，因为在南方地带行动时期，是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于南方，我们的战策是首先消灭东北军一部，疲劳四十四师而消灭之，因此突出敌人包围线外，到商洛^⑧给了东北军百〇师^⑨打击，后在龙驹寨附近给了

百十〇师^⑩，百二十九师各个打击，因布置不周密，没有消灭他好多，共缴他三部分，四挺轻机关、一连人的步枪，死伤他二百人之谱，打死团长一，活捉团副一，敌人正面不进攻，用两面迂回分进合击，无配合不进，红军退走情况不明不冒然前进和追击。我们采用了由正面退却，由头走侧面小路抄袭敌人后路一翼的单个部队，此时得到敌人团副供称：此次对红廿五军的进攻是武汉行营的三个月秘密计划（五、六、七月），他的兵力部署即战略是分追击与堵击两种，以四十四师四团为长期追击，企图要红军无法休息，待我之疲乏另以九五〇师^⑪堵之于豫西，东北军九团人以四团为追击的第四纵队，以五团人堵击于商洛山阳，庞炳勋以两团为追击，三团为防堵于汉江沿岸及郧西安康区，杨虎城之十七师赵寿山旅及补〔充〕团共四团为第一追击纵队，一面堵击于镇柞，警一旅唐嗣桐率警二旅共四团为追击第二纵队，另以特团两团堵于北方蓝田一线，用四面围堵中央巧追击之办法来消灭红军，或迫出境外而追击之，主要指挥杨虎城（三省剿围副总指挥）朱兆〔绍〕良（正总指挥），我们又企图吸引敌力于东南方面，然后突围西方镇柞苏区消灭他先来之单个部队，因此包围商南县城，打下商南之富水关，以一部游队向豫西扰乱，敌以我向豫西与

红二十八军会合（红二十八军由平汉路到桐柏，鄂豫边特委报告的）我军去吸引了东北军二九师^⑫四十四师警一旅于商南之夜，即突出了敌围线，消灭四十四师之前兵连，即南下打下三省边界重镇荆紫关，消灭了河南保安队一营，夺取了四十四师后方的军需，解决了夏衣秋衣，据俘虏供称：四十四师从出发后起到现在日不饱夜不眠的跑，每连已逃跑和病号的二十多名，每连只四十战斗兵，多则五六十人。我们由湖北鄖阳鄖西境内在天气炎热之下，日行百二十里之急行军，以迅速的手段扑灭了沿途的民团，活捉大批豪绅反动首领，并战退了庞炳勋及十七师赵寿山之堵击队伍，转入赤区边区整理动员了队伍，配合各路游击队准备消灭之敌。七月初在山阳小河口赤区中心诱警一旅深入内心，我们从蓝田之红岩子^⑬，回头七十余里突击敌人，在二十分钟内消灭敌一团，继续又消灭第二团，打死伪一团长王俊，活捉伪旅长兼第二纵队长唐嗣桐及伪二团长毋含章俘虏千四百余，敌伤亡三百以上，缴轻机枪二十八架，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子弹炸弹甚多，得全幅无线电台（十五瓦特），我方伤亡百十人，这次消灭敌人第二纵队，争取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第一步胜利。我们本来准备连续消灭进攻敌人，整个胜利之后，我们又佯逼商州，敌人本来防我西窜又

恐东窜，各路敌人不敢动作，敌人以三十六个团的兵力企图包围红军于一隅而歼之，我们虽是胜利还不便于一隅行动以困难红军，因此执行向外发展，扩大新区域，扩大红军本身，月之十三日由蓝田县近郊进逼西安省城二十里外之韦曲杜曲，西省大起恐慌戒严起来，同时发动了引驾卫〔回〕、子午镇、秦渡镇、户县及周至县的群众分粮分盐分衣服的斗争，号召很多穷人来参加红军。这一行动不但是迁出赤区内部的敌人对西安的威逼配合红二十六军在陕北的胜利的意义更大，牵制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西安不敢即刻西去进攻红军主力，我们是计划西方游击战争开展新区，特别是扩大红军主力好继续完成粉碎敌人的进攻的任务。

上面是在行军中对红军行动与党的个别策略的写实，另带来省委关于创造鄂豫陕新苏区与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春荒斗争的决议案，省委为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创造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案，郑位三同志申明书四种文件请审查。检查我们进步的地方：（一）省委有集体领导与工作计划。到处发动群众分粮分东西抗款分土地的斗争以组织群众。（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三）大胆的武装群众。（四）党内两条战线的开展，特别是反官僚的斗争。（五）工作方式的转变（手工业方式包办惩办官僚主义文牍主义

——的减少)。(六)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改善,战略战术的进步,侦探工作进步。(七)地方工作的分土地与肃反的进步。我们的错误缺点弱点是:

(一)省委无日常工作(尽是兼的),与党〔内〕和平倾向存留。(二)没有上级指示及各方弟兄党的关系和当地党的帮助。(三)对于干部培养不意积极,特别是当地干部的非常缺乏。(四)地方工作不是从深刻的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而是红军政治影响胜利的影响,公开号召起来的,有些抗捐军还是在封建式的领导,没有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来,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当地干部没有培养起来,贫农团雇工会没有组织,秘密工作无基础,地方党的组织到处形成关门主义,游击战争没有统一指挥与联系,所以群众斗争还没有高度的配合红军。(五)红军没有大量的扩大(扩大了三分之一),党的支部工作不健全,新的军事干部没有培养出来,红军军〔事〕技术还差得很。关于地方工作红军中工作下次详细报告,因行动仓忙不便多赘。

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我们的建议:

（一）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薄弱，红军的本身还〔未〕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个敌人，创造伟大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狭小的，物资不足充给大批红军的需要，创造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新的区域，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已去信二八军暂时不要冒险去边区行动些时，再设法来会合）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希指示。并请示我们以具体行动行动区域和策略。

（二）前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因肺病药断于五九纪念日逝世了，宝珊的逝世是与党有很大的损失，省委书记无人。临时由焕先同志代理，其余执委没有一个不是兼职工作。所以省委日常工作无人领导，希派一任书记工作的同志来。

（三）红军中政治主任无人，团政委又弱，特别是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大批留在老苏区（伤病的），入陕后在屡次战争中损失些，目前因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此类干部十分感受困难，希派得力的团长师长政委政治主任地方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同时请派些来。

（四）红军中的军事技术特别差，上层军事干部

或参谋长，或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派一二人来。

（五）交通关系我们设法建立。请在上海找一可靠的女同志安置永久可靠的关系。

（六）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到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陕西党内、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中都有他派的布置）陕西党的接头机关多在此种分子的家中，同时两次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人，都是张汉民的路线部下，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不深入不刻苦下层劳动群众的工作，尽是上层阶级的活动，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党无真正党员。^①

（七）我之无线电台是全幅不缺，可靠的学生是十分困难，请帮两个同志来。

鄂豫陕省委 七月十七夜于户县南乡

焕先代

注：①经查校，本文有几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本件卷号为“六〇七”。

②即石健民，原系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

③参阅本书六十七页“注①”。

④经查考，应为四十军三十九师。下同。

⑤即程子华、徐海东。

⑥参阅本书六十七页“注④”。

⑦龙驹寨即今之丹凤县城。

⑧指商洛镇，时属商县今属丹凤县。

⑨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百〇师”应为一一〇师。

⑩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百十〇师”应为一〇七师。

⑪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九五〇师”应为九五师。

⑫应为一二九师。

⑬即红岩寺，时属蓝田县今属柞水县。

⑭此处对陕西党组织的看法和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关于转发〈陕西汇报会议纪要〉的批示》中指出：“陕西省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央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中指出：“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谢子长同志负伤去世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两军在刘志丹同志统一指挥下，粉碎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中央组织部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转发的《中共陕西省

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前身为十七路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印发的省委审干办公室、省委清查办公室《关于陕西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作者遭受诬陷、迫害的情况报告》中指出：“陕西的地下党组织，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较早地建立并开展活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量事实说明，陕西地下党组织是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广大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一九八四年九月九日在听取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的汇报时说：“解放前我两次来陕西，对陕西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康生诬蔑陕西地下党是个假党，我就讲陕西怎么是假党呢，陕西的党是个真党，是个好党！我在陕西走的那条路，说是白区，实际上是红区，很安全，少奇同志也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好多人都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陕西的人民是很好的，当年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和群众有血肉般的联系，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老刘’、‘老谢’，有什么事情都对他们讲。”由此可见，陕西的党组织（包括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我党地下党组织）是好的，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通讯^①

我们本年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张三月进攻计划之后，敌人上官云相为首举行二次进攻的计划，我们根据中央去年二月的指示及六月的七月的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领导红二十八军一团人同地方武装，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二十五军三团于十月^②十六日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红军主力。在未行动以前党内及红军战士都有一期间的动员解释工作。中央军委○同志曾建议新苏区的目标在桐柏唐河随枣等地（即鄂豫边）。经过红军行动一周详细考查之后，认〔为〕该地太接近平汉线和襄樊线，敌人颇易运动兵力压迫，一方面因当时的群众情形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遂决定创造鄂豫陕边区的新苏区，即以佯攻枣阳之行动，使敌南顾，而我们遂从方城、叶县平地通过许阳汽车路沿伏牛山脉而西，敌人即堵于卢氏内乡一带十一路追击于我后面，我们仍安全地突过敌前面之堵线，西历十二月底就到了陕南东之商

洛区域，略为从容一点与得到有时少许休息的整理，从平汉路入陕中间虽经过许多反动团寨团的阻碍，卅九军^③庞炳勋部骑兵陈沛〔六〕十师，陕军四十二师的堵击，十一路和四十七师的追击（八团人），我们并没有消灭的损失，而且沿途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及反动分子豪绅等，到处得到群众的拥护。入陕的一天，在洛南三要司完全消灭了四十二师第二团一营人。次日六十师全部赶来，在余家河^④给我军以猛烈扑击，往返二十余次，冲锋血拚整天，结果将敌人全部击退。因天昏与地势关系，未缴得敌械，死伤敌三百以上。因持久战，我军亦伤亡百余。在余家河时入陕后的第二天，省委会议即决定创造鄂豫陕苏区，以商洛为行动中心，开展此地群众工作。争取队伍的休息整理，收集物质，健康红军与扩大新生力，避免同敌硬拚，到处消灭民团与肃反，发动群众抗捐分粮打土豪的斗争。斗争的情况很好。到这个行动中，到处考查地理物质群众情形。根据这个决定行动了四十多天，并在此期间攻下镇安县城，发动了鄂豫陕边区六县群众抗捐斗争，就群众过去抗捐的原有组织——大刀会多是穷苦群众领导与团结的，武装了鄂陕四县的抗捐军，争取一批工农来参加红军（四百多）。这时候，我们的战士健康了很多，冬衣问题解决了。过去入川与

不入川之情绪经过党的斗争与解释，思想上也稳定了。敌人这时对我们是乘红军远道奔波，跟踪追击而扑灭之企图，后因川陕红军的胜利行动，十一路仍回鄂豫皖苏区，四十七师及五十四〔师〕杨虎城团的追击队，分作三个支队来攻击我们，计划是三个月，战术是分进合击。此时敌人都估计红军是入川，我们亦作迷惑敌人的行动，牵制敌人重兵于汉江沿岸，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柞水蔡玉窑之役，以埋伏方法击败敌人四十二师劲旅柳彦彪旅三个团，缴械二营，这一仗已经打碎了敌人一个支队（全力队）。我们把缴得敌械完全武装了蓝田柞水边界之抗捐军成为第三路游击师，遂向湖北郧西行动，企图诱敌于南方，再消灭其二支队（张汉民领导之二团）。不久敌人又调一团兵力补充其第一支队，依然与张飞生旅张汉民旅的三支队。

红四军^⑤主力突击陕南，过汉水进攻褒城南郑取得宁强勉县的胜利。省委遂布置东方的地方工作，成立鄂陕特委的独立领导及游击队总部，领导鄂陕边工作。省委同红军遂西征，意想与红四军取得直接关系，并配合深入陕境行动，请示行动，接受川陕苏区党的指示。西征时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二县，消灭了几次全部民团。在洋县分县之华阳镇，打垮了追击我们之警

备第二旅(追击支队),缴械一团,活捉伪团长鲁秦侠(后潜逃了)及下级官佐士兵四百名,伤亡敌二百名以上,伪旅长张飞生受重伤,暗藏死尸中逃脱(在夜里)。那时我们拟在此造成第二个区域与东方打成一片,在该处武装了上百的游击队,分配了土地。三天后,向汉中方面进逼,中途遇敌人四十九师(伍诚仁)向汉中增防,又探知红四军远退甘省地点去了。复回华阳举行省委会,仔细考查汉中区之接近山地和山地里物质地理远不及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虽然在此区域行动,没有汉中区行动配合红四军保卫川陕苏区之有力,但根据中央去年六月军训上“最高速度的牵制敌人兵力于——八面,使敌人无法调兵——以协助我们主要方面的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上要注意和扩大我主力及收集物质资料”的原则。我们一方面认为在这个三省边区,川陕为主的行动,对配合川陕与陕北两个苏区与红军行动,仍是能实现的,仍是有意义的,在发展的前途上可以打通两个苏区(南北两苏区)与联系红军,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州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收复鄂西及豫鄂边的苏区,并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东回商洛时敌人

第一支队及新调警备一旅接近我后侧，庞炳勋之三十九军在商洛开安康，张汉民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部（此时他升为独立旅旅长辖三团），争取开展东方的局面。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以张汉民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为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张汉民全都打垮，消灭一团另一营，活捉张汉民^⑥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上的官佐在逃者只数人而已，战伤并死伤狼藉，俘一千多名。此役已完全粉碎敌人三个支队的进攻计划。

在军事上取得葛牌镇胜利后即去打下洛南县城，即部署商洛区域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红军短期分途扫除地方民团反动后，即集中训练与提高扩大红军速度及竞赛，这一时期红军与地方工作的转变，工作收了成绩，三十天内扩大了六百多新兵（地方在外），红军中军事政治工作获得很好进步。在商洛豫边成立豫陕边区特委及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党和游击的领导。我们决定在很短期内发起地方工作，创造广泛游击战以及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来迎接敌人新的进攻。我们在商州龙驹寨时，敌东北军三师人抵卢氏及陕西洛南，四十四师到荆紫关，开始了二次进攻，陕军两个警

备旅两个特务团在蓝田、镇安一线形成了包围红军的形势，我们包围山阳企图拿下后打成我东西游击一片，以该区作为消灭敌人原来的单个部队，因攻坚不得，即决定南下行动郧西一带，深入陕南边汉江北，发动群众斗争与开创新的游击战，并举行省执委会检查我们对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同时布置鄂陕两个边区，已武装了七路抗捐军为游击师，每路统率一个至九个游击队，普遍深入分土地，建立苏维埃，“实行优待红军家属与红军公田制”，并给当红军的优待证与优待费。建立了红军初步后方机关，慰问红军，拥红军代耕制在群众中亦开始。地方干部（当地的）的培养，在进行流通训练班几次，并收得有些成效，当然是异常不够的，与大缺干部的严重现象未解决，事实上还没有造成地方当地群众的领袖，如抗捐军的当地领袖多是上层的分子，不是贫苦坚决的农民工人。已进行了这抗捐军的领导的改造。群众在土地斗争中表现好，对新起斗争又无当地党的工作，对群众领导斗争教育工作仍差。因为在南方行动时期，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于南方。我们战策是首先消灭东北军一部，疲劳四十四师而消灭之，因此突出敌人包围线外，到商洛给了东北军百十师打击，后在龙驹寨给了百零七师，百二十九师各个打击，因布置不周密，

没有消灭他好多兵，缴敌人的枪和四挺轻机关，死伤敌二百人，打死团长捉团副一名，敌人是正面不进，改用两面迂回分进合击，无配合不进，红军即走，情况不明不进。我们也采用的非正面战，采侧敌抄敌后袭敌一翼之单个队伍。此时得敌团副供，此次对红二五军是武汉行营三个月计划（五、六、七月），兵力与战术是追与堵两种，以四十四师四团为长期追击，企图使红军无法休息。另以九十五师堵豫西，东北军九团人以四团为追击，为第一追击纵队，一面堵于北方蓝田一线，用四面围堵中央追击，来消灭红军或迫出境外而追击之。主要指挥杨虎城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正总指挥则为朱绍良，我们又企图吸入敌力于东南方向，然后突围西方镇柞苏区消灭他先来之部队。因此包围商南县城打下商南之富水关，以一部游击向豫西扰乱。敌以我向豫西与二十八军会合（红二十八军现已离开鄂豫皖老苏区，到平汉路西桐柏，鄂豫边特委报告的）。我们吸引了东北军二十九师^⑦四十四师、警一旅于商南之夜即突出了敌围线，消灭了四十四师之前兵连，即南下打下三省边界之要镇荆紫关，消灭民团一营人，夺到四十四师一部军需经济，解决我们衣料。俘虏供：四十四师从出发后起到现在日夜奔跑，每连已逃跑和病死的二十多名，每连枪四十多，战斗

员多则五十个。我们在湖北鄖西鄖阳日在天气炎热之下，每天行一百二十多里之急行军，以迅速手段消灭了沿途的民团，捉得大批豪绅反动首领，并战退了十七师赵寿山及庞炳勋之堵击队伍，转入赤区边作整理与动员队伍，配合各路准备消灭敌人。七月初在山阳小河口赤区中心诱警一旅一团，继续又消灭第二团，打死伪一团长王俊，活捉伪旅长唐嗣桐（兼第二纵队总指挥）及二团长□□□，俘得一千四百多士兵，敌伤亡三百以上。这次胜利争取粉碎二次进攻第一步胜利，我们本来准备连续消灭敌人，这胜利后又佯逼商州。敌人本来防我西窜，各路敌人不敢动作。敌人卅六个团的兵力企图包围红军于一隅而歼灭之，我们虽是胜利，还不便于一隅行动以困难红军，因此执行向外发展，扩大新区域，扩大红军本身。月之十三日由蓝田县近郊，进逼西安省城之二十里外之韦曲，西安省城恐慌极了。同时发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户县及周至县的群众分粮、分盐、分衣服的斗争，号召很多穷人来参加红军。这一行动可以迁出赤区内地的敌人，并可得到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胜利，同时威逼了西安很有力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已牵制于学忠五十一军在西安不敢即刻西去进攻红军主力。我们是计划西方游击战争开展新区，特别是扩大红军主力好继续

完成粉碎敌人的进攻的任务。

注：①原文未署制文时间。

②参阅本书六十七页“注①”。

③经查考，应为四十军三十九师。下同。

④即庾家河。下同。

⑤指红四方面军。下同。

⑥参阅本书六十七页“注④”。

⑦指东北军一二九师。

〔中共鄂豫陕〕省委焕先 给位三、龙贵、先瑞的工作指示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位三、龙贵、先瑞^①诸同志：

我们在半月的时间此刻达到留坝北属八十里之西江口。□□□□□□□□队已逼近西安城二十里，城内大起动摇，实行特别戒严，资本家反动往上海逃跑，山外东西十几县的豪绅反动逃跑□□到交群众□□包围了西省，三日后又包围户。一次发动省垣周围□□龙市镇上□□久分粮分盐分衣服□□□热烈关于在急行军中号召了将近三百以上的人参加红军。□□两日在周至县附近内蓝田西省赶来之特一二团骑团接触两次敌伤□□，我方因战略计而转入南山□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非常伟大的，这就是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中的三次胜利（打下荆紫关，消灭警一旅，威逼西安）省委第□□常委会认为红军□□□行动之下，已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其次由是敌人以卅六

一个团的兵力企图在三个月中间消灭我们于陕鄂□□□
商洛地区之中，其战术是四面堵击中央穷追，集我于
□□□而歼之，可是我们在执行正确战略战术之下
（还有其他主要的条件），在东方行动与袁家沟口之
役已经打破了敌人原来的布置，使敌人□□的计划发
生困难，北上进逼西安之行动，更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线
而动摇敌人进攻的整个后方，使敌人在疲惫之下更是
鞭长莫及，我们西方行动的策略，完全结束了敌人三
个月的进攻计划，本来在这次胜利中没有全部消灭敌
人，但敌人原来的兵力企图消灭我们于东方地域的计
划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敌人在东方部署防地与追击的
部队马上想全部西调也是不可能的，敌人在西方进攻
红军的布置，那是在举行新的计划和布置，新的进攻
了，检查我们这个胜利的长处是：一、执行了党的正
确战略战术首先有了准备工作，二、保持与巩固了红
军本身，三、有了游战与群众的配合（比一次战争
强），四、我们□□□在敌人前面□主动地位□□我
们缺点是：一、游战与群斗□□没有发展到□□□
配合红军主力战斗，二、一切战争中的补充供给非常
薄弱，特别是扩大红军与红军物质供给问题，三、战
□之外的群众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士兵运动工作
完全没有做，四、地方党的组织工作万分薄弱，这是使

红军不能迅速在东方地区完全消灭敌人而巩固和扩大东方赤区的根本原因。

省委认为我们的胜利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最后的全部胜利。敌人在进攻西北整个革命运动中特别是进攻川陕甘陕红军的总布置下，还要继续来进攻我们的。因此，我们党在新的胜利与新的经验与教训之下要加紧的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配合红主力行动，以争取最后全部胜利，这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丝毫不要以小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来放松这一紧迫任务——“左”倾机会主义，更要集中火力反对敌人新进攻而发生吓怕悲观的情绪以及困难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党只有在开展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来巩固党的组织，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才能争取胜利的把握。

我们在西省附近接得石先生送来中央的简指（因中央不知我方□）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政治提纲文件（去腊今年夏初的）更使我们知道政治形势剧烈的变化，□□□□□□□□□□□□□□□□已经进到新的形势，（文件□□□□□□□）□□□□□□□□□□□□□□□□全国事变非常迅速□□□□全国□□□□与水灾有甚于□年□□□□程度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已

[illegible]

在帝国瓜分与国党的出卖已经使中国民族危机日

益严重，党□积极准备日帝国主义作战的任务更迫切了，我们在这个新的形势下要执行新的紧迫任务，一切工作更要千百人□□的努力，一切任务更要加速度的去完成，省委认为红军目前□□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策略，在一切行动极力去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有□□开□西北新的大的革命根据地，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配合红军的行动争取革命在西北一省几省中的首先胜利，并认为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所必执行的新的策略，并不是动摇前次创造苏区的决定，更不是说前次的决定是错的，相反的还要坚决□□和扩大东方新区并巩固起来，更进一步的要开展陕南的游击战争，配合川陕与甘陕苏区和红军的胜利，这对于保卫川陕甘陕苏区上有很重要的。红军现在已经去甘陕边区创造新区为完成上项目的任务了，因为省委对你们的工作新的指示和新的希望！

一、你们马上把鄂陕豫陕两个边特合并为一个鄂陕豫陕委，以龙贵同志为书记，位三、先瑞、术权〔书全〕等同志为常委，划□□□□豫阳区（上津县）山镇区为三个县委统一党的指导与组织工作。

二、立即集中八连及各路之一部游队与总部战营成为一个有战斗的游击主力，（名为陕南独立一师一团）以便有力去消灭弱的敌人与领导配合游战这是

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巩固鄂陕边区为根据地向上津汉江边及茅坪西和南方面之镇南与兴安发展，坚决与北面西区打成一片的联系毫不犹疑的建立西覃〔照〕川（漫川关竹林关）为中心的游队，创造新游区以与鄂豫区域取得密切联系，不做到这一点不能巩固根据地的发展而受敌人□□□□□□□□执行这一任务必须首先集中力量用各种方法去消灭苏光璧^②及西沟口的民团，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分化争取典雅子〔店垭子〕、白马塘、上下茅坪的群众，彻底肃清这几面的反动首领和反动武装，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来武装可靠的群众，游击总部要健全成为边区军事和游战的领导机关，总司令仍然为先瑞同志，政委龙贵同志兼。

四、1. 你们在东方行动的主要任务是极高度的牵制敌人□东面配合西方的行动，因为红军在西方敌人定要西调，这是便于你们的工作的开展，你们运用现有的东西两个区域的优势为行动中心开展□□打通□战一片的联系。

2. 你们的战术同样是采取突击急袭伏击截击等游击动作特别是多运用远探急袭，日探夜击，遭遇截击的办法，主力一团经常要领导游队与群众作意义的战斗，消灭主要的反动民团及突击力弱的敌人，绝

对避免同力量大的敌人作正面硬拚，要争取日常小的胜利提高本身战斗力，一切□□□。

3. 主力一团的周围又要建立各路的游击队小主力，为当地群斗的核心，做主力一团的辅助。在各要地和群众斗争有基础的地方，多多成立群众的便衣队（三人五人——做游队的辅助），（主要的肃反分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4. 创造一个突击队专门经常的向潼关一带行动，破坏陇海铁道，这在目前将来都是很重要的任务。

五、红二八〔军〕可指示他很快的设法到东区来行动□□执行这个区域的任务，因为这个区域不论在□□□□□□红军行动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

六、深入已经发动斗争了的区域土地革命的斗争，并扩大□来严格的要使土地的利益落实在贫苦农民身上，苏维埃要改造成为工农自己管理的政权的机关，尽可能的发展民主精神，注重群众切身利益而争取广大群众拥护。

刻不容缓的组织工会贫农团的工作，这是党的基本群众工作，女工农妇青年的工作同样是重要的，抓紧肃反工作执行严格的阶级路线。

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秘密工作□各游队苏政革命机关的领导是你们最严重的战斗任务，不执行这

一工作，一切工作是没基础……

七、关于位三同志个人观点省委认为在一切工作还没布尔什维克的彻底转变，深刻存留着封建的根性，把革命工作当作慈善事业一样，不认识革命工作是残酷的阶级决斗，所以他对肃反的不坚定，为前线上胜利，列空口号的忽视不能对付每一个慌然的事变到来，有些个别问题的解决是偏于一方面的普想，特别是说服同志的错误不勇气，教育与纪律没有联系起来，日常工作上多半形成和泥，因为位三同志在东方已经成了主要领导同志而且是个老的同志，如果这个错误不彻底转变的话，实有防〔妨〕害于新的任务的执行，影响其他新干部，省委深望位三同志用自我批评精神转变这些错误，□□游队大开展，给敌打击不少，因与团方领勾结，不建立自己做的工作，行动又无计划，工作又无策略，受了打击，首□□□□□归大队，四路已整理了，将补红军，请在这些□□□中坚决改造那些游队中的封建神团首领，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四路老□日党羽已枪决。据供：独立旅魏书林叫他组织商洛工委民团□□□□□从简，都没法与我通讯，西安党与□□□王并带些红军老战士，不从则杀，还与山阳县民团有关，水〔色〕河铺是民团利用抢

的（有三人是团丁），请考虑从斗争中解除其羽翼！

省 委

焕^③代

夜于西江口

注：①指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

②苏光璧时任镇安县伪县长。

③指吴焕先。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特委的工作指示

位三同志转边区特委：①

我们自从刘家庙②转回北行至现在半月多了，至刘家庙时吸引追队敌人四十四师回商山间，其企图以为我们乃东去，我们以突破敌人围攻的策略以及引诱一支而单个消灭的策略配合运用根据向西行动开展区域之决定遂北进，北面山外敌人空虚急行军三天光景即出山了，完全到了平地，占领焦岱、尹家卫〔引驾回〕、子午镇、祖元镇各接近西安之要地，游击部队伸展到距西安二十多里，声东击西出敌不意，进攻敌人真正后方，威逼了西安中心城市，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解决了我们本身许多需要，发动广大近郊的群众斗争分粮分盐分衣服，打杀了一批豪绅反动，全部消灭焦岱、尹家卫〔引驾回〕之民团。在军事上虽没有〔消〕灭到敌人一团一旅，而政治上是有很大意义的，是一个很大进攻敌人之行动。出山四日时敌以原在葛镇之特二团，蓝田之特一团即西安之骑兵团来与我们战，我们因地势方面关系未下决心灭此敌，战两

次，仍表现虽是平地而队伍仍沉着从容，打死伤敌不少，我们伤亡很少。我们因执行自己计划不能因山外丰富久留，一方面因战争条件不便我们，遂决定仍转入山中西行，昨日已到了江口，为留坝县属地，西方敌人又较空弱，是很大便利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检查在与敌人三个月计划作斗争中，以东南方的行动胜利，西方区域袁家沟口的胜利，威逼西安及到西方已到江口这一行动的胜利，完全是一贯的在与敌三个月计划作反攻，因我们这些胜利的结果，敌人现在以原有的兵力与布置是不成功的，三个月中敌人受到很大创伤，三个月中敌人追击堵击，政治阴谋，经济封锁，企图歼灭红军为目的，企图消灭我们新起之苏区与游击，压下群众斗争，都成失败了。省委检查在执行粉碎敌人三个月进攻计划的战斗任务已实现，并更进一步的转到了主动地位，更占着进攻的优势，同时指出敌人的进攻破坏中使新起的苏区与游击队和红军增加经济物质粮食的困难。苏区还没有组织得很完备，因为群众工作不够，组织群众与普遍的武装苏区群众以群众的力量和配合红军的胜利争取苏区完全的巩固，还没有做到彻底实现。游击战争还没达到充分的向外发展能以行动处处配合红军作战，争取战争更多胜利，特别是扩大红军工作还是没有实现三千人的

计划，新的师团未实现。一方面指出二次战争的胜利与使红军主力很自如的执行西北行动的计划，表现在红军主力坚定执行战斗任务艰苦转战的下面，游击队的力量，群众斗争及新苏区之一切革命力量是有相当的帮助完成胜利的作用与意义，同时游战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在二次战争中，党领导着相当的深入，虽有许多未实现出来深入的成绩，而整个边区地方如游战群工分土地等是转变到了深入工作的开始的初期。这种工作形势是地方党领导工作发展的好现象，必须要估计到的，再一方面要注意到在地方党的组织基础弱，政权建立不整个，群众的散漫现象与少革命教育，基本群众贫农僱工没大多数团结到党的周围，游战没打成一片，向外进攻不力，当地干部没造成几多。扩大红军特别不深入动员，都是工作中严重的弱点，急需转变的。

省委自从在山外接得石同志送来中央文件与简单指示时《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过讨论，省委各个同志均认为中央关于现在国际间及中国形势变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央文件是四月间而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与这几个月的得到的国际国内之事变消息）现在帝国主义的对中国瓜分更加紧，日本完全进占了华北、河北、绥、察、鲁、晋，国民党将这区域领土和

一切权力都卖交了，取消在政治上一切团体，撤退中国军队，十七、五一、三十军二十五师第二师均撤退南边来，日本公开以军事侵犯苏联，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先将华北给日本，作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阵地。帝国主义的军备扩充及如美国在太平洋〔洋〕的兵舰预演等等都是证明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大战紧张，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以〔及〕日益崩溃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革命危机，如美国失业工人上百万的增加，中国民族危机，经济浩劫的破产，各种灾荒如国民党报纸所登载的灾荒奇重消息，一触即发的帝国主义间的大战与爆发世界阶级战争，进到了新的尖锐形势阶段。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法西斯蒂的极端反动，群众贫困已极所兴起的斗争，反帝的暴动（河北群众），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

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与照现在的情形，以及估计我们在斗争的前途发展上，与敌人作更残酷的战争上有以下的策略决定：

一、为了集中力量突破五次围剿，（中央文件说）为要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为要迅速扩大我们的力量树立中国西北方较大的红军主力，成为西北革命

运动之柱石与援助苏联配合红四军中央红军之行动与积极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争取西北革命数省首先胜利，遂决定二十五军西行陕甘，取得会合二十六军，联系宁、勉、略阳一带红四军所组织的一支红军（川陕甘边区红军）。

二、在这一新的策略下要更进一步的开创鄂陕豫边苏区和游击战争，鄂豫陕边区的区域更显出了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个重要有政治意义的区域，迅速宜组织新的红军基础，把现有游击部队武装组织一个较强大的独立团，争取进攻胜利发展成一个师的单位红军，并马上决定二十八军来鄂豫陕边区会合。

三、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应向外发展，北方陇海线秦岭山脉的北斜面，为你们突击的方向，（经常有突击）现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处在边区地形上的西南，注意开创陕南的行动斗争区域，在你们自身配合牵制敌人上，向豫的游击与领导群众斗争是很有关系的。旬阳镇柞西是为你们发展的区域，游击战术上多注意突击袭击伏击消灭较弱小的敌人得到完满胜利与到处灭民团，建立独团政治处来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很要紧的，各小游击队应有一个地域为根基及其发展方向，多作敌人后方破坏，阻敌、饿敌、疲劳敌人，

乘机消灭敌人。

四、省委决定划鄂陕豫为一特区，组织一个特委；划豫陕边为一县区，上津为一县区，山镇为一县区，建立起县委的专门工作，大胆用新的工农分子为干部，如以为没有干部能担任县委，那将来又哪里有？省委各同志认为东贵^③同志在路线执行是坚决的，领导斗争比位三同志强，以东贵为特委书记，位三、先瑞同志为常委，并仍以先瑞同志为总司令，东贵同志为政委。

五、你们区域的中心在群众条件上以鄂陕边为好，尽力求得这个中心的首先巩固，注意三四路方面的区域与武装，是中心区的很大很直接的辅助，一方面吸收三四路的物资对中心区的一些帮助，豫陕区域孤单，迅速以四路的武装向山商发展取得联系。

六、特委的目前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所应完成的任务是巩固与开创边区的苏区，组织新的红军与直接加强并领导二十八军抚养一支红军，开展陕南的苏维埃运动，最高度的牵制敌人，为创造苏区和红军而斗争，为配合西北革命而斗争。

我们大体方面不外以上的指示，详细实际执行是由你们去配合实际情形去做。其它几点是：（一）特委组织以上级的将来或归西北较高党的机关军事机

关指挥，将来由中央具体决定，你们现可与豫陕边特，西安特发生密切关系，并可报告中央。（二）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土地问题，反帝工作，整理武装，深入肃反工作等，照以前和现在工作中的缺点转变去进行。（三）“八一”快到即或过期亦要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与斗争。（四）特别注意发展党的斗争与讨论。（五）位三同志右倾观点特委各同志要时加检讨与彻底克服，才使你们有一致的领导思想与布尔什维克化，完成任务。（六）注意敌人的阴谋破坏，坚决同奸细分子作斗争，巩固党的、政权的、武装的组织。（七）青年、妇女、工会、贫农团的工作，都要把这四种群众组织专门的发展起来，因为边区没有这类群众工作，但要工会工作是目前新的任务。（八）以便衣队去到处进行群众工作，以及到处布置秘密工作，这几点是对你们工作中的一部分提纲，为了使你们注意。

你们接到后讨论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提来，除此信外，还有今日所发的相同的指示信^④，这个信比那个简单些，意思差不多，因想一个不妥，故写两个以求总有一个送到的。

省委

七·三十·晚七点于江口

注：①指郑位三和中共鄂陕特委。

②刘家庙属商县金陵寺乡。

③即李隆贵。下同。

④指《中共鄂豫陕省委焕先给位三、龙贵、先瑞的工作指示》。

原〔中共〕鄂豫陕省委 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 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中央：

我们七月间在长安附近之辛口子接到石健民同志从中央回来并带来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提纲，苏维埃运动新的形势与新的策略以及给我们和给转四方面军的两个电报号码，并给我们一个很简单指示信，我们正在行动中，做了一个报告交健民同志送中央，健民稍停几天即起程由西安赴中央了，同时，附上省委三个决议，不知已否达到？

自健民同志来传达些简单政治消息及我们讨论中央政治任务提纲，我们对政治上的了解，认为五次战役进到更残酷的阶段的战斗新局势，是长期的国内战争，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与对瓜分中国是更进一步了，日本占领华北，并准备在太原潼关设驻领事馆与驻军队，企图首先殖民地化西北，将西北整个造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各个帝国主义明的暗的不管

在任何方面是向中国伸展了。这都表现是帝国主义者企图殖民地化中国进一步的有力步骤，中国民族危机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瓜分的新的阶段。在这种形势里加重了我们武装保护苏联，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任务，国民党更加彻底卖国投降与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帮助下力用其法西斯蒂化的政策来进攻红军苏区与到处严厉的白色恐怖，压迫广大劳苦群众的日益革命化的革命运动，企图延长其反动统治，然更反映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群众斗争的尖锐化。

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对革命极残酷毒辣的手段下，工农红军仍保持着胜利的发展与巩固的扩大，苏区土地革命不可摧毁的巩固存在与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斗争表示了顽强的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这表现了中国苏维埃胜利的新形势与国民党五次围剿计划遭受到第一步的失败，主力红军的离开中区，这一新的战略下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开展了苏维埃新阶段上的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区红军最近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的会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敌人新进攻与开创西北革命新根据地，将更有力的掀动了苏维埃运动的突飞猛进和红军新的壮大，更有伟大意义的直接保卫苏联。

我们根据对形势认识的结论，觉得为争取持久战

的胜利条件，为组织并壮大红军力量采取一致新进攻的策略，有力的直接配合红军主力粉碎五次围剿，站在两个前途的斗争——（殖民地化与苏维埃道路），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为争取中国西北方的数省革命新根据地的创立，有力的保卫苏联与保护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鄂豫陕边区半年以上之久，虽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然而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红军主力的发展的确太慢，另一方面在不断转战中老的战斗干部不可避免的减低，新创立的党的工作固不可忽视其成绩（原来无丝毫党的影子），但仍是异常的不够。群众斗争固是很优良的条件，同样的是不够的。这种弱点与缺点的在主观方面当然要反映到争取与敌人残酷继续持久战争的胜利伟大发展，但在该个区域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当时，我们依据最近政治形势变化与发展，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为前提，争得红军迅速的壮大而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立即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省委遂下决心，决定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

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立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方针之下，具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

当我们执行这种新的策略任务时，正是在陕南粉碎了敌人以三十个团的主力进攻的二次计划，正确的估计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到更残酷阶段。整个方面与边区方面的形势发展上更开展了边区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在边区的革命斗争对全国尤其是对甘陕与川陕区的帮助配合是有很大大意义的，并具有苏区的联系与他发展的伟大意义的前途。在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这个区域时，省委并着重对边区的新布置，指示了两个特委改组为一个特委，担任原来省委在边区的任务。省委常委执委共三人留在边区即组织了边区特委的最高领导（李龙贵、郑位三、陈先瑞三同志），并以李龙贵同志为书记，陈先瑞同志为鄂豫陕边军区总司令，建立了相当健全的领导团体，并指示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指示了军事行动的具体方针，指示其发展方向，主要方向是该个区域的西南面，和北面为他经常的突击方向（陇海线及长安），东方面较深入河南境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他牵制方向，武装力量方面，红军主力留下一连，地方游击队约一千五百枝枪以上，有数千有组织的抗捐军的群众武装（旧式武器），红军还留下

一部分干部与约百多个老战斗员，同时指示在总司令部直接领导下即成立一个充实的独立团为巩固苏区与开展游击的主力，另一方面省委决定并指示红二十八军到这个区域来行动，因六月间豫鄂边特委派人来报告红二十八军已越平汉路到豫西之桐柏。我们在决定二十八军来此区域时，认为桐柏豫西的行动有很好意义，但其所居之地势不宜扼守与敌人作持久的战斗，故一面站在鄂豫陕边区的发展前途上而决定了二十八军的任务，至于鄂豫陕区的指挥，经过与中央代表同志的讨论，认为还是由中央直接领导他，在中央未来正式通知前由代表团负完全责任领导。

我们以五十多天的西征北上的长途行动，计三千余里的经过，沿途跋涉与作战十多次，先后打下两当、秦安、隆德县城并包围天水与崇信，威胁静宁、平凉、泾州等重要城市，大大动摇在天水的第一师、六十师、六十一师的真正后方，截获六十一师送往前线的冬衣与西药甚多，西兰公路被我们断绝了十多天，捣毁敌人汽车数辆，夺获许多辎重。在隆德消灭敌人新十一旅之一营，在平凉州附近之白水击溃三十五师马鸿宾之百〇八团，灭一营，在泾州附近消灭其百〇七团全部，打死伪团长马开基，同时吸动了第六师一旅回应（第六师原在兰州对付红军主力），并与第

六师之追击我们，先后两次给他以打击。我们在行动的沿途上到处号召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组织部分的回民斗争工作，沿途打杀大批反动派与消灭民团，充实了红军物质的需要。整个的震动了陇东反动统治，当我们这一行动中，正是红军主力占领洮州以后，是很直接了帮助了主力的西征，在此长途行动中，干部战士始终坚定与艰苦的为新的任务奋斗的一致，粉碎了敌人追击堵击计划，安全达到了苏区。惟在泾州战胜敌人一役中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焕先同志牺牲后，省委随红军同志有子华（军长）海东（副军长）树申（政治主任）继英（参谋长）林波（团政委）明先（团政委）守尧（营政委）启才（供给部政委）诸同志^①，当即决定以子华代省委书记。

我们在决定这一行动之际，同时估计到这一行动有各种客观主观条件基础，是有把握的能完成会合的任务，并不是盲动的冒险决定，我们这一行动决定到底是否正确，还需在此一面提交代表团讨论，一面请中央给我们以指示。我们已到陕甘苏区会合二十六、七军半月，直接受中央代表团至陕甘省委^②的指导了，正式开始接受指导之日即取消鄂豫陕省委的组织，现正在执行集中了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粉碎敌人

对陕甘苏区的三次进攻的任务，其中会合后的一切，
当有中央代表团负责去报告中央。

原鄂豫陕省委

九月二十七日

注：①在吴焕先牺牲后，中共鄂豫陕省委随军的成员为：程子华、徐
海东、郭述申、戴季英、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

②应为中共陕甘晋省委。

陕南红军志清、卫劳^① 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

少青同志：

某同志来，带来简信一件中央宣言一件政治局决议一件，中苏宣言一件都收到了。所示转送文件建立交通等工作我们此时尚不能实现，只能说到坚决设法去做。

二十五军离开时给我们的信被三路^②失了，我们未得见，后就没接到各兄之什么东西。

二十五军走后二十天的时候，我们就她离开的估计即开始进行两特委的会合，合编一个小主力红军。中秋前三天两特委即会合了，经过会议的讨论，成立了一个陕南特委以卫劳同志为书记，重阳时即将豫陕全部队伍鄂陕的三个部分队伍合编为红七十四师之基础，以先瑞同志为师长，隆贵同志为政委。当时各块苏区已经损失了，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向外发展，扩大游击范围，重新整理组织各路游击队。事实上经过了三个月时间才得把其余的三部分游击队先后会合了，

一次经过整理与干部队伍的调换重新成立了两个小的陕南独立团。在这中间三个月没有会合的三部分队伍因为受到敌人各个击破的打击以及反革命的限[陷]害队伍是削弱了大半，去年冬天我们在新的行动区域又补充了两三百新战士作战也很取得了些胜利，这些胜利已请某同志口头报告。

我们现在行动的区域已经有二十县的宽广，我们队伍全部数量比过去二二五团为略多，但战斗力相差甚远，现在我们觉得在工作布置上还要急于多创造些游击队。

我们真是酝酿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求上级还继续多送文件给我们，并请中央给我们以专门的指示！这是首先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这次尚觉不便详细报告，二十五军工作的同志大概可以估计到一些问题。

曾魁^③同志所领导的独立团交通是容易找到的，请下次注意由他转交特委可也。

详细报告我们做放下次再来。

医生、无线电及人材，地图，交通请注意。

陕南红军报告

志清
卫劳 亲笔写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注：①据陈先瑞（时任中共陕南特委常委、红七十四师师长）回忆，

“志清”系陈先瑞的化名，“卫劳”系郑位三的化名。

②指鄂陕第三路游击师。

③即曾焜，时任红七十四师政治部主任。

陕南红军政治委员李隆贵给中央的报告

——二十五军和敌人斗争情况

中央：

我把陕南自从二十五军离开以后的工作简单报告于下，因我自陕南动身时，军政委会主席郑位三同志给我向中央作报告的任务。

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只留下主力一个连和一批下层的干部（除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三人外）以及医院伤病兵约两百人，再在陕南地方所新成的地方武装总计约一千以上人，二十五军在陕南创造有三小块苏区，山阳一处，湖北郧西一处，商南至洛南一处，在二十五军还没有离开时，敌人就进行以卅个团的兵力作第二次的新进攻，此时二十五军曾与周旋行动作战约一月之久，未能取得消灭敌人一方面，当这个时候二十五军就把地方工作一整理派李隆贵同志到豫陕边区担任特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到鄂陕边区任特委书记，在这个时候，二十五军并没有谈脱离陕南的问题，两特委

不知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行动到陕北去，此时只知二十五军可能向敌包围之外行动。

当二十五军离苏区二十多天后，敌人就以重兵(十多个团)严格的进攻，破坏苏区，两特委还不知二十五军行动方向，二十五军和省委（因省委随二十五军在一路）给我们两封指示信未收到，在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小队伍保持不住苏区，两特委均各自决定集中了一些游击队采取向苏区外行动，鄂陕区的武装还大部被敌人阻隔住了不能全部集中，只是出来一小部分，豫陕区的武装差不多全部集合了组织一个战斗团向鄂陕方面去恰恰会合了郑位三、陈先瑞同志所率的一部武装，这样就实行整个会合了（两特委会合）。此时从敌人方面得到二十五军确实离开了陕南，已到甘省平凉。我们就估定了二十五军一定到陕北去，两特委就决定合并一特委，把陕南队伍集中编为七十四师，仍是用二十五军的番号，此时决定向外发展，在队伍本身除已集中齐了的以外，其余的都损失，我们就向西行动到宁陕佛坪一带，曾将佛坪县打开，而后来回苏区而敌人仍在苏区与破坏得很重，敌人又来一个计划进攻红七十四师共敌兵六团，庞炳勋做追击队，杨虎城做堵击队，敌人要完全消灭我们，我们与敌转战三月之久，艰苦异常，不断地打仗与行动，结果将庞敌消灭一整营，轻

机枪得四架，长短枪共一百八十多支，敌人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一次进攻被我们打破了，过两星期后，敌人又计划作第二次进攻，增加了兵力，肖之楚三个团，四十九师三个团，第七师三个团，杨虎城四个团，肖杨七个团担任清剿，第七、第四九师共六个团担任追击，我们看到敌人兵力太重，我就决定向河南行动一方面牵制敌人，一方面向外打游击创造新地区，敌人因自己交通粮食困难，这一计划他又失败，我们又回到陕南工作，敌人又重新计划第三次进攻我们，即有中央军第七师、四十九师、第一师的独立旅和肖之楚四十四师共十六个团以上的兵力，我们又计划将七十四师化整为零，分开行动，郑、陈、李各带一营。敌人又没有达到包围消灭我们的计划，此时敌人即加强保甲切断我们的联络，随即以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正当这时候二、四方面军北上敌人被大红军牵制去了，我们将原来分开的队伍即集合重振我们的队伍，比较以前环境较好点。

二十五军离开后，合并的特委，即以郑位三同志为书记，以陈先瑞同志为师长，李隆贵同志为政治委员成为领导团体，日夜望中央望二十五军给我们指示，望派人去加强我们的工作，当二十五军主力走后，下层干部有少数动摇，共前后开小差叛变的约十五人，此时特委

即提出单独创造性与政治发展胜利的前途开展教育，并加紧培养工农干部，尽可能的改善部队的生活（当时已是苦得要命），这样一来，干部情绪渐好了，现在部队中连级以上干部都是鄂豫皖的人，即二十五军遗留的。

现在七十四师有三个团，每团三个连，每连约八十人，队伍成份绝大多数是贫苦出身，现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质量一般地说都很好，除七十四师外，没有很好苏区及地方党的组织。我们接到十二月决议后即遵照执行，由于各方面的干部太少，对工作开展异常不够。

自二十五军走后至现在所缴获敌人武装轻机枪共十架，盒子手枪共百架，长枪千余支。

我临在陕南起身时，郑位三同志除叫我负责向中央作以上的报告外，还有以下的具体问题提出：

关于陕南的工作上的问题（1）陕南没有苏区；（2）陕南是单独的，没有同各方面党的取得联系；（3）陕南当地也没有党的组织的帮助，无地方党的机关；（4）与中央电台也没有联络好；（5）从陕南到中央交通太远很困难；（6）陕南和七十四师无一个医生。

关于郑位三同志的个人的问题：叫我向上级要求

把他调到后方来工作，因他的身体太差，又肺病又吐血，单独工作有防〔妨〕碍，他因身体的关系十二分要求上级调动，他并请派戴季英同志去领导工作，郭述申同志也可。

再者：我们在陕南曾接到鄂豫皖来一个报告，内容是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后，鄂东北地方工作受到一部分损失。皖西北工作较好，他们扩大红军在英山、潜山、太湖新苏区，皖南的党特委也与他们接头发生关系，并介绍些新战士到二十八军。二十五军走后，他们打了几次大恶仗，获得很多武装，二十八军主力团有两个大团，还有五个路的游击师（七、八、三、四、五）便衣队特务队很多，他要求派人去指示他们与派大批干部去，他们主力曾走到河南想到陕南，因敌人堵他，又折回去，鄂豫皖四年天干，荒灾很大。

这是他们去岁正月的报告。

我除了书面向中央报告与转达位三同志意见外，还可以在有时间时向中央面谈，我已到军政大学。

陕南红军政治委员 李隆贵

二月十六号

回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①

程子华^②

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六月，我在瑞金又一次亲聆周恩来同志关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教诲。那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来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到他们那里去。周副主席决定我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周副主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

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他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周副主席的恳切谈话，吸引了我的全部心灵。他考察形势和前途，是这样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在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体会，逐渐认识了周副主席指示的深刻含义。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周副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同

毛主席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当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应该实行战略进攻，转向我之外线、敌之内线作战，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广大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军则在野战中歼敌，这样就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我于六月离开瑞金，由交通员带着我路经广东汕头到上海。又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带领，经武汉北行，于柳林车站下了火车。在一个同志家里停了几天，石同志又带我步行出发。走了十几里，进了武装部队埋伏圈，“俘虏”了我们俩！原是来接我们的便衣队。我们于九月到达鄂东北道委郑位三同志处，等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来。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表示一致拥护。省委认为，不这样做，当前的形势难以根本改变。但我们将到哪里建立新根据地？把选择的地区和整个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看，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合适，只应向西——鄂豫陕边区发展。那里是三个省的边远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可利用其矛盾；那里又都是山区。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

转移，向鄂豫陕进军。省委决定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实际上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留下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二千九百余人，开始千里长征。我军出发以后，就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了，省委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进军，就是按照周副主席规定的前进方针，使红军的活动适合于这一行动路线的要求。

我军向西挺进，蒋介石急忙调动了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我军堵击和追击，妄图在长征途中歼灭我军。敌军先后在三个地区布置了歼灭我军的圈套。第一个是桐柏地区，第二个是独树镇地区，第三个是卢氏城以南入陕必经隘口。我军首先在罗山县朱堂店击退“追剿队”的进攻，从信阳城南越过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

我军为隐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图，并调动敌人，在越过京汉铁路后，向西挺进。当我军越过桐柏，抵达湖阳镇以东三十里宿营后，当晚发现敌人调集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地四十军、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师于湖阳镇地区堵击，“追剿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旅尾随追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我们从袖珍地

图上看到驻马店西北有一块山地，即于夜半转移，回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圈，迅速经过平氏镇、泌阳城以东进到了山地，这样便把敌军甩在后头。

下一步，我军要进入伏牛山，就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敌发现我军北去，便即北返部署。等我军进到独树镇附近，敌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对我猛攻，阻击我军越过公路。这天，正遇寒潮，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忍受饥寒，已很疲劳，仍然坚持战斗。同志们都冻僵了手指，拉不开枪栓。吴焕先政委举起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对敌白刃格斗，英勇杀敌，反复冲击。徐海东副军长带一个团迅速赶到，投入激烈的战斗，压倒敌人，稳住了阵地。但在此刻，我们不能停留过久，以免尾追敌人赶到，陷入前后夹击的危险。当晚，我们在大雨中绕道保安镇以北，越过公路，于次日晨走上伏牛山，又把敌军甩掉。红军能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和英雄气概，是因为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懂得长征的重要意义，懂得红军的作战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为着广大人民和全民族的解放。独树镇战斗，我军在地形平坦、气候很坏的不利条件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挫败敌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

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能否保存自己，能否完成转移任务的关键性的一仗。所以，部队越过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绪特别昂扬。

但是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众多，群众被圈在围寨里边，不能接近，不宜我军立足。省委决定向陕南前进。敌十九路军六十师已进至卢氏城以南，坚守朱阳关、五里川隘口，封锁了我军入陕必经进口。我军却乘卢氏城内敌人空虚，于夜晚绕道卢氏城南、洛河以北的狭窄通道入陕，敌人拦阻我军去路的企图便落空了。

敌当即由潼关、华阴调陕军四十二师两个团在三要司阻击我军，被我军歼灭一个营。我又在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毙伤敌八百余人，我也伤亡二百余。在此役中，徐海东同志和我也负重伤。这两个战斗的胜利，就最后把敌军的追击、阻击完全粉碎了。

我军从出发以来，到十二月十日止，打垮了大于我二十多倍敌军的围攻和猛攻，达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胜利完成了这段长征。红军的胜利，主要的就是反“围剿”的胜利。

又一个红色区域和新的进军

省委选择了在鄂豫陕结合部立足。估计到蒋介石、

杨虎城短期内不能部署好对付我军，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地居民热烈欢迎红军，他们有过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当时仍存在这种反抗。一九三二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路经陕南进入四川，曾在这里战斗，播下革命种子。一年前，红二十六军也在这里战斗过。这个地区大山多，公路稀少，适合开展游击战争。

周副主席在瑞金的指示，针对实际情况，全面地阐发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我们指明革命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和根据地这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指明红军担负的重大任务。我们把毛主席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达到全国革命的胜利，继续付诸实践。为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必须用红军力量摧毁国民党军阀统治在农村的基础，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于是，我全军从洛南长途南下郧西，又返回洛南，向东进军卢氏，转进西边蓝田等地战斗，横扫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罗网，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经过这个步骤和调查研究，省委决定先把根据地建立在陕南山阳、镇安、郧西、旬阳四县边区。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始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样就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

面。

我们又要依靠红军战斗的胜利，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如果没有各种斗争形式配合武装斗争，支持革命战争，也不能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我军在进行战斗的同时，全军上下都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并派出部分部队和干部，分散去做地方工作。正确实施党的政策，打垮反动民团，镇压土豪恶霸，没收地主土地和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扩大红军，建立游击队、抗捐军等群众组织和人民政权，群众革命运动就深入广大农村。有了人民群众拥护的革命政权，就具备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红色区域的条件。等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时，我们已开始打下了创建根据地的基础，红军的抗敌作战也有可靠的依托了。

敌人总是要“围剿”红军。红军战斗的胜利，主要取决于粉碎敌军的进攻。但是，发动群众和打破“围剿”，是保卫和发展根据地的同一个过程。

一月下旬，蒋介石命令河南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进入陕南，自湖北均县调四十四师一三〇旅进到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对我军“围剿”。红军以运动战结合群众游击战争，先歼灭一二六旅三个多营，然后在我边区北部

开辟了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境的工作。继又南下攻克宁陕、佛坪，粉碎警二旅的尾追，打垮五个多营，毙伤敌二百余名，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名，开辟了洋县华阳镇地区。红军乘胜攻克洛南，进至商县以东，掀起了豫陕边的革命斗争。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我军利用战争空隙，在商县龙驹寨集中进行了战备整训，提高军事技术，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和反“围剿”的动员。

蒋介石于四月间，调动鄂豫皖边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及郑州九十五师进到陕南，会同四十军、四十四师、陕军一部，共计三十二个至三十四个团，以大于我十五倍以上的兵力，对我第二次“围剿”，并限令于三个月内全歼我军。五月上旬，敌六十七军九个团和九十五师三个团从洛南县向南，四十四师四个团从郧西县上津向北，同时进攻。四十军五个团、陕军三十八军四个团、警二旅两个团、特一旅两个团，从南到北部署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条长线，在西面对我军进行阻击。

我们在战役前，将毛主席在中央根据地胜利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指导方针，在干部、战士中进行了教育。我军应用这一方针，对敌先拖后打：打乱敌人进攻部署，疲劳敌人；空舍清野，困饿敌人；

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开始，我军突然由南向北进入商县、洛南，毙伤敌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敌军便改变了南下进犯的部署。但我军又大踏步转向东南，打下富水关，占领青山街，俘敌官兵一百七十余，把敌军拖到外线。我军出敌不意，远途袭取了荆紫关，并歼守敌一个多连。这就完全打乱了敌军部署，拖疲了敌人。我军再快速转向商南县，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部，在游击师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沟口一战，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三百余名，俘敌旅长唐嗣桐及官兵一千四百余名，缴枪千余支。这次战役中各地党政机关动员组织群众、游击队，空舍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援助了红军。这一胜利，使蒋介石歼灭我军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产。当我军胜利地粉碎敌军“围剿”之时，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病逝于龙驹寨，由吴焕先同志继任省委书记^③。为完成宝珊同志的遗志和未竟的革命事业，我们掩埋了他的遗体，继续战斗。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后，一个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在斗争中诞生了，红军也发展壮大。这时已有了党的鄂陕、豫陕特委，有了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游击队发展到三千七百余，有了鄂陕六个游击师，豫陕四个游击大队，华阳地区两个游击队。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猛烈高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就是革命战争的真理。这也就是说，红军打仗的意义，就是改造社会。我们的战斗，是为了改造整个中国。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英明地预见了红二十五军的斗争进程和结果。他关注于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和红军运动的新胜利。红二十五军以它的胜利，准备了执行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光荣地参加保卫全国的革命中心，走上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战争前线。在七月中旬，为把敌军调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同时扩大群众斗争地域，补充红军的人员和物质，我军率一个游击师，出击终南山以北，前锋到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大大震动了西安敌巢。省委和红军未能同毛主席、党中央取得联系，毛主席、党中央也在系念我们。我军在子午镇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闯进部队来，为我们送来了《大公报》。我们全军欣闻震动中外的大讯息：毛主席统率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了，向青、甘边北上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同志是为我军适时地采取新的进军计划而果断行动的，他后来遭国民党逮捕，光荣牺牲，使人怀念不已。这时，红二十五军的方针，就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牵制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同陕北红

军会合，以新的胜利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省委正确地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大部向陕北继续长征，迎着新形势进军。我军西进甘肃南部，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多次激战，攻占敌据点、城镇，打退和歼灭了阻击、尾追的敌军。泾川一战，歼敌一千余名，我方也付出了伤亡，全军敬爱的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了。他的牺牲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个战略行动，首先破坏敌人后方，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接着，我军完成了由陕南到陕北的长征。我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

十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甘泉下寺湾一带，在陕北高原见到周副主席。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我到鄂豫皖去，也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和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区，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他们曾是同我一道战斗过来的。他对干部就是如此体贴入微，肝胆相照！事隔四十余年，至今仍然感人肺腑！

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二千九百八十余人，已扩大到四千余人，增强了军政素质和战斗力。留在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一个营和负伤的干部、战士编为七十

四师，在郑位三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根据地和游击战争。

注：①节选自程子华一九七八年撰写的《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里程》（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八期）。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程子华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

③据吴焕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在龙驹寨病逝后，吴焕先为代理省委书记。

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①

徐 海 东^②

一九三四年三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③创造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九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与敌一〇九师激战，将敌四个

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〇七师激战，消灭敌两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二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一百三十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时，由该地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二十五里到了胡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十四、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〇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十一时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四千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此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十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

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二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塘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一二九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四十四师肖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九小时之久（上午十一时打到下午八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峪、官铺^④、兰草，由鸡头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余家河^⑤时，敌人第六十、六十一师（蔡廷锴旧部）由河

南朱阳关追来，在余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九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余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四十二师刘彦彪^⑥旅所辖三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刘彦彪旅五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⑦、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瑞生^⑧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二个团，旅长张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

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间）^⑨。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⑩，进入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张汉明^⑪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九间房战斗后，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一九三五年三月间^⑫，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洛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洛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⑬，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⑭、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底）^⑮。

五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峡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〇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肖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入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二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⑥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⑦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

长唐嗣桐。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集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六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⑧。在后更子、尹家卫（接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得到敌人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立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周至、虢镇、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

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八月二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导等）。整休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

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注：①原载《党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十期。略有删节。

②徐海东（一九〇〇——一九七〇年），湖北省大悟县（原黄陂县）人，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③即湖北省黄陂、罗山、孝感。

④即官坡（属河南省卢氏县）。

⑤即庾家河。下同。

⑥即柳彦彪。下同。

⑦即大新川。下同。

⑧即张飞生（鸿远）。下同。

⑨根据中共鄂豫陕省委文件考订，应为一九三五年三月。

⑩即天华山。

⑪即张汉民。下同。

⑫根据中共鄂豫陕省委文件考订，应为一九三五年四月。

⑬即龙驹寨。

⑭即店埡子。

⑮根据中共鄂豫陕省委文件考订，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本段[]内的文字系原有，非编者所加。

⑯即阮英臣。下同。

⑰即夏云飞。

⑱即厚畛子、引驾回（引镇）。下同。

忆独树镇和荆紫关战斗*

张希才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部队经一夜冒雨行军，到达方城县的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堵击部队一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的伏击。敌人追兵万余人又向我猛攻，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而我军当时兵力不过三四千人，且因风雨交加，视度不良，先头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加之天气寒冷，战士的手脚都冻僵了，枪上也结了冰，拉不开栓。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被压在几条干河堤下和田埂后边，情况万分危急。在这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不顾枪林弹雨，带着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徐海东同志率领一个团担任后卫，当他得知先头部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部队迅速赶至现场，投入战斗。徐海东同志一面命令部队就地坚守，一面沉着地与吴政委商量对策。最后，在

一个战士那里找到了一盒干火柴，点燃了一个小草垛，让大家一边烘手，一边烤枪，不一会便向敌军发起进攻。顿时，几十挺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敌人惊恐地喊叫：“共军的机枪响啦！”纷纷丢下武器，抱头逃命。我军转危为安，急忙构筑临时工事，又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并依托附近几个村庄，与敌人僵持了一天，直到黄昏时分，徐海东同志亲自组织了六、七十名机枪手，端着机枪，排成横队向敌阵地的一个方向冲去，杀开一条血路，让部队突围。敌人见我来势很猛，溃退下去。我军大部队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向西挺进，敌军惧怕我夜战之长，不敢再追。

一九三五年六月的荆紫关战斗也是打得很出色的。当时，我军于长征北上途中，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连战连捷，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局面，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蒋介石调集了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向根据地发动“围剿”。省委听取了程子华同志介绍的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战法，及时采纳了徐海东同志的合理建议：游击队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撤至外围寻机歼敌。敌人发觉我军战略企图后，立即尾追。我虽与敌人几次交战，终未取得重大战果。当我

军进至商南县东南时，敌人追兵接踵而来。徐海东、吴焕先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一个团阻击尾追的敌军，而主力部队则远程奔袭敌人后方荆紫关，以解决我军被服供应困难。荆紫关是鄂豫陕三省边界的重地，敌人在此设有临时后方补给点，并有一个营把守。我军以手枪团为先头部队，化装成敌军，经一百三十余里急行军，于六月十六日上午到达荆紫关。敌人外围警戒分队以为是自己的部队，组织了列队迎接。我军未耗一枪一弹就解除了该敌武装，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警戒线，迅速逼近城下。城中守敌知道上了当，立即关闭城门，向我军开火，密集的子弹一齐射来，手枪团没有重兵器，连一支长枪都没有，无法组织还击，被敌人火力压在城下。正在危急关头，徐海东同志亲率主力部队跑步赶到城下，搭人梯强行登城，仅用一个多钟头，就歼灭该城守敌大部，活捉了敌军需处长，缴获了大批物资，单是上等布料就有三千多匹，堆满了我们供给部的住房，门前还放了许多。这时，徐海东同志来找我们，笑着对我说：“怎么样，这下不愁没有军装了吧？”接着，他又问我这么多布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全军只有一个随军被服厂，三十多名工人，把这些布都做成军装显然是来不及的。于是，我提出建议，把布拉成料子，发给干部战士带

着。他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一人发了七套衣料，为后来我军冬季服装解决了大问题。

*节选自《忆徐海东》（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原标题为《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袁家沟口战斗一角^①

刘 震^②

九间房战斗以后，鄂豫陕省委和军部决定，抓紧敌人还未重新“围剿”的空隙，广泛地发动与组织群众，加紧创建游击根据地。陕南在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广大劳苦群众都以帮工、卖苦力维持着极端贫苦的生活。因此，当党提出了“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的口号以后，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立刻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五月间，敌人调动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们“围剿”。东北面是东北军的八个师（二十四个团），从西安压过来；东南面是肖之楚的一个师（六个团），从河南荆紫关开过来；西南面则是陕军的四个旅（十一个团），从安康向我镇安、山阳一带推进。只有西北面那绵延险峻的秦岭，敌人认为我们飞不过去，因此没有重兵。

那时候，红二十五军只有三四千人。在大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摆开阵势和敌人死拚硬打，正中敌人的阴谋诡计。因此，军部决定，遵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采取“拖散敌人，先疲后打”的方针，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

反“围剿”的严重斗争开始了。事情也很自然，在面临这个斗争的时候，一部分缺乏斗争锻炼的新战士，产生了许多顾虑；个别的老战士，对我军能否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产生了怀疑。但大多数指战员是充满信心，斗争情绪高涨。

敌人拖拖拉拉走了二十多天，才靠近我们的驻地山阳一带。当敌人的合击圈即将形成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合击圈，直奔东南，一夜之间即走出一百三十里路。

东方放白了，阵阵凉风吹散了一夜的困乏，队伍又活跃起来。我走到三连，只听到三排长张友三兴致勃勃地问排里的战士：

“大家说，现在我们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拖！”

“疲劳敌人！”战士们吵吵嚷嚷地大声回答。

“谁说说，你今天晚上完成了什么任务。”三排

长又大声问。

战士们象是被这个问题难住了，好久没有人吭声。沉默了一会，战士王明利，不紧不慢地说：“我们今晚上完成的任务是，敌人搞了二十多天的包围圈，我们一伸腿，就给他踢破了。”

“叫我说，不光是踢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是在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再过几天，说不定哪个倒霉的又要落进我们的包围圈啦！”

一个人开了头，战士们都七嘴八舌地说起来。那时候，对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就是为了打”的战术，我们下级指挥员和广大战士，虽然还不能总结提高到运动战的战术原则来理解，但是实战的经验却使我们深信，这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取胜的“法宝”。

我们一连走了三四天，便来到了荆紫关附近。到了宿营地，干部们忙着布置警戒，炊事员开始做饭。米还没下锅，忽然接到团部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带着牲口到荆紫关去领东西。通知上说：二二三团在荆紫关打了个胜仗。当地守备部队和肖之楚部的后方兵站被我全部消灭，并活捉了敌人的军需长，缴获了大量物资。营里副官瞿庭中同志听说打了胜仗要他去领东

西，高兴得一跳多高，马上集合起各连司务长，带上牲口就出发了。当晚，领回来不少弹药、白面、军衣、鞋子、绑腿……。各连的战士来领东西的时候，都好奇地问：“连枪响都没听到，哪来的胜利品？”

瞿副官胖乎乎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慢悠悠地说：“肖之楚给咱准备的。他知道咱要来，一路上挺辛苦的，特地留了个军需长，等着欢迎我们哩。”战士们听了又惊又喜。这个说：“敌人还想消灭我们哪，连我们的一根汗毛都没碰着，他们的老家却叫我们抄啦！”那个说：“这买卖干得，敌人四十几个团爬了二十多天，才爬到我们的游击根据地，还扑了个空。我们才走了三四天，就抄了他的老家。他‘剿’我们的游击根据地，我们就抄他的后方，抄他的老家，看看谁能抄过谁！”

敌人扑了空，又被我们抄了老家，立刻变换战术，分路“清剿”。肖之楚部急忙向后转。因此，上级决定我们也立刻向后转，沿着湖北、陕西交界的崇山峻岭，经漫川关附近，返回陕南根据地。临出发前，我问战士们：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没有，拖到时候就该打了！”

“没拖到时候怎么办？”

“继续拖！脚上多磨几个泡，就少流几滴血！”

战士们一齐回答。

艰苦的行军又开始了。部队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上，一日百多里地前进。在满布荆棘、碎石的山道上行军，一天一双崭新的草鞋就磨破了。走了三四天，战士们的草鞋差不多都穿破了，大家便把打土豪缴来的旧衣服和在荆紫关缴来的绑腿撕成条条，打成布草鞋。衣服绑腿用完了，再拿地主的稻草和茅草打草鞋。陕南新参军的战士不会打草鞋，从鄂豫皖来的老战士就牺牲休息时间帮助他们打，或者把自己的草鞋送给新同志，自己赤着脚走。此时正是六月天气，火一样的太阳，烤得山路滚烫滚烫。有的战士中暑了，晒昏了，但是清醒过来以后，爬起来又走。随着时间的延长，由于部队经常白天行军受太阳晒，晚上露营挨露水浇，有些人病倒了。然而谁都懂得，此时减少一个人，就会减少一分力量，减少一分胜利，因此谁也不愿离开部队。共产党员和全体干部，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着部队，把重病人抬走；他们还帮新同志背枪，帮体力弱的同志背东西。有些党员同志生病了，也不要别人帮助，仍一步一步地坚持着前进。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对革命高度的责任感，保证了整个行

动的胜利。经过了五六百里路的艰苦行军，我们又胜利地回到了山阳、柞水一带的游击根据地。

部队路过漫川关附近的时候，正向荆紫关前进的陕军警备一旅，也赶到这里。我们军部抓紧这个时机，故意派出部队暴露一下，便又急行军几天，在小河口、袁家沟口一带停下，等待敌人来上钩。

敌人合围扑了空，又被我们抄了老家，正憋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发现我们以后，便跟踪而来。他们接受了以往几次失败的经验，行动很慎重，行军、宿营和经过山区，都要先派出部队进行搜索，怕中埋伏，并且沿途还向群众打听我们是主力还是游击队。我们早有了布置，群众又心向红军，哪有实话告诉敌人，都说我们是游击队。这样，敌人就渐渐地麻痹起来了。

部队在袁家沟口里驻下的当天，团里便召开了营级干部会，正式传达了战斗任务。原来上级在这里布下了一个口袋阵，我们营的任务是在“口袋”中间拦腰切断敌人。当天下午，我们营又召开了连级干部和连的支部书记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各连除留必要的后备力量外，其余的部队都放到第一线上。

第二天清晨，营长带领连、排长看地形去了，我负责进行政治动员，调整武器弹药，准备干粮。紧张

的战前准备工作开始了。

我参加了一个连的战斗动员会。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队伍欢乐地唱着歌子，挤坐在一条山沟里。从树叶缝隙中撒下的阳光，斑斑点点地在战士们兴奋的脸上闪动。我问大家：“同志们疲劳不疲劳？”

“不疲劳！”回答的声音象春雷，长时间在山林里嗡嗡地回荡着。

我又问：“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战士们都摩拳擦掌地回答：

“拖疲、拖散敌人的任务完成啦！现在就是打！”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

“好啦！单等收网捉鱼啦！”

当天晚上，盼望已久的战斗命令下达了，大意是：敌人已在离我们四五十里的地方宿营了。各部队按原定计划，明天拂晓前吃完饭，进入作战地区，要严密伪装。我们迅速地传达了上级的命令，并规定：四点钟吃饭完毕，进入阵地；战斗未打响之前，不准展开红旗，不准吹号，不准划火抽烟，不准唱歌和大声说笑。

“明天要打仗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在部队上上下下传开了。谁还能睡得着呢？半夜，部队就起了床。吃过饭，绕过敌人必经之路，便

进入了袁家沟口里面的大山里。

这是一条长约几十里的山沟。沟两旁，高山入云，杂草丛生，栗树成林。沟心，一条小路，伴着一
条小河，蜿蜒而行。小河水，流水潺潺，清彻见底。
从山顶上看下去，整个山沟，真如同一条长长的口袋，摆在万山丛中。军首长就选择了这个幽静险峻的山沟，作为敌人的坟墓。

我们营的三个连，象三把锋利的钢刀，并肩展开，隐蔽在大山里。战士们如同老练的猎人怕惊跑了狡猾的野兽，连大气都不肯喘。

太阳缓缓地爬上树尖，团里传来了口头通报：“敌人正在继续前进，现在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了。”

十点钟左右，敌人果然来了。他们有的倒扛着枪，敞着怀，边走边扇着扇子，累得东倒西歪。有几个家伙，看样实在热得受不了了，脱下裤子就在小河里洗起澡来。战士们看到敌人进了“口袋”，立刻做好了冲锋的准备。

十一时，军指挥所响起了冲锋号。沟两旁的大山上，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如同台风卷着海浪，一齐吼叫起来。大山小岭都响起了急促的军号，数不清的红旗，带领着无数支喊着杀声的人流，冲出树林，直向山沟奔去。

敌人在这突然四起的伏兵打击下，惊呆了，混乱了。有的从马上滚下来，有的东奔西跑也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也有的拚命往山上爬，企图夺路逃命。

我同一连冲到河沟的时候，迎头遇上了一伙一律使用驳壳枪的家伙。战士们劈头盖顶就是一顿手榴弹，把敌人又压到河里。此时，兄弟部队也都冲下山来，把敌人拦腰切成数段。部队冲到河沟便展开了白刃战。忽然，我看到河沟里有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手持二十响自动驳壳枪，身上背着几条子弹袋，正下河拚命往对面山上跑，我便向他追去。这家伙发现我追他，躲到河里一个大石头后面，向我射击。我把匣枪里的三发子弹打光了，也没有打倒他。正在这时候，他枪里的子弹也打光了，我趁他向枪里压子弹的一刹那，一个箭步上去，一下子把他拿枪的那只手抓住，两个人便扭打在一起。敌人拚命想把握枪的手挣脱，我就死死地抓住不放。当我用尽全身力气把他摔倒后，敌人向我打了一枪，子弹穿透了我的左臂。正在我感到全身无力，难以支持的时候，我营掌旗兵从后面飞跑过来，他举起红旗，把旗杆下的铁旗脚对准敌人的脑门，猛戳下去。敌人嚎叫了一声，手枪便落在地上。过后才知道，被戳死的这家伙是敌人旅长的卫队连连长。

战斗胜利结束了。敌人一个旅全被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兄弟部队活捉了。

这一仗打完以后，部队情绪更加高涨，积极要求再战。省委和军部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七月间，我们直逼西安。

注：①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略有删节。

②刘震现任中共中央委员。

覃大娘和她们全家*

王 奎 先

在我的脑子里，经常浮现着覃大娘和她全家人的坚毅、慈祥的面孔。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我在红二十五军三路游击师二连当排长，因为患了重病，不能随部队转移，上级把我安置在镇安县东北一个山村里。这山村有一座石板房，这就是覃大娘的家。

覃大娘是个五十开外的人，个子不高，红黑红黑的脸上，布满着皱纹。她经常穿着一件不知补了多少次的褂子，颈上缠着黑颈巾，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朴实的老妈妈。

我来到覃大娘家的第一天晚上，发着高烧，脑子昏昏沉沉。覃大娘就象服侍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坐在我的身边，一会儿喂我水，一会儿又给我擦汗，直到天明。

第二天，白匪“清剿”的风声又紧起来。覃大娘带着焦虑的心情对覃大爷说：“你快到外面打听打听

消息去！”接着又吩咐儿子：“快找个岩洞去，白匪来了好把王同志藏起来。”覃大爷父子俩刚走了不久，外面突然“叭叭”地响起了枪声。这时候我仍昏昏沉沉，覃大娘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向外跑。她那双小脚，平时走路都东摇西晃，何况又上了年纪，怎能跑得动呢？我不忍心连累她，一出门就对大娘说：“我不行啦，你快照料家里去吧！”她生气地责备了我一句：“你这说的啥话！”就再也不理我了，只顾跑。山路崎岖不平，不一会儿她便累得呼呼直喘，汗水沿着脸上的皱纹淌下来。跑到一个小山下，实在跑不动了，她把我放下，没让我说话，架起我就连拖带爬下了山坡。刚穿过两块麦地，突然从对面又传来了一阵枪声。她立刻把我按在麦地里，三把两把拔了些麦子盖在我的身上。接着严肃地低声嘱咐我：“一点也不要动，一切全有我！”

覃大娘把我掩盖好以后，便急促地走出了麦地。一会儿，忽然听到一个白匪在吆喝：“你往这里跑什么？”听口气是问覃大娘的。“我找我的小猪！”果然，覃大娘答话了。声音非常自然，还“嚼嚼”地唤起小猪来，一会儿又问敌人：“老总，你们见到我的小猪吗？”

“你这老东西，你屋里那个‘赤匪’究竟跑到哪

里去啦？”一个白匪军恶狠狠地问。我心里一惊，想：坏了，敌人知道了我藏在覃大娘家里，一定不会饶她。正在这时，忽然又传来了覃大娘那不慌不忙的声音：

“你问那个病人吗？他昨天晚上来我家里说要借个宿，今天他一听打枪就往外跑，把我的小猪也吓跑了！”

“往哪里跑了？”

“顺山沟往东北跑啦！”

“你带我们去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我相反的方向跑去。我心里一阵紧张：要是敌人找不到我，他会饶了覃大娘吗？我真想站起来扑过去同敌人拚了，救出大娘。正在这时，远远地又听到覃大娘叫着儿子的名字，高声喊道：“我带老总找那个病人去啦！你不要乱跑。别叫枪打着！”

我知道这是大娘在嘱咐我，心里一热，自言自语地说：“覃大娘，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一会，下雨了，田野静悄悄的。我估计白匪已经走了，掀开身上的麦秸，连滚带爬，钻进树林去，藏在一个岩洞里。

天黑以后，大娘的儿子找到了我，又把我背回家来。

一进屋，就看见炕沿上放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油灯，满地都是破衣烂套子，大爷躺在炕上，昏迷不醒。再看看大娘，蓬头散发，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我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象刀绞一样难过。

大哥哥轻轻把我放在隔间炕上，大娘拿起一床破被轻轻盖在我的身上，我实在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忽一下坐起来，抓住大娘的手，喊了一声：“娘！”喉咙就哽住了。

大娘眼里也涌出了泪水，她仿佛怕我看见似的，急忙转过身擦了擦。接着，她坐在我的身旁，一手扶着我的背，一手拿起衣襟，轻轻地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安慰我说：“快躺下，衣服都湿了，盖着被，别着了凉。别难过，你回来了，就比什么都好。”接着，她强把我按在炕上，盖上被，又吩咐儿媳说：“快做点搅团给你爹和王弟吃！”

听到大娘象称呼儿一样地叫我王弟，心里更是感激。我伸出汗漉漉的手，紧紧握住大娘的手，激动地说：“娘，今天要不是你老人家，我就落到敌人手里了，再摸不到娘的手了，为了我，叫娘和爹受了多少苦呀！……”

“别这样！”大娘安慰着我，鼓励着我，“路还长着，身体要紧，这阵子，他们说了算，总有一天，

咱叫他跪着，他不敢站着。”

一提到敌人，我忽然想到敌人为什么知道我藏在大娘家，于是便急急地问：“娘，敌人为什么知道我藏在这里？”

大娘的眼睛明亮起来，燃烧着火，她愤恨地告诉我：“昨天夜里你来我家时，有个坏蛋看见了，告诉了白匪。白匪来没找到你，就把你大爷吊起来，又打，又灌辣椒水！”大娘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又把口气放缓和一些说：“不说这些吧！”接着她转向外间，对大嫂喊道：“搅团好了吧！王弟该饿了！”

大嫂端来两碗包米搅团，大娘伸手接过一碗把我扶起来，就要喂我，我那能吃得下去呢？我说不饿，大娘有些生气地说：“傻孩子，不吃饭饿坏了身子，那不正合白匪的心意！吃，把身子吃得壮壮的，再找他们算帐。”

多么豪迈的话呀！谁能想到，这是一家被敌人抢劫一空，丈夫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母亲说的话呢？我感到坐在我身边的不是一位年已半百的老妈妈，而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当天晚上，为了预防敌人再来搜山，大娘叫大哥把我背到东南山的一个岩洞里。在以后敌人搜山的日子里，大娘和她的全家，今天背我上西山，明天扶我越

东岭。在大娘和她全家人的热情照顾下，我的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

一天夜里，大哥来给我送饭，并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就在附近，大娘要大哥连夜把我送回部队去。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啊！我多么希望立刻回到部队，回到自己的同志和首长身边啊！可是，又一个念头涌上心头：这么一走，怎能对得起大娘和大爷呢？一没向他两位老人家辞别，二没向他两位老人家感谢，怎能走呢？我一定要回去向大爷、大娘告辞，大哥无论如何也不让。他说敌人经常派特务监视他的家。如果出了事，也对不起红军，对不起我，大娘大爷不会饶他。实在没法，我只有站在山上，眺望着大娘的家，低声地说：“原谅我吧，爹和娘！我永远也忘不了你老人家！”

*选自商洛人民出版社《九进八出》。

追念张汉民同志^①

阎揆要 周益三 雷展如 孟浩^②

一、投笔从戎

张汉民同志是山西省稷山县人，一九〇三年五月六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家乡上小学，后考入新绛县中学，学习刻苦用功，品学兼优，毕业考试名列全校第一。老师和同学都希望他能继续升学深造，但他认为：国破家难保，唇亡齿受寒，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不准备升学”。他主动说服了父母，准备从军。



一九二四年，张汉民毅然放弃升学机会，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安边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训练基层军官的教导队学习军事。他到教导队后，学习劲头更足，无论在学课和术课方面，都肯勤学苦练，师生们对他在

学习上的那股“牛劲”表示赞扬。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为人正直，办事踏实，因而得到杨虎城将军的赏识。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曹锟政府，成立了国民军。杨虎城将军坚决支持国民军的革命行动，把自己率领的部队改为陕北国民军。一九二五年春，杨虎城将军就任前敌总指挥，挥师南下，进驻陕西关中地区，先后驻防耀县和三原，在耀县把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任张汉民为中尉排长。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当教导营第一中队改编为炮兵营时，张汉民又升为营附。

一九二五年冬，张汉民在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坚定了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洋系军阀刘镇华，率十万镇嵩军进犯陕西，企图占领西安、三原和咸阳。杨虎城将军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率部进入西安，为挽救西北危局、策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与国民二军的李虎臣共同保卫西安，抗击刘镇华匪军。此时，张汉民领导的炮兵营，奉命留守三原。在魏野畴的直接领导下，他和当地驻军陕军田玉洁、甄寿珊一起，保卫渭北重镇三原，以抗击刘镇华匪军的进犯。经过多次激战，终使三原未陷敌手。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由苏联回国，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经宁夏、甘肃入陕，解救三原、西安城围。在内外呼应夹击下，刘镇华匪军于十一月末被赶出陕西。当于右任在家乡三原停留期间，张汉民常同于接触，并同于创办的民治小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们的频繁来往，随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

西安城围解除后，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副司令，共产党人史可轩、魏野畴、杨明轩、杨晓初等在总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一新政权刚建立，急需大批干部，党组织创办了一个军事政治队，魏野畴、李子洲调张汉民担任中队长，曹力如担任秘书，负责日常的领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张汉民和曹力如的努力，在很短时间内为党培养了几十名干部。李作梁、刘威诚就是由张汉民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西北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冯玉祥、于右任所统帅的军队），为策应北伐军进军黄河流域，东出潼关，杨虎城将军率领第十路军出师中原。为巩固后方基地，张汉民的炮兵营奉命继续驻守三原，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相继叛变

革命,进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冯玉祥的部下、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在各地开始镇压共产党,解散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是年冬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向新调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控告张汉民是共产党,当时在三原作为原国民三军的留守司令第十路军副军长李子高于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将张汉民逮捕,阴谋杀害,在党组织和朋友的营救下始免于难,被撤职回家。张汉民回到家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张汉民由稷山县到山东临沂,又回到杨虎城将军的部队充任连长。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任命张汉民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一九三一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任团长,驻防西安北院门。在此期间,他利用合法职务扩充队伍,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陕西省委与张汉民联系的负责人初为李杰夫,李调走后,即由汪锋负责联系),继续为党秘密地工作。当时党在杨虎城部的工作方针,对营以上秘密党员干部,中心是取得上级的信任,做好周围的交朋友工作,掩护部队里的党员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建立一支革命军队

张汉民是士兵出身,对于旧军队中士兵的思想状

况及生活作风比较了解，所以从他当连长起直至当旅长，总是以革命的观点教育士兵。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陕西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张汉民在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指导下，对军事政治队的日常工作，尤为积极负责，该队官兵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他对训练干部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张汉民对士兵的态度和教育方法，除对士兵进行军事教育外，还很注重文化教育，对每个战士都发有文化教育课本，教唱革命歌曲，启发政治觉悟，进行正面教育。他对一些旧军官的军阀作风非常不满，如有发现立即制止。他提倡官兵平等，对犯了错误的官兵一律看待，从不苛求或偏袒；如发现官兵对老百姓有不法行为时，他坚决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不分官兵一概惩罚。他对士兵关心备至，经常下连队察看伙食，和士兵一起吃饭，各连并组成由士兵选出的伙食委员会管理伙食。警卫团的军官，没有“喝兵血”克扣士兵粮饷的问题，所以警卫团无论在何地驻防，很少发生士兵“开小差”，因此该团的各级军官用不着操心“看兵”；外团的士兵如跑到警卫团来要求当兵，张汉民也一一说服并把他们送回原单位。他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虽得到杨虎城将军的赞赏与信任，但却受到一些人的妒忌，“吃杂碎”、“撂凉腔”，风言

风语地讽刺他；甚至有人竟说：“张汉民的警卫团里学生娃多，都是共产党。”

一九三三年秋，警卫团驻在陕南南郑县迤西长林镇时，张汉民对警卫团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换成共产党员崔启敬和阎揆要同志，阎揆要原任的团附一职由魏书林同志接任，这样就使全团实力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而在团部建立了相当总支形式的党团组织，各营建立了党、团支部，各连建立了党、团小组。由于有了党的统一组织和行政领导强有力的配合，因而一九三三年四月张在勉县、宁强一带协助党的地方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那时警卫团拥有十六个配备充足的连队，除三个正规的步兵营外，又有四个直属连（山炮连、迫击炮连、骑兵连、特务连），人数达两千人之多。由于各连都建立了党、团组织，故在全团士兵中，不少纯洁正直、认识明确的人陆续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截至一九三四年，全团的共产党员已达二百余人。以后又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先后吸收地方上的党员二十多人，将其安排在各个基层。张汉民当时有个宏大的打算：就是发展党员，扩充部队，相机打出红旗。周益三原在党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任军参谋长，一九三三年秋同盟军失败，周由北平回到陕西

时，经张汉民一再动员留团工作。当时张汉民在陕南的处境虽然恶劣，但他毫无畏惧。一九三三年他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携带军用地图和大批医药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联络，计划打出红旗，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则认为，在杨虎城的旗帜下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张汉民即决心再等待一下，待杨虎城将军给他编成一个旅，部队可能进驻关中西部的淳化、耀县或彬县、长武，那时就可以插红旗大干革命，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的部队联成一片，在淳、耀以西陕甘边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

三、积极秘密地协助地方党和红军游击队工作

张汉民是一个实干家，只要什么事情对革命有利，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且要干得彻底。一九二七年冬，他任杨虎城将军的炮兵营营附时，驻防三原。当时他还担任我党三原县委的军委工作，曾秘密运送枪枝、弹药，帮助“武字区”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营救遭反动当局逮捕的农运负责同志，镇压了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还帮助县委解决经费问题和发展党的组织。

一九三一年张汉民升任警卫团团长后，曾为党搜集了蒋介石“围剿”陕甘红军的情报；积极支援了陕甘游击队的物资，并与陕甘游击队建立了交通联络站（西安竹笆市街同众军衣庄、骠马市街北头一个擀毡的作坊，以及彬县水帘洞附近）。运送了上海中央局给红二十六军的武器、电台、医药器材，还有望远镜、军用地图、电报密码等；掩护红军游击队伤病人员在西安医疗，护送了上海中央局与红二十六军的来往干部（张庆孚等）。当时陕甘和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都来往西安，在张汉民掩护下进行活动。中央到达陕北后，张汉民又在西安市湘子庙街用团留守处的名义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的职田镇“围剿”陕甘游击支队（即红二十六军的前身），张汉民当即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支队报告了进攻的情报，游击队得以有备。谢子长作了精密部署，后撤至阳坡头待机歼敌。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行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该团的第三营顿时乱成一团，李明轩乘混乱中急速调转马头就跑，根据事前张汉民的指示，边跑边喊“红军包围来啦！快跑！”有些士兵扔下武器争相往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俘百十

人，缴枪百余支。这次战斗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的首次大捷，张汉民和其他党员的密切配合，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二年冬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当时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从鄂豫皖地区出发向西转移，其先头部队进入陕西东南地区时，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即电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将军，应速集中兵力出师陕南堵击红军，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在秦岭山区，杨虎城将军被迫调三十八军孙蔚如、赵寿山部，部署在陕南及秦岭山区，以防红军西进。

杨虎城将军对警卫团的使用，一向是非常慎重的，从不轻易调动，但杨的参谋长韩威西却别有用心，在这次堵击红军事件中，韩多次提出务必把警卫团列入战斗序列，使该团与红军相斗。他认为谁胜谁败他都喜欢。杨虎城将军为了顾及全局，只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命令张汉民率警卫团出师秦岭北麓的引驾回、太乙宫待命。这时红四方面军已从湖北郧西一带直上陕南柞水，翻越秦岭旗插引驾回，威胁西安。但当警卫团抵达引驾回时，红四方面军已沿秦岭北麓经周至、眉县地区南入秦岭。张汉民遵令向西“尾随”红军。

张汉民深知杨虎城将军把警卫团列入战斗序列的苦衷，但他却有自己的打算，所以接到命令后非常高兴，因为他的部队几年来在我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党员和部队的数量、素质都有很大的变化，革命力量不断增强，他设想这次红四方面军大部队的西来，警卫团进入秦岭后，若能与红军取得联系与其汇合，则可纵横西北，革命形势必将有大的转变。他在当晚即召集全团骨干开会，首先说明出发陕西南部对警卫团本身的意义及光明前途，然后部署全团各营工作，除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教育、进行出发准备外，要求武器要精选多带，以备后用。经过两三天的准备，便出发到引驾回，后向西“尾随”红军到周至县时，获悉该县监狱里关押着共产党员雷展如，张汉民亲自派白景琦到县政府将雷展如营救出狱，并任为通讯排排长。当部队行至眉县时，遇到张性初带来省委的指示，令张汉民立即派人去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张汉民即派雷展如前去联络，雷赶到城固县的上元观见到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他们提出要川陕军用地图，张汉民率部到达南郑后即派张含辉将地图送去。

一九三三年春，警卫团被调往城固天明寺一带，张汉民率部收缴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为此事，十七路军在陕南的军事当局把警卫团集合到南郑教场坝，

大骂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如果硬要‘削足适履’，那是用城门扇压治背锅（驼背）哩！背锅治了，人也死了。”还扬言要给杨主任发电报，把警卫团调回西安去。张汉民不为所动未予理睬，仍是我行我素。在驻城固二里坝时，钻进红二十九军内部的土匪头子张正万被敌收买发动了马耳岩反革命事变，红二十九军的李艮、陈浅伦、杜润滋、孟芳洲等领导人惨遭杀害。事件过后，张汉民得知即带部队以平乱为名将曾经收买张正万的鼓楼坝反动区长扣捕镇压，为死难同志报了仇。

一九三三年冬，当地民团团长王化治率匪军在元墩子袭击游击队，由于敌强我弱，游击队不少指战员被俘，张汉民以“关押”为名，将被俘的游击队人员要到警卫团秘密释放，并借机将王化治匪部歼灭，处决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王化治，为元墩子人民除了大害。

一九三四年四月，张汉民为了加强地方游击队的力量，根据中共陕南特委汪锋同志的意见，遂把散布在宁强、勉县各地的游击队员集中了八九十人，在勉县诸葛庙以东的马超庙里训练了二十多天，编了三个中队，六个小队，配发长枪六十支，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开往黎坪开发硫矿，并把当地反动武装全

部消灭，为黎坪人民除了大害。

一九三四年，张汉民在陕南特委的领导下，为了扩大宁强、勉县一带游击队的声势，经常于夜间调派部队内的共产党员，配好武器，经过化装，由地方党派出向导，分成若干小分队进行游击活动，既打击了土豪劣绅，又牵制了国民党的中央军。对于地方反动政府中的差役，凡是经常对当地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为非作歹民愤很大的，就派人化装拦路，予以教训或镇压，事后使用地方党和游击队的名义宣告人民，以杀一儆百。对于地方的土豪劣绅，则借故抓来拷打整治甚至处死，以平民愤。当时警卫团的医务所，经常有游击队的伤病员前来治疗，其中一个人因手指骨折，曾在医务所治疗两个多月，伤势治愈后，就留在团部工作。总之，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在宁强、勉县、南郑、城固、洋县一带驻防期间，尽量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尽可能地排除障碍，使革命工作顺利开展。

十七路军在陕南的军事当局，对张汉民的革命活动非常不满，便电陈杨虎城将军，说“张汉民是共产党，不听指挥，胡作非为”，要求解除警卫团的武装。杨虎城将军没有答应，并说“张汉民不听指挥，由我调回西安”。这些人很觉扫兴，只等着事态发展，并

对警卫团作了戒备。张汉民除同驻天水至嘉陵江一线的胡宗南部队针锋相对地进行残酷斗争外，也对他们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

适在这时，杨虎城将军给张汉民来信，大意是：汉民老弟，你在汉中所处的环境与我在西安所处的一样，受着内外夹攻，我决心给你编旅，待有机会即调你回关中，周围环境希耐心相处。杨将军的这一安慰和鼓励，更使他挺起了腰杆振作了精神。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杨虎城将军从西安出发巡视陕南，来到秦岭山区十七路军的驻防区域，张汉民向杨虎城将军面陈了警卫团所受的非难和歧视，请求把他调回关中驻防。杨将军允许所请，遂调警卫团向关中转移。一九三五年初，汉民率警卫团跟随杨将军由城固东行，经洋县、宁陕到镇安时，十七路军在陕南的指挥官，因红四方面军从川北挥戈北来，进入陕西境内，消灭了刘文伯旅的杨竹荪团，攻打褒城、南郑，先头部队已到达凤县，乃急电杨虎城将军，请求把警卫团暂留镇安待用，以对付红军。杨将军在镇安作了短期的停留以示坐镇，并听取了十七路军在陕南各地的情况汇报。

当红四方面军折返四川时，杨虎城将军正由警卫团护送继续巡视，经山阳到商县，在旧历年除夕之

夜到黑龙口，又从黑龙口到牧护关，遇见红二十五军宣传队，杨虎城将军令警卫团阻截红军，集合部队讲话后返回西安。张汉民当即率警卫团经铁索桥向葛牌镇一带搜索前进，到杨家斜与红二十五军相遇，双方隔河对峙。张汉民遂派共产党员马宗仁、张明远等与红二十五军联络，并商定互不侵犯，订立了联络口号。红二十五军当时无电台与党中央联系，因此他们提出要电台、军用地图、医药器械等。张汉民立即将陕南川北军用地图抽送了一份，命阎揆要送给了红二十五军，并派人到上海、西安购买电台、电讯器材和医药器械。医药器械买到后，是由共产党员雷展如同志负责向红二十五军运送的。第一次是在商洛送的，因红二十五军部队流动无定未能送到；第二次是在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途经户县的时候，当时由阎揆要同志任团长的特务二团在户县驻防，红二十五军到户县城放了一排枪便即速过境，雷展如同志又未赶上送到。从上海买的电台运到西安时，张汉民同志已在九间房被俘，阎揆要等同志先将电台交由王超北同志运到韩城，红军派苏振华同志来接，因遇民团怕发生意外未接走；以后特务二团又将电台由韩城运回团部，后用十七路军的军用汽车运到洛川交给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杨家斜与警卫团相遇后，在杨家斜

驻了六、七天，即飞速向湖北而去。警卫团“尾随”红军到漫川关，双方坚守成约，从未交战。警卫团后奉西安绥靖公署命令开驻镇安整编。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七、八、九团团长，八团驻防西安。

四、对党忠诚 信守不二

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后，张汉民对旅团正在进行初步调整，这时，进行游击战的红二十五军，已由湖北郧西一带神速进至佛坪、洋县后，就在华阳、茅坪地区，消灭了驻军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并从那里向东运动。张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命其堵击红军的命令之后，一面派同志二人去红二十五军送绥署的堵击部署情报，一面率七、九两个团由镇安、石嘴子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四月七日，当部队行进至蔡玉窑地区时，有的同志即提出，红二十五军经我部驻地柞水，前派出送情报的人未回，值得注意，可等陕南特委去上海中央局请示与红二十五军协同问题的汪锋同志到来再动（当时汪锋已回到西安，缓行一天即可等到）。张汉民认为以往已与红二十五军来往数次，并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违约

开火,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尾随”前进,八日到曹家坪,九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属柞水)前进。

当时九团任前卫,当日下午到了九间房附近,阎揆要报告:红军已经坚壁清野,沟内似有伏兵,可在距九间房西十余里处村庄宿营,以免误会。这时,张汉民却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无戒备,他和平时一样地轻松闲散,途中还和红军一个洗衣队女队员拉闲话。当先头部队进到九间房,正在集结准备宿营,左侧宿营警戒即将上山时,枪声大作。为避免交火,张汉民当即决定向右侧山撤退。刹那间,红二十五军从正面和两侧冲来,警三旅遂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全被俘去,张汉民亦被俘,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

逃出的官兵,当日由阎揆要收集在曹家坪,第二天回驻蔡玉窑,恰巧汪锋同志从上海局(派回联络张汉民旅及红二十五军)到部队驻地,阎揆要便向汪锋谈了九间房发生的情况。汪锋即赴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张汉民和其他被俘官兵,不料又被拘押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始获释。不久,汪锋持毛主席给杨虎城将军等人的亲笔密信潜来西安,并代表红军和杨将军、杜斌丞先生等谈判,商讨红军与十七路军共同联合抗日问

题。汪锋同杨虎城谈判成功，杨将军指定阎揆要团（时驻淳化县）护汪回苏区瓦窑堡。这时得知，红二十五军早已将张汉民等共产党员错当“反革命”枪杀了！

后来，党中央追认张汉民同志为烈士，当然与张汉民同志同时被错杀的其他同志也是烈士，应当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注：①原载《西安文史资料》第一辑。本辑刊登前阎揆要、周益三作了修改。

②阎揆要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周益三离休前任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副主席；雷展如离休前任四川省体委主任；孟浩曾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回忆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①

程启文^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从河南省光山县何家冲开始举行长征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进入陕西境内。在洛南县铁锁关、三要司九泉山、庾家河战斗后，集结于蔡川^③进行整编。

蔡川整编后，红二十五军即为实现鄂豫皖省委庾家河会议提出在鄂豫陕边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而战斗。十二月十九日，就在我军从蔡川向商县、山阳一带转战途中，我见有两个穿着长袍短褂的老百姓跟着军部一道行走了好几天。一个将近四十岁，另一个有四十多岁。据说原是洛南一带“红枪会”的首领。他俩跟着军部走，和我们军政委吴焕先谈了很多话，说这里的苛捐杂税太多太重，农民受不了，曾在大河面、湘子楼、杨圪塆等地，拉过千余名农民组成“红枪会”，多次反对保甲拉夫、派款等，但终归失败。希望红军能够给予支援。军领导对他们特别客

气。

我军向南活动很短一段时间后又北上洛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打下景村。二十九日，在景村附近的车垣，吴焕先同志召集手枪团政委宋兴国、我（当时在军政治部当少年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宣传科张干事、手枪团二分队政治指导员陈小瞎（小瞎系外号）谈话，宣布成立中共商洛特委，宋兴国任特委书记，程启文任特委少共书记，张干事任宣传，

“陈小瞎”任组织。特委受省委领导。接着又把跟军部走的那两个人刘实通、岳新明找来与我们见面，宣布成立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政委宋兴国，副司令岳新明。手枪团二分队随同抗捐军一起行动，作为抗捐军组成的骨干。二分队有队长、指导员以下三十余人。

我们下来后，即召开大会，宣布抗捐第一军成立，编队发枪（枪是打景村时缴获民团的）。编为四个队，第一队队长龙万善，第二队队长张志强，第三队队长姜云山，第四队队长刘志让。成立大会上，司令刘实通讲了话。他说我们要接受党和老红军的领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缴获土豪劣绅的财物要归公。当天以抗捐第一军司令、副司令名义出了布告，贴了“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抗捐军几乎全是红枪会的人员，组织纪律性不强。特委将他们先拉出本地，一面行军，一面进行军事训练，教他们站岗放哨，并派出人员侦察敌情。这样移动了几天。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清早，在距景村东南方向一、二十里的一个深山里，由于抗捐军新兵的麻痹，被国民党陕军和洛南尤奉三、商县地方民团二千余敌包围。当时我正在看军部从商县黑龙口附近派一农民送来的信：“你们好好团结部队，团结农民，很好地发展，以秦岭山脉建立新的根据地……”。只看了一半，外边枪就打响了。我们拼力抵抗，在引导抗捐军战士冲出重围后，二分队才向东南方向突围边打边退。这一场战斗许多抗捐军战士当场阵亡。特委成员张干事牺牲。司令刘实通负伤，隐藏于群众家中，一个月后被灵官庙伪镇长祝三义杀害于拐沟。副司令岳新明身负重伤，带领部分抗捐军在大河面余家山又遭敌枪杀。逃出来的抗捐军队员，有的回家，有的逃往外地躲避。

抗捐军成立短短七天时间，新战士就被强大的敌人打散了，但它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抗捐军先后没收了景村街的“顺兴恒”，富刘村的党志霄，车垣的车章娃、车家胜、车公生、王三正，古城的周炳南，七

岔沟的王天荣、张鸿高等土豪劣绅的财产，除抗捐军用以外，还分给了农民，受到了贫苦农民的欢迎，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古城、景村、张村等地农民纷纷自动参军，抗捐军迅速发展 to 三百余人。

我们带领二分队突围后，一连翻了几架山，跑了近百里路，敌人紧紧追着不放。这天上午，还下着大雪，天已黑了，碰着陡坡不得下去，战士们问怎么办，我说：“我先滚，死了就算了；死不了你们就跟着来。”我滚下去后，大家都跟着滚了下来。就这样，我们终于摆脱了敌人。这天深夜，我们到了一座高山上，在一户人家做饭吃，宋兴国流泪不止，在我们走出去吃饭时，他背着同志们向自己胸口打了一枪。听见枪响，我跑去一看，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我对不起你们，同志，你们快走！”宋兴国自杀后，部队情绪波动。当时还有三十多人，我就召集起来讲了话。我说：“同志们，我们走了几千里路，来到陕西这个地方，陕西人民是要革命的，但是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说话又不懂，困难是暂时的。宋兴国这种错误的做法，绝对不能仿效。要和敌人拼死战死，就是我们这几十个人都死了，中国革命还是要胜利的。”部队情绪稳定了，我又召集指导员和副队长、两个班长开会商量，让副队长代理队长，

结果副队长和指导员他们都要我当队长，带这支队伍。以后这支队伍就由我带了。我们翻山向东北走，经蔡凹、三要司南边到卢氏边。返回庾家河附近，正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商县商洛镇民团张虎森来袭击我们，我们就退到孙家山^④。在此我们得到群众和从汉中来的地下党员王柏栋同志的帮助站住了脚，与张虎森秘密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成了“盟友”，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把孙家山建设成一块根据地。

在孙家山活动了四个多月。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我主力部队攻克洛南县城后，我们按照军部指示，二十日从孙家山出发，二十三日到达景村南边一条川道里与主力会合。在原地召开了大会，吴焕先政委讲了话，说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还发展壮大^⑤，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基础。从此，我们二分队又重新归队。

× × ×

到了孙家山，快过春节，三十来个人，只有三、四十块现洋。这个年怎么过呢？一打听北边有几个地主，就把他们抓起来，搞到了四百多块现洋。附近五百多户人家，有五百多亩土地，捐税很重，我们到了以后，国民党不敢来收税，加上我们给了老百姓一些现

洋，就这样过了一个太平年。这时，巍巍秦岭披着银装，山谷洼地积雪一丈多深。但是战士们身上仍穿着薄薄的单衣，脚上穿的是自己编织的草鞋，住在孙家山的最高峰五谷崖。为了驱散寒气大家搓着手，重重地踩脚，仿佛要把一切困难深深地踩进地下去。我们同军部失去联系已经一个多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大家是多么想念部队的亲人啊！

“红军同志，你们辛苦了！”一天，忽见山下上来一个穿着整齐的人，老远就大声打着招呼。

“红军同志”？我们的两个哨兵听到这亲切的称呼，心想，莫非是军部派人同我们联系来了？但又一想，不对，我们自己人都是互称“同志”，只有根据地的老乡才称我们“红军同志”，我们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几千里，来到这里人地生疏，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呼了。哨兵感到很惊奇，警惕地用枪对准来人喊道：“你是什么人？不许动！”

“红军同志，我要见你们的邵队长。”我原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长，此时虽然担任了这支游动作战小分队的队长，但同志们仍叫我“少队长”，群众听到了，就以为我姓邵。那人把一封介绍信同一大叠文件交给哨兵说：“你把这些交给邵队长，看看

就明白了。”

一个哨兵进来向我作了报告。我看那信件，是中共汉中特委介绍王柏栋去陕甘苏区的介绍信，那厚厚的一叠都是红四方面军进到四川后油印的有关土地革命的文件，还有作报告人的名字，如曾传六、袁克服，都是我熟悉的同志。我和几个干部一商量，分析来人可能是白区地下党的同志，决定由我来会见他。

“我是王柏栋，今天特地来看看我们的红军同志们。”那人进屋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格外亲热。

王柏栋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围炉坐下，听他讲起了前后经过：王柏栋同志家住商县龙驹寨^⑥西八里许的显神庙。参加革命后在白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前不久，由于汉中特委遭到破坏，组织上调他到陕甘苏区去工作。他在去陕北途中，回到龙驹寨显神庙村看看情况。回到家里，只是说他要到西安去“教书”，顺路回来过个春节。乡亲们向他谈了很多情况，说附近有一支红军小队伍，打仗很是厉害，保安团多次包围，不是扑了空，就是被打败，国民党军队千把人都不都是他们的对手。乡亲们还告诉他，这支队伍对穷人可好啦，不拉夫，不派款，说话和气，公买公卖。对地主老财可就不客气

了，抓住了就要罚款，把财产分给穷人，大劣绅如果落到他们手里，连脑袋也保不住的。家里人反复叮嘱柏栋同志说：你刚回家，又穿得整整齐齐的，千万别让红军碰见了，把你也当作有钱人。柏栋同志听说家乡来了红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嘴里应酬着说：

“我小心就是了。”说话间，家人进来说：“张团总看你来了。”

张团总就是张虎森，商县商洛镇的团总，手下有三百人团防武装。他也是显神庙人，和王柏栋是幼年同学，听说多年未见的好友回来了，带了一大捆王柏栋平素喜欢翻阅的报纸，特地赶来看望。两人叙谈了一会，张虎森就告别走了，并约老同学次日到团防驻地聚一聚。

原来那张虎森是有点文化，有点头脑的人，他搞起民团武装，并非一心要同共产党作对，主要是想扩大个人势力，独霸一方。他手下有个姓吴的秘书，思想比较开明，很有些才干，给他出过不少主意。如今，他们见打不过红军，接连损兵折将，正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犹豫不决。他约柏栋同志去聚谈，是想打听打听外界的局势，以便考虑下一着棋该怎么走。柏栋同志想到红军小分队当前处境很困难，也打算摸一摸这位老同学的底细，如有可能就相机做些工作，以助红

军小分队一臂之力，因此也就欣然应约了。

第二天聚会，吴秘书也在坐。他们叙谈了各自的坎坷经历以后，张虎森就直截了当地说：“柏栋兄，你跑的地方多，见识广，现时的形势怎样？望老兄有以教我。”柏栋同志一时未便深谈，简单应酬了几句。那张虎森却是憋不住，一古脑儿把自己心中块垒先抖落了出来，说：“上头叫我们剿共，这共产党能否剿掉？依我看恐怕难以达到目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委员长不叫打日本，听说又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我们中国人老是自己打自己行吗？”

听了张虎森这番话，柏栋同志心里有了些谱，就开导他说：“你这说的是心里话，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关心的大事。蒋介石不抗日，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二八’抗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就不听老蒋那一套。至于说到‘剿共’，我看蒋介石是占不到便宜的，南方各省红军根据地虽然暂时大部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了，但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已经突围到了贵州、云南。蒋介石同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也在加剧，红二十五军进陕以来，他就多次训责杨虎城‘剿共’不力，而他的六十师在庾家河被红二十五军消灭八百多人，他却反而嘉奖这个师。依我看，你老兄犯不着为‘剿共’卖这么大力气。”

吴秘书插话说：“孙家山一带有支红军小部队，装备一色的驳壳枪，占着我们的地盘，我们的队伍根本不敢到那一带活动。”柏栋同志反问到：“你们对这支红军队伍有什么打算？”张说：“不久前，我们派了一个团附混进他们队伍里去，想摸清情况搞他们一家伙，谁想被他们识破，把这个团附处死了。”

“你们想同这支红军比个高低吗？”

张虎森赶忙摇手说：“我们这几百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但求他们不再扩占我们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就算幸运了。”

“老兄既有此意，我倒可以替你们去交涉交涉。”

“你？”张、吴二人惊疑地瞪大了眼睛。

“是的。”柏栋同志接着又详细地把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共产党、工农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抗日必须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向张、吴二人讲了一番，给他们晓以大义。然后，又给二人指明利害关系，忠告他们说：

“蒋介石排斥异己，极端阴险，要提防遭人暗算。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想到抗日救国的责任，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军人都要枪口对外，绝对不能与红军为敌。我今天不是要你们把队伍马上带去参加红军，我只是以

老同学老乡亲的情分，希望你们看清今日之情势，作出正确的抉择。”

张、吴二人对柏栋同志这一席肺腑之言非常感佩，表示要认真考虑。谈话后，根据柏栋同志的提议，由张虎森派人跋山涉水行程五十多里把他送到孙家山下红军驻地附近，他一个人带着张虎森送给他那捆报纸上五谷崖来了……

王柏栋同志给我们讲述了上面这一段经过以后说：“我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党创建起来的红军，今天见到你们才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你们想我该有多么高兴啊！”

听了柏栋同志的话，真叫人感动极了。我说：“我们自打长征以来，再没有人叫我们‘红军同志’，陕西的老乡总是叫我们‘老总’、‘老总’，把我们叫得不耐烦了。今天你来真是我们的大喜事哩。”说着，我们互相拍着肩膀，大笑一阵。

柏栋同志摸着我们的衣服，感叹地说：“天气这样冷，你们还穿着单衣，个个还是那样乐观，生龙活虎，真不简单呀！”他又说：“这里的穷苦老乡虽然还是按照旧习惯叫你们‘老总’，可是他们众口称赞你们纪律严明，为穷人办好事，在他们的心目中早把你们看成是自己的队伍了。”

我们把去年十二月接受吴焕先政委交给任务以来经历的大小十多次战斗情况，以及当前仍然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处境，向柏栋同志作了介绍。柏栋同志翻开带来的国民党报纸，从那些反面报道中，使我们看到了全国红军都在作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他还分析红二十五军大概不会入川与四方面军汇合，可能仍在陕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只要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坚持下去，不久就会同军部取得联系的。

柏栋同志的话，使我们心襟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接着他把张团总的情况给我们作了介绍，要求我们与张虎森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张不再在孙家山一带征收捐税，我们暂时也不再到孙家山以外张管辖的地区去活动。他说：“这不是向敌人让步，妥协，而是为了争取朋友，为了巩固阵地，坚持斗争。”我表示可以提交分队党支部研究一下，并提出请他给全队同志讲一讲当前形势，他欣然答应了。

在分队全体人员会议上，柏栋同志以激动的心情，赞扬了我们坚持游击战争的政治影响，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全国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取得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激励大家信心百倍地迎接斗争的更大胜利。他的简短的讲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柏栋同志回去后的第二天又给我们来了信。信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继续开导我们。他写的信纸大概有十页左右，写的特别恭正。他在信中再次说：你们和张虎森做个朋友，立个条约：第一，可以通过张虎森了解消息；第二，互不侵犯；第三，各自独立。你不打他，他不犯你，这样你们也不是孤军作战，有个耳目。没个耳目，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再能干也不行。我看各方面都很有利，就叫指导员和党员来研究一个方案来。回他的信时说：来信收到，再来此间面谈。两天后，他来了，我把党支部研究同意建立秘密协议的事告诉他，他很高兴，但又提出，张虎森要求我这个“邵队长”到他家，同张秘密会见，以表示互相的信任。当时我召集班长以上同志研究去不去？谁去为好？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派人去，更不同意我去。我是支持柏栋同志意见的。我说：“干革命那能怕风险，你们看王同志在白区工作多年，出生入死，什么都不顾。这次路过家乡还辛勤为我们奔跑，还不是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柏栋同志也向大家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同志们才同意我去。

我先一天来到柏栋同志家，次日张虎森、吴秘书也来了，柏栋给我们相互作了介绍后，就谈起了协议

之事。“协议”早由柏栋同志拟好，其大意是：张团总一方经常向红军提供有关“国军”的动向，如红军遇到不利，借道转移时，只要红军事先秘密通知，张团总应主动将本部调到适当地方，以便红军借道通过；红军分队一方不再到除孙家山以外的张团总管辖地区活动，红军分队如缺什么物资要请张团总协助时，须事先联系好，由吴秘书筹办。为了保密，“协议”不立字据，不签名。柏栋同志宣读协议后，双方彼此握手表示同意。会面后我很快返回。王柏栋同志还送我们一份礼物，一本全国袖珍地图。我们后来了解到，王柏栋同志离开家乡，踏上新的征途，到陕北苏区去了⑦。

柏栋同志走后，他为我们结交的这位新“朋友”很守信用。张虎森给我们订了几份报纸，《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并派老百姓给我们送来。国民党军队一有行动，张虎森就派人秘密向我们通报。这年三月间，国民党调集商州、商南、洛南三县保安团，和陕军两个营，来“围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由于得到了张虎森的及时通报，我们有准备地突围到了河南卢氏地区，没有被庞大的敌人所吞噬。半个月后，我们又回到孙家山，依托这块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了我们的力量。这期间，我们一连四次派人去找主

力。第一次，是根据地党员对象贺正源等二人去的，没有找着。第二次是贺等二人和我一块去的，到了商县一带，还是没有找见。第三次，在九间房找到了，军参谋长戴季英同志还写了回信，要我们坚持斗争。第四次，贺正源等二同志，带上我写的报告去，军部负责同志要我们做好准备和主力会合。四月十八日，我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后，我们终于在洛南县景村镇附近与主力红军会合了。我们把同张虎森建立联系的经过向吴焕先政委作了详细汇报，吴政委非常高兴，称赞王柏栋同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很有头脑、有胆识、有才能的好同志，充分肯定我们按照柏栋同志的办法做得对。遵照吴焕先同志的指示，我们又向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作了汇报。以后，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斗争时，继续与张虎森部保持秘密联系，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国民党以“土匪”名义把张虎森和吴秘书二人杀害。

我们在孙家山坚持斗争期间，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通过斗争的考验，根据上级指示发展了贺正源、李铁锤、孙继维、周显常^⑧等五名同志入党，并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得到他的批准。五月龙驹寨整训后不久，在距龙驹寨北十多里的地方打了一仗，我们有七十多位伤员同

志都在孙家山养伤，老百姓自己虽然很穷，却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叫伤员同志吃。安顿好了伤员，我把这里的工作向郑位三同志作了交待，便离开了孙家山。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我们的队伍路过延安附近以北一个很大的村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们。突然，一位身穿旧黑色棉短袄的同志上来一把拖住我。我一愣，原来是王柏栋同志。他还是象那回初次见面一样，拉着我的手摇了又摇，高兴地说：“小程同志，你们终于来到陕北，我们又会合了！这一回可不象在我家里秘密接待你，我们可要好好犒劳犒劳红军同志们。”我说：“柏栋同志，半年多来，全队同志都想念着您哩。您对我们的帮助和鼓舞太大了。您走后，张、吴两位先生成了我们信得过的朋友，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要是没有你那时艰苦的工作，我们肯定会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说不定今天还不能见到您啦！”因为要急着赶上队伍，我们只好简略交谈几句，就珍重道别了。

注：①根据程启文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至十八日来商洛地区访问期间的谈话、调查，由中共洛南、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②程启文现任湖南省军区顾问。

③时属洛南县今属丹凤县。

- ④今属丹凤县庵底乡。
- ⑤会合时除原二分队的人员外还有收拢各地来的伤员等。
- ⑥今属丹凤县。
- ⑦王柏栋后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一九三八年被敌杀害于丹凤县商洛镇显神庙。
- ⑧贺正源时任孙家山区苏维埃副主席，一九七〇年病逝；李铁锤现住潼关县安乐乡潼峪；孙继维、周显常时为孙家山苏维埃干部，孙继维现任丹凤县政协常务委员。

手枪团二分队在商洛的一点情况^①

姜 华 亭^②

红二十五军有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三个步兵团。在庾家河二二四团伤亡最大，下来把二二四团取消了，合并到二二三团、二二五团，把伤员安排在庾家河、孙家山、蔡川一带休养。

主力部队走了，把手枪团二分队留了下来。手枪团来了一个政委，军部留的是军政治部少先队长，叫程启文，还留了几个干事，共四十余人。二分队队长外号叫小瞎，指导员外号叫小侬。有四、五、六三个班，我是五班班长。

二分队留下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抗捐军。任务是给手枪团政委和程启文交待的。

抗捐军有两个领导人，是大刀会的首领。一个姓岳，后来打仗牺牲了。

当时在商洛有地下党，我记得一个人姓王，后来

在陕北我见过这个人。他和程启文有连系，是商洛镇一带人。程启文和手枪团政委负责开辟地方工作，发展党员，组织苏维埃政府。

尤奉山民团打到我们跟前了。地方武装的那些人被打散了。我们打了一天，天黑了到老百姓家里找吃的，是豆渣馍。夜深了，忽然叫队伍集合，程启文也来了。听到里边手枪声响了，一看手枪团政委自杀了。他原先是军部交通队的指导员。这一仗打了以后，我们就在孙家山一带隐蔽下来。过春节那天晚上，我们打到蔡川。蔡川有个大地主，民团住他家，我们去打，捉了不少人。打了仗以后就在孙家山过春节。开春后就慢慢好起来了，发动群众，做宣传工作。我们走时，地方上组织的那些人都留下了。小麦黄了，我们在洛南县和主力红军会合。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鸡头关打了一仗。军部又派二分队到孙家山一带建立苏维埃，组织洛南游击队。孙家山一带我们在那里搞过，有群众基础，后来我们就去了。

注：①摘自姜华亭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访问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姜华亭建国后曾任武汉石油采购供应站副经理，已离休。

关于抗捐第一军

据杨永发、何秋芬（抗捐第一军战士）、王振（抗捐第一军副司令岳新明的邻居）、尚秀（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回忆：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洛南县人刘实通、何熊、叶敬娃等人，为了反抗苛捐杂税，不远千里，徒步去湖北找红军。冬月半，跟随红二十五军到洛南。冬月下旬成立抗捐第一军，红二十五军下来了三十多人，共二百多人。司令刘实通，副司令岳新明（原是红枪会教师）。四个队，一队队长龙万善，二队队长张志强，三队队长姜云山，四队队长刘志让。

抗捐第一军成立后，老红军战士给新战士教唱《红军歌》：“红军到处打胜仗，工农群众喜洋洋，土豪们无处躲藏，逃不出群众法网。”在景村街、富刘村、党湾等地，没收了“顺兴恒”大财东和车章娃、车家胜、党志霄等地主的衣服财物，分给了穷苦农民。

腊月初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抗捐第一军

在距景村东南方向一、二十里一个深山里遭到洛南尤奉山的十大队的袭击，岳新明等牺牲，龙万善等被俘，被拉到洛南县城杀害。红军老战士三十多人在邵队长率领下突围，到蔡川、孙家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即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

刘振杰给程子华的信^①

我叔父名叫刘实通^②，原在家时叫刘重秀，拳术教师。一九三四年春（当时四十余岁）与何熊、树江海、叶敬娃四人从洛南景村去江西找红军。参加红军后，于三四年后半年转战到湖北一带，后入河南，进入陕西洛南，古历十一月左右在三要司同敌打了一仗，就上来到景村。我记得当时部队番号叫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到景村后，就留下我叔父、何熊、树江海、叶敬娃和一个排的老红军（三十余人）开辟地方工作，巩固根据地，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消灭反动民团，镇压土豪恶霸。

（程子华批注：确留有小部队，具体情况我不知。）

大部队走后，我叔父和一个排的老红军当时驻在景村以南的余山一带。部队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在三四年古历十一月下旬，研究决定准备在腊月初一攻打盘踞在景村镇的尤奉山“十大队”。腊月初一早上拂晓时刻，派了两个侦察员去景村摸情况，刚翻过红土岭，正碰着尤匪带领部下前来偷袭，捉住侦察员，当

场打死。紧接着，包围了队伍驻地。由于新兵多，老兵少，未经战斗考验，一下子乱了。再因地形对我极为不利，对方居高临下，我方在一道沟内，加之当时天正下鹅毛大雪，展不开火力，最后只有三十余名老红军分散冲出，新兵全部打散了。部队冲出后，又在蔡凹七宝山会聚，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继续开辟工作。何熊、树江海和一些新兵，冲散跑回家，被敌搜出在景村杀害了。

在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即初二），我在灵官庙（洛南管）赶集，一些相好的人给我说了初一发生的事情，并说我叔父和老红军向东去了。第三天，我赶到蔡凹，找见红军，说明来意。他们都痛哭流涕。他们说：刘实通是我们的总指挥，叫我们保护哩，可现在不知在啥地方，并留我吃了一顿饭。我心情沉重地又回到家（当时我还在商县古路峪住）。

我叔父冲散后的情况，我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和亲自所见是这样的：我叔父当时挂彩，雪大，行动不便，一个人跑到老虎圈（洛南管），住在熊虎娃家，但民团搜得很紧。住了十几天后，熊虎娃又背的送到拐沟刘金满家。因天气冷，腿已冻伤。后来民团又进行清查，刘金满又背到山中，住在看野猪搭的草棚里，整天送吃送喝，当作亲人看待，一直到正月二十

日被民团搜着，打死在雪地里。二十三日，灵官庙清水沟的孙虎娃送信到我家（孙的儿子是我叔父的干儿子），当时，我们不敢去搬人，到商县夜村僱了两个要饭的穷人，一个姓金，一个姓苏，还不敢走大路，抄小路翻山越岭到黄台把我叔父尸体搬回来。

古历三月左右，正逢种老玉米时，二位首长又带队伍从商县腰市过来，打开洛南县（程子华批注：对。），消灭了尤奉山一个大队，经景村驻扎在龙驹寨，在龙驹寨部队整天操练，在七宝山、蔡凹一带的老红军归了队。我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赶到龙驹寨，见了二位首长^③，要求捉尤奉山、祝三义，给我叔父报仇。二位首长当时心情也万分悲痛，并安慰我……给了我十块银元，还留我住了一夜。临走时，送给了我很多革命歌曲和传单，我还清楚的记得一首名叫《红军战胜歌》里唱到：“红军到处打胜仗，工农群众喜洋洋……”

注：①摘自刘振杰就其叔父刘实通烈士问题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给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写的一封信。程子华在原信中加了批注，并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复信洛南县民政局：“你县井（景）村公社刘振杰同志来信，要我证明他叔父刘实通为革命牺牲的经历。他信中所说当年红二十五军活动的情况，大部分是对的。”

- ②刘实通，中共商洛特委领导下的抗捐第一军司令，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敌杀害。
- ③指程子华、徐海东。

关于红二十五军创建 鄂豫陕根据地的一些情况^①

——郭述申同志的谈话记录要点

(一)

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创建新根据地的指示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经过艰苦转战到达了豫西伏牛山区，后来又冲破敌人层层追堵进入陕南地区。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伏牛山？不到陕南行不行？我们从伏牛山南面的鲁山到栾川一带，看山不是山，尽是悬崖峭壁，上不去。村子尽是土寨子，进不去。中央叫我们到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的意见，经过考察，不行。河南国民党统治比陕西严。我们改变了原来打算，从河南的卢氏、官坡、兰草进入陕西，决定在湖北、河南、陕西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坚持下去。

那时，一九三四年，陕西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有几十种，连小地主也不满意，陕南群众非常贫苦，纷纷

起来抗捐抗税，阮英臣还组织了抗捐军。这里的群众条件很好，同时也是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在这里留下来，创建根据地。当时主要是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首先我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记得从兰草出发时，一个战士鞋子破了，穿了老百姓的一双鞋，我们立即开会处理，群众围着我们，替这个战士讲情。群众都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们从龙驹寨走，没有踏坏一根青苗，群众说真是秋毫无犯。到了集镇路口，给贫苦商贩烧水喝，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每到一地，群众都热情给我们带路。棣花镇有家染房，主人跑了，我们战士虽然没有衣服穿，但一点布、一件衣也不动，还把染房保护起来。左倾路线时，到集镇大小商店都没收。我们到商洛后，政策有改变。每到一地，先作调查；大体了解情况，掌握群众深恶痛绝的豪绅进行打击；对开明的，对同反动政府有矛盾的绅士，则采取统战政策。争取阮英臣^②就是统战工作的一例，阮英臣组织抗捐军，我们主动和他们联系，给他支持。我们到商洛后广泛宣传红军主张，并用自己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实际行动，来扩大红军的影响。很多老年人说：我们活了七、八十岁，从未见过你们这样的好军队，真是仁义之师。开初，给群众分粮，他

不敢要，我们就晚上送到他的门口，第二天门一开就是粮食，他说是“神兵天降”。

我们到陕南，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刘志丹在陕北取得了胜利。我们在陕南创建根据地，对陕北是支持，对进攻川陕苏区的敌人也是个牵制。

（二）

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领导下开始初创鄂豫陕根据地时，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决定派我和陈先瑞同志一起下到鄂陕特委工作。我是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是游击司令部司令。我是第一任，接替我的是戴季英，戴以后是郑位三。我们下去带了一个连的武装力量，还有工作人员，活动地方在鄂陕边界的二天门、茅坪等地。镇安县城我们占领过它，是红军到陕南占领的第一个县城。我们在地方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武装，发展党，这几个方面。

我们对新参加的红军战士做工作，注意培养，接收入党。白明峻^③他既然是政委，就肯定是党员。他说在湖北二天门是我介绍他入党的，那有可能。因为我当时也直接介绍积极分子入党。湖北二天门这个地方我还记得，地势险峻，群众很贫苦，人口不多，还有

些回民。我们当时活动地方就在镇安东南，接近郿西、山阳……。我们司令部在二天门住过，也在附近住过，在这里也发展过党员。

我们鄂陕工委（或特委）当时建立有地方政权，有农会。我们下去不久，店垭子、米粮川、白塔、茅坪等地都建立有地方政权，叫苏维埃政权。也发展了少数党员。

当时是有些游击队的，记得有阮英臣、阮开科^④的游击队。夏云飞^⑤是我们红军党组织派到阮英臣游击队去工作的，后来他俩就带着部队和红二十五军一块北上了。至于孙光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是红军北上后，陈先瑞同志留下搞起来的。陈先瑞同志在那里的时间长，他很清楚。

我总感到鄂陕边的群众好。群众对红军非常欢迎。我们的病号、伤号，都放在群众家里，群众和军队亲如一家。我们住在二天门、店垭子，靠的就是群众。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纪律，我们的行动，都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那些地方人口少，群众生活贫苦，但对红军确实好。

注：①本文第一部分摘自郭述申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商洛地委的谈话记录；第二部分摘自郭述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在

北京对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整理，并经本人审阅。郭述申当时历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②阮英臣，山阳县人，时任鄂陕四路游击师师长，后被错误杀害，建国后追认为烈士。

③白明峻，镇安县人，时任鄂陕五路游击师政委。

④阮开科，山阳县人，时任鄂陕九路游击师师长，后叛变投敌，被敌谋杀。

⑤即夏云廷，时任鄂陕四路游击师政治部主任兼战斗营政委。

鄂陕三路游击师简况

鄂陕三路游击师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在柞水县红岩寺地区成立的，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

三路游击师成立时枪支是主力红军发的，下辖四个连，在红岩寺区苏维埃所在地谷子沟口沙滩进行了军事训练。不久，活动于商县秦王山等地的神团首领黄老道（即黄兆明）率部一百余人加入了三路游击师。全师的指战员最多时有五百余人，战斗力较强，主要活动于红岩寺、黄土砭、牛槽、曹家坪、蔡玉窑、九间房、凤凰嘴、葛牌镇、红石沟、甘家坪、龙王庙等地，配合红军主力和区苏维埃赤卫队横扫地方反动民团，保卫苏区的根据地运动。三路游击师有时还和四路游击师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四路游击师的阮英斗部在红岩寺塔儿坪与蓝田县保安团作战，虽击伤敌指挥官，但被包围，形势紧急。三路游击师汪世才师长即率部前往增援，击退敌人。战后，敌柞水县蔡玉窑镇联保主任蔡家训向伪县政府的报告中说：“阮英斗部五、六十名包围攻

剿”，“游击第三路汪司令随带机关枪、自动步枪各二架夹攻前来，奈属团子弹缺乏，势力不支，随退庙台子柳林沟驻扎”。据敌档记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至九月初，三路游击师曾于梨园塘、红门寺、葛牌镇、九华山、大南沟、周家沟脑、塔儿坪、邓家河等地与敌多次作战，毙伤敌保甲队长、县政府警察数十名。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三路游击师因赵九海叛变，杀害政委李志英，受到严重损失，师长汪世才率部与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十月参加红七十四师。

（中共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

回忆鄂陕三路游击师^①

王永太^②

一九三四年农历腊月，红二十五军从凤镇到李家砭，经过我家门前。我从门缝里偷着向外看红军在街道墙上贴标语。我念过一年书，大概意思还能详一些，加上看的人边看边念，我就记下了：“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穷人要翻身，只有当红军”等内容。后来我看了红军的传单，就想当红军。于是偷偷地赶到镇安县去找红军，可惜没有找到，我又偷偷回到家里。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比我早参加红军的叔父王道本给我写来了信。我就去鄂陕三路游击师当了战士，分在一连二排六班。当时三路游击师不到二百人。师长是汪世才，政委是李志英。我们连指导员是陈云祥。

一九三五年农历二月，我们三路游击师到东江口打国民党保安队。这是我第一次打仗。又从东江口到江河、月河、旬阳坝。这里是一道川，我们在这里训

练。开会学习政策，学习文化，瞄准射击，教歌子。每个班都有沙盘、沙堆子，在上边写字，研究作战时如何利用障碍进行掩护，进攻和撤退。行军时还发两个字，写在背包上，后边的人看着前边背包上的字学习。以后又在柞水营盘打了一仗。到两岔河我们和陈先瑞汇合了。敌庞炳勋部队在后边追得紧，陈先瑞命令我们原地休息，我们在半山小路上，敌人走的是河道，走到我们前边去了。首长又命令我们占领山头待命。将近半夜，敌人自己打开了，打得很激烈。黎明时，一声令下，我们猛烈地打击敌人，消灭了敌人，我们一下子武装起来了。

这一仗后，我们三路游击师又和陈先瑞分开了。我们到桐木沟，打了地方民团，又转到九里坪、牛耳川、小河口、九间房、葛牌镇等地。一九三五年冬月，我们在沙窝子又和陈先瑞汇合了。

注：①本文有删节。

②王永太曾在中原军区十五旅任管理科长，一九四七年转到地方工作，现居柞水县。

中共山阳西区区委 和鄂陕四路游击师^①

夏云飞^②

在庾家河会议后，省委在鄂陕边界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四县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打开镇安县城后，乘胜在四县横扫民团和税警，镇压恶霸地主，宣传“五抗”。部队每到一地，连队以上单位的宣传队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宣传红军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队伍。有大地主的地方，就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吸收团员和党员。红军纪律严明，说话和蔼，吃粮烧柴都给银元，深得群众的信任。

二月上旬的一天，红二十五军再次回到山阳县袁家沟口休整。群众得知消息，纷纷跑到村头路口观看红军。有些群众主动挑来开水给战士们喝，热情地打扫房间让战士们住，红军要粮给粮，要柴给柴，军民亲密无间，宛如一家人。

部队刚刚住下，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来到军部，要求“面见军长，有要事商酌”。中年人名叫阮英臣，曾在国民党杂牌军中当过副官，因对国民党军队欺压人民不满返回家乡，常为当地穷人打抱不平，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军首长热情地接见了阮英臣，经过一番介绍，阮英臣说：“我们这里是穷山区，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太重，加上地主的租粮、高利贷等等，压榨的穷人没有出头之日，我愿意出面组织抗捐军，乡亲们推举我来接洽。”军首长听了非常高兴，赞扬他组织抗捐军是为穷人办了件大好事。吴焕先政委耐心地向阮英臣讲解共产党为穷人求解放的主张，答应等他们把队伍拉起来，马上发枪枝弹药，并且派政工干部去。

军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又给我们谈话，交待任务。指示：夏云廷（我当时名）负责部队工作，吴华昌^③、王义庆二人管地方工作，以袁家沟口为中心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筹建区乡苏维埃政府，总的任务是要把袁家沟口（地理条件和群众条件好）创建成根据地。在党内，三个人组成山阳西区区委会，夏为书记，吴、王为委员。

第三天上午，大雪纷飞，山上沟底到处都是白茫

茫的。阮英臣带领刚拉起来的农民队伍来军部报到，军首长高兴地接见了他们。政治部为他们赶制军旗，管理处给他们安排休息的住所，并以丰盛的午餐招待他们。中午，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命名大会在袁家沟口小河滩举行。吴焕先政委作了鼓动性讲话，徐海东副军长将鲜红的军旗授予阮英臣同志。接着宣布任职命令：阮英臣同志为第四路游击师司令兼战斗营营长，夏云廷为游击师政治部主任兼战斗营政委。同时宣布战斗营下设三个中队，并任命了中队长。最后，红军将步枪八十支，机枪三挺，子弹数千发，炸弹百个，发给游击师。

当天下午，红二十五军进行转移，游击师奉命到小河口至山阳方向的大路上阻击敌人。队伍在小河口住下以后，我带领一个中队来到大路侧翼的山岗上监视敌人。刚部署就绪，就发现敌人来了，我立即命令待命的两个中队跑步投入战斗。敌人在我们的阻击下停止前进，将火力集中，小心翼翼地向我阵地前沿运动。敌人发现我们是游击队，立即发起猛烈的进攻。战士们毕竟是初次上阵，又没有来得及进行教育和训练，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队伍有些混乱，我即命令撤出战斗。我们避开敌人，来到边远的小山村住下，经清点人数，发现共失散二十多人。

两天以后，敌人走了，我们回到袁家沟口进行整顿。首先组织人员寻找失散的战士，经动员，多数人都归了队。我们对初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查找失利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对战士们进行红军传统和遵守纪律的教育，并进行了基本军事动作的训练。这时，有四名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伤愈，我说服他们留在游击师干，分配到各中队担任副中队长。有四方面军掉队的两名战士，在袁家沟口附近农民家中帮工二年多，自动归队到游击师，他们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对我们游击活动很有帮助。经过整顿，战士们的革命信心更坚定了，打仗的勇气也提高了。

当地农民最恨的是税警局和税卡。税警下乡，敲诈勒索，为非作歹，逼死人命是常有的事。我们游击师下决心首先消灭税警，为民除害。我们南面三十多里的牛耳川镇有一个税警局。通过便衣侦察，得知里面有税警和乡丁十多人，长短枪十来支。二月底的一天拂晓，我们摸进税警局，敌人毫无戒备，被我一网打尽。我们趁热打铁，就地打了一户大土豪，召开群众大会，分浮财、库粮给穷人。仗虽小，给游击师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影响。

袁家沟口东边的二峪河，有一个地主武装“大刀会”。坛主是当地的大地主，平日有骨干三十多人，

住在一个大院。这股刀会武装很反动，是我根据地发展的一大障碍。我们决定搞掉这支反动武装，解放受蒙蔽的群众，扩展游击根据地。三月上旬的一天，明月当空，星光闪烁，游击师悄悄地摸进大刀会所在的大院。枪声一响，战士们迅速地冲进各个住房，大刀会的头头被活捉，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大刀、梭标数十件。我们把大刀会会员集中在一起进行教育，释放他们回家。从此，大刀会被瓦解了。

在取得上述两次战斗的胜利后，我们立即分兵多股，以十几个人为一个小组，配合以地方干部，有计划地出击，打击和消灭三三两两的税警和地头蛇，镇压民愤极大的坏家伙。二峪河的税警队和金井河的税警队、民团也被我们消灭了。我们还有重点地打了几户大土豪，将浮财和粮食发放给群众。就这样，袁家沟口和小河口两条冲里的税警基本被肃清，保甲组织基本摧毁了，初步打开了以袁家沟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局面。压在群众头上的反动税警和地主武装被消灭之后，群众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在我们的宣传和动员下，群众懂得了胜利的果实靠自己保卫，建立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我们研究，并同群众商量，拟定了区政府和乡农会、乡妇女会委员的人选。三月中旬的一天，一千多名群众敲锣

打鼓集会，山阳县西区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袁家沟口乡农会、乡妇女会同时宣告成立。十几天以后，小河口、牛耳川、马家山等乡的乡政府、乡农会、乡妇女会相继成立。各乡的赤卫队也组织起来了，配合游击师站岗、放哨、监视坏人。

这时又有六名红军老战士伤愈，充实到各个中队任中队和排的干部，另外有两名伤愈的排级干部，担任战斗营副营长和副政委。我们召开干部会，部署游击师的整顿。整顿一结束，我们就着手扩兵工作。农会、妇女会积极宣传参军光荣，号召农民参加游击师。战士们也分散回家，动员亲朋好友来当兵。只有一个星期，就有一百多名青年加入游击师。

国民党的区公所设在色河铺，里面驻有山阳县的一个保安分队和税警局。清明一过，经过四十多里的行军，翌日凌晨，游击师来到色河铺，只经几分钟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歼，俘虏四十余人，缴长短枪三十余支。

不久，敌人以县保安队的百余人为主，纠集了其他区一些地主武装，共三百多人，向我中心根据地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们。得到情报后，我们认真进行了分析，决定利用伏击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二峪河口通往小河口的大路，一侧是河，一侧是险山峻岭。

天未见晓，游击师来到大路侧翼的山坡上，隐蔽待敌。当天上午，敌人从山阳县城出发，直奔小河口而来。当敌人进入我们的埋伏后，一声令下，三挺机关枪交织着火网猛烈地向敌人射击，战士如猛虎扑羊冲向敌群，俘敌四十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三十余件，在根据地边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区苏维埃政府在小河口召开庆功大会，杀猪摆酒慰劳游击师。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数日内，又动员六十多名青年参加我们的部队。我们以袁家沟口为依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消灭税警，打击地主武装，打土豪开仓济贫，一个多月时间打了十多次小仗，消灭反动武装近百人。到五月底，游击师发展到近三百人，扩建为四个中队，各中队都建立起党支部，根据地面积扩展一倍多，西北方向同三路游击师根据地连成一片，游击根据地农民已有四个多月没缴捐税，生产热情很高。

六月下旬，红二十五军第三次来到袁家沟口，寻找时机，歼灭前来围剿的敌人。我们游击师为配合主力作战，和区政府、农会、妇女会一起组织农民站岗放哨，成立担架队，安置伤病员。红二十五军运用先疲后打、杀回马枪的战术，在袁家沟口一带的山沟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杨虎城警备一旅。这一大胜仗，给人民群众极大的鼓舞，农民自动地拿

出家中土产、鸡等物品慰劳红军，袁家沟口乡政府筹集猪羊送到军政治部，并召开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战后，主力部队进行休整，游击师负责打扫战场，搜索残敌。这一仗缴获敌人大批武器，许多农民都拣到枪支，赤卫队和农会都武装起来了。

庆祝会后，传令兵要我到军部接受任务。来到军部，军长对我说：“你们游击师留下一个中队就地游击掩护伤员，你带领三个中队跟我们行动，打到西安附近人口稠密的地区，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解决军需物资困难问题。”我当即召开区政府干部和游击师营、中队干部联席会议，传达军首长指示，研究布置游击师下一步的工作。我们确定由政府干部负责，把重伤员分散安排到可靠的老乡家中隐蔽，并发给自卫武器；轻伤员组织起来，随时跟留下的游击中队转移；将第四中队干部加强，留下担任掩护伤员的任务；主力部队留下的武器，一部分交给赤卫队和农会，一部分利用夜间挖坑藏起来；其余三个中队随主力部队行动。

我带领游击师三个中队，共二百八十余人，跟随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加入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列。从此，四路游击师的战士们踏上了新的战斗历程。

注：①根据夏云飞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陕南第四路游击师》及三月十五日给中共山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夏云飞又名云廷，现任海军航空兵司令部顾问。

③即吴振挺。

鄂陕边斗争的一点回忆^①

吴振挺^②

一九三五年春节后，我们转到小河口。阮英臣在小河口与红军取得联系。郑位三主任把我、夏云廷^③、王义庆三个人找去谈话，说夏云廷任区委书记兼管指挥军事，吴华昌任区委常委，王义庆任区委常委（内定区政府主席）。

我跟王义庆住在袁家沟口，夏云廷与阮英臣带部队打游击（在马家山一带）。夏云廷、阮英臣把部队带到袁家沟口，整训十天，自带干粮，不吃周围群众的粮食。

我们三人开了区常委会后，下决心建立苏维埃，把工作安排了一下。一个是建党，首先发展党员；第二，建立政权；第三，发动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建立少先队、童子团、妇女会、赤卫军；第四，加强武装部队的领导。准备以袁家沟口为中心，成立牛耳川区、小河口区，镇安准备成立两个区，如果这个搞成

了，就成立县苏维埃，我同夏云廷说，把阮英臣留下当县苏维埃主席。后来先把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起来了。下边成立乡苏维埃。找到一个和尚（是个穷人），叫当乡主席。

一九三五年秋，陈先瑞给了我三十五个战士，叫我当山阳游击大队长。吴继荣（林焕，现任湖北省军区顾问）来了后，他任山阳游击大队长，我兼任大队政治委员。不到一个月，山阳县保安团长带领保安团来消灭我们，在牛耳川，我们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打垮。后来镇安县长带保安团向我进攻，我们打了他一个乡团。镇安县长苏光璧给我送来一个信，劝我投降，当镇安县大队附，不然不要经常在镇安，到山阳去活动。我当即回信，臭骂了一顿，晚上袭击了他一次。

注：①摘自吴振挺一九八二年十月十日至十二日访问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吴振挺又名华昌，原任工程兵学院政委，已离休。

③即夏云飞。

回忆鄂陕五路游击师

白明峻

一九三四年农历腊月，程子华、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两千多人转战到镇安县的两河街，到处张贴红绿纸写的标语，内容是“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公买公卖”、“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打富济贫”等。红军在两河住满了人，在街中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是无产阶级，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并动员百姓参加红军。我听了宣传十分高兴，感到自己人老几代都是穷人，一直靠租地主老财的房屋、土地度日，受尽饥苦，小时虽然父母勉强供我读了两年私塾，但贫穷的家庭仍摆脱不了被人歧视、压迫的地位。红军为穷人说话办事，正符合自己心意，就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同时参加红军的还有两河地区邢家、白家和薛家的三、四个小伙子。当红军这年，我刚十九岁。

参加红军以后，自己在战斗中表现是积极勇敢

的，受到领导的好评。陈先瑞先让我在新兵排当战士，约两个月后调到手枪班当战士，跟陈先瑞司令部一道战斗、行动、吃住。那时红二十五军政治部郭主任*经常培养教育我，启发我的阶级觉悟，开会让我参加，时间不长，由郭主任介绍，我们一共三个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记得在二天门附近，党证是个布条子，上面盖有钢印。然后，让赵家军和我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特务队的队长和副队长。

一九三五年的三、四月间，陈先瑞派孙光和我到五路游击师去工作，孙当游击师师长，我当游击师政委。五路游击师的人原来大都是山阳、镇安、郧西一带“红枪会”的，主要是抗款抗粮，对抗伪县府，头子有谢发昌、谢世成、毛仪彬、李春秀等，他们当了游击师的领导。我和孙光接手领导五路游击师时，主要成员是镇安、山阳一带的农民，开始有一百多人，后来发展到五个连，约五、六百人。武器是红二十五军作战缴获留下来的，装备了地方游击师。

陈先瑞布置我五路游击师的任务是在镇安、山阳、郧西之间地带开辟根据地。我和孙光在镇、郧、山、柞边境与敌军周旋，游击奋战有一年多时间。这期间，我负责政治工作，主要是强调和检查红军纪律，即公买公卖，不搜俘虏腰包，不奸淫妇女，损坏群众东西要赔偿

等。每天行军驻下大多都要召开干部会，除强调纪律上的问题外，主要是研究军事行动和部队生活问题。我们经常活动于米粮川，西沟河，店垭子，唐家河，白马塘，一、二天门一带，给群众做工作，宣传革命的道理。在一、二天门、花水河搞过均地运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因积劳成疾，站立都困难了。当时，伪军在后面追赶，我们每天运动百十里地，从山阳湖坪开到镇安西沟河打了一仗，同志搀着我走，此后，孙光在郧西西河留下我养病，走时给了我十五六块大洋，并留下七里峡张练子、湖北马勤武两个小鬼照管我。在那里养了一个多月病，情况很危险，老百姓经常把我转移地方，送菜送饭，保护我。我感到如此下去，自己牺牲了事小，如果两个小鬼牺牲了损失太大。于是，我把剩下的大洋每人给了两块，让他们各自回家，打听到红军的消息后，我们互相通知。我一个人东藏西躲继续养病。听说西安有红军留守处，一九三七年春我去西安南关一带寻找，因打听不着，才返回镇安，落户到县西黄家湾务农。

*指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述申。

鄂陕五路游击师的一点情况^①

李学先^②

我是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三营营长，在九间房打仗把腿打断了，不能随军，就到鄂陕特委休息，特委书记是戴季英。戴季英说：五路游击师有武装，能保护，养伤也方便，你到那里去休息。我就去了。

五路是由红枪会组织起来的。开始是姓毛的^③当师长，是个老头儿、跛子，很好哩。后来，把孙光（孙守山）派去当领导。敌人把我们五路游击师围在一个山上四、五天。孙光打仗很勇敢，但原来是战士，刚当司令，组织指挥能力差一点，所以形势比较紧张。军给五路还派有个参谋（名字记不清了）。他对我讲：现在还有二、三百人，这样下去，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你是孙光的老营长，要研究一下。参谋提得对，我就把孙光、参谋叫在一起研究，决定把不必要的人员减掉，组织精干人员突出去打游击。孙光比较简单，执行时宣布：现在敌人围困我们，愿意回去的每人给

两块现洋，不愿意回去的跟我突出去打游击。这样一宣布，部队动摇了，一下子走了一大批。我们一发现就赶快去追，追回了七、八十人，组成两个连，师长还是孙光当。这天晚上就突围出去了。走了大概有二、三十里，到一个山上，有的战士把枪丢了。姓毛的老师长还是不错的，说：给我一个班，我去找。毛师长带了一个班去，找回了枪。

突围出来，把两个连编为一个连。师部有两个师长（毛、孙），政治部主任姓肖（后来叛变了，带镇安县的一个营和保安队来伏击我们，结果牺牲了一些人），手枪队（有十来个人）队长是陈福才，一个参谋。

我们一直打游击，打到山阳县、小河口、庙沟等地。到庙沟我的伤口肿了，就到袁家沟口一个老百姓家里休息了两个多月，这里是红二十五军伤员养伤的地方。

打游击后，因毛师长年龄大，腿又不好，安排叫休息了，是孙光和我安排的。

注：①摘自李学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访问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李学先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③指毛仪彬。

忆鄂陕五路游击师和红军游击队^①

闵耀雷^②

红枪会、大刀会是一回事。一九三四年，我们大刀会改为民团，口号是“打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三十多支钢枪、一百七十多支来福枪、土枪，还有红缨枪等。这时红军要来的消息多起来了，苏光璧（镇安县长）吓跑了，米粮地区就是民团控制着。

红军真的来了，是红二十五军。红军一到，因为不知道对民团抱什么态度，民团就先行解散，土枪各自背回家，钢枪由我和十多个人背到后坡洼沟里埋掉，后来有人报信，红军挖走了。大家看到红军打土豪杀劣绅，和大家原来干的对象是一样的，对红军就有好感。因此，当红军把民团的谢世成、何朝宗、张德林、张德升等误抓走后，大家就派了三个代表，拿着一百多穷人签名的“保状”去请求红军释放。“保状”是小学教师李本朝写的，代表是毛全康等三人。红军挺高兴，问了谢世成的情况，说我们是农民自发

的革命，红军很欢迎，又说，有些事要和谢团长商议，叫代表先回来。过了几天，谢团长回来了，传达红军的指示，把民团改为“抗捐军”。为这事，谢世成把李春秀、毛仪彬、张德新等召集在我家开了好几次会。

大队红军二次返回白塔时，把毛仪彬、谢世成都请了去，商量把抗捐军改为五路游击师。这时红军把缴获的枪运到袁家沟口，叫我们去接枪整编。我们抗捐军去一百多人，接回三百多支枪。红军当场任命毛仪彬为五路游击师司令，红军还派来八人到五路游击师。下设三个团，李春秀任一团团长，解吉三任三团团长，谢世成任五团团长。我在五团五连一排任排长，连长是谢发昌。

五路游击师活动时间有半年多。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杀劣绅，保卫白塔区苏维埃，保卫均地和扩红。在大坪打了何家土豪，在凤镇打了康家、金家土豪，在岩屋河打了瑚玉炎、瑚玉海、瑚宗善这些土豪。

在红军的指示下，组建了白塔区苏维埃。人员组成是推选的。肖登科是赤贫户，选为主席；我父文世绪，还有朱启瑞是中农，张德新、张胜喜是贫农，都是副主席，也叫土地委员。文书叫张光兴，比较穷，当过乡约，倾向革命。区苏维埃管辖范围是白塔、青

龙、黑龙、西沟、米粮、店垭子等地。

在袁家沟口消灭唐嗣桐一个旅后，又叫我们接了一批枪。当时，李春秀带一团活动在泗峡口，一、二、三天门，上津县一带。谢世成、解吉三跟随毛仪彬、孙光活动在山阳南部及湖坪老林、白马塘、合河一带。我们五团五连一直在店垭子，保卫鄂陕游击总司令部，附属徐春贵的独立营，直属总司令陈先瑞领导。

九路游击师阮开科等叛变以后，环境恶劣，斗争复杂，红军开始搞肃反整编。五路游击师是在郧西师峪河肃反整编的，把谢世成等当反革命错杀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下旬，我请假回家看望伯父病情而染病在家。

白军围剿期间，我又回到山里，藏了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听说红军还在秦岭以外，心里有了希望。一些掉队的红军、遣散回家的战士受不了国民党的围剿，都有再干的念头。恰巧，山阳掉队回家的红军战士叶志甲、阮开凤、方维刚过来，暗中和文光印、文光高、党永义等联系，后和我联系，有一支枪，我们不到二十个人，叶任队长，我任文书，番号叫“红军游击队”。我们学红军那一套干。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先后到过茅坪、西口、坎子山、张

家、阳山、熨斗一带，捉住过西口联保主任项尔钧、保长项尔钧，还有青铜关的张保长等。这样干了三个多月。

十月间，正当我们准备去和班先鼎（山阳人）拉杆子的游击队会合时，国民党知道了。班先鼎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班拉杆子后回去报过一次仇，活动在镇安、山阳边界。我们准备会合的地点是离青铜关不远的地方。走到西口街后边山上长岭子就被国民党军包围了。战斗中，我们当场死二人，总算冲出来了，但文光高、党永义、叶志甲、阮开凤、方维刚、石友柱接连被敌人捉去杀害。我们的队伍垮了，我和文光印、游兴德、熨斗一个姓姚的，到秦岭找红军，未找着，我们都改了姓名，到柞水药王堂摆摊掩护。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在石嘴子找着红军，见了政治部主任吴东荪^③，正式归队到红七十四师，编到新兵连，分别任班长。

注：①摘自闵耀雷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访问谈话记录。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闵耀雷原名文光田，曾任总后勤部某处副处长，已离休。

③即吴东升。

一点回忆^①

李庆柳^②

大约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从庾家河过来打山阳县。国民党有一个营的兵力在把守。围困了一天，消灭了外围敌人，但城没有攻下来。

我是在山阳县城后边坡上受的伤，左膀子被打断了，就到袁家沟里面一个庙里养伤。多亏一位老大娘，她用丝绳子扎紧我流血的膀子，才止住血，救了我。稍好一点就归队，到陈先瑞同志带的五路游击师里。汪世才的一路是位老带的。李学先也在店垭子跑来跑去。

镇安的大部，山阳的一部和柞水县是真正的根据地，也叫后方，也叫休整地。在这些地方，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搞了些平分土地，记得有大小米粮川、旬阳坝、江口、袁家沟口等苏维埃。各村建立秘密接头处、通讯处，靠群众反映情况，报告军情，缺点是对地方党组织抓的不够。

后来几路游击师合并，成立了红七十四师。我在红七十四师担任过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最后是搞统战联络工作。

注：①摘自李庆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访问谈话记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李庆柳现任铁道兵工程学院政委。

关于鄂陕六路游击师的调查^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

由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农历甲戌年腊月十八日）来到了湖北郧西县的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泗峡口一带，当即发动群众，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没有分田地的地方，也都分了粮食和衣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人民武装，后来又在陕西的蓝田、商县、镇安、柞水、山阳、旬阳和湖北的郧西等七个县交界地区，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若干游击师。

第六路游击师是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初到二天门时成立起来的。当群众发动起来后，不仅组织了许多抗捐队（相当以后的翻身队或民兵），而且报名参加红军者很多，其中绝大多数到了二十五军的主力部队，另编了三个班，共计三十余人，称为第六路游击师。这三个班中，由鄂豫皖老根据地来的

红军战士只有六个人，另外还有红三军几个掉队战士，其余为新战士。当时由二十五军派去的领导干部有师长肖大喜，政治委员叶忠让^②，政治指导员姓高^③，中队长姓艾，总起来，由二十五军派去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只有十人左右，经过发展，曾一度扩大为二百余人。后来调出一部分到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主力部队中去，直到九月底或十月初突围的时候为止，始终保持九个班的编制，其中三个手枪班，六个步枪班，共约一百三十人左右。

第六路游击师，从她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给群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真正的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当时这个游击师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根据地和扩大武装力量，坚决贯彻打土豪分田地分东西的政策，发动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和敌人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斗争。敌人当时压在这个游击师身上的力量有：以郧西剿共义勇军司令艾光清为首的地主反动武装——乡练一千多人，由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崔二蛋（群众称为雀儿蛋）一个团，陕西警二旅一个团（团长沈玺亭，外号二大王），后来加上肖之楚的四十四师一个团，还有旬阳地主武装孙绍宏、柯全耀、李合银等所辖反动乡练数百人。而这支英雄的游击师仅以百余人的兵力，和这么强大的敌人周旋了八个多月，打了

数十仗，使敌人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代价，把艾光清打得几乎当了俘虏，崔二蛋的土匪武装不敢招架，敌人的正规军也畏缩不前，而游击师本身的伤亡总共还不到十个人。其中有名的战斗有：

（1）两打双河镇，袭击了孙绍宏的乡练，并俘敌正规军数十人，缴枪数十支；

（2）打崔二蛋的排哨，袭击了敌人后方据点关防铺，缴枪十余支；

（3）在郧西高桥沟与山阳县湖坪之间，与敌正规军接触，毙伤敌人数名，内有其排长一名；

（4）在山阳县南宽坪袭击了反动民团；

（5）袭击匪首艾光清的巢穴三天门，但游击师政治委员叶忠让壮烈牺牲；

（6）在镇安县七里砭与敌四十师一个团打了一仗，并用诱敌远走之计，乘隙攻破了地主恶霸兼团总毛宜凤的山洞，打死了毛宜凤；

（7）在山阳县白马塘与敌四十四师一部接触，部队胜利转移；

（8）与“二大王”的部队在郧西长冲口遭遇，激战后胜利转移；

（9）在二天门附近的白山砦抗击敌四十四师之一部，掩护抗捐队和群众撤退，我游击师牺牲排长一

名；

(10) 在郧西大夫岭打得艾光清乡练东逃西窜，并有缴获；

(11) 在郧西东川脑遭敌袭击，游击师胜利转移；

(12) 奔袭旬阳县桐木沟，打散乡练，救出了群众和游击师的侦察员；

(13) 在郧西的大坡梁、高家山一仗打得艾光清狼狈逃命，几乎被俘；

(14) 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环境日趋恶化，敌人常以一至二个团的兵力与地方反动武装结合起来，进行搜山围攻，游击师奉命突围。突围中，由高指导员带的二十六个人的掩护部队，在旬阳县的佛爷庙、碾子沟打退了敌人的追击，高指导员和第二班的尚班长光荣牺牲。

这支光荣的红军游击师，在她单独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而且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他们所到之处，只要时间和条件许可，就马上打土豪，除恶霸，分东西，解救群众疾苦。据了解，当时在这个根据地内，先后曾有五百多户农民分得了土地，连同分得粮食、衣物

的贫雇农算在内，约有一千户得到了利益。游击师所到之处，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就是群众送给他们几块柿饼、几个核桃，他们也要给钱，即是在最后突围的紧张战斗中，敌人正在发动攻击，群众为了慰问部队，送来了麻花、核桃和嫩包谷穗，他们钱不够，一个战士就把自己的烟袋锅掏给群众，作为酬谢和留念。他们平常在河里洗澡也要避过群众。对俘虏不杀不辱，并给负伤者上药。对被迫参加乡练的家属，尽力教育争取，从不进行侮辱。据很多群众说，这个游击师在和乡练打仗的时候总要喊：“穷人闪开，小心子弹伤了你们！”所以人们普遍都说“红军仁义”。据说高指导员当时只有十九岁，是执行政策纪律的模范，会带兵，会打仗，很关心群众疾苦，他懂得点中医常识，常给战士和群众说些治病验方，群众很敬佩他，说他是医生，能治病，又说他晚上不点灯能写标语，能写文章，打仗指挥如神。这个同志事实上成为红军在群众心目中的代表人物，他在突围中牺牲以后，不仅战士们悲愤交加，群众也痛哭流涕，以神相敬。

自游击师突围撤离根据地以后，敌人进行了二年多的搜山和大屠杀。原来的土地委员、区乡干部、积极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几乎被敌人杀光，仅一、二、三

天门和泗峡口这两个乡，就有近百人死在敌人屠刀之下——“大卸八块”、“剁肉酱”、“头悬高竿”、“腰断三节”、“斩草除根”等等，残忍至极。至于索回土地、衣物，加重租税，罚款罚苦工，敲诈勒索，挨打受气等等，几乎所有的贫雇农都受过了，一部分中农和手工业者也遭受了这个恶劫。

尽管敌人丧心病狂，但没有吓倒英雄的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斩断人民和共产党和红军血肉相连的心。正当游击师突围的时候，群众在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掩埋了高指导员和尚班长，后来虽然敌人进行残酷镇压，而群众却不管白天和黑夜都到这两位烈士坟上去烧香哀悼，表示斗争决心。无数的人在睡梦里梦见了红军，梦见高指导员和尚班长经常来给人们谈心、治病，鼓励他们战斗到底。如贫农李本成梦见高指导员和尚班长对他说：“我们两个就是红军，住在碾子沟，有啥困难就找我们！”这个忠实而虔诚的农民从睡梦里爬起来，就去坟上烧香致敬。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以后，许多人都说他们也做了同样的梦。就这样心心相连，远近传播，人们都知道了“红军显应救穷人”的神话，并把这两位烈士称为“红军法官”。至此，烈士葬地碾子沟，就自然地被人们称为“红军沟”，烧香吊表者络绎不绝，初一、十五更

加热闹，直到全国解放时的十多年间，坟上香烟灯火不断，许多人经常抢着去烧头炉香。按当地习惯，群众给死去的亲人烧送的重要纸钱称“包袱”，焚化前，要写上收钱者的姓名，但他们初向两位烈士化送“包袱”时，却不知道写什么好，后经大家商议，就写上了“红军老祖”的称谓，意思是说红军是拯救人民的始祖，也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此后，家家户户都写上了“红军老祖”的牌位，和自己的祖先放在一个位置上供奉。有些人则写着“红军法官”的牌位，意思是要惩治坏人。人们就是这样地纪念着红军，并从“老祖”和“法官”身上吸取力量，鼓舞自己，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许多人把自己的儿女寄在“红军老祖”名下，作为干儿干女，有的则由此改名为“红孩子”、“红女子”。孩子们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人经常把革命斗争的史实和红军的英雄事迹告诉给他们的子孙，要他们在先一代的引导下，本着红军的精神，继续前进！

继承了革命传统的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又对敌人进行了还击。一九三八年，敌人压迫得他们实在无法生活，他们就在几位老人和当年的红军战士领导下，在鄱西的大座山打死了不可饶恕的伪联保主任祝方芝和其他几个狗腿。抗日战争开始后，原地方苏

维埃主席刘世让由陕北回到了故乡，重新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但不久刘世让被叛徒周荣富谋杀，群众打死了叛徒，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数年的积累，修起了“红军老祖”庙，并塑了像，又给烈士的坟上立起了碑，继续和敌人斗争。“红军老祖”的后代在人民解放军到来以后，有的做了党委书记、支部书记，有的做了村长、民兵队长。农业合作化以后，群众把两位烈士墓地附近的农业社称为“红军农业社”，以后又成立了“红军人民公社”，以作纪念。

这一前仆后继、世代相传的惊天动地的革命故事，正反映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为了解放自己所做出的英雄事迹，更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如何英勇顽强地执行着自己的伟大使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为人民所牢记！安康军分区有鉴于此，派副政委姚杰和宣传干事汪传书等同志作了实际调查，并找当年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孙光等领导同志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了概括介绍。

愿“红军老祖”永垂不朽！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于陕西安康

注：①节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康军分区《“红军老祖”的故事简

述》（一九五九年一至三月份的调查）。原文将鄂陕第六路游击师误为第六路游击队，编者进行了校订，并加了标题。

②据时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的陈先瑞回忆，鄂陕第六路游击师初成立时，叶忠让为师长，肖大喜为副师长，叶牺牲后肖为师长。

③即高中宽。

忆鄂陕六路游击师

旬阳县庙坪公社红军战士孙绍和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初六，我在潘家河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后分到六路游击师。师下面有特务队，指导员高中宽，班长姓崔。我在步兵连，连长姓艾。主要活动在湖北的一、二、三天门，陕西旬阳的潘家河、圣驾河、双河、洛河、小河一带。

我们在这一带活动非常苦，日夜行路，打仗。对我影响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打击土豪劣绅，如抓了双河的严根礼、白景顺，后将白审查放回，将严根礼处死。（二）动员群众参军，如潘家河的李海林，我侄儿孙长合，还有一个叫九成的人，都是当时参军的。（三）一九三五年农历八、九月间，我们在郧西郭家沟脑宿营时，与敌艾光清乡练相遇，后撤上潘家河的九龙山佛爷庙与敌人打了一仗。这次战斗虽然打退了敌人，但我们牺牲了两个同志，一个是特务队高中宽指导员，一个是姓崔的班长^①。仗打结束后，用八块现洋在当地请了四个农民埋葬的。

旬阳县双河街韩茂有（六十八岁）回忆：一九三五年秋，肖大喜带的红军八十余人从龙家河上来住在双河口，组织群众没收了大财东孙克忠、谢斌、白景顺等户的粮食、衣物和生猪，分给了穷人。参加分东西的有徐光金、徐富余等。还在泰山庙开大会，请穷苦百姓参加。有一湖南口音的首长讲话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是打富济贫的，把没收老财的东西分给穷人。他问群众：红军好不好？群众说：好，不好咋有这些东西！

旬阳县竹筒公社汪先林、张德骥、方纪昌、张承恩等回忆：红军六路游击师在竹筒河活动，给人影响最深的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执行铁的纪律。有个领导人，用一根棍子竖起来比方说：现在的老财在棍子的上头，中间是他们的同伙，最底下是穷人，将来要给他翻个过，穷人翻上来，老财、国民党就长不了了。有个姓郭的战士，晚上调戏了村里的一个姑娘，红军第二天早上就开大会，除部队外，还请当地群众汪世怀、邓远成、赵义生等参加，会后就将那个战士就地杀了。

郧西县庙川公社徐华廷回忆：我叫徐华廷，是湖北郧西县庙川公社油柞岭大队三队人，一九三五

年初当红军，登记的可过细，一双手上几个“罗”都要记下来。以后把我编到六路游击师，有六十人左右，三十余支枪。领导人是叶政委^②，我给叶政委当护兵。五月以后，我们六路游击师就到一天门高桥沟、陕西山阳县湖坪、老林、茅坪和旬阳县的圣驾河、双河一带活动。到了八月份，我们在回龙周公山与肖司令^③会合，以后就以肖司令为主要领导人。记得我们打佛爷庙吃了亏，高指导员牺牲了。接着不久我们就编入红七十四师，是陈先瑞师长和老主任郑位三领导。第二年在东江口，我和董家川一个姓李的共十七个人入了党。这以后，我们有一千余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出了山，李隆贵带一个护兵（泗峡口人，姓李）逃跑了。我们三百多党员开会，党组织向我们讲了李隆贵逃跑的事。

（中共郧西县委党史办公室、
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供稿）

注：①有人回忆是尚班长。

②即鄂陕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

③即肖大喜。

鄂陕七路游击师活动点滴

镇安县的西沟乡位于两省(陕西、湖北)三县(镇安、郧西、山阳)之间，境内中间一条冲道，村落散集；南北大山对峙，地形险峻。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初，西沟乡农民为抵抗山阳大刀会和西口民团的洗劫，建立了“神团”。红二十五军来后，于一九三四年农历腊月初十日，从三十里外的店垭子派来了工作队余德心队长，经余队长带的人宣传动员，以散了摊子的“神团”人员为主，在关帝庙成立了有一百多人的抗款军，由原“神团”团长阮士春为领导。一九三五年二月，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将西沟河抗款军改编为七路游击师，任命阮士春为师长，毛全秀为副师长，张祖祥为政委，阮英元为助理员。

这期间，游击师派出三十多人到鸡冠河领回了红军发给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了部队，游击师便把西沟河、杨地、大小新川、店垭子的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同时，余队长还带了三十多战士到附近的熨斗乡石佛寺，和驻在这里的毛全秀副师长率领的部分人一块，宣传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和民兵的领导，书写了“天下穷人皆兄弟，穷苦妇女皆姊妹”、“打倒老财，平均土地”等标语，进一步巩固了熨斗滩红色根据地。

同年五月中旬，国民党韩剥皮（子芳）团乘我主力到外围运动之时，抄袭西沟河红军老窝子。不少红军家属被抄家，二十多户红军家属的房屋被烧毁，各农会的均地委员陆续被杀害，一些红军家属被迫逃往外地，流离失所。这时，七路游击师配合五路游击师一道，声东击西，协同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注意。据敌西安绥靖公署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第八号“匪情日报”记载：“西沟江西湾突有土共阮士春股二百余人，由枣茨坪以西向我陈团袭击，企图劫我辎重，经迎击毙匪数名，残余向西南方向窜去。”由此可见，即在敌人重兵围剿之中，我七路游击师仍辗转游击，顽强抵抗，坚持根据地斗争，搅得敌人很不安宁。

六月中旬，因受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叛变的影响，七路游击师由余德心担任师长，阮士春等领导人被错误杀害，游击师在敌人围剿中又受到很大损失，

于是余德心、毛全秀和孙光等同志领导的五路游击师会合，一块在米粮川根据地内外打游击，后来编入了红七十四师。

（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根据七路游击师战士刘尚真、解玉祥，五路游击师班长魏久余，西沟乡杨宗印、阮士喜、丁邦念等人回忆材料综合整理）

鄂陕九路游击师的一点情况

冯焕安（九路游击师战士）、刘舜尧（九路游击师传令兵）、何天培（九路游击师班长）、王成喜（唐家河苏维埃土地委员）、肖兴乾一九八二年六月回忆：

在红二十五军未到商洛之前，山阳县的唐家河、合河、白马塘、黄龙、柴坡等地就活动着一支抗捐抗税的农民武装——大刀会，首领叫阮开科。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两次到唐家河一带，副军长徐海东在九甲湾的娘娘庙找到了阮开科，给发了四十八支步枪、四支手枪，并给派了李洪章、吴茂林等四名干部，把大刀会改编为鄂陕第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政治委员李洪章，副师长朱国发，参谋长毛仪荣，副参谋长阮开胜。下设两个连。一连长张明功，指导员姓高（红军干部），二连长冯祥明，指导员姓扈（红军干部）。

二月，李洪章政委在上高山的吴振品家，召开了黄龙庙苏维埃政府筹备会，委任王成喜为下高山土地

委员，肖兴发为阴坡山、柴家坡土地委员，吴振书为上高山土地委员，王有刚为赛鹤岭土地委员。红军干部吴茂林在唐家河、龙潭一带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刘尚明为主席，毛全明、刘尚任、毛仪皇、刘尚应为委员。

游击师长阮开科早在红军来以前，就开始把大刀会罚富户的财物霸为己有；红军来了以后，虽任师长，却不理军务，与几个亲信结为死党，胡作非为，把李洪章政委的忠言相告视为中伤。

游击师从镇安花水河作战回到山阳沙岭子住下，在柴坡吃了熊道正、熊道乾、熊道升几家豪绅的粮食。阮开科认为没有经过他，打了他“地盘”上的大户，伤了他的脸，表示不满。

李政委一次找阮开科研究战士吃粮问题，七找八找，找不见阮，但见他家神架上香火旺盛，阮在神坛上，李政委骂道：“阮开科，你不在部队搞工作，在家搞的啥名堂。”边骂边把神板架掀翻在地，阮更恨李。

五月初，李政委率游击师作战回来，对阮开科说：“打算给战士每人换一套衣服，要向大户索取。”阮问：“向哪些大户索取？”李政委答：“革命先从自个儿革起，我看须得从你头上开刀。”阮越发恨

李，遂产生杀李恶念。

六月中旬的一天，阮开科和几个死党乘李政委和高、扈二位指导员作战回来分头睡觉之机，先杀害了李政委，后杀了高指导员，又把扈指导员送到了县上（下落不明），叛变投敌。六月二十日，阮开科又在合河把红军干部吴茂林打死，并把农会主席刘尚明、委员毛全明、游击队员毛蛮子杀害。

阮开科投敌后，于一九四六年被敌人谋杀了。

（中共山阳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鄂陕干部训练班情况

张 长 进

我是民国二十四年正月参加红军的，参军后被游击总部编到七路游击师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里。

民国二十四年正月，红军在泗峡口举办了第一次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的有各路游击师干部和红军战士，共有几十人。我是正月初九参加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班在小阳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红军的宗旨和性质。陈先瑞司令员讲课。训练班共办了半个月，领导讲，由于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正规军力量雄厚，为了不暴露，学习的人一般不称呼名字，只能叫张、李同志等。学习班结束后，抗捐军团长江贤良介绍我入党，当时宣誓很简单，只举了一下手，并在一个人像前跟着江贤良念上几句永不叛变的话，以后就告诉我是党员了。接着便委任我为这支游击队的副队长。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初，红军在陕西和湖北交界的大磨沟脑举办第二次训练班，共一百五十多人，我队

有八人参加。这次共办了五天。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间，红军举办了第三次训练班，在陕西店垭子举办的。共办了十天，参加训练的有原来的老同志，也有新同志，由陈先瑞和红军其他领导讲课，主要内容是讲打倒地主恶霸，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要爱护人民，还讲了均分土地的政策等，这次共有一百多人。

据说，游击总部训练干部多次，除红军和游击队干部战士参加外，苏维埃政府干部也参加过训练。由于那时战事多，领导也不叫我们打听啥消息，所以只能记得这么一点。

•张长进现居郧西县庙川乡小新川。

店 垭 子 干 部 训 练 班

张 发 富

民国二十四年正月初八，红二十五军来到山阳县小河口，人们都撵着看红军，我当时是十几岁的小孩，由于好奇，也去看红军。到那以后，部队动员当兵，我就报了名，参加的还有丁宝山、曾照银、牛成才、徐秀德等，在吴主任带领下，回到袁家沟口，编了一个班，丁宝山的班长，我的副班长。五月，夏主任向我们动员说，总司令部在店垭子成立了训练班，号召青年去学习。我报名参加了。第一天晚憩在户家塬，第二天连部队一同到店垭子。

训练班开学时，陈先瑞司令等讲过话。

训练班的队长姓李，指导员姓陈，上课教师姓张，名字都记不清了。军训课程有基本步法、刺枪、瞄准等军事操演。

政治课是讲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由于敌人的围剿，干扰，学习人员跟上游

击队跑，不能在固定地点学习，以后就跟上陈先瑞部队打游击，活动于镇、郧、旬等地。

•张发富现居山阳县。

陕 南 斗 争 自 述^①

曾 焜^②

开展地方工作，决定下到地方，当时下来的有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二同志和我，率二二五团三营全部，在庾家河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扩大游击队，军队组织是豫陕游击师，方任司令员，我任政委，郑为特委书记。一个多月后，军部命令调七、九连归建，仅留下八连作主力，又扩大了三个游击大队。西方也有以陈先瑞同志为首的鄂陕游击师，但平时联系很少。自二十五军到陕北后，敌人向我们两支新成立的部队进攻，于是我们这两支部队会师合编为二十五军的七十四师，郑位三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后〕逃亡）任政委，方升普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注：①摘自曾焜写的《陕南斗争自述》。

②曾焜原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九七六年逝世。

陕 南 斗 争 回 忆^①

李 书 全^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庾家河战斗后的第二天，我们到蔡川进行整编，即派程启文下去开辟地方工作。这段，程启文有篇回忆。

当时有个大刀会性质的地方武装和我们接触。军领导吴焕先说，我们要在陕南创建根据地，这支力量可以用。决定委任这支地方武装为抗捐军。派出手枪团一个分队和军政治部干事程启文到蔡川、留仙坪、三要、景村一带协助抗捐军开辟地方工作。军部向西熟悉地形去了。大概下来二十多天后，遭到敌人袭击。抗捐军是个新部队，一打就散了。手枪团下来的人是经过长征的，他们又收到一起，转移到商县、洛南、商南三县交界的孙家山，群众对他们很热情。他们白天在老乡家烤火，晚上出去打土豪，搞粮食、衣服，分给群众。那时，陕南群众生活很苦，真正有十七、

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不敢见人。后来，地盘缩小，只在孙家山活动。主力红军打下洛南住了几天，到了景村，把程启文他们全部收回来，又派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带八连在景村、古城等洛南川道一带活动。大概五月初进了龙驹寨，住了七、八天。当时战士编的歌中有“七天整训龙驹寨”这么一段。五月九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在龙驹寨逝世，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

这时，鄂陕特委已经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又要组建豫陕特委？打下洛南到龙驹寨后，看到这一块地形条件好，特别是群众基础好。红二十五军行军所经过的地方，群众在路边看，没有跑的。所以，决定在河南卢氏、内乡、淅川以西，商县、洛南、商南这块地方建立根据地。西有鄂陕，东有豫陕，敌人围剿时，我们可以两边跳，也好得到休整。

五月五日左右，也就是龙驹寨整训的第三天，军政委吴焕先给我谈话，叫我和位老^③一块下去，组建豫陕特委。我当时是军政治部团委会青年干事。吴焕先说：“我们要立住脚，创建根据地，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就得在豫陕搞一块。昨天，我已经和位老谈了，位老要带你去。军部决定程启文回来，孙家山群众基础好，他还发展了两三个党员。你们下去的立足

点就放在孙家山。”我们带了手枪团一个班，位老还带了两个警卫员，一个是挑文件的，一个是勤务员。这时，方升普同志带的八连已在洛南南边活动。我们到了孙家山后，方还给了一个排。

大部队从龙驹寨走后，我们才在庾家河正式组建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豫陕特委书记是郑位三，委员有方升普（游击师师长）、曾焜（游击师政委）、袁崇安（老八连指导员）和我。连位老一共五个委员，没有常委。

位老说光在这里不行，我们又去桃坪、灰池子、七盘磨、七里沟，以玉皇顶为中心，搞了一块地方。栾庄有个民团头子叫王梦斋，很狡猾，很厉害。我们到腰庄、刘家花屋，打土豪，分浮财。位老叫开群众大会，来了三四百人。位老亲自在会上讲：“红军不走了，要建立穷人的政权，要把土豪的地分给群众。”还组织了三个人的土地委员会。以后又到梨园岔开展工作，我们给了十多支枪，开始组织游击队。在梨园岔开始组织的是乡苏维埃，后扩建为区苏维埃。以后又到孙家山、留仙坪建立了区苏维埃，也组织了游击队，然后又到了灰池子、七盘磨。一共搞了三块，但中间隔了个栾庄。为了把这三个区苏维埃连接起来，就要拔栾庄这个钉子。

这时，老八连已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手枪团一个班已发展到一个分队。我们想把王梦斋吃掉，把这个豫陕交界地区连成一片，怎么个打法呢？我们过丹江河，在江南面转了两天，以迷惑王梦斋，让他误认为我们到南山去了。然后，又在一天上午，急行军，过丹江，经过刘家花屋、腰庄，到桃坪天明了，打了桃坪乡公所。桃坪和峦庄只隔两个小垭子，我们下命令，让化妆的手枪团跑步前进，没打一枪，从峦庄街照直通过，占了街北边，尖兵连占了街南边，敌人除王梦斋晚上到小老婆家跑掉外，其余无一漏掉。这下好了，三个地区连成一片了。我们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洛南景村、古城、三要，北离洛南县城不远，西到商县北面，南过丹江，东到河南双槐树、官坡、兰草、西坪。这几个地方的游击队都由几条枪发展到几十条枪。

李隆贵来了以后，把游击队整编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主要活动在龙驹寨、孙家山地区；第二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主要活动在留仙坪、孙家山地区；第三大队队长李震远，政委张培真，主要活动在桃坪、峦庄地区；第四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主要活动在刘家花屋、梨园岔地区。一大队原为龙驹寨大刀会组成，后来几

个头头要叛变，被我们抓起来了，把这个队编散，把老八连编为一大队，其余顺次序编为二、三、四大队。这四个大队有四百余人。我们机关有十几个人，设有司令部和政治部。

正当我们想到河南五里川、双槐树建立根据地时，敌人向我们进攻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红二十五军离开，后来从敌伪报纸上知道红二十五军打天水，我们估计红二十五军不一定回来了。当时，省委曾有两封信给鄂陕、豫陕，但落到敌人手中。敌人知道我们主力走了，便加紧清剿，企图消灭我们。豫陕没有什么损失，主要是游击队绝大部分是由当地人民群众组成的，四个大队的队员，成份都比较纯洁；鄂陕损失较大，原因是委任大刀会的人当头头太多，好几路游击师垮了，有的叛变时把我们的干部杀了。

豫陕、鄂陕两特委是如何会合的？李隆贵来豫陕特委换了位老，位老又到鄂陕和陈先瑞搞到一起。位老头脑非常清晰。他看到红二十五军打天水，估计回不来了，便带领鄂陕部队向东找我们，我们也向西边找他们。会合后，原来的两个特委合成了一个特委，有九个委员，我是其中一个，大家选郑位三当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副师长是方升普，曾焜是政治部主任，我是师组织科长。

十月间部队开始西进。在宁陕打了一个漂亮仗，消灭了敌伪一个保安团，打死伪县长，斩首示众。在这以前还打下佛坪（袁家庄），占领了县城，歼灭了一个保安队百十人，连同伪政府人员近二百人，打死十多人，打伤多人。后据群众说，伪县长被打的带彩，被护兵扶走了，以后再不敢当县长了。当时我们红七十四师是从宁陕四亩地出发去佛坪县城袁家庄东面的山垭壑上，居高临下，出其敌人没有防备，一举击垮敌保安队，敌人听枪响乱作一团，跑到河的西面山上去，我们手枪团迂回上去消灭了敌人，结束了战斗。接着我们在袁家庄街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讲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等道理，给群众分粮食。群众也支持我们，给送菜、缝补衣服等，群众很好。住了两天后，七十四师向西转移，后经老佛坪县城（厚畛子）返回佛坪。第二次解放袁家庄消灭了敌人刚组建成的保安队，继续做群众工作后返回四亩地。

宁佛工委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奇袭占领佛坪县城袁家庄后，在宁陕四亩地，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看到宁佛这一地区形势很好，决定建立根据地，组织游击队，开展斗争，筹集粮食、财物、药品，支援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特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找罗明义、张绍安同志谈话，让这两位同志带一个连下

去，组建宁佛工委，罗任书记，张任大队长，共三十余人，对外声称七十四师独立团，对内是宁陕佛坪游击大队。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根据地，最根本的一点是为红七十四师创出一个落脚点，根据地。其实根据地在脚板上，苏维埃办公室在背包里。宁佛一带群众很穷，生活艰苦，地处山区条件很好。工委成立以后有马枪十余枝，驳壳枪二十余枝。平时大队长张绍安带去两个班做群众工作，了解地主、恶霸、反动势力情况，晚上打富豪，挖钱筹款，搞布给红军做衣服，搞西药送给部队，警告反动势力不许捣乱等。后来汪世才带了几个人来和独立团会合，一直坚持斗争，直到“双十二”事变，部队发展达几百人。

宁佛工委当时活动的中心在四亩地，方圆百十里都是我们活动的地方，那里大都曾经建立过区、乡苏维埃，对我们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但发展的党员人数很少。

后来方升普带人来把镇柞游击区和宁佛区联在一起，合并为宁、佛、镇、柞根据地游击区，开展了更大的斗争。

自红二十五军走后到“七·七事变”，红七十四师由两个连发展到两千多人，并单独坚持了十八个月的武装斗争。其原因，我认为：一是有以郑位三同志为首

的党的坚强领导。当时红七十四师没有师党委，也没有和地方党发生关系，但部队有党的组织。没有特委的正确领导是不能坚持的。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部队中间的威望是很高的，这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位老善于利用敌人报纸、信件，分析判断敌情，决定行动的大政方针；陈先瑞在作战指挥上，特别是在游击战指挥上果断。第二个重要原因，陕南的群众好。这一条的作用并不比第一条弱。我们用事实来说明：红二十五军没有医院，几次作战的二百多个伤病员，都是安排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给治好的，这不是陕南群众好嘛！同时，陕南群众生活苦，苛捐杂税重，群众容易发动。特别是打土豪分浮财，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当时，我们部队编了个顺口溜：“陕南三大宝，石板房子龙须草，包谷糊汤吃不饱。”这说明陕南群众生活的艰苦。另外，陕南土地比较集中，我记得镇安有个地主，将近占了镇安半个县的土地。没有群众这个条件，我们不但不能生存，不能发展，而且会垮台。所以要把群众条件放在第二位。第三，有经过长期斗争和长征锻炼的老战士以及伤病员等共有三百多人。没有这批骨干，游击队是带不好的。

注：①根据李书全一九八三年五月在中共商洛地委征集党史资料会议

上的谈话记录，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七日给中共佛坪县委党史办公室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李书全原任济南军区炮兵政委，已离休。

③即郑位三。

回忆豫陕边的斗争^①

张 波^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二十五军到豫陕交界的界牌时，官坡、兰草都有民团，尤奉山民团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与我们打了一下就跑了，我们歼灭了他一个中队的人。据敌俘口供：三要司有杨虎城部一个营，是从景村来的，主要是阻击我们，已驻了两天。当时，我们很疲劳，腿都肿了。我们手枪团团长和政委叫我们出发，马宏凯（手枪团一分队二班长）等不愿去，二分队长和一班长吴发德（现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愿去。吴焕先政委来了，动员说：“大家疲劳我了解，再走几十里是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如果那个脚痛就不去了，在这儿休息。有多少人能去？能去的举手。”有一半人举手，手枪团共一百多人。吴政委又讲：“我家是破落地主，你们家里都比我穷，我革命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人民求解放。……”经吴政委做思想工作，绝大部分都忍痛出发

了。

我们冒充是东北军张学良部队，找了三要司杨虎城部队的两个菜买，弄清了三要司有杨虎城部队一个营，才驻了两天，到下午五点，就被我们歼灭了，俘营长以下三百多人。

庾家河战斗中我腿被打伤了，在蔡川何老五家养伤。军部叫手枪团二分队下来，其任务：一是发展游击战争，二是照顾留在上庄坪、蔡川、孙家山的伤号。

何老五是个教书的，把我安排在楼上。一次，敌人来搜查，群众都跑了，敌人把何老五拉去吊打，他始终没有暴露我，他爱人偷的把饭送到楼上。敌人问：“你家为啥窝藏红军？”何老五爱人说：“前几天我家来过个红军，现在早已走了。”我听到这里，用裹腿绑住身子吊下楼，溜出后门爬山跑了。敌人走后，我又到何老五家养伤。以后，“富农”（程启文的外号）来了，我就归二分队了，任副队长。

上庄坪有个民团队长叫余得水，很反动。商县商洛镇有个张虎森，是个民团队长，有好几百人，跟我们打过几次仗。东打到河南双槐树，西打到孙家山、龙驹寨附近。我们当时的口号是：“打富济贫，分土地，反对苛捐杂税。”群众才知道我们是自己的队

伍，在孙家山一带才扎下了根。

商洛镇民团团长张虎森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贵军来陕以后，有抗日活动，贵军如愿谈判，请派代表来。后来，程启文为代表去谈，住了一夜，谈判要点：（一）抗日；（二）打富济贫，不压迫群众。以后张虎森民团再未来打我们。记得有个姓王的同志曾来过两次，告诉我们不要硬打，可以争取中间势力，并说张虎森是他的朋友，可以争取，我们照此办理。

在孙家山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三名党员（有个叫狗娃子，有个叫牛娃子，还有一个姓李的，后来姓李的参加部队，当了班长），建立秘密联络站十多个。那时我们的番号叫二十五军手枪团二分队，有时也称商洛游击队。因为二分队打的出了名，当地群众和敌人称我们是“神兵”，是打富济贫的恩人。孙家山有个李老头，六七十岁，他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见过这样的神兵，为穷人办事，你们今后有天下。”我们在庾家河等地负伤的同志，都被群众掩护出来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们派人找红军主力，三次都落空。派孙家山的老李（党员）和小孙，装成商人，带着山货出去。把信钉在扁担上的牛皮里。三月下

旬，从敌人报纸上看到，徐海东率部队返回洋县华阳。我们派人到营盘找到了主力。吴焕先写了回信：手枪团二分队领导和全体同志，你们好！我们几个月没有得到你们一点消息，你们处在敌情紧张、天天打仗的情况下，没有被敌人消灭掉，这就是你们的很大胜利。我们准备向洛南县行动，请你们接信后，向洛南县靠拢，与我们会合。读完信，我们热泪滚滚。四月中旬，我们走了一天，在洛南的南面与主力会合了。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把我们二分队集合起来，讲了话，并一一握手。指定我任二分队队长，陈小瞎任指导员，程启文回军部。

四月下旬，红二十五军派下来几位同志，由曾焜带二二五团三营八、九两个连下来活动。

在龙驹寨整训时，吴焕先政委找我谈话，叫我任商洛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进行土改，建立政权。

五月，在庾家河成立豫陕特委和游击师。特委书记李隆贵^③，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九连调回军部，八连归游击师，是警卫连，连长张海波，政指袁崇安（一九三八年牺牲）。师下设四个游击大队。一大队（商洛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张波，副政委李光富，有一百八十人；二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一百多人；三大队队长李震远，一百多人；四

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各游击大队是单独活动，活动地区有：峦庄、庾家河、留仙坪、孙家山、古城、三要司、高耀子、龙驹寨、大水沟等。其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苛捐杂税，发展游击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我们在孙家山、庾家河、上庄坪、桃坪、峦庄等地，建立了游击政权和几百个秘密联络点，开展了对敌斗争，用绳子丈量了土地，分给群众。还建立了秘密党的小组。

陕南群众是好的，纷纷参加红军，掩护伤员上百名，为我们抬担架。

九月，豫陕和鄂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

注：①根据张波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四月三十日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张波又名培真，曾任军分区政委，已离休。

③中共豫陕特委成立时书记为郑位三，后为李隆贵。

陕 南 琐 忆

张 海 波

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在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八连当连长。记得部队攻克洛南县城的第二天，连队正在进行战斗总结，军部突然通知我立即到徐海东副军长那去一趟。战士们听了这消息，顿时，寂静的会场就象炒豆子似的炸开了：这个说，“军首长直接找我们连长去，肯定有挺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连！”那个讲，“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首长对我们八连的信任！”我的心情也和战士们一样兴奋，当即把战斗总结交给指导员袁崇安，便大步流星地赶往军部。到了徐海东副军长的住处，当时吴焕先政委、郑位三主任也在那里。首长们首先亲切地询问了八连各方面的情况，接着，徐海东副军长简要地布置了我连的任务，他说：“为了更好地贯彻省委关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精神，军里决定由郑位三主任率领你们连到洛南、山阳、商县、商南、卢氏等地

进行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尔后，吴焕先政委又再三嘱咐我们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不仅要做好口头宣传，尤其注意要用实际行动去宣传群众，影响群众。最后，吴政委还再三交待我：“郑位三同志的身体不大好，你们要好好照顾他，特别是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我回答说：“请首长放心，有我们在就有‘位老’在！”当时红二十五军指战员都以“位老”尊称郑位三同志。

第二天，我们就离开红二十五军主力，单独到地方开展游击战争了。本文记述的，就是那段难忘的斗争生活的几个片断。

截 邮 差

告别红二十五军主力，我们顺着洛南县正南方前进，一路上，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面与敌人作战，一面宣传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农会，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乡苏维埃政府。

一天，我们来到离商南县八十多里的一个叫梨园岔的村庄。连队刚刚安置就绪，位老便把我叫到他住的房东家，和蔼地说：“张连长，你带一个排去完成一项任务。”

听到“任务”二字，我高兴极了，没等位老说

完，我赶紧问道：“是敲保安团还是端保安队？”

“哈哈！半个月没打仗，手就发痒啦！”位老开怀大笑。“这可是不许随便开枪的特殊战斗：截——邮——差！”

“截——邮——差？”我疑惑不解地重复着这三个字。

位老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简要地说明了完成好截邮差这个任务对于我们下一步行动的意义和作用，并交待说：“你们把邮差所带的各种报纸各取一份，有关国民党党政之间、军队之间的信件统统拿来，别的东西一件也不要。”最后，位老还再三嘱咐：“邮差也是穷苦人，要给邮差钱，所取的报纸和信件都要开收条，不要因为我们拿了报纸使他交不了差，砸了饭碗。”

“记住，别忘了给邮差钱，别忘了开收条……”位老这种严守纪律，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思想，使我深受教育。我激动地表示：“位老，您放心吧，我们保证按照您的嘱咐把任务完成好！”

吃完早饭，太阳刚刚爬上山梁，我即带领一排来到村庄北面三、四里外的长坪（商县至商南县段）公路旁的山坡上埋伏。初夏的陕南，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太阳撒下温煦的光热，给我们衣着单薄的身子带

来温暖。山花争艳，微风送来阵阵芳香。我们一边领略这陕南的美景，一边注视着公路上的来往行人。

下午三点多钟，两个身着蓝制服的邮差挑着两大担邮件从商县方向走过来，于是，我命令一班长和两个战士随我上公路取邮件，一排长带领其余同志在原地掩护。当邮差爬上我们埋伏的公路坡顶时，我便带领一班长和两个战士迎上前去。两个邮差突然发现我们这四个从山坡上下来的大汉，以为是土匪行窃，吓得脸色都变了。我赶紧向他俩解释说：“老乡，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打国民党反动派的。”

两个邮差听我讲是工农红军，见我们说话和气，不打不骂不抢，这才放下心来。矮个子邮差主动问道：“诸位好汉在此等候我们，想必有事需要我们帮忙吧？”

“老乡猜得很对！”我说，“请你们把邮包打开，我们只要几份报纸和政府、军队间的信件，别的什么也不要。”

邮差听了点点头，立即把邮包打开，随我们挑选。我们将五、六种报纸各拣了一份，把国民党政府间、军队间的信件都挑了出来。尔后，分别给邮差写了收条，记得收条的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并给两

位邮差各送了两块钢洋。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当我把一大扎报纸和信件交给位老时，位老十分高兴，立即一件一件翻阅起来。他一边看，还一边询问我们截邮差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位老连声赞扬：“好！好！任务完成得很好！”

晚上，我到位老的住房去看他，只见他正在小油灯下聚精会神地阅读，还不时地在字里行间划些道道和圈圈。

我悄悄地走近位老身边，轻声问：“位老，这些报纸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办的，看它有什么用呀？”

“用处可不少哩！”位老放下手中的报纸，回头对我说：“报纸上登有各方面的消息，有中国的，有世界的；有国民党自己内部的，也有我们共产党方面的。看了报纸，就可以间接地获得很多新近发生的情况，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的局势，尤其是敌我双方的斗争情况。”

说到这，位老停了停，掏出旱烟袋，装了满满一锅，我擦了根火柴，帮他点燃烟。位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当然，反动派的报纸是不会讲我们的好话的，也不会宣传我们的真实情况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反面去理解，揭穿敌人的欺骗宣传，那就可

以变‘废’为‘宝’了。”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指着头版上的一条消息说：“你看，这是一篇报道华阳一带的区、镇、村增设保安团、保安队的消息。它宣传的虽是反动武装的事，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一定是我党在这一带的游击战争迅速开展起来了，肯定是这一带群众抗捐抗税的斗争高涨了，要不，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多养这些‘看家狗’的……”

这天晚上，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才休息。位三同志不仅谈了从反面利用敌人报纸的意义，而且还给我讲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举办《新莱茵报》、列宁举办《星火报》宣传革命道理，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故事。当时，因为我没有文化，不识字，不会看报，更不懂得报纸的意义和作用，经过那天晚上位三同志的指教，我才第一次懂得报纸的重要。所以，从那以后，我把给位三同志搜集报纸当着战斗任务之一，处处坚持，时刻不忘。现回想起来，当时搜集的报纸尽管大多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主办的，因我们坚持从反面利用，对我们的斗争确实起过不少有益的作用。

痛 打 保 安 团

五月中旬，我们游击转战到商南县城北面一个叫曹营的小镇上。群众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一路上一边

作战消灭敌人，一边发动组织群众“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搅得商洛一带的地主豪绅鸡犬不宁，敌商南县县长亲自带着保安团在清油河准备阻击我军，叫嚣要把我军全部送进清油河喂鱼。

怎么办？我们首先召开干部会议，就“打还是不打”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讨论中，大家首先分析了打的不利因素：敌人一个团，我们一个连，敌众我寡，悬殊较大；敌人武器好，弹药足，我军枪弹质少量少；敌人是土霸王，地形娴熟，凭险据守，我军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接着，大家又摆了能打好这一仗的有利因素：我军是经过南征北战的英雄连队，敌人却是未经严格训练的乌合之众；我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而敌人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我军官兵一致，团结奋战，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敌人勾心斗角，贪生怕死。同志们说，从表面看，敌人是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我军优势，就一定能以弱胜强；相反，如果为敌人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不敢迎战，这不仅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而且会挫伤连队干部战士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我们下一步的行动也将是个大障碍。

连队干部思想统一后，我们又召开军事民主会，

发动战士们献计献策，同时还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化装到镇子上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及火力情况。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决定用奇袭的办法消灭这只“拦路虎”。

从曹营到清油河，相距八十多里。我们头天晚上九点出发，一路急行军，翌日拂晓赶到清油河镇外。当时，清油河是个比较大的镇子，住有二百多户人家，南北长达一里多的街道，象一条巨龙酣卧在清油河西岸，商南县长率领的保安团团部就设在镇中央的联保主任、大地主庄院里。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我们避开敌人的哨兵，从镇西面一人多高的大烟地里往敌保安团部直插。

按照预定计划，我带领两个排从正面进攻，绰号叫“聋子”的副连长带领一个排从左侧绕到后门阻击。我们来到地主庄院前，两个敌哨兵正抱着大枪坐在门前台阶上打瞌睡，我在心里骂道：“狗东西！就让你们到西天睡大觉去吧！”我当即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

刹时，嘹亮的军号声、激烈的枪弹声和愤怒的喊杀声组成一支激越的交响曲，打破了古镇黎明前的寂静，一直响彻云天。战士们象下山的猛虎，翻高墙，夺门楼，英勇地杀进了狗地主那里三层外三层的深宅

大院。

敌人还在睡大觉哩！他们的美梦也许还没做完就被我激烈的枪弹声和喊杀声打破了。太太、小姐被吓得喊爷叫娘，地主、狗腿子不顾一切地抱头鼠窜，部分敌人负隅顽抗被我击毙，还有一部分敌人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膀子当了俘虏。

捣毁了敌保安团团部，我们又分头迅速追歼驻守街道两头的敌人。整个战斗，我们总共才用了五十多分钟，三百多敌人死伤过半，除敌保安团长和商南县长带领少数匪兵逃跑外，其余都当了俘虏，而我军伤亡甚微。后来，群众告诉我们，敌商南县长在这次战斗中被我打断了一条腿，全靠几个匪兵轮流背着他逃跑才保住了狗命。

这一仗震动了敌人，使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他们说：“我们有红军撑腰，再也不怕土豪劣绅狗地主了！”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五抗”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开创根据地的斗争。

峦 庄 除 害

峦庄位于洛南县的东南面，相距七八十里。

我们离开主力下地方不久，群众就向我们反映，

说峦庄有个大恶霸，名叫王梦斋，这家伙敲骨吸髓，强占民女，草菅人命，无恶不作。

郑位三同志组织我们几个连干部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不尽快把这样的大害虫除掉，就不会取得群众的信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决定当即行动，先为民除害，尔后再做宣传、组织工作。

王梦斋这家伙非常狡猾。他听说红军入陕后，早就有所准备了，不仅充实加强了她的保安队，还派人四处刺探情报，所以未等我军到达峦庄，他就躲上山了。

敌人逃跑了，但他的家产未能带走。于是，我们当即开仓济贫，把他家的粮食、衣服、房子和商店的百货都分给了穷苦农民。过去“吃饭照影影，睡觉看星星”的贫苦群众，分得了粮食，住上了新屋，一些衣不蔽体，“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人家，分得了衣物，能出门见人了。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大会，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穷苦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党”，“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借以发动群众，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广大农

民群众从苦难中逐渐觉醒，看到了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他们打心里欢迎红军。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就转往别的地区了。

但是，我们离开峦庄不久，大恶霸王梦斋带着他的保安队打回来了。这家伙看到他的房子、粮食、土地以及商店的百货都被“穷小子”分了，恨得咬牙切齿，对群众叫嚣说：“分的東西要一件件全送回去，吃了的要一口口全都吐出来！”他还把庄上几个活动积极分子抓了起来，叫嚷要剖腹挖心，洗辱祭祖。因没有把群众很好地组织和武装起来，面对敌人的反扑，便缺乏反抗的力量，许多群众害怕了，便偷偷地把所分的東西又送了回去。

这时，我们正在一百多里外的山阳县境做群众工作。获悉这一消息后，我们急行军一天一夜，赶回峦庄，出其不意地把王梦斋的保安队全歼了，缴获了一百多条长短枪和一大批粮食、弹药，遗憾的是没把王梦斋打死，让他只身逃跑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吸取了初次的教训，除了进一步做好思想发动，宣传群众进行“五抗”斗争外，着重进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帮助他们成立了农会、乡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帮助他们成立了游击队，保卫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

了重要作用。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洛南、商县、山阳、商南等县的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基本上都被我们扫除了。我们先后在孙家山、北宽坪、桃坪、峦庄、庾家河、留仙坪、灰池子、七盘磨、刘家花屋、梨园岔、腰庄等地建立了乡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游击队，并没收分配了地主豪绅的土地和财物，为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西军区党史办公室蒋源球整理）

•张海波曾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已离休。

忆梨园岔苏维埃的斗争^①

王 占 魁^②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大部队来到我们这深山老林。红军一到村里就摸底，他们对苦大仇深的人，分外亲热，而且纪律严明，公买公卖，没有首长批准，百姓家里谁也不敢进去。那个时候，我三十三岁，一家六口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因交不起地租，哥哥给地主扛长工还债，被活活折磨死了。我一看红军这么好，就主动接近红军。十八、十九两日，红军召开群众会，宣传党领导红军的革命任务。二十二日，正式成立梨园岔区苏维埃。在两千多人的大会上，我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副主席李吉广，总土地委员何吉时，副土地委员李邦正、何远柏、朱善升、张福学，秘书余明才，都是经过选举的。指导员姓沈，是部队派的，人们都叫他大指导员。负责在我们这一带建立苏维埃的领导人有郑位三、方升普。

我们苏维埃成立后，任务很重。一是马上建立武

装，名字就叫赤卫军；二是打土豪，分田地；三是建立基层苏维埃政府，一天忙得热火朝天。

梨园岔组 建了一个赤卫军中队，中队长李邦正，副队长何远柏，共有队员六十多人。武装一组织起来，就进行土地革命，将恶霸、土豪屈春朝、孙龙绵、朱华锦、裴元章、甘新迪、曹振太等二十多户一千三百多石稞子的土地和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对一点土地都没有的赤贫户，尽量多分配好地。由于时间紧迫，土地分配办法，以稞石计算，插旗为标记，很快就完成了均地任务。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一面积极开辟苏区，一面进行游击战，除红军配给赤卫军部分枪支、弹药外，我们攻打地方恶霸弄了十八支枪，把赤卫军武装的很象个样子，少数没有枪的，配有大刀、长矛和齐眉棍。这样，打大仗配合红军，不打大仗，我们赤卫军就专门对准国民党的地方保甲队，先后在桃坪、峦庄、毛河、腰庄、北赵川等地把保甲队打的差不多快完了。大恶霸朱华锦，就是被我们捉住杀掉的。刘家花屋苏维埃的赤卫军，战斗力也很强，他们活动在腰庄、清油、清泉、试马等地，打了很多小胜仗。与此同时，建立了祝家店、沙坪两个苏维埃政权。这样，以刘家花屋、梨园岔两个大苏维埃为中心，东西、南北各一

百余里的苏区联成一片。

我带赤卫军配合红军打过两次仗。一次是破坏国民党通讯联络，将铁峪铺上下十余里的电杆全部毁掉。第二次是国民党为了报复，赶到梨园岔来“围剿”，赤卫军配合红军主力，一下子就把国民党的部队给打下去了。大家直追到武关，才收兵回营，每个人都高兴极了。

红军在我们这里开辟苏区，还建立四个游击大队，每个大队都在百人以上。

我红军主力西征后，这年的八月下旬，国民党就派大部队来“围剿”我们苏区，在油瓶沟脑激战一天之后，当晚红军就撤走了，我们各苏维埃政府领导着赤卫军与敌周旋，坚持战斗在深山老林。九月，我与刘家花屋主席石长安，以及李高升带的人，会合于毛河杨树沟。经过商议，在这里将各路人马整编为游击中队，李春银任中队长，下设三个分队，李高升任一分队长，二分队长由老红军小指导员担任，三分队长姓周，连同我们苏维埃政府干部，共计一百一十多人，五十余支长短枪，坚持开展游击活动。当我们从里漫坪、胭脂河、朱阳关、大河面等地转战二次回到杨树沟，在开晚饭时，突然被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团一千多人包围，好在天黑，干部们紧急研究决

定，敌强我弱，迅速化整为零，各自突围出去找红军。我突围后，就过着日隐夜出的生活。十二月的一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离开家乡和女人孩子，逃到唐家岔那个深山无人烟的地方隐蔽起来，晚上种地，白天就在山棚里睡觉，随后，暗地里把女人和孩子接来，定居在这里，与世隔绝达五年之久。

红军走了，赤卫军失利之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保甲在苏区大肆抢劫、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我的女人和孩子被关打二十多天。我们的赤卫队长李邦正，副队长何远柏等全家被杀，总土地委员何吉时被拉到北赵川十八盘岭上剁了三截。有的虽幸免，但在各种残忍的酷刑下，也是九死一生，不是坐监，就是罚款，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终身残疾。那些跑掉的恶霸、民团头子贺元治、黄明堂、甘先迪、王孟斋一群吃人的豺狼，纠集一起，到处搜捕我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和赤卫军武装，下令通缉：谁要是活捉住王占魁，赏粮八石，现洋一封（一百块钢洋），并许下愿供，在梨园岔庙演三天大戏。由于红军播下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千千万万人民之中，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敌人的妄想终于失败了。解放战争一开始，我又与游击队长蔡兴运、胡金声取得联系，帮助买粮，送菜，侦探敌情，一直干到解放。

注：①根据王占魁一九八三年二月访问谈话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王占魁曾任乡农会主席、公社党委书记，已退休。

华 阳 游 击 队^①

魏 文 建^②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在华阳消灭了张飞生的两个营以后，就地停下来休整部队。

华阳，位于陕西汉中以北，物产丰富，南近四川，开辟了华阳根据地，就可以把川陕游击区连接起来。这里地形也很好，周围群山环抱，山高林密，很适于开展游击战争。因此，上级决定在华阳组织游击武装，创立根据地。并留下二二五团的陈副连长为游击队长，洪玉珂和我分任指导员和副队长。此外，还留下一位文书和三十名新战士，八名伤员，十五条枪，七十五发子弹。^③

我们三个人中，除陈副连长，我和洪玉珂都不满二十岁。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游击队要有人、有枪，要打敌人，至于怎样组织、领导游击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出发前，军首长把我们几个找了去，亲自教给我们怎样组织游击队：要我们很好地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要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教育；要扩大、巩固已经建立的根据地；要战胜敌人，不仅要勇敢，而且要用智慧。

主力转移之后，我们根据首长的指示，首先着手扩大队伍。华阳一带虽然很富足，可是由于国民党苛捐杂税重重，老百姓的生活仍是很苦。加上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老百姓连野菜都没处挖，简直没有活路。因此我们一到，把“打富济贫”的主张一宣传，每天都有不少人来参加游击队，不几天就发展到一百多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贫苦的老百姓。我们从这一百多人中挑选出七十多个家境最穷，受压迫最深的人，加上我们的战士，合编成一个连。其他的人，经过教育，又动员他们回到家乡组织抗捐军。

我们这支百十个人的队伍一组成，便根据首长的指示，针对着华阳地区敌人捐税重重，人民无衣无食的特点，提出了“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打土豪，有饭吃”的口号。这个口号立即得到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我们马上分头到各村帮助群众组织抗捐军。战士们大都是当地人，受压迫也最深，因此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了解得特别深刻，做起宣传工作，也特别能说到人民群众的心里。不几天的工夫，各村的抗捐军便纷纷成立起来。并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华阳、石塔

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七个乡的革命政权。我们立刻决定分头到各村去，配合他们斗土豪、分田地，分浮财。把几十户地主恶霸的三千二百多亩土地分给了一千多户农民耕种，并把没收来的九百多石粮食分到七百多户农民手中。

我带了一部分同志，来到茅坪与华阳之间一带村庄。老百姓看到我们来了，斗争情绪极为高涨。他们咕咚咕咚地放着“三眼冲”，扯起龙凤大旗，敲着锣鼓，涌向土豪家里。有的土豪吓得躲藏起来，有的土豪把洋钱埋在地下，把粮仓锁了起来。我们领着群众打开粮仓又到处挖洋钱。群众分到了粮、钱，心更靠向我们了。当地群众兴奋地唱道：“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完了蛋；华阳建起苏维埃，土豪恶霸一扫光；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开始把家当；吃饭莫忘红廿五，翻身莫忘共产党。”渐渐地各村的抗捐军要求联合起来。于是我们又帮助他们编成了华阳、茅坪两个抗捐大队。抗捐军统一组织起来以后，更发挥了威力。他们站岗、放哨、维持治安，还给我们侦察敌情，送情报。只要大股敌人一进入有抗捐军的村庄，情报便一村传一村，很快传到我们手里。敌人好几次想突然袭击我们，但由于我们及时地得到了抗捐军送来的情报，都使敌人扑了空。这样一来，敌人可害怕

了。不但小股民团不敢进入我们活动的地区，就连有五个连的小河口民团也轻易不敢出来。敌人到处传说我们是二十五军留下的特务营，很厉害！

队伍扩大了，人多了，枪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听老乡说，我们过去在这一带歼灭的敌人曾丢下不少的枪，由于我们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打扫战场，被老百姓捡去了。我们立刻决定用打土豪得来的钱，向群众买枪。经过动员，很多捡到枪的老乡，都把枪卖给了我们。没有短枪，化装侦察时不方便，大家就想了个土办法：把枪筒伸进水里，然后打一枪，枪筒就在露出水面的地方断下了。再把枪托修饰一下，就成了一枝小巧玲珑的马枪。接着，我们又将部队整编成三个排、一个侦察班、一个炊事班，并正式命名为华阳游击队。

四月里，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但部队仍然穿着棉衣。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根据地里的群众生活不好，不能向群众要，因此决定还是以打土豪筹款的办法解决服装。可是打谁呢？附近的土豪差不多全打光了，就是剩个一家半家，也应该留给抗捐军来解决困难。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深入到敌占区去，首先向小河口民团团长开刀。

小河口有个大土豪叫费礼，仗着他儿子费文炎当

民团团长，在小河口一带，任意收捐税，勒索群众。每逢过年过节，附近群众都要给他送礼，谁不送礼就要“扫地出门”。他家里雇着四十多个长工，房廊上经常挂着几十个腊猪头，在小河口一带真算是首屈一指的富户。

在群众帮助下，我们把费礼的住处以及周围地形了解清楚以后，便在一天晚上，秘密地包围了费礼的家。拂晓前，便顺利地捉到了费礼。我们提出向他筹借一万块钱做军费，那老家伙立刻满口答应下来，并马上给儿子写了封信，派长工送到河口镇，约定明天正午到茅坪西吴家庄交钱。

第二天下午，费文炎果然派来了十四副挑子，挑的全是白花花的银洋。我们在一座大庙的院子里，把银洋堆在七八张桌子上，就象一座小银山。大家都高兴极了，一面七手八脚地数着钱，一面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这个说：“这一下子服装问题可解决了！”那个说：“不能今日有酒今日醉，还应该节省点，拿出一部分救济穷苦的老百姓。”当时我们没有经验，也有点麻痹，没等数完钱，就把费礼放了。谁知道他走出没一里地，四面便响起了枪声。原来费文炎带了两个中队的民团，秘密地包围了我们的村子，一挺机枪正对着庙门哗哗直扫。我们的游击队虽然刚成立不久，

但同志们却非常勇敢，几个猛冲，便从西北角突了出来。部队虽然突出来了，但是一万块银洋，除了司务长和通信员背出一部分外，绝大部分都丢了。

部队回到华阳之后，我们开会检讨了这次失败的原因。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越发体会到军首长指示的“要战胜敌人，不仅要勇敢，而且要用智慧”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并拿这次的教训教育了部队。同志们不仅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失去信心，相反的，接受了教训，信心更高了，意志更坚定了。我们这次活动虽然失败了，但也显示了我们这支新生的游击队的威力。从此以后，费礼、费文炎再也不敢象以前那样猖獗了；而人民群众却到处都在赞扬我们“敢到老虎窝里捉老虎”，“打垮费文炎两个中队”，“给老百姓出了一口气”。

我们的服装仍没有解决，人民群众也都非常关心。不几天，老百姓报告说，城固到汉中的公路上，近来经常有敌人的运输队通过。此时正是敌人更换服装的时候，我们去公路一侦察，果然常有敌人运输服装的部队。于是，我们决定伏击敌人的运输队，缴获敌人的服装装备自己。

一天下午，我带着侦察班，来到公路附近。我们刚隐蔽在公路边的山坡上，公路上便来了一支由八十

多副挑子组成的运输队，只有十多个吊儿郎当的国民党兵看押着。我心里一阵高兴，立即决定用排枪向敌人射击。我们只打了一个排枪，十多个国民党兵便吓得丢下挑夫，没命地向城固逃跑了。而八十多个民夫听见枪响，却全坐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对我们说：

“我们早就听说过华阳游击队打富济贫，我们跑啥？”打开挑子一看，里面全是军装、胶鞋、袜子，还有手电筒。大家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要民夫给挑到华阳后，每人给了两块钱。

打了这次便宜仗，部队也装备起来了，战士们的情绪更加高涨，求战情绪也更加强烈。此时将近麦收季节，我们便经常出没在敌占区，碰上小股民团，就干掉它；碰上敌人大股主力，就在深山里领着他们武装大游行。这样，搞得民团的队伍都缩在河口镇，不敢轻易走出，我们保卫老百姓平平安安地收割了麦子。

七月里，主力路过华阳，我们又帮助筹粮，并动员了一部分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当我们向吴焕先政委、徐海东副军长汇报了我们的情况以后，他俩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干得很好。你们在华阳播下的革命种子，现在生根发芽了。这些革命的禾苗，会很快成熟起来，将来还会有大量新的禾苗成长起来。”

是的，华阳游击队这支革命的禾苗，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着，成为领导当地群众坚持敌后红色游击根据地的坚强力量。

注：①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略有删节，并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②魏文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部长。

③据魏文建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在《洋县华阳游击队的革命斗争史》中说，“郑位三派地下党员孙鸿同志前去给洋县地下县委送信联络”，使华阳游击队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回忆华阳革命委员会^①

薛朗夫^②

华阳苏区是在红二十五军取得洋县石塔寺歼灭战胜利后建立的。当时洋县地下党^③即同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干部取得了联系，派我去华阳，参加领导地方工作。

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中旬，我到华阳后，经和张进浪、洪言科、郑直清等分析研究，建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由郑直清和我担任正副主任，张进浪、孙鸿、洪言科为委员。

华阳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区苏维埃，下面领导有华阳街、商家坝、吊坝河、红石窑、小华阳、等七个乡苏维埃，武装有一百多人的华阳游击队。当时，革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乡苏维埃政权，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粮食，镇压反革命，组织抗捐军、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各种群众组织。我们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没收了部分地主恶霸的土地、

粮食、耕牛、农具、衣物，分给了贫苦农民。积极帮助群众度春荒，搞生产，使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穷人的救星和希望，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他们这样歌颂：“红军到处打胜仗，工农群众喜洋洋，土豪劣绅罪恶重，如今他们无处藏，罪该应得冤当报，工农法网他难逃。华阳一次大胜仗，警备二旅垮了个光，红军是咱们的救命主，共产党是咱们的真爹娘。”

自从张飞生警二旅在石塔寺被歼灭后，洋县敌人摸不清虚实，不敢进攻华阳。后由于逃亡的恶霸地主杨云九勾结洋县城的敌人，从四月份以后，敌三次向我进犯，在群众的配合下，均被我游击队赶出苏区。四月下旬，敌人组织更大的兵力，以六百人从三面向我包围。此时，洋县县委派李茂林前来送信，叫派人截击。革命委员会即开会研究，分散侧击敌人。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次日黎明，我们正开会研究布置，敌人已到。我即分散行动，边打边撤。由于敌众我寡，连续遭受截击，部队伤亡很大。游击队遭受失败，我和郑直清、孙鸿等找回失散的干部和队员十多人，在山区坚持一月多。

最后在大涧沟被敌冲散。孙鸿同我们失掉联络，回黄柏泉隐蔽；我给两个红军战士发了路费，让他们

回商洛找红军大队，便和郑直清掩埋了长枪、大刀。革命委员会失去了军事实力，已经解体。我们就带上短枪返回洋县地下党县委。

注：①根据薛朗夫一九五九年六月、一九六〇年一月谈话记录整理。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薛朗夫建国后曾任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校长。

③指地方党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洋县县委。

关于华阳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的回忆^①

孙 鸿^②

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初四，红二十五军到达洋县华阳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剧烈的革命群众斗争。当时我已参加地下党组织，初六的早饭后，前往华阳街和红军接头，请示工作，和副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参谋长戴季英见了面，当日正是在华阳石塔寺消灭追击敌人警备第二旅张飞生之时。郑位三主任还在华阳街召开群众大会，群众普遍拥护红军。军领导认为华阳地势好，群众条件好，决定利用缴获敌之武器，在华阳成立游击队。当红二十五军出发往佛坪二郎坝前，派我给洋县地下县委送联络信。我从洋县返回时，红二十五军又从城固马家河转过来，在华阳休息了三天，同时对华阳游击队进行了补充整顿，派洪言科^③担任游击队指导员，张进朗任队长^④，郑直清担任政治行政工作。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华阳游击队扩大到五十余人，并能独立活动。

阴历二月底，洋县反动民团配合保安队的周玉川、黄生新等进攻华阳游击队。游击队住在石塔寺，敌人

占了华阳街。游击队派了两个战士化装成群众，去华阳街侦察敌人情况；敌人也派了两个士兵化装到石塔寺侦察游击队的消息。双方侦察走到板凳垭碰着了，互相怀疑是敌人侦探，打起架来，结果游击队的侦探把敌人打倒了一个，一个见势不妙，负伤拼命跑回去，报告说游击队如何厉害，敌人十分胆寒没有敢当时进攻。华阳游击队便当即分两路行动。洪言科、张进朗带领主力向九池坝行动，郑直清领导十余人上了华阳龙山，在龙山骆驼项伏击敌人，打死三名，打伤五名，敌连夜逃回洋县。后郑直清下来做群众工作，我协助游击队领导工作。在各乡分村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革命主张，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度春荒。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加革命，游击队很快扩大到一百二十人。我们就在游击队建立了党支部。支书由洪言科兼任，支委有张进朗、郑直清、小秘书、刘排附、老事务长。支部的主要活动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队内起核心骨干带头作用，教育培养新党员对象，坚定革命意志，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游击队内发展的新党员有雍虎林、何成东、曾中宝、李秃娃、刘祸害、王松林等十余人。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同志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以当地豪绅恶霸压榨人民的罪恶事实，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掀起

了群众性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高潮。

一九三五年阴历三月上旬，洋县地下党县委^⑤书记朱曼清来华阳和游击队负责人接谈后，确定广泛发动群众，加强农村领导，整顿巩固乡苏维埃政权，组织区级革命委员会。朱曼清回洋县后，即派薛朗夫来华阳工作，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由郑直清、薛朗夫、洪言科、孙鸿、彭三全五名党员同志组成。郑直清任主任委员，薛朗夫任副主任委员。接着，在革命委员会内又建立了党支部，薛朗夫任支书，郑直清任组织委员，孙鸿任宣传委员，王三保为青工委员，彭三全为妇女委员，并接收了赖金生、王长春、孙少春、李茂福、曾喜为党员。革命委员会和党支部发动群众打土豪，搜查他们暗藏的粮食分给劳苦农民，度春荒，搞生产。

敌人十分仇视新生的革命政权。同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敌人集中了一个营、三个保安中队共约六百余人，分两路夹攻华阳。洋县地下党县委得知这个消息，派交通李茂林送信。游击队根据当时情况，研究决定，挑选八十名精悍队员，由指导员同二分队、一分队队长三人领导向洋县半山区活动。我们其余四十人在华阳镇与“革命委员会”一起撤退到吊坝河，遭受敌人攻击，除郑直清有一盒子枪外，我和薛朗夫赤手空拳，从敌

枪林弹雨中冲出。指导员领导的游击队主力也在城固县的回子坝、壩水河的罗家坡两次遭到失败。游击队领导预料敌人不会在短期撤退，华阳根据地暂时无法恢复，准备经佛坪、宁陕去商洛找红二十五军，在佛坪又中敌民团埋伏，指导员和二分队长失散。二分队长带领十八名战士，退到茅坪石冠沙坝去找周家保。周已叛变，假意把二分队长等十八人送到龙凤山庙休息，半夜里周家保趁其熟睡之机，伙同亲信将十八位同志全部杀死。代马河被冲散的少数游击队员隐蔽在山林里，直到红二十五军从商洛北上，经西江口时，才赶上部队，随军北上。华阳游击队共活动四个多月时间，虽遭失败，但在华阳地区留下了深刻的革命影响。

注：①根据孙鸿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华阳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和《洋县华阳革命史》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即孙洪。

③洪言科、洪玉珂系一人。

④据魏文建回忆，华阳游击队的队长开始是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的陈副连长。又据徐海东在《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中说，华阳游击队的队长为魏文建。

⑤指地方党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洋县县委。

挫 折^①

汪·治·国^②

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华阳消灭了杨虎城两个营，打伤了旅长张飞生以后，停留了不几天，就转向东进。

我本来在军部手枪团团部当通讯员。正当部队东进的时候，上级突然调我到一分队当通讯员。一到分队部，正碰上李炳银分队长召集全队同志开会。他对大家说：“上级决定要我们单独留在茅坪一带（华阳附近）坚持斗争，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迎接主力部队回来。首长们说现在是暂时离开我们，不久就一定打回来。”

我们二十七个人组成的小分队，携带着二十五支驳壳枪，在李队长率领下，向茅坪出发了。军部又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现洋和许多物资，预备队伍扩大后使用。我们每个人对完成这一任务都充满信心。

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入川的时候，曾

经过茅坪。从那时起，茅坪的群众对红军就有了一些认识。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又在这里做了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因此，这里虽是新区，群众却都有一定程度的觉悟。我们来到以后，便分成几个组，四处宣传、扩军。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几天，就有人来参军了。来参军的什么人都有：有农民，有青年学生，也有身穿长袍短褂的商人……。李队长当时只怕人少，对来参军的人也不加审查，不予选择，来多少收多少。甚至后来谁要是带七八个人来，马上派他当班长；要是带二三十个人来，马上派他当排长。有人曾提议应该了解了解这些人的历史和来历，以防坏人混进来。可是李队长总是毫不理会地说：“没有关系。等我们主力回来，补充到连队里，再审查也不晚。”参军的人越来越多了，李队长什么都要管，连向大家讲讲革命道理的时间也没有了。每次来了参军的，只是说几句欢迎之类的话，就给他们找房子住下。这样不多日子就发展到三百多人。甚至连镇子附近的几个村子也住满了。

开始，部队生活还很好。可是三百多人，一天三餐，穿衣零用，不到一个月便把军部留下的现洋和物资开销得差不多了。生活渐渐变苦了，部队情绪也就受到了影响。有的人竟直接到队部来发牢骚。在这种情

况下，李队长仍没有对大家进行教育，只是决定外出打土豪筹粮筹款，改善生活。从此，他便领着几个手枪队员成天外出活动，家里的事更没有人管了。部队没有严格的纪律，又没有事情做，非常涣散。开始的时候，一般地都还不离开驻村，可是到了后来，有的人想家了，也不请假，就跑回家去。回家后，高兴了看看就回来，不高兴了就在家一连住上几天，或者干脆不回来。部队就象个大客店一样，人来人往，昨天还有两三百人，今天早上点点人数，只剩下几十，而明天说不定又聚起一两百人。你要管吧，根本抓不着头，说不定班长、排长、连长也都走了；你要找吧，又不知道他们家住何方。李队长整天被大家的吃喝缠得不能脱身，只顾忙着在外面活动，眼看着家里成了这个样子，真叫人着急。

正在这个时候，又得到情报说当地土豪勾结了大刀会准备进攻我们。李队长把原来手枪队的同志找到一起商量，大家认为，大刀会是群乌合之众，单凭我们这二十五只驳壳枪，打败他们是毫无问题的，只是现在这三百多新兵，由于没有严格审查，保不定混进来坏人，一旦有事就会乘机暗害。怎么办呢？审查已经来不及了。没法，只有把手枪队的人都搬到李队长住的院子里住，以防万一。

两三天后的一个早上，哨兵刚回来，街上就传来了枪声。我们连忙起床，提着枪就向外跑，一出门就被打倒了两三个。出门一看，部队住地都是敌人，集合部队已经不可能了，只得集中火力向包围我们的敌人一阵猛射，才冲了出去。等我们冲到山上，周围枪声响成一片，除了我们一起的二十多个手枪队员外，其他三百多人一个也没见到。

从四面轻重机枪的射击声中可以分辨得出，袭击我们的不是大刀会，而是敌人的正规军。敌人来得这样多，这样凶猛，部队又垮了，大家只好在山上坚持。挨到天黑，选择了一个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才冲了出去。

这时候，我们只剩下十六个人。天漆黑，又冷又饿，周围的情况一点也摸不清。好不容易才找到点吃的东西，吃了之后，本想回到原来住的村子，可是敌人已经在这住下了。没法，只得忍痛离开。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四处“追剿”我们，接连跑了五六天，和敌人的保安队打了几次遭遇战，才摆脱了敌人，在陕西、河南交界的龙驹寨附近一座不知名的大山中“蹲”下来。

在这里，人地两生，同群众失去了联系，又不知道主力部队的去向，我们象失去母亲的孩子一样。受

了这次挫折，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李队长更是如此，他有时象一个负了债的人，有时又象被什么难住了，整天苦苦地思索着、琢磨着。虽然，多数同志都能经得起这次考验，但也有个别人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二班长李杆子就是如此。这天，李队长正在房里坐着想什么，二班长突然垂头丧气地走进来，他把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放，坐在队长面前说：“我不干了，枪你收下吧。我要回家去。”李队长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弄呆了，停了半晌才说：“你这是怎么想的，咱这阵是困难，可是咱都是红军战士啊，怎么能因为这点困难就不革命了呢！……”李杆子一句也听不进去，没等李队长说完，就象吵架一样直嚷：“别说了。革命，革命，吃不好穿不好，跑了几个省剩下这么几个人，再干下去，还不知道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呢！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做我的生意。回家再不好，总可以保住一条命。”

李队长紧皱着眉头，站起来又坐下去。他的脸气得白一阵紫一阵，几次想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来。过了许久，他才强力镇静地说：“李杆子，你怎么说出这样话来？咱们革命难道就是为了自己吃好穿好，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吗？”李杆子没有回答，李队长又继续平心静气地说下去：“革命和走山路一样，一不小

心就会栽筋斗。咱们这次是栽了筋斗，可是咱们还能因为栽了筋斗就不再走了，不革命了吗？咱还要往前走。你不干了，不是因为少了你一个人革命就会怎么样，是因为大家都是阶级兄弟，不能看着你往死路上走。你没想想，即便你回到家里，国民党反动派会让你安安生生做生意吗？你参加红军，还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把你逼到这条路上的？再说，咱们为革命，走南闯北，同生共死这多年，你怎么舍得离开大家呢？”

李杆子完全象块朽木，火烧不起苗，刀刻不成器，队长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仍执拗地说：

“这有什么，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办法，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回家去说不定还有条生路，就是死了也能埋在自己的地里。我要走。我不能留在这里陪着你们死……”

李队长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刷地站起来，大声说：“好吧，你走吧！我李炳银在茅坪没有做好工作，害得大家吃苦，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但我李炳银决不当革命的逃兵，决不脱离革命！我甘心情愿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我不需要别人陪着我死！走吧！你走了，革命也一定要胜利……”

李杆子听到队长这样讲，低着头，一动也不动。

停了一刻，他忽然象个罪犯一样，弯着身子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又悄悄回过头，眼睛还是不敢看人，低声说了句：“队长，那我走了。”不等李队长回话就跑了出去。

晚上，外出活动的同志们都回来了，大家听到李杆子离队的消息后，都跑到队部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是金是铜今天看出来了，只有孬种才会在这时候装熊。”有的说：“下火坑，上刀山，我也不会离开革命部队。”正在这个时候，一班班长（可惜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问队长：“李杆子是队长放他走的？”他看到李队长低着头没有回答，便又难过又诚恳地继续说：“队长，你不应该让李杆子走，我们是红军，不是客栈，我们有纪律。在茅坪，我们就是吃了纪律不严的亏，所以才把刚搞起的队伍弄得七零八落。”他的话刚讲完，李队长便猛地抬起头，满眼滚动着泪花，沉痛地说：“同志们，是我错了，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大家。”他的声音哑了，停了片刻，又继续说下去：“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在茅坪的失败，不但是纪律不严，更大的错误是我只顾发展队伍，而忘记了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必须依靠广大劳苦群众，忘记了必须加强教育，提高大家的觉悟，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和

纯洁。只凭热情工作，忘记了党的政策，结果给党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是真没有脸见首长和同志们……”说到这里，大颗大颗泪珠滚了下来。

李队长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很难过。沉默了一会，还是一班长先说话了：“责任不全在队长一人身上，我们都有一份，都应该接受这次教训，光难过也没有用，大家应讨论一下今后怎么办？我们还有几十个人，十几支枪，还可以从头干起。”

话头一转到今后应该怎么办，大家又讨论开了。有的主张回到大别山根据地，有的主张去找主力，可是又有人觉得这两条路都有困难。回大别山，要通过到处都是敌人的千里平原，没有钱，又没有地图，那等于大海捞针，搞得不好，说不定还会受到损失；找主力又不知道主力在哪里。这时候，一班长又轻声问队长：“队长，主力部队临走的时候，首长怎样交待的？是不是部队一定会打回来？”

李队长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仍低着头，喃喃地说：“军长亲自对我说过，他们不久就会回来。”

“那就行了。”一班长猛地站了起来，两眼放射着炯炯的光，充满着信心说：“军长亲自说的就不会错，部队一定会回来。我不同意回大别山，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有人有枪，也有了失败的经验，

应该继续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经一班长这样一说，大家心里亮堂多了，都觉得这话说得对。有的说：“跌倒了爬起来从头另干。”有的说：“我们一定要重新搞起队伍，迎接主力。”有的甚至发誓说：“我保证再困难，再艰苦也不动摇，活着就和大家在一起革命到底。谁要是象李杆子那样，我们就象对待叛徒一样地对待他。”大家一面纷纷表示着决心，一面注视着队长。

李队长激动得满眼含着泪水，他已不象刚才那样垂头丧气了。大家一讲完，他便站了起来，坚定地、充满信心地说：“同志们说得对。我们不能被失败和困难吓倒！我们要从头干起。”

从此以后，我们便转移到试马寨和武关一带深山中住下来，继续开展扩军工作。

我们带着短枪，穿着便衣，出没在周围十里的地区内，打土豪分粮食。我们经常帮老乡干活，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老乡没有吃的，我们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他们吃；老乡没有穿的，我们把打土豪得来的衣服送给他们穿。这里的群众过去不知道什么是红军，但是我们来了不久，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红军是帮助穷苦人民的军队。他们也把我们当做真正的朋友看待。

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我们在这里立下足来，和

群众打成了一片。而且从山上草棚里搬到了村子里。土豪们几次勾结反动的保安队来搜剿我们，但在群众的掩护下，敌人却连我们的影子也没有找到。许多群众白天自动替我们放哨，晚上给我们带路打土豪。不久，就有六七个经过斗争考验的小伙子参加了部队。

情况好转了，队伍又开始发展起来。我们一面继续作扩军工作，一面设法和主力部队联系。到了五月，终于和军部联系上了。军首长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要我们赶到商南县与部队会合。

老乡们舍不得我们走。我们只好安慰他们说：“红军不会走，我们还会回来的！”刚参加部队的一些同志，回家辞别了亲人，和我们一起离开了这里。

走了一夜才赶到商南，主力部队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了。看到部队，李炳银队长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徐海东副军长已经知道了我们所受的挫折，他走过来亲切地对我们说：“别哭了，革命本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你们从挫折中接受了教训，这就很好嘛。走，跟着队伍前进吧！”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手枪团，继续战斗在陕南。

注：①选自商洛人民出版社《九进八出》。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②汪治国现任福建省军区副政委。

红军在陕南^①

郑位三^②

红二十五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入陕。当时我是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我又是陕南特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打了四个大仗，打下五座县城，有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当时敌人很强大，我们没有可能迅速地发动群众，和地方党也没有联系上，有枪没有人背，埋掉了几千支枪。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还派出了两支游击队，一支是洛南游击队，一支是华阳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骨干都是鄂豫皖的老战士，很有作战能力，也善于发动群众，派出去一个时期，收回来进行整训。党在陕南依靠红二十五军主力和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红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走后建立的，留下的鄂豫皖老战士只有三百多人，其余大多数是抗捐军，所

谓各路游击队，主要是抗捐军。老干部和老战士派往各部作领导。

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活动有三件大事，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件是打开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佛坪纯系军事行动，也比较容易。打开宁陕县城，我们消灭了保安团，杀了伪县长，缴获了长短枪三百多支，搜出了县印。同志们问我住不住？我说住十天到十二天，最少住几天。我给敌人算了个帐：敌人得到信息，从西安派来一个新县长和军队，最快得十二天到半个月。我们在宁陕住下整休，派干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宣传，向群众表示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到第八天，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们才离开宁陕。不出所料，十二天敌人的新县长带着军队才到任。

第二件是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夜袭户县，在那里扰了一下，西撤一直到凤县，在公路上走了五天，到离凤县只有二十里。我们也给敌人算了帐，从汉中和西安要派兵都得好几天。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公路两旁打土豪，过年吃的是地主的供年糕。敌人不几天从西安派飞机来侦察。这一次政治影响很大。

第三件是活动到华山脚下，直逼西安，在华山兜了三个大圈子。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和红军刚出陕

西，我们就在东边闹华山，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毛主席表扬我们说：你们搞得很好，红军一出陕西，你们就东闹华山，配合得很好，配合得不坏。

七十四师在政委的领导下，军事上我们继承了二十五军的优良传统，对地方上追来的抗捐军采取很信任的态度，对他们待之如上宾，给枪、派干部，帮助。有一次，我带了一部分鄂豫皖苏区的老战士（只有七十多支枪）和上千抗捐军（他们带枪八百多支）。一天，一个干部向我汇报说，明天怕要出事，许多人打算回家过年，不让回就会出问题。我听了后就采取信任的态度，召集他们的领导人开会商量，我给他们讲：你们要回家过年可以，也可以分批回，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来，你们自己决定。我给他们拿出仅有的白洋，让他们作盘费。这一下大家很感动，都说老主任对他们太好了，非常感动，说军队还要用钱，只要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回家的人马上减少，大多数后来归队。如果不是一贯采取对他们信任的态度，就会出事，且这次我们人少枪少，就会有危险。

正由于如此，我们发动起来的抗捐军，除山阳的阮开科杀了我们的干部带枪投敌外，多数都表现的很好。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重视

了统战工作，很少杀人，对土豪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不杀，有的采取罚款的方法，打击面较小。

我们在陕南期间，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除我们派出部队侦察外，就是紧密地依靠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我们很重视搞邮差，从他那里发现些东西，从敌人的报纸和来往信件中知道不少东西。邮差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主动给送来，我们报以高价。

我们能在陕南活动两年多的时间，在敌人的“围剿”下能够存在和壮大，除本身的政策正确外，就是陕南的群众条件很好，那里的群众非常好发动。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陕南的群众很好。有一次我带了二百多支枪，经过清油河（商南境内），商南伪县长带枪八百多支，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赶跑了。我到伪县长的住处搞敌人的文件（这是我经常注意的事），找到伪县长的箱子，扒出了一张土豪告农民的字子，告的全是贫苦农民。我就到那个村子里开了个会，把字子念了一遍，就发动起群众成立一个游击队。

二十五军在陕南，和陕南地方党有过联系，第一次是汪锋同志去。我们收到的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和“八一”宣言，就是陕南地下党搞来的。二十五军在陕南也有一些教训，那时对地下党除有中央介绍者外，对地下党的帮助差一些，有时只是谈一下，应付

一下。有两件事是搞错了：一件是张汉民和二十多名党员被杀掉，这是个错误。当时我没在军队，后来听到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党员，我们对不太信任，有怀疑，这是处于警惕，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出难题，如向他要机枪零件、文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要东西是次要的，这样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同志捉住的。战斗结束，张碰见了徐海东说：你是徐海东同志？我是张汉民。这样被捉住的。张汉民为证明他是党员，叫出二十多名被俘的党员来，我们认为冒充共产党员，结果被杀掉了。后汪锋同志来一再解释，我们对他也怀疑，后来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另一次是西安救国会^③派到何振亚部的同志，被宋登贤误杀，这是一次误会。这两件事是搞错了。

注：①摘自郑位三一九五九年七月访问谈话记录《红军在陕南》、十一月访问谈话记录《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

②郑位三（一九〇一——一九七五年），湖北省黄安（今红安）

县人，党的七届、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③据原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回忆，被宋登贤误杀的，是中共西北特支派往何振亚部的政治干部。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①

陈 先 瑞^②

今天仅凭我的记忆，向同志们提供红七十四师的产生发展和坚持陕南斗争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我在陕西省山阳县唐家河九甲湾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徐宝珊、戴季英命令，要我带二二三团七连（六十余人）下来，在山阳、郧西、镇安、柞水地区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当时对我讲，我们部队的名称为鄂陕游击师，我任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没有）。下去之后：1.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社会情况、人民生活 and 遭受压迫情况及地方反动势力情况；2.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我军主张，组织动员群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简称“五抗”）；3.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我们，要千方百计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提高部队和群众斗争

情绪；4.我们的活动情况和敌人主力行动、动向，要常向军部报告。

我们下去之后，按省委和军首长指示活动。先熟悉地形、社情，每到一地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军主张，说明红军不走了，要同大家一起干革命，一起实行“五抗”，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积极消灭地方反动团队，打击反动气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贫协小组，提高群众和我军的斗争士气，扩大了红军。个把月，我们把一些乡、镇保甲的反动武装几乎都扫光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中共鄂陕特委，书记是郭述申同志。同时，部队改为鄂陕游击总司令部。一个月之后，郭述申同志调回，改为戴季英同志。六月，郑位三同志接戴季英的书记。当时组织很简单，除司令、特委书记外，身边只有几个参谋、几个政工干部。七连扩建为总部特务营。我们同营部在一起吃饭。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各路游击师，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配合主力作战，负责掩护红二十五军伤病员。总部的的主要工作，是到各路游击师了解情况和帮助工作，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开局面，输送干部，加强各路游击师。

这一时期各路游击师发展情况：

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二百余人，由工农群众组成。活动地区为红岩寺、牛槽、曹家坪、蔡玉窑、九间房、凤凰嘴。

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大刀会首领），政委夏云廷（云飞），号称六百至一千人。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时，将四路游击师带走，留下吴振挺带的百余人的游击队。他们活动地区为袁家沟口、小河口、黑山、药王坪、马家山等地。

五路游击师：师长最初是毛仪彬（红枪会首领，后被戴季英杀掉），后为孙守山（孙光），政委白明峻，是红枪会自发组织起来的，约一百五十余人。活动地区为店垭子、米粮川、两河等地。

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叶牺牲后为肖大喜，约百余人，是由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活动地区为湖北郢西的一、二、三天门。

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德心，政委张祖祥，约百余人。活动地区为大小心川、西河。

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号称一千多人，我们只派几个干部去。活动地区为唐山河。

华阳游击队，当时主力派下去多少人，后来发展多少人，队长、指导员是谁，活动地区和活动多长时间

间，我不清楚，因他们和总部无联系。

这些游击师的组成，有的是军部直接组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豫陕方面：一九三五年四月，由方升普、李隆等带二二五团八连下去。后组成豫陕游击师和豫陕特委。特委书记郑位三，以后是李隆贵。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豫陕游击师下辖四个大队：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

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

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

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

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边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成立了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豫陕游击师，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泮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同志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

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师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在敌重兵围剿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下，受到很大损失，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总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埡子、二天门找到六路

游击师，五、七路游击师未找到。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我们会合这些部队以后，即向东，向山阳、郧西交界的碾子坪方向前进。同时，豫陕特委在敌重兵清剿下，也得知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主动将各路游击大队集中起来，向西找我们。这样两个特委便于九月九日在商南县的梁家坟胜利会合了。

会合之后，两个特委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主力走后我们怎么办，一致同意要讨论今后部队集中统一行动的方针、两个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这个会议从总的方面来说开得是好的。首先分析了红二十五军走后的不利形势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家认为，主力北上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一定会组织全部力量对我留下的部队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清剿，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加之部队新，枪支弹药少，军主力离开陕南，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斗争？部分同志缺乏信心，部队思想混乱，情绪较低。但陕南群众条件好，地形对我们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有矛盾可利用，有几百老同志作骨干，又有半年多坚持陕南斗争的经验，对地形、社会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坚定信心，团

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会得到发展。随后，讨论了两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一致同意两个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简称陕南特委），部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当时特委讨论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决定：1.继续会合三、五、七路游击师，并收容失散人员；2.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摆脱敌人重围，离开老区，到镇安、柞水、佛坪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3.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反动团队，补充枪支弹药，提高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士气；4.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5.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起，活在一块。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隆贵提出自己当书记。理由是：一是职务高，是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二是工农出身，会打仗。并说位三同志一贯右倾，老犯错误，在鄂豫陕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职务比他低，是省委候补委员，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指挥打仗。位三同志很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犯过错误，同意让李隆贵当书记。我和其他同志坚决不同意李隆贵当书记，认为他虽然是工农出身，但没有文化，没有社会知

识，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缺乏组织全面工作能力，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军阀主义，严重脱离群众，团结不了同志，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位三同志。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郑位三同志为特委书记，我和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郑连顺、张波（培真）为委员。以后又增加李学先为特委委员。

十月六日，于商南县的碾子坪成立了红七十四师。我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组成一、二营和手枪团、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共约七百人。当时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刘鉴挺，手枪团团长吴继云、政委张波。

中共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是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取得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陕南革命斗争的烈火不熄，红旗不倒，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陕南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梁家坟会议所确定的政治、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如果让李隆贵当特委书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特委的既定方针，西进到山阳、镇安、柞水、宁陕地区活动。十一月初，我军

进至宁陕县关口镇，准备以四个连和手枪团的一个分队袭击宁陕县城。当部队行进到城下时，发现敌人已有准备，遂撤回关口镇。为了继续收拢三、五、七路游击师，收容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我军经旬阳以北撤回鄂陕边，途中会合了五、七路游击师。此时，敌四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鄂陕边压来，我军又由郧西二天门一带西去宁陕、佛坪一带活动。以奇袭占领佛坪县城，消灭县保安团。

十二月初，我军快进至镇安县青铜关时，敌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〇团一个营已先期到达青铜关，堵我前进，另一营亦尾追而来。特委决定，以小股兵力诱敌出关，打一个伏击战。六日上午，敌误我为游击队向我扑来，我军个个奋勇争先，一举将敌打垮，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五挺。此战大捷，军心大振。战后，我军转而北上，在菩萨店会合了三路游击师。此时全师已有八百余人。部队在东江口进行了整顿。经过这段活动，使广大群众知道鄂豫陕边区还有红军，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敌对我之第一次围攻失败了，根据地的局面趋于好转。

十二月中旬，特委在宁陕县的四亩地召开会议，认为此地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都很好，决定组建宁佛

工委，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建立小型的根据地，作为师主力行动的立足点。宁佛工委开初由罗明义（书记）、张绍安（游击大队长）等人组成，以后又派刘鉴挺、汪世才带了一个连下去，由刘鉴挺任工委书记。为了加强领导，以后又派曾焜、方升普到宁佛工委工作，由曾焜任工委书记。会议同时还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军影响，继续收容失散人员和伤病员，师主力相机东返老区活动。

十二月下旬，我军得悉宁陕县城空虚，即先往东江口北去，尔后突然回来，日夜兼程二百余里，于二十六日打开宁陕县城，全歼敌保安队三百余人，处决敌县长剧文绍。我们在宁陕县城住了几天，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分浮财，扩大红军。这次行动给敌人特别是地方保安团队以很大的打击和震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也解决了我军的全部服装。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我军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先西进至洋县金水河地区，顺汉水漂放宣传标语，然后突然挥师东进。我们先到大小米粮川，店垭子，一、二、三天门，红岩寺，袁家沟口，收容了一些失散人员和伤病员。所到之处，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又回来了，并且不走了，号召群众用各种方式配合我军行动。并警告地主反动派不准做坏事，谁要是欺压群

众，一定要谁的狗命。同时，镇压了极少数反动分子。这样大大鼓舞和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我们行至山阳沙窝时，遭到敌人两个团的突然袭击，激战两个小时，我即撤出战斗。此仗我牺牲营长以下四十余人。此仗之后，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打开漫川关、东赵川、荆紫关、河南西坪，先后歼灭三个地方保安团，缴获长短枪数百支。然后由东向西，到庾家河、峦庄、三要司、兰草、官坡，消灭当地保安团。此时发现敌人调动兵力围剿我们，特委决定，东进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再西进摆脱敌人围剿。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我们由东向西回到东江口，部队正准备过春节时，杨虎城独立旅进山围剿。我们甩开敌人，一个夜晚插到山外周至、户县过了一个好节。然后沿着秦岭，向宝鸡挺进。等宝鸡敌人派两个团出来截击我们时，而我又以急行军翻过秦岭，利用天下大雪，再一次向西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组建的保安团。然后西进到凤县双石铺，消灭当地保安团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破坏公路桥梁几十处，使公路中断停车达半月之久。这一行动，因搞到敌人老巢里，打得敌人很痛，敌人还派飞机来侦察，并调集驻汉中之四十九师，安康之四十四师，关中杨虎城之独立一、二旅，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八个

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合围的手段，妄图消灭我们于太白山以西地区。战斗一开始，正面敌人日夜不停地穷追，弄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我们后退的大小道路敌都派有军队驻剿。这样连续作战四天四夜，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爬上了三千公尺的太白山山顶，但我们刚一下山到厚畛子，又遇敌人追击，打了一天一夜才摆脱了敌人。这次围剿，我们处境相当困难，敌人以绝对优势轮番追击。敌人的口号是，只要我们放一枪，就等于打死我们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弹药几乎打光了。加之我们预先思想准备不足，估计敌人要来围剿，但没有想到敌人用这么多兵力来搞我们。部队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七天多未很好吃东西，没有休息，伤病员又没有地方安置，在部队中产生了急躁情绪，要同敌人拼掉算了。

我们摆脱敌人穷追后，到东江口稍作休整，安置了一下伤员，一直东进到河南伏牛山、兰草、官坡、庙台、双槐树地区，消灭当地保安团。然后进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回头打开西坪、富水关，消灭地方保安队百余人，再打荆紫关、漫川关，消灭保安团二百余人。这几次小仗，进一步解决了部队服装，补充了弹药和枪支（先后共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稳定了部队情绪。到梁家坟休整几天，特委开会，分析了前

一段情况，认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部队战斗力大有提高，这一时期部队先后扩充新兵五百多名。我们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注意，估计今后敌人会重新组织重兵对我围剿，我们要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发动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从陕南整个情况看，宁、佛地区还是敌人薄弱之点，那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对我们有利，应利用敌大清剿之前，回到宁、佛地区做好群众工作，继续扩大红军。五月初我们又回到东江口休整，部队除抓紧时间训练外，主要分散做群众工作，组织贫协小组，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军。五月中旬，我们从敌邮电获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部计划在三个月内用驻、堵、追等手段围歼我们。我们根据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再集中行动，不易解决吃、住问题，也利敌集中兵力穷追。因而特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自己行动也方便，又可以解决部队行动、吃、住问题。陕南地形条件，经前一段集中行动，大家都熟悉，部队经过了锻炼，分散行动的条件已具备。分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力量，消灭敌人，待敌围剿过后，再集中活动。根据特委的决定，部队分为一、五、六三个小团。方升普、位老带一团，在镇安、柞水、蓝田边活动；李

隆贵带五团，在汉水北岸的汉阴、旬阳地区活动；我带六团，先向西进引敌西去，尔后东返，在山阳、商县、商南、郧西等地活动。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还打了些胜仗，消灭了不少地方反动武装。六团消灭了漫川关特别是东赵川地方民团。西照川是郧西县民团团总赵六娃常驻之地，我们打死了赵六娃，真是人心大快，缴获长短枪两百余支。一团在秦岭附近活捉刚要上任的商州国民党专员汤有光。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敌人妄图围歼我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我们在宁陕的猴子坪集中。先到南汉江边，消灭镇安云盖寺的民团，歼敌一百五十余名，再回到东江口地区。由东江口进到曹家坪，收编了宋登贤大刀会（号称三百人）。再东进河南，打西坪，因西坪敌人有了准备，未打开。回到富水关附近休息时，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相当团）和商南县保安团千余人来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公秉藩是国民党嫡系特务队，以为是杂牌军。他们的火力强，其部队是由国民党校尉级军官组成的。待敌接近，我们集中力量一个反击，将敌击溃，打死打伤敌人近百名，俘敌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盒子枪五十支、机枪七挺、步枪数十支。在官坡消灭卢氏县

保安团一个加强连，歼敌一百七十余名，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二挺。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再经黑山、黄龙铺，进至蓝田县，歼灭许家庙民团，此时正值“双十二”事变。

“双十二”事变，开始我们不了解真情，只听传说，有的说是张、杨混战，有的说是张、杨把蒋介石扣起来了。当时我们不管是张、杨混战还是张、杨扣蒋，预计先打蓝田县，然后乘机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先捞他一把，占些地方再说。第三天我们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一封信，要我部原地不动，由李涛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部队今后的任务，并要我们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同志。我们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同红二十五军也无联系，外面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特委决定，既执行，又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第四天，李涛同志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我部。开始我们先问李涛同志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情况，有点盘问性质。当我们解除疑问后，李涛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部队改为抗日南路军，成立军委会，郑位三同志为军委主席、李涛同志为副主

席；部队要进至潼关、灵宝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向潼关进攻，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听了李涛同志这些传达，在思想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很突然，也很新颖，开始有些怀疑，后经李涛同志反复解释才相信了。部队迅速动员和整编，经四天的准备，主力向东开进执行新任务。由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宋登贤、宁佛工委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开辟宁佛地区工作。师主力进至灵宝附近，接周副主席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我部开回商州，同红十五军团会合。我们回到商州，受到军团首长和部队热烈欢迎，军团首长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坚持陕南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军团首长还说：我们在陕北打了几个胜仗，也有你们一份，你们这几年不但没有被敌人搞掉，而且消灭了不少敌人，自己越来越壮大了，这是了不起的胜利。当时全师已有一千七百余。我们也特别高兴，象久别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五军团开回三原，我

们继续留在陕南，开往镇安、柞水、宁陕三县驻防，待命行动。师部带五团驻柞水县石嘴子，四团驻镇安，六团驻镇、柞之间的石坪。这一时期一切供应均由杨虎城陕西地方政府供给，部队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做统战工作。由战争转为和平环境，开始非常不习惯，原来是冤家对头，现在是朋友，要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总觉得别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和主张，我党我军为穷人谋利益，红军还是老百姓的军队，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经过三个多月驻防，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好，群众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在这一地区接收三百多人参加了部队。后来地方国民党政府把我们扩军反映到西安，西安办事处来电要我们停止扩军。此后，我们又偷偷摸摸地扩大一百多人参加部队。

四月，西安办事处来电说，供应运输困难，命我部开往长安县以南大峪口地区驻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主要是整训。政委李隆贵已调延安抗大学习，张明先调来当政委，吴东升当政治部主任。四团团长王挥友，政委吴林焕；五团团长孙光，政委丁国钰；六团团长汪世才，政委李书全。李涛同志调回延安，位老六月也调延安。部队正规训练，我未搞过，一切都

是从头学。经过三个月基本训练，部队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化，克服了游击习气，军事素质有些提高。八月份，奉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开往三原整编。

我们从大峪口出发，路过咸阳大铁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铁桥两边看我们。敌四十四师师长李文曾化装便衣，也在人群中看我们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部队，他不理解为什么派那么多部队围、追、堵都没有把我们消灭，反而越战越强，越打越多，他们称我们是一支奇怪的部队。

部队开到三原时，受到彭总的热情接待。他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你们单独坚持陕南斗争，很辛苦，由于你们在陕南牵制了不少敌人，直接配合了主力行动，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现在由于国民党卡我们，部队对外暂改为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连的建制不动，改为炮、辎两营，驻东潼关、三原、耀县、北同官、洛川一线，担任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一九三七年十月，部队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部驻洛川，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四团又担任机动任务，哪里出事往哪里去。瓦窑堡紧张调瓦窑堡，绥德紧张调绥德，延长紧张调到山西大宁县，富县紧张又调回富县。在西北这几年，四团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

来、叶剑英、贺龙、滕代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教诲，给了很大的鼓励。

再讲一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的基本原因

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

1. 采取了较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主力北上，各路游击师在敌重兵围剿，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及时收拢兵力，集零为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敌人兜大圈子，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力量突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吃掉好打之敌，开辟新区，建立新的立足之地。当敌人察觉我们在宁陕、佛坪开辟新区，用重兵采取追、堵、驻剿的方法对付我们集团行动时，我们则及时化整为零，分散行动，遍地开花，到处袭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平时敌人用一两个团追击、清剿时，我们采取大踏步前进，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东到河南伏牛山，西到汉中，北到山外，南至汉江。我们走的快，来的也快，声东击西，出没无常，使敌人忙于拼命追我们，老挨打，还摸不到我们。

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

敌人。我们对何振亚、宋登贤部采取联合抗敌，互相配合，逐步改造的方针，最后改编为红军。我们对开明绅士，如商南县的石老八，宁陕两河口区区长宋承义，采取争取利用的方法，不动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利用他们给我们买医药、布匹和报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有些地富家不没收财产，利用他们掩护我们的伤病员。对山寨、石洞一时打不开的不打，订互不侵犯条约，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保护城镇工商业，我军所到城镇，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稳定市场，安定民心。不杀俘虏，对所俘敌士兵和罪恶不大的下级军官进行教育后发路费放回家。不搞硬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分地主富农的浮财，救济贫苦老百姓。实行这些政策，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人，使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困难，减少了许多对立面，分化瓦解了敌人。当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开始也是“左”的要命，不仅杀了地主老财、反动团总，而且有时连他们的家属也杀了。红二十五军走后，我们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改变了过去“左”的做法，收效甚大。

3. 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我军纪律严明，不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每到一地都打富济贫，分给群众的

粮、财，他们白天不敢要，我们晚上送上门去。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决困难。给群众担水，扫院子，看病，有时帮助群众收割。群众给我们送信、带路，都给很高的报酬。这样，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在当时无固定后方的情况下，伤病员多是放在群众家里休养。我们到处建立秘密农协小组（两三人不等），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我军每到一地，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可把周围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敌情大体搞清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如鱼在水，自由东西。

4. 军内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对敌。那时干部、战士吃、穿、住、行都是一样。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宿营带班、查铺、查哨，规定发生紧急情况的集合地点和前进道路。干部要保证部队吃饱饭，睡好觉，照顾好伤病员。特别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郑位三同志，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每到一地，都找各方面人士开座谈会，了解敌情、社情。他善于利用国民党报纸分析敌人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确定我们的行动，克敌制胜，大家称他是“诸葛亮”。他善于团结干部。李隆贵反对他，但他并不计较，主动同李搞好团

结。他平易近人，常找同志们谈心，大家有话也愿意和他讲。他在病中不能走，每天由几个人轮流抬着，但抬他的人毫无怨言，这充分说明大家敬佩他，爱戴他，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尊重干部，干部爱护战士，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不管战斗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全军上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具有敌人难以置信的战斗能力。

总之，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斗争两年多，在艰苦战争环境的考验下，红旗未倒，坚持到最后胜利。部队由初建时的七百人发展到三原改编时的两千一百人，先后消灭敌人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三千余支。牵制敌人除地方保安团外，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三个旅、胡宗南一个师、国民党别动纵队等。我们还开创游击根据地，打富济贫，实行“五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主张和政策深入人心，我军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初稿，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改）

注：①原题为《红七十四师陕南斗争大事记》。

②陈先瑞现任兰州军区顾问。

对宁佛工委的回忆^①

张绍安^②

宁佛工委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宁陕四亩地。特委领导陈先瑞、郑位三同志找罗明义和我谈话，让我俩带一个连下去组建宁佛工委，工委书记由罗明义同志担任，并兼任大队政委，大队长由我担任，全队人员共三十四人。对外称红七十四师独立五团，对内称宁陕、佛坪、周至、岐山、宝鸡游击大队。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辟根据地。最根本的任务还是为红七十四师创出一个落脚点，即根据地。那一带地处山区，群众住的分散又穷，生活很艰苦。当时给红七十四师搞给养，也是我们工委的任务。工委成立时有马枪十三支、驳壳枪二十支，平时我带两个班到群众中去了解地主恶霸和反动势力的活动情况，晚上翻墙到地主、恶霸家去打富济贫，搞钱、搞布、搞西药，然后送往部队，并警告这些坏蛋，不许搞反动活动。后来罗明义被调走，汪世才同志又带十几人来和独立五团会合，一直坚持到“双十

二”事变。人员最多时发展到八百余人，后经杨虎城、胡宗南的部队合围，部分被冲散，除伤亡外，还剩一百七十多人，被编入了师正规部队。

宁佛工委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四亩地，那里曾经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对我们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是政权多是绑在脚底板上、背在背包上的，红军在哪个一带地区活动，政权也就带到哪一带，苏维埃不十分巩固，发展党员也很少。

注：①根据张绍安一九八三年九月访问谈话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张绍安曾任山东省泰安军分区司令员。

我在红七十四师的点滴回忆^①

解 大 钧^②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展开了胜利的游击战争，坚持了东起豫西伏牛山，西至陕西留坝、凤县，南起湖北的一、二、三天门，北至长安的广大游击区域，对敌人造成了严重威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底，各路游击队会合，奇袭宁陕县城，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打死伪县长，还枪毙了二十多个土豪，造成了一时的红色恐怖。此后，伪政府不敢向群众征收捐款，地主不敢向农民征收地租。我军撤离宁陕县城后，行军东江口，由于敌人的进攻，我们北出汤峪到户县。这是一九三六年元月，正过春节，部队还做了哨子面。不多几天，西安伪当局派部队来，我即进入南山，由汤峪越秦岭，踏雪前进。这时部队处于艰难的时期，粮食成了问题。在秦岭的原始森林里打死了一只重三四百斤的犀牛，用火烤着吃，用雪煮着吃，后来到了佛坪地区，复至东江口。到了三月，敌人又以强大的力量追击围剿，封

锁了宁陕佛坪一线，断了大小道路，我七十四师被迫转入太白山区的最高峰。这里积雪未消，气候很冷。古人说：“太白积雪六月天。”在这个见云即雨，见雨即雪的地方，战士身着单衣，下雨不足以蔽水，有雪不足以御寒。行军几天，渺无人烟，部队吃喝都成问题。战士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些困难都一一被我们克服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敌人又以二十个团的兵力对我进行围攻，红七十四师在用兵上根据需要把集中和分散适当的结合起来，分为三个团。各团各有自己相对的独立区域。十月间，我军转战至商南、河南边界的西坪镇附近地方，伏击胡宗南指挥的别动队。敌人装备很好，每人配备德国造的新式自动盒子手枪。在伏击的战斗动员会上，郑位三同志亲自进行战斗部署和政治动员。记得他说：“胡宗南的别动队都是敌人尉级军官，武器很好。”他逗趣地说：“想不想自动盒子？”接着他又分析了敌人情况：“这些敌人大多都是资产阶级娃子，没有战斗经验，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是完全有把握消灭他们。”由于事先敌情掌握的准确，战斗部署适当，所以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打死敌军四十余名。

在两年的时间里，斗争是异常艰苦和复杂的，由

于党和红军正确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在强大敌人面前没有被击溃，反而在斗争中发展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下，东江口以北群众曾多次自动起来分地主豪绅的粮食。红枪会头子宋登贤在丰北河带领人枪被我们收编为补充团。宁陕县北沟群众在王本善（小学教员）领导下，成立了“抗捐队”，共七十八人。红军所到之处，广泛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传播和扩大了党的影响。

注：①摘自《解大钧回忆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解大钧曾任安康地区公安处副处长。

宋登贤谈话记录^①

宋登贤，原名宋合辰，曾用名宋国庆。一八九〇年秋出生于河南新郑县梅河乡宋庄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因生活困难所迫，六岁时，就跟父亲一块劳动，靠仅有的两亩菜地维持全家人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除没有力量抵抗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歉收外，还因通货膨胀、钞票值不断下跌之原因，使我始终在饥饿中度日。后来跟别人学泥水匠手艺。在此期间，河南连年遭灾，使许多人撩下自己的房屋财产外出逃命，我因舍不得丢去自己的穷家破产，又跟宋广生学厨糊口。谁知，在那年头，穷人过红白喜事都是自己随便做点比平常好的饭菜，一吃了事，有钱有势的人，有事都是在城镇馆子里请好厨师做，不找我们庄稼汉厨师。因此，靠做厨吃饭又成了泡影，即使有人请，家里人还是照样饿着。于是，我从十八岁起就在潼关、西安一带，靠着一辆独轮车给商人推货，挣脚力钱生活。为了多挣钱，我不分天晴下雨，春夏秋冬，脚不停手不住地颠簸在商道

上。推脚除受奸商的欺骗外，在城里还常常因走得慢或者歇车位置不当受到警官的打骂，有时怕花钱，住在别人的屋檐下，就这也被万恶的警官赶东撵西，甚至会搜身拘留。就这样，我在打骂声中担惊受怕地又熬了几年。这时，我又认识到繁华的城市也不是穷苦人的活命之地，才离开西安，来到终南山下的天子峪口。来后，先是担柴、挖药、卖山货，后又担油挑子，游转在沿山各村，凭着忠诚老实、勤俭朴素之优点，与当地人们相处很好，大家对我也非常热情，见我是外乡人，在此地无亲无故，有的就借给我房子，使我有立足之地，随着生意的好转，并安了家。

一九二二年，匪军吴新田的部队，一行十几人，闯入我家，把我用刀刺伤，昏迷之后，洗劫了我的家产。等我醒来，家里乱七八糟，一片惨景。我怒气至极，难以忍受，发誓报仇。可是，一时又无力实现目的。参军吧？国民党部队和土匪一样，从而又幻想学一套不怕枪、不怕刀、敌人捉不住的神法。伤愈后，我仍回到河南，听村里老人说，离不远的东小袁庄有一个高福本，会法会咒，一喝符纸水，一念咒语，任何人的刀就砍不进，枪打不入，若把他关在屋子里，他在墙上刻个门，朝门吹口气，就出去了。因我报仇心切，立即去拜他为师，经他许可后，我就跟他学法

念咒。凭着我对他的尊敬、忠实、勤劳、听话，他对我学法要求很严。在双方的努力下，我很快学会了念咒画符。他见我忠厚老实，便吐出了真言，说排刀、排枪全是假的，在练习时，因枪里装的是高粱秆灰，所以打不伤人，给刀刃上镀的是白泥金，看上很硬，其实是软的，当砍到肉上时，只要不拉，直上直下，这样就砍不伤人，别人不知真情，都认为他会排刀、排枪，有神法。当我明白真象后，非常失望，凭这假把戏怎么能报仇呢？如果敌人拿上真枪真炮，自己不是白送死吗？于是，我又回到家里做庄稼，因自然灾害，颗粒无收，我在别无熟人的情况下，又第二次来到陕西天子峪口，靠大家的帮助，在这里又摆摊、设店卖杂货。谁知，这里的土匪仍然甚多，常在通往四川的山道上抢人打人，就连那些绅士们也心惊胆颤，不得安宁。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组织了一个神团，从商州请来了老师，进行训练。我虽然知道神团是假的，但心想能吓唬土匪，对地方治安有好处，于是也没有传扬神团的本质。可是，这位老师见机取财，要现洋，绅士们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向群众派了一大笔款，就连我这个小摊子也得交出十几块现洋。我觉得这是变相抢人，不愿拿，绅士姬老八就警告我说：“你不愿拿出现洋，影响了社会治安，一切

后果由你负责。”我听了非常气愤，心想：“这位老师竟敢用迷信来欺骗大家，诈取钱财，我让你阴谋得逞？”就毛遂自荐地说：“我在河南也是教神团的，只要念动咒语也一样能使枪打不进，刀砍不入，关不住，绑不住，想走就走……”。这样，他们非要我试一下，我就大胆地叫绅士到处去贴告示，要大家来看我排刀、排枪。我把刀枪经过处理之后，在一次会上装腔作势，假念咒语，然后让另一个人来砍我、打我，经过这人的几次实验，我没有任何反应，毕了我大吹了一番，得到了他们的赞扬，就非让我教不可。于是，我提出了三点：一是，我教神团，组织练刀练枪是为的打土匪，政府不得干涉；二是，当地一切捐税我不出；三是，这里进城的来往车辆必须给我捎货，并不出脚力钱。他们答应后，我就开始教神团。西从秦镇、大峪口，南到宁陕江口，北到黄金、斗门镇，有几千人投奔我的神团。从此，我“宋老师”之名就在方圆百里传开了，说我有神法，会排刀、排枪，手下无敌。

事隔不久，几个农民来报信说，鸡窝子有股土匪，让我带人去消灭。可我心里明白，神团是假的，这次遇了真枪真炮我咋办呢？不去吗？农民纷纷要求，绅士们也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用的时候了贪生

怕死，学徒们也要求去拚一下，说死了也不悔。我见徒弟们个个斗志昂扬，又想到他们虽有洋枪，但必定是土匪，不是正义的，如果一打他们就会跑的，何况又只有二十几人。我便带了一百多人，拿上刀矛，两路进攻。我带冯祝义、尚贾行等五十多人从前子峪上，李克勤、尚七娃带四十多人从石砭峪口上。我们刚上鸡窝子梁上，就碰见土匪的哨兵，被尚贾行一下子戳死了，得了一支快枪，我不准他开枪，但他兴趣很大就打了一枪，结果把土匪全吓跑了，连衣服都没有穿，直往梁上爬，刚上梁就碰上我们。他们发现有人，又往山下滚，被我们那一路人挡住，二十来个土匪都被消灭，我们得了二十一支枪，我们返回，群众大为称赞。这批枪，长安县伪政府要收回去，我们不同意，说要留它维护地方治安，伪政府便同意我们组成一个保安队，由冯祝义和粉店刘先生的二儿子两人当队长。但他们后来和地主勾结起来，成了欺压贫民、保卫地主的武装组织。

打这之后，我又回到家里做生意。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石砭峪开了一个合作社，卖洋货与我竞争，我的生意就萧条冷落了。这时，我又改变经营方式，在江口一带来回搞行商，贩山货。一九三五年，有一次我到江口去买猪苓，钱没带够，就到江口

利经局，找局长（河南人，凭老乡关系）借钱，借到后，刚走出门就被红军七十四师的人抓住，拉到一个屋子里查问了我一番，接着他们又派人在天子峪口查，查明后，该师部刘守斋主任亲自给我谈话，道歉说把我误认为是利经局长，才绑了的。通过几次的谈话，使我进一步了解了红军，证实了我过去听人说红军对穷人很好的说法，红军决不冤枉好人。经他们的教育，我坚定信心要参加红军，可这一次因其它原因，未批准我立即入伍。刘守斋主任给了我五十块现洋和一个委任状，要我继续在天子峪口一带以做生意为名动员人们参军，扩大红军力量。红七十四师走后，我又回到天子峪，到西安、斗门镇、周至、户县、蓝田、临潼等地卖货联络人。因我教过神团徒弟多，在群众中又有威信，凡我去过的地方，青年人都喜欢和我打交道，我就动员他们，说谁能组织一连人谁就当连长，谁能组织一排人谁就当排长，这样就很快组织了许多人，除农民青年积极参加外，还有斗门镇、秦镇等镇子的相公也来了几十人（斗门镇油房相公王顺行组织来的）。他们问我组织队伍干什么？我说：“为人民，打土匪，凡是好事都做，不讲升官发财。只要你们好好干将来亏不了你们。”就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宣传鼓舞，从一九三六年三月起到八月

份就发展了四百余人，驻扎在塔子沟。用红军给的五·十块钱做买卖，现已有了八百多块，养活部队。在塔子沟住了一段时间，大家说“塔子沟”这个名字不好，一听就成了“塌死沟”。我看这里也无法活动，部队就迁到观音沟。在观音沟，我们一面生产，一面打小股土匪和零散的伪军。玉皇寺有十几个土匪，经常在泮峪口、秦镇一带拉票子抢东西，把当地的农民拉去用火烤，用铁丝穿锁子骨、耳朵，大雪天把你衣服脱光捆在树上冻，逼得家里人带上钱粮等物去赎人，使这一带的人不敢外出，开铺子的不敢开门。当农民反映了情况之后，我带着一百多人，经过泮峪口，在修械所（农民开的铁铺，修理枪支）拿了两支枪，跑步上山。一会儿，他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只好一人冲在前头，正巧遇见一个放哨的，他挡住我说：“你姓啥，要干什么？”我说：“我叫宋老师，要找你们头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宋老师有法，是刀枪不入，就允许我一人进去，不能带任何武器，我本身也没有武器，只给后面的人安排了一下。进去后，土匪们见我是宋老师，态度非常热情，他们的头头说：“这里有烟土、银子和枪，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可千万不要伤害我和其他兄弟。”我听到这话，就叫来了我们的谢秘书和通讯员，把他们的财产

进行了登记，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收编，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愿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按路程的远近给了路费，并让董汉玉带人送他们出山。董汉玉把这些人送到抱龙口，怕他们参加别的队伍，然后回来报仇，就全杀掉了。

因我在修械所拿的枪是保安队的，怕他们借故来打我们，我们又从观音沟转到宁陕的江口、沙沟、旬阳坝等一带山区，打土匪，维护了大峪、小峪、石砭峪、天子峪、沔峪的治安，人们可以安心地生产和经商。大家为了感谢我们，给我们赠送了五十多面“为民除害”、“开路先锋”、“打富济贫”等荣誉旗。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七十四师又一次来到江口。起初，他们怕我们变坏了，就把我们包围起来，进行调查，结果群众对我们反映很好，陈先瑞师长才把我部集合起来，讲了一次话，宣传红军政策，会后给我了一支手枪，给部队了两架坏机枪和每人一元钱。他们走时，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块走，编为正规红军，他们不同意，说我们在当地群众基础好，可以大力发展人力，然后活动到商县、宝鸡一带，教育群众抗日，协助正规红军，并给我们取名为“抗款抗捐军”，派李教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红七十四师走后，我们就按照他们的指示活动，可这个李教练有左倾盲动主

义，我部有个连附（姓何，石砭峪蔡家坪人）本人表现很好，就因是从国民党方面过来的，他就把何的枪收了。后来，他把去西安搬子弹的几个人打死了^②，这些人带有安康警察局护照和二十五带（二千五百发）子弹。红七十四师从河南南阳一带打了胜仗回来后，得了许多枪支，就是缺子弹，我们把子弹又交给了红七十四师，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七十四师从小峪回来，路过石砭峪时，我们不知道情况，都隐藏起来了，有一个海娃躲在石头后边放冷枪，被他们打死，等我们双方弄明真情时，他们很后悔，特意买了木枋把他埋在石砭峪口。事后，红七十四师把我们编为补充团，我任团长。在大峪口集训半年，他们给我们讲中国革命史、军事技术、帝国主义的真相等。

一九三七年六月，我由团政委彭华钦、教导员阎德旺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部队准备开到抗日前线，因我们团是新兵，所以只挑了几个干部随大部队到了云阳，其余的全到了陕北。到陕北后，把我们干部抽到抗大学习，期满后把我分在警备四团民运股任股长，后转战到大别山、太行山、华北平原，在战斗中曾三次受伤，一只脚被截去（评为二级残废），这时才转到地方，历任新郑县县长（地下工作）、专

署党支部书记等职务。

注：①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公室根据宋登贤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原记录存长安县档案馆。

②参阅本书三二六页“注③”

我在柞水与红七十四师的来往^①

贾志璞^②

我原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杨子恒部骑兵团一营营长。蒋介石为了瓦解杨虎城的力量，将杨子恒部从甘肃调到河南，归刘峙指挥。刘峙想整垮杨子恒，向杨要骑兵团，杨不给，刘峙就改编杨子恒的部队，将六个团改为两个团，骑兵团改为骑军营后又改成连。我从营长降为连长。我们都很生气。我向杨子恒提出，回到陕西。

从河南回到西安，到杨虎城府报了到。不久“双十二”事变发生，杨子恒也从河南回到西安。一天，杨子恒对我说：“杨主任（虎城）想找一个人到柞水县去当县长，我推荐你去，杨主任很满意。”他和我一块去见了杨主任。杨虎城主任就给我交待去柞水的目的：主要是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肖之楚的活动。我当时提出：我一个人怎能监视肖之楚的活动呢？杨主任说：“你先去，那里有部队配合。”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天左右，我到了柞水。时隔有二、三天，陈先瑞部队政治处打来电话，说部队要来驻防。我这时才明白了，杨虎城说柞水有部队，说的就是红军陈先瑞带的部队。我心里才算踏实了。但绅士们一听红军要来柞水，吓得都要跑，我作了不少工作，向绅士们讲：“我不要紧，你们也就没事；我是县长，他们若果要搞，先要搞我呢！”我为了安定人心，隔一两个钟头，在街上转一圈，表示我没跑。这样，绅士们都没跑。县城秩序正常。

陈先瑞带部队从镇安移驻石嘴子等地。师部就扎在石嘴子街上。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会场设在县政府对面靠东墙脚的一个空场子。参加的人有县政府的全体职员、保安大队。七十四师派了几个代表。会上，杨参谋代表部队讲了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欢迎部队的到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

开过会后，大约是二月十八、九日，杨参谋来县政府说，陈师长请我去部队吃饭。消息传开后，县政府职员对我说：“你敢去？”街上绅士也来阻挡，不让我去，怕把我扣住，议论纷纷。我心中有数，向绅士们解释，他们还不信。原因是，怕我上当。我对他们讲：我若果今晚回不来，你们明天再跑。就这样，才安定下来。

我到部队去后，部队同志很热情，作了很多饭菜，我和部队几个领导坐了一桌子。陈先瑞师长很活泼，又和气。他第一个端了一大杯酒给我敬，我喝吧，太多；不喝吧，又不礼貌。师长给我敬酒，真难得，我心里很激动，就热情地喝了。结果，干部你一杯，他一杯，都来敬酒，当时把我喝昏了。他们留我在部队住。我说，你让我回去，我今晚要是不回去，明天县城的人就跑了。我说明了情况，部队就派人送我回县。

通过和部队接触，关系越来越亲密，特别是绅士们的戒备心也就打消了。我为部队安排筹粮，召开了县政会议，向各保下了购粮通知，并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粮秣代购站，把部队分到蔡玉窑、营盘等地驻防；部队还配合政府到东川、两河一带剿匪。我觉得那一段，我和红七十四师相处得比较好，有事就找部队商量，闲了无事爱到部队中游。有几件事我很受感动：一是战士衣服都穿得很烂，有的补了再补，住群众的地方，屋场、院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给群众打水、做活，纪律特别好。二是战士无事都是三个两个围着一堆沙子，学习写字，画地图，这了不得！我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对党我不了解，但从这些战士身上我看到共产党能成功。部队的杨参谋也常

和我谈一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他问我：“你对‘西安事变’有啥看法？”我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我拥护，就是不该放蒋介石，应该把他杀了！”杨参谋说：“那可不行！你想：杀了一个蒋介石，那就会冒出来几个蒋介石，全国就乱套了。”

红七十四师在柞水还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在县城开了成立大会，各保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发了证书。这些，具体都是部队搞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移防到长安大峪口外，我们还经常通讯来往联系。

注：①摘自贾志璞《关于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在柞水任县长期间的回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贾志璞后参加革命，已退休。

苏 维 埃 调 查

红岩寺区苏维埃

据黄凤海（红军班长）、贺德茂（黄土塬乡苏维埃副主席）、熊福礼（大沙河苏维埃委员）、石长旺、徐光杰等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一月两次回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农历正月初八），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红岩寺街宣布成立了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区苏维埃政府先设在红岩寺街周启文家，后迁移到谷子沟口石家大院子。区政府主席王海清，副主席陈新焕（负责党的工作），秘书谢昌华，财粮委员张绪堂，土地委员谢光华。区武装力量有三个连二百多人，一连连长鲁盛忠，二连连长李金庭，三连连长翁炳山。区下有七个乡苏维埃政府，十九个村政府，选举出二十二名正副区、乡主席，二十六名正副村长，五十五名土地和财粮委员，三十多名武装干部。各地政府还成立有童子团、洗衣组等。没收了廖维岗、周

军兴、王迪祯、余秀英、蔡乐伟、蔡道德、陈应瑞、卢良田、谭世奎、徐玉进等二十多户恶霸地主的土地五百三十多亩，分给了五十八户无地的贫苦农民，没收粮食四万二千多斤、腊肉三千一百多斤、肥猪十三头、漆油一千二百多斤。这些物资大部分给了群众，少部分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全区人口一万五千，耕地二万多亩，参加红军和三路游击师的共达三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红军主力北上，八月中旬敌人乘机进行反扑，敌警二旅韩子芳（韩剥皮）团、朱志荣团和当地地主民团相互勾结，“围剿”红岩寺各级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游击队、赤卫军配合三路游击师在红岩寺、袁家沟口、蔡玉窑、丰沟、宝登山、柳木沟、凤凰嘴、九间房、太坪邱、莲花寨、九华山、谷子沟、玉皇顶等地，和敌人展开了多次激战，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未能取胜。农历八月底，苏维埃政权遭到破坏，敌人以百倍的疯狂对我苏维埃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残酷的迫害。惨遭杀害的达一百一十九人，受害群众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其中二百二十七人被关押，受尽严刑拷打，被逼外逃三百七十二人。

（中共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柞水县民政局调查整理）

白塔区苏维埃

据杨永清（鄂陕游击师总司令部打旗兵）、王先纪（店垭子苏维埃均地委员）、毛全伦（鄂陕五路游击师连部宣传员、店垭子苏维埃秘书兼事务）、朱明朗（白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启瑞之子）、朱明彦（鄂陕五路游击师战士）、闵耀雷（时名文光田，鄂陕五路游击师排长、白塔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文世绪之子）等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回忆：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民国二十三年农历腊月初一），红二十五军来到镇安县米粮川，打开姚家寨、清水寨、百神洞和西寨，处决了大财东姚建义父子。在米粮川召开群众大会，给穷人分粮分衣服，号召大家起来闹革命，抗粮抗捐，参加游击师，成立苏维埃政权。

首先于二月十四日（民国二十四年农历正月十一日），在花水河洞河垣坪宣布成立了店垭子苏维埃政府。近千人都参加了大会，会场的戏楼上贴着“坚决拥护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大幅标语，陈先瑞司令在会上讲了话，说红军来了就不走了，号召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向黑暗社会作斗争。会上宣布了店垭子苏维埃政

府干部名单，主席姓李，是红军派下来的，副主席是阮士春、刘蔚瑶。不多天，在文世绪家成立了白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登科，副主席文世绪、朱启瑞、张德兴、张盛喜等。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白塔、青龙、黑龙、西沟、米粮川、花水河、干沟、店垭子等苏维埃。根据地的人口共二万三千多，耕地四万七千五百多亩。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均地运动。在全区范围内丈量了土地，造了分配土地的清册。店垭子苏维埃的均地工作二月初开始三月底结束，单是二里湾、花水河、柿园子三个村就没收六户地主和黑龙庙庙地四百二十多亩，分给了三十五户贫雇农，没收房屋五十七间，分给了三十九户无房的贫苦农民，杌山随地走一起分给了均地户，花水河还烧了地主的契约和债据。西沟苏维埃把两户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刘尚真、阮英荣等二十多户红军家属都分到了水田。均地时谁佃种的分给谁，多少相互调剂，地里的庄稼随地走，得地的农民收获了苏维埃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的第一料庄稼，由衷地感谢红军和共产党。

为了保卫苏维埃和均地运动，苏维埃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店垭子的赤卫军有一个连一百二十多人，在连长许德志的领导下用一支步枪和大刀长矛活

捉了当地民团团团长秦有余，还配合五路游击师先攻破毛家洞活捉了大恶霸毛凤仪父子三人，又破了鲁家寨处死了大土豪杨继军、杨继勋等三人。农民不只参加赤卫军，还积极参加红军，胡长明、安继茂等九名回族群众也参加了红军。

白塔区的店垭子苏维埃工作很有成绩，这里成了可靠的根据地，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在这里住过，并多次在此召开五、六、七路游击师师长、政委会议，办过一次干部训练班，还举行过军民联欢会，陈先瑞司令亲自登台演出。

敌人十分仇视这块根据地。七月，警二旅韩子芳团和米粮区、西口区联保主任卢崇烈、张秀峰，带领匪兵和自卫队分三路来“围剿”。花水河上下二十多里的三百二十多间民房全部被焚为灰烬。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登科和副主席朱启瑞，店垭子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蔚瑶，花水河农会副主席宁启龙等被杀害。韩子芳刚走，庞炳勋匪兵又来清剿，杀害了不少苏维埃干部和赤色群众，仅在店垭子就杀了二十多人，并押监判刑八人。当地群众说：红军来了发衣发粮，白军来了杀人烧房；民国二十三，红军来镇安，老财不敢见，穷人都喜欢。

（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二天门区苏维埃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红军在隰西县二天门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了作恶多端的伪保长余世泽，为民除了害。红军到处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这天，成立了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管辖今关防公社的一天门、二天门、丁家坪、蔡家场、龙潭子、黄家沟、木瓜寨等十四个大队和今庙川公社的三天门、李木沟等十一个大队。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众选举土地委员，在一、二、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分配土地、粮食和其它果实。仅一、二、三天门地区分得土地、粮食、衣物的群众就有一千多户。

（中共隰西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袁家沟口区苏维埃

据任守成（红军战士）、何永福（红军战士）、曾咸章（四路游击师传令兵）、徐修德（四路游击师便衣队员）、王开甲（苏维埃政府炊事员）、曾咸恩、舒端初、白锦西等一九六〇年回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二次到山阳县袁家沟口，派夏云廷（云飞）、王义庆、吴华昌

(振挺)和一部分红军伤员组建苏维埃。二月十七日，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程家盛，副主席阮英豪，委员有许祖德、张广义、陈家川、李万民、杜荣茂、韩学斗、张智仁、詹发堂、牛福蛟，文书舒在怀，事务长薛广永。区苏维埃管辖泰山庙、小河口、袁家沟口、娘娘庙、牛槽沟、杜家沟、关帝庙、海棠岔等八个乡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农民革命热情高涨，在区苏维埃政府门上贴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对联。瓦沟口还送来木匾一面，上刻“工农专政”，挂在屋当中。泰山庙乡苏维埃是吴华昌带领党代表桂国仁、吕新文、王荣兴组建的。成立时，杀猪三头，招待穷人一百多，选出主席陈世泽，副主席王迪升、张同云、陈宏恩、张文凤、余正山。乡苏维埃下成立一个游击中队，共一百五十名队员。下辖四个村政府。在全区范围内分配了土地，把地主、土豪种的麦地、旱玉米地、罌粟地分给了穷苦农民，宣布谁佃种的地就分给谁。分配后，插上红旗，栽上界石。当时提出苏维埃的三大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

四月，阮英臣率四路游击师随红二十五军去作战，敌庞炳勋部来剿，杀了阮英臣之兄阮英龙和三个群

众。十八天后，四路游击师又回到袁家沟口，并在黑山街、葛牌镇、凤凰嘴、漫川关等地活动。有位被尊称为“红军干妈”的丛大娘，精心护理了吴华昌等四名伤员。

六月，群众喜气洋洋收了分配土地后的第一料庄稼。泰山庙乡苏维埃政府高兴地把一千二百斤粮食、九百斤腊肉、三百斤清油上缴到区政府。

全区人口九万，耕地十五万亩。

七月中旬，夏云廷、阮英臣率领四路游击师随红二十五军进军关中，留下王义庆、吴华昌等党员干部坚持保卫苏维埃的斗争。九月，吴华昌、王义庆率一连武装去找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敌军和地方民团又来剿袁家沟口，敌人把东起色河铺，北至红岩寺、黑山街，西到凤凰嘴的地区称为“匪区”，烧毁村庄，把庄稼喂了马，杀了游击小队长杜英周、土地委员胡定宽父子等。但是，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等仍坚持斗争。

（中共山阳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华阳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六日），红二十五军在石塔寺歼灭尾追的张飞生旅。当日下午，军政

治部主任郑位三在华阳街三关庙坝召开的群众庆祝胜利的大会上讲了话，群众一下子发动了起来。三月十一日，在华阳街、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建立起七个乡苏维埃政权。选出了乡苏维埃主席柳顺才等八名，土地、文化、粮食、游击、妇女等委员三十四名。苏维埃区域面积达一千二百五十多平方公里，一千一百八十多户，四千二百多人。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开展了群众性的土改反霸运动。没收了冯登才、黄元庆等六十户恶霸地主的土地三千二百多亩，分给一千多户贫苦农民耕种；没收豪绅伍天才等十五户的粮食六百多石，分给二百多户贫苦农民渡过春荒；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魏武伦、苟中海、段继业、余瑞之、杨云九、郑忠杰、杨忠进等。华阳人民欢欣鼓舞，对红军和共产党衷心感谢。他们唱道：

二月初六炮声响，警备二旅垮个光。

华阳建起苏政权，土豪恶霸一扫光。

分田分地又分粮，穷人翻身把家当。

吃饭莫忘红廿五，翻身莫忘共产党。

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巩固革命政权，红二十五军从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中抽出六十多名骨干，组成了华

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并成立了华阳区革命委员会，郑直清（记香）任主任，薛朗夫任副主任，孙鸿、洪玉珂（洪言科）、彭三全（女）为委员。

三月十九日，红二十五军主力转移后，华阳区革命委员会领导华阳人民继续开展土改反霸斗争，在华阳、茅坪组织了两个抗捐军。

六月，敌向苏区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华阳游击队和区、乡干部同敌人作了艰苦的斗争。七月中旬，终因力量单薄，寡不敌众，被敌人打散。

（中共洋县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灰池子区苏维埃

据孟兴德、孟玉和、郭汉江、孟兴彦、韩可理、施太银、桂顺发、方传梅（女）一九八二年八月回忆：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红军成立了灰池子区苏维埃，主席李朝元（红军派的，二十四岁），委员有孟新银、朱金贵、田科明、褚春和、李老好、韩成治、李高升。

苏维埃成立后，在腰庄、灰池子、回龙、街子沟、蟒岭、会仙台等地成立了农民协会，共有会员四百多人。

根据地人口四万，耕地六万五千亩。

苏维埃政府组织灰池子、蟒岭等地农协会员百十人，到马宗岭、塔儿坪夺回大地主汪兴魁、周兴太、陈义发、陈恒生的粮食和财物，担到会仙台，召开了四百人参加的农协会员大会，宣传参加农协会的好处和意义，鼓励各地大力发展会员，分了粮食和财物。给地主扛长工的不干了，给人放羊的不放了，参加了农协会，闹革命。八月，敌人来“围剿”，一些苏维埃干部和农协会员跟红军走了，没走的，有的逃往他乡。苏维埃土地委员李老好被敌人拉到街坪用刀刺死，蟒岭农协会干部朱同善、潘金顺、周明启遭敌杀害。

（中共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刘家花屋区苏维埃

据石常安（苏维埃主席）、王占魁（苏维埃主席）、李高升（赤卫军队长）、朱知发（第四游击大队秘书）等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农历四月十六），郑位三、方升普在商南县刘家花屋召开了有油瓶沟、梨园岔、腰庄、七盘磨等方圆五十里地的群众大会。郑位三在大会上讲，红军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

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杀恶霸，保护穷人的利益。方升普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五月十九日，召开了刘家花屋附近村民大会，宣布成立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姚启才为主席（不久因男女关系被处死，由秘书石常安代主席），石常安、刘举廷、刘先学、姚声亮、姚声玉、余从海、郑老二、孙绍有、聂先知、朱寿谦、朱寿保为土地委员。二十八日，成立祝家店苏维埃，主席李老四（不久因贪污打土豪的财物被处死，由秘书祝世英继任主席），副主席何兴时、吴霞祥，土地委员侯克永、侯克加、祝世群、吴长秀、胡敦良。六月十八日，成立沙坪苏维埃，主席万文华，副主席万文耀，土地委员李金顺、张国正。刘家花屋区苏维埃负责领导祝家店、沙坪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刘家花屋、祝家店、沙坪等四个赤卫军近二百人。其任务是：1. 保卫苏维埃政府；2. 打土豪，抓恶霸；3. 收集情报；4. 保卫胜利成果；5. 配合红军作战。他们经常活动在两岔、腰庄、梨园岔、桃坪、七盘磨、清油河、清泉、曹营等地。

刘家花屋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把二十七户地主

收一千三百五十五石地租的土地，分配给五百多户无地或土地很少的贫苦农民。分配办法：插旗为标，旗上写明租石多少，亩数，得地户主姓名，四邻连界。这年秋，农民们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获得了大丰收。

根据地人口七万，耕地十万亩。

后来，豫陕游击司令部在赤卫军的基础上，选拔精干，成立了两支武装：一支叫赤卫军游击队，六十三人，队长李高升，始终和红军“老八连”并肩作战。一支叫商洛游击第四大队，八十余人，大队长（姓杨）和指导员（姓沈）都是司令部派的，秘书朱知发，传令兵明昌武。曾攻打过北赵川恶霸屈春朝、何双焰，活动于洛南、商南、卢氏三县边界。

赤卫军游击队，商洛游击第三、四大队，于八月下旬接到豫陕游击司令部方升普司令指示，计划九月初到东小岭整编，建立红军营。各路游击队行至中途，敌庞炳勋部三路“围剿”红军。形势紧急，司令部立即改变计划，进行反“围剿”战斗。

豫陕游击司令部走后，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地“清剿”根据地。刘家花屋地区被枪杀、刀砍、活埋、剥皮的人数达二十八名；游击第四大队事务长田锡金被敌人用开水烫死；十四户得地户被抄家，两户被迫卖掉儿女；敌人抢走耕牛一百四十一头，抢杀猪

羊八十五头。

九月，刘家花屋区苏维埃主席石常安、梨园岔区苏维埃主席王占魁和赤卫军游击队长李高升，把各地苏维埃幸存的人员召集一起，编为游击小分队，坚持在七盘磨、玻璃庙、官坡、毛河一带深山老林活动，终因弹尽粮绝而化整为零找红军。李高升经商县、山阳、镇安、长安、柞水六个县，找寻红军，到柞水时，身患重病，只得卖短工，当长工，直到一九四九年，柞水解放后，当了民兵连长，以后回到商南刘家花屋。

（中共商南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梨园岔区苏维埃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农历四月十六日），郑位三、方升普带的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三营八连，由商南县清油河来到丹凤县梨园岔。到了梨园岔，先在商南的刘家花屋召开大会，郑位三、方升普讲了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接着在梨园岔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

五月二十二日，梨园岔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王占魁，副主席李吉广，委员余明才（兼秘书）、何吉时、朱善升、张福学、张发兴、刘和风、黄香子（女）、黄永生、贺豆子、贺元连、贺占荣、于兴云、李邦

正、马后勤、贺元北、周成金、吴德明、朱昌兴等。全区人口四万六千，耕地八万七千多亩。

苏维埃下面有赤卫大队，大队长刘章才（湖北省人，红军派下来的），副大队长李邦正，共百余人。赤卫大队随着方升普带的红军到七盘磨、上仓房住过七天。赤卫大队派出五名侦察员，伪装成讨饭的，摸入商南县城，掌握敌军情况后，派回两名汇报给红军，六月中旬，红军主力突袭了商南县城。赤卫大队还派出五十多名队员到铁峪铺一带，破坏敌电线、电杆。

六月二十七日，召开大会，分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敲锣打鼓，插旗分地，热闹得很。

九月苏维埃遭到破坏。

（中共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孙家山区苏维埃

据贺生荣（红二十五军侦察员）、孙继维（苏维埃委员）、周显常（苏维埃委员）、王维正等一九八二年八月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二十五军路过蔡川、孙家山时，留下一批伤员，由穷苦农民秘密护理。红军主力南下后，留下手枪团二分队，到处宣传红军是穷人

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在这一带杀的土豪劣绅有：蔡川的何鸣章、何成章、何振川、何德让，回头山的周文澜、周善为、张生礼、陈此明、张方娃，齐家河的滕大义、何德仁（乡长），上庄坪的张福来，庾家河的黄鹏举、黄开策，庵底的何正典，蔡凹的阮太宗、魏此有。

一九三五年端午节（六月五日），成立了孙家山区苏维埃，主席周安仁（红军走后叛变），副主席贺正源，委员有汪正有、孙福林、周明臣、张金万、贺正举（兼秘书）、张铁锤、王周娃、杨焕章、周显常、孙继维、张元方、陈金才、刘兆乾、许根案、陈丁子、张福印。

孙家山区苏维埃所管的地区是庵底、蔡川、蔡凹、界岭、楸树坪、两岔口、娘娘庙、留仙坪、上庄坪、庾家河。苏维埃设有游击司令部，司令是红军派来的，副司令是贺正源，率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伍，打死了界岭反动团总王之正和庵底反动团总刘金元。苏维埃领导农民打土豪分土地，把土豪周安训的七石多粮食和家具分给了贫苦农民。

根据地人口五万，耕地九万亩。

八月初，国民党地方团队王孟斋的分队长张开甲来孙家山，杀害红军伤员三人，苏维埃委员张金万、

杨焕章被活埋。

(中共丹凤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

菩萨店区苏维埃

据葛子承(兰州军区离休老红军)、张长治(镇安县月河人)、陈家升(镇安县月河人)等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回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七十四师来到镇安县月河乡菩萨店,政委李隆贵建立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胡德清,宁陕县六里沟人;副主席陈少堂,宁陕县反阳坡人;妇女主席陈光玲,镇安县鸳鸯池力元沟人。

这个红色政权所辖范围包括镇安县鸳鸯池、菩萨店、月河及柞水县两河和宁陕县的小竹山沟、黄金美沟、沙洛、小川等地。并在这些地方普遍建立了农协会。如宁陕小川农协会有会长、副会长、武装部长、妇女主任等六名干部,会长是何义清。黄金美沟农协会会长是胡医忠。小竹山沟农协会会长是段明清。有条件的农协会还建有游击队,如黄金美沟里的小岔沟游击队有三十六条枪,都是红军给的。陈家福、陈家贵、田明清、田明发等都是游击队员。

由于红七十四师在这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

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对老百姓很爱护，加之，张贴了很多反映农民群众要求的标语，如“打土豪、除劣绅、镇狗官、救穷人”等，因而军民关系密切，群众热情支持红军，为部队筹粮作饭，安排住宿。葛子承等青年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五年冬，红七十四师从宁陕县城转来，师部住阳坡湛明道家，这时一些伤员就安排到鸳鸯池一带养伤。张长治老人留红军戴排长在家养伤寒病达两月之久，为他请医煎药，直到当年腊月病愈回到师部。一九三六年，红七十四师又三次到菩萨店、鸳鸯池一带驻扎。

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创立，到一九三六年底红军离开这个地区，历时一年多，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影响。

（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红军地方工作调查

(一)

红二十五军与红七十四师在河南的革命影响是深远的。

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出发长征，途经南阳、驻马店、许昌、洛阳五个地区的十几个县境，历时二十二天，行程千余里。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唤醒了广大人民。鄂豫陕根据地开创以后，红军经常活动于豫西的卢氏、灵宝、西峡、淅川等县，达两年有余。为鄂豫边区、豫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为后来桐柏根据地、豫西根据地的开创奠定了基础。红军打富济贫，为民除害以及执行铁的纪律，秋毫无犯的许多动人事迹和优良传统至今还留传在人民中间。

红军经过桐柏、伏牛山区时，正值寒冬，吃、住、穿都异常困难。但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损害群众一丝一毫的利益。红军挖老百姓地里的白菜和萝卜，就在一个萝卜坑里丢一个铜板，一个白菜窝里

丢两个铜板。摘吃了树上的柿子，就把钱串起来挂在树上。群众称赞“自古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真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人们把红军比作伸张正义的“包青天”，比作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子，也在根据地内唱起来了。过去人们受苦受难，都怨自己命苦，八字不好。自从红军过后，人们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一线曙光，心里亮堂了。他们说：共产党来了，天快要变了。

特别是鄂豫陕省委对鄂豫边区和豫西地区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给以大力支持。一九三四年冬，鄂豫边工委派镇平区委组织委员余修善同志到陕南与鄂豫陕省委联系，吴焕先同志亲自复信，指示鄂豫边工委，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配合红二十五军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鄂豫边工委建立了“红军朋友会”，领导和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夏，鄂豫边工委派工委常委张旺午同志去陕南与红二十五军联系，带回指示信和经费二百元。同一时期，豫西洛宁县委的主要负责人温旭阳同志，为在洛宁地区组织武装起义，直接到鄂豫陕根据地与徐海东同志联系，要求派军事干部指挥武装起义，徐海东同志指派一位团长来洛宁。

英勇善战的红二十五军和七十四师在河南的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豫西地区党史资料征编协作组供稿)

(二)

据董悦贤(洛南县三要司人)、郭向更(洛南县三要司人)、陶承满(洛南县城北原人)、张清发(洛南县城人,一九三五年红二十五军进洛南城时曾请其父张德坐在开大会的台子上)、姬松鹤(洛南县城关西街人)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农历十一月初二),红二十五军在洛南县三要司的九泉山打了一仗。战后,捉了十六个土豪劣绅,当夜杀了罪大恶极的郭以太。对其他,徐海东给谈了话,叫以后好好做庄稼,不要再干坏事,谈话后就放了,象张建刚就是谈话后放的。三要司群众说:穷汉怕的粮价涨,财东怕的共产党,街上杀了郭以太,陪桩的就是张建刚。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红军打进洛南县城,当晚住在文庙、天主堂、老爷庙、城隍庙、杨家祠堂和露宿街道两旁。第二天,在城隍庙开群众大会,军政治部宣传队演出《纺线》、《拉兵》等反映穷人受苦和

翻身的戏剧。会上，吴焕先政委讲了话，宣传红军的政策。会后，枪决了崔老三、王志彦、王哲新、张善信、雷全娃、李姚真、王新海等十八名土豪劣绅，释放了伪政府关押的无辜群众七十多人。没收了地主杨秉训以及反动豪绅开的“顺兴恒”、“新成德”、“广开堂”、“永聚成”商店的财物，分给穷苦农民。对正当经商的“致中和”、“天兴春”、“瑞义协”商店，虽然业主弃店逃走，红军不但不予没收，反而加封予以保护。同时，还保护了“兰盛德”、“丁裕恒”、“宏盛昌”、“瑞义合”等商店。一个红军战士脚上打了一串泡，担水很吃力，一个农民给帮忙担了一回，他就给了这个农民一串钱。

（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三）

据刘新益（红军战士，商县东峪公社苏家湾人）、王希良（商县黑龙口公社人）、郭绪全（商县牛槽公社人）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军来到北宽坪，惩办了土豪上官玺、反动民团头子姚回回等八人，把他们的粮食、衣物分给了贫苦农民。

红军第一次到杨斜时，因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

了。十一岁的女娃刘明月一家跑散了，一个红军战士就把明月背回驻地。明月的妈妈放心不下，晚上偷偷回村打问女儿的下落，当她看到红军精心照管她的女儿时，热泪长流。

红军爱穷人，穷人当红军。现在的东峪公社，当时一次就有二十多个长工参加了红军，刘新益就是其中的一个。

牛槽秦王山的黄老道（黄照明）以传道为名秘密组织农民起义，红军到后，经过教育，把这股农民编入了三路游击师。

（中共商县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 四 ）

据刘长耀（镇安县两河人、红军战士）、刘炳福（镇安县城人，七十三岁）、马春荣（镇安县城人，七十岁）、李文芝（镇安县城人，女，六十八岁）等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回忆：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的消息，在镇安县的穷乡僻壤不胫而走，穷人暗暗高兴。因为，红军是什么样子的队伍，早在一九三二年，红三军、红四方面军两次从镇安地区过境，就给当地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影响：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这次，先有一些

红军便衣扮成走江湖、耍把戏、卖药的出现在县城及农村的街镇。到腊月初四日（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红二十五军一千多人果然经柞水、凤镇等地占领了镇安县城。国民党的县长及民团头子等早就闻风丧胆，溜之大吉，地主豪绅躲避殆尽。大军进城时，少数不明真相的生意人也在往城外跑，看到这种情景，红军喊道：“老乡们不要跑，我们是红军，是保护穷人的，咱们是一家人！”卖烧饼的刘炳福不听劝阻，撂下烧饼挑子跑了，红军关心地对旁边一个老太婆交待：这是个穷人，你给他把这付挑子拣拾好，不要丢了！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体贴百姓的队伍，当天下午刘炳福和乡亲们就陆续回到城里。

红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晚上按点号的房子打地铺，主人腾铺也不住。他们用自己带的粮做饭，好多房东热情端来的菜都付了钱。

镇安县城是红二十五军到陕南后占领的第一座县城。红军是作了充分的准备的，进城后就迅速开展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工作。沿街写了很多革命标语，内容是“工农当家作主”、“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张贴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特别是于九日印发了《中国工农红二十

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告群众书中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捉拿党幼楷、湛锦明等保安大队及民团的反动首领，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建立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自己的武装抗捐军。镇安人民从这些文件中直接了解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政策，到处传播着这些精神，为有这样替工农着想的队伍而欢欣鼓舞。红军走时，城内有些人偷偷地藏起了这些布告、传单，等待革命的成功。

红军进城的当天，打开了伪县政府的监狱，救出了被反动派关押的阮士喜、项能汉等七十多名“抗捐犯”。他们见了红军说：“这个世道穷人没法过，要不是你们来了，我们简直活不成了！”

接着，红军发动赤贫户，以王跛子为首，去没收了姚家地主的浮财，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红军在会上讲话、演戏，并将没收地主豪绅的衣物、粮食分给了穷人。会后，红军用饭菜招待了打土豪、分浮财中的积极分子。依靠这些积极分子，进一步发动基本群众，又在城西三官庙召开群众大会，会上请县城青年学生李先德作了“广泛开展抗捐抗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穷人天下”的演讲。李随红军离开县城后回家探亲时遭敌杀害。

同时，红军镇压了二十多个豪绅恶霸。县城附近民愤大的王天佩、马安余、王朝举、胡廷学等就是这次搜捕出来镇压的。群众称赞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红军知道的清清楚楚。”

红军进城后，乘胜追击，还歼灭了城南大坡寨上负隅顽抗的部分保安队，在寨子及城内缴获了保安队和地主豪绅隐藏的一批棉花、布匹等物资，补充了军需。

腊月初七（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陆续离开县城，到了县城东南方向的铁厂铺一带。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带部队驻两河街及附近的银洞湾，在这里部队又开展了群众宣传工作，当地的白明峻、刘长耀、黄铭章等青年农民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红军的。

此后，红军在镇安县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县东的店垭子、白塔、米粮川、西沟河，县南的茅坪、潘家河，县西的菩萨店等地建立了根据地。

（中共镇安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五）

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先后在湖北省郧西县活动的地区，是当时的城关、上律、关防、夹河等五个

区，占全县六个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九。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红军在大小新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大小新川两个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二月十四日，红军在二天门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场镇压了作恶多端的伪保长余世泽，为人民除了害，到处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唤起民众，成立了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管辖今关防公社一天门、二天门、丁家坪、蔡家场、龙潭子、黄家沟、木瓜寨等十四个大队和今庙川公社的三天门、李木沟等十一个大队。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众选举土地委员，在一、二、三天门、丁家坪、蔡家场、庙川一带分配土地、粮食和其它果实，仅一、二、三天门地区分得土地、粮食、衣物的群众就有一千多户。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红军主力来到庙川泗峡口。十九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庙川虎坪涝池大院召开了第二十次常委会议，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同一天，省委在这里召开了有上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前演了戏，会上军领导同志讲了话。会后分了恶霸张学智、马安东的粮食和衣物，成立了以魏茂顺为首的鄂陕边泗峡口苏维埃政府，管辖今庙川公社的虎坪、泗峡口、龙王滩、董家川、红岩、湖北口等十

个大队。五月，省委又在莫家山九棵树吴家大院（今油炸岭大队）召开了省委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和反“围剿”的作战计划。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红二十五军还在郧西大新川组建了以汪贤良为团长的抗捐军和以邹帮国、张长进为正副队长的游击队；在小新川组建了以程以合为队长的游击队；并抽调红军干部叶忠让、肖大喜、丁国钰等组建了六路游击师（有三百余人），转战于湖北郧西和陕西的镇安、山阳、旬阳、柞水五县之间。同时，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和红七十四师先后在郧西县泗峡口小阳坡和陕西镇安县店垭子交界的大磨沟脑，三次举办干部训练班。参加人员，有各路游击师、游击队干部和红军战士，也有地方苏维埃政府干部。陈先瑞等领导同志亲自讲课。学习的内容有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的纪律和政策。大部分学员毕业回原单位，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除此之外，红二十五军还在根据地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郧西县的刘世让、张长进等六名斗争骨干被秘密吸收入党。

（中共郧西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六）

据孙绍和（旬阳县庙坪公社人，鄂陕六路游击师

战士）、胡海珊（旬阳县红军公社人，七十一岁）、彭大礼（旬阳县庙坪公社人，六十八岁）、张成银（旬阳县潘家公社人，女，七十一岁）、李中澍（旬阳县圣驾公社人，六十七岁）等回忆：

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农历正月初六），红二十五军由郧西庙川首次到达旬阳县潘家河、双河口。以后，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的第五路、第六路游击师也相继来到旬阳县的潘家河、圣驾河等地进行活动。根据调查，在一九三五年二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在旬阳与郧西、旬阳、镇安接壤的双河、小河、蜀河、赵湾、甘溪、城关六个区，圣驾、潘家、红军、双河、庙坪、竹筒、西岔、洛河、小河、小岭、康坪、仁河、三河、桐木、赵湾、塘兴、红岩、麻坪、枫树、张坪、大岭、甘溪、羊山、三官、尖山、观音、仙河、蜀河等共二十八个社、镇进行过活动。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旬阳小河口的当天，派出宣传队，分散在街头扭秧歌、说快板，吸引群众，广泛地开展各种宣传活动。红军行至三河公社时，徐海东副军长亲自组织军民开会，向群众进行宣传。红军所到之处，在墙头和石头上大量书写标语，张贴布告，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和

政策。

经过红军的深入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认识，群众由过去恐惧“跑反”转而主动为红军烧水做饭，送递情报，监视豪绅恶霸，军民鱼水关系很快建立起来，新的革命根据地很快地建立了起来。

红二十五军及七十四师在发展和巩固旬阳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红军每到一地，不论干部或战士，见活就做，帮助群众生产，紧紧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社会情况、敌我情况，并用自己的严明纪律影响群众。

红二十五军第一次来潘家河、小河口时，晚上都露宿在群众屋外。红军战士在西岔河吃了吴兴龙家十几个桃子，当即付了七个铜板。有两个红军战士在双河口杨开秀家打了两碗清水鸡蛋（鸡蛋是红军战士自带）充饥，走时硬给了两个铜板的柴水钱。双河口的孙忠亮全家人弃家“跑反”，红军马上便在门上贴了封条加以保护。一次，六路游击师宿营竹筒河柳树沟脑，一个战士晚间奸污了妇女，被发现后，师长肖大喜在第二天清早就召开了军民大会，宣布了那个人的罪状，当场杀了头。

红二十五军及七十四师依靠劳苦大众，发动大家

打土豪，分财物，打击封建地主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的根据地内，将六十六户土豪劣绅的粮食、衣裳等财物没收分给了穷苦农民。一九三五年春，红二十五军在双河口多次组织群众，没收了旬阳县东区伪区团长孙绍宏、大地主詹宏顺、谢成安等户的粮食、衣裳、猪肉，分给了三百多穷苦农民。在西岔河、潘家河没收了大财主曾明升、曾德财、饶华新的大量粮食、衣物等，分给附近缺吃少穿的农民。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农历四月二十日），红七十四师派人打开仁河口的“一心寨”，把财主邓远福、邓远和、张昌玉及镇安县的大财主刘正楚在寨上囤积的大量粮食、酒肉、衣裳等，散发给了没吃没穿没用的穷人。

当时，红军对抓起来的土豪劣绅，统称为“案子”。对“案子”，根据在群众中了解的情况，分三种办法处理。一是家庭比较殷实，本人无民愤的，经过审查教育，当即释放。一九三五年春，在双河口被抓的“案子”中，有一陈明政，家里经营熟食业，生活较为富裕，但本人一贯从事劳动，红军拉至三岔河口经过审查后立即放回。二是家庭豪富，民愤不大，处以罚款，将人放回。圣驾公社伪团总李荫汉，共吃租子三百多石，由于本人在任伪职中对百姓比较宽

容，经审查后，罚款一千元（银元），将父子两人放回。三是对家庭豪富，本人罪恶大的，既惩罚又镇压。双河口街的大地主谢成安，西岔河的大财主曾明升，收的租子都在几十石，而且对群众苛刻，民愤极大。红军经过调查，于一九三五年春夏将其处死。桐木沟伪团总徐丹悌，不仅平时欺压百姓，而且在红军来后还给老百姓宣布了五条“斩罪”，即：红军来了不跑者斩，给红军报信者斩，给红军管饭者斩，给红军带路者斩，穿红者斩。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农历四月初八），红七十四师按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这个反动至极的大坏蛋。据调查，红军在旬阳县共处死了六十四名死有余辜的土豪劣绅，为人民除了祸害，使穷苦百姓扬眉吐气，使恶霸豪绅心惊胆破，纷纷逃往敌占区求以保护。双河口的大恶霸孙克忠、谢伯亚等都逃往当时国民党驻有军队的蜀河口，几年不敢返回。

红军在旬阳转战的一年多时间里，旬阳县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积极起来参军参战，保卫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付出生命。在根据地内，到处出现人民群众为红军带路探敌情和掩护伤员、互争参军的动人情景。桐木沟战斗一开始，长工黄进魁就主动为红七十四师带路两天。战斗中，一红军战士右腿受重

伤，长工刘应有发现后，即趁天黑无人时将其背回掩护起来养伤，后害怕被敌发现，又背进深山沟脑岩洞内，请医生徐光润上草药治疗。在刘的精心照护下，这个战士的伤情逐渐好转。

圣驾河、潘家河、竹筒河等地的二十七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圣驾河的赵义礼参军后，被敌人诱至镇安县地界惨遭杀害。谌世银参军后，妻、子被敌迫害无家可归，讨饭死在异乡。孙绍和参加红军回家后，其族兄孙绍宏（伪旬阳东区区团长）说他“通红匪，叛祖宗”，硬要组织同族人将他活埋，逼得孙绍和四处逃跑，并摔断了腿。此后，孙绍宏并没放过他，继而将其送了壮丁。红二十五军及七十四师离开陕南后，敌人对我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伪团总李中勤、李和银等派人在旬郢、旬镇边区进行搜山和屠杀，搞“大卸八块”、“头悬高杆”、“腰斩三节”、“斩草除根”，残忍至极。李中勤还亲自到郢西东川抓杀了我均地委员华德金。

（中共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七）

据李春元（时任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汪家福（柞水县石嘴子镇人，七十三岁）、徐

世臣（柞水县石嘴子镇人，六十七岁）、简书民（柞水县城人，六十四岁）一九八四年九月回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民国二十三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离柞水县城十里的王家河口有户姓徐的大土豪办喜事，不少讨饭吃的人堵着他家的大门要饭吃。当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三营的人到达王家河口时，徐家大门口要饭吃的人突然动了手，逮了五个前来送礼的豪绅，原来他们是化了装的红军便衣人员。红军到王家河口的消息马上传到石嘴子镇。石嘴子镇离柞水县城只有五里路，这天逢集，上集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红军的便衣人员，实际上已把镇子控制了。街南头一家杂货铺掌柜的叫吴荣典，是个客帮头，有人对他说红军来了。他说：“那没来，我们放的几个探子还没回来。”吴荣典跟前站着的四个人正是红军的便衣，听说吴放探子探红军的消息，就从腰里抽出手枪，把他抓了起来。一时三刻红军把街围了。集炸了，人都乱跑。红军宣传说：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小商小贩是穷人，不要跑。街静下来了。红军把兰师堂、陈显余两家铺子的布拿出来放在街道上，叫赶集的穷人拿，有些穷人就把布往背笼里一放走了。红军在街上写了“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听说石嘴子镇来了红军，柞水县城国民党县府的人员一下子跑光了。县长屈永谦逃跑时把县政府的大印都丢了。红军进城后，打开监狱，放出了“抗捐犯”，有的还给了衣服，给了吃的；查抄了县政府等机关，烧了他们的文书档案；写了“打死狗县长屈永谦”、“救亡图存”等大幅标语，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红军在城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去了蔡玉窑。

（中共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八）

据王景云（七十六岁）、李中山（七十二岁）、白应盛（七十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回忆：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日（民国二十三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蓝田县的葛牌镇逢集，很多人忙着办年货、买年画，不知从那里来了些打花鼓卖唱的和小商贩，混杂在上集赶会的人群中。打花鼓卖唱的人中，有一个男扮女装的，长的年轻美貌，被民团一分队队长宁平安（草坪人）看中，叫晚上到他队部清唱、烧大烟。这个宁平安，是脚踏蓝田、柞水、商县三县交界的坏蛋。到了晚上，那个男扮女装的卖艺人按时赴约，只作了清唱，拒绝烧烟，并借此机会对分队部作了全面侦察。第二天（腊月三十日）早饭后，红军从葛

牌镇周围山上打枪，宁平安带领三十余名团丁企图顽抗，刚爬到葛牌镇东面牛家梁山腰，就被对葛牌镇地形了如指掌的红军从山顶冲下来而击溃。

红军进了葛牌街后，天寒地冻，却坐在街道两旁房檐下，听候领导安排。有几个干部，一人在前面打铜锣，锣声一停，另一个大喊：父老乡亲们，我们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归还。然后进群众家里，看能住多少人，作了具体安排。红军穿的各色各样，有的还穿着女人的衣服。王景云家住了十二名红军，红军一进门就说：“你们不要怕，我们都是一家人。”红军吃饭，硬叫王景云一家人吃。

在这次战斗中，被红军活捉后杀掉的是：民团分队队长宁平安、联保主任鲍学义和蓝田县政府的书收（收粮款的）林博五等。

正月初二，红军在文公岭与敌作战，打得很激烈，枪声从早饭时响到下午，当地群众准备了担架，因红军伤员少，有的担架空着回来。

红军在葛牌镇过春节，吃的是商县“逢元和”在葛牌镇的大商号的粮食，联保主任鲍学义肉店的猪肉猪油（猪油三十桶，每桶三十斤左右）。正月初一，还把“逢元和”大商号的粮食从仓库里拿出来倒在戏楼

前的广场，让群众拿。

红军在葛牌镇住的几天中，宣传工作做得挺好，天天演戏，就是正月初二在文公岭打仗，也没停演。演的戏，有宣传抗日的，有宣传打富济贫的，还有一出是“杨狗给我们送枪炮”。在墙上写的标语口号有：“打倒蒋介石，活捉杨虎城”、“杀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等。

初四，红军在戏楼前广场召开宽大处理在文公岭战斗中的俘虏大会。会上宣布，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愿回家的每一百里路发四个银元的路费。

初五，红军向柞水方向南去。走时，给群众的水缸担满了水，借用的东西放回原处，把屋子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农历三月初六，红二十五军第二次进驻葛牌镇。初七，返回柞水九间房打仗。初八，召开军民大会。初九，红军干部开会一整天，咱群众不知啥会。

这次，红军吃用都是地主周文郁、雷发仓、张老五等人的。镇上的孙牛成母子二人，生活困难，红军给了一百多斤粮食。

（中共蓝田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九）

据刘梧山、汪成业、刘家述、张永谋、李正元等

一九八二年回忆：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正月二十三日）红二十五军从镇安出发，经安康王家坪进入宁陕的火镰砭，随即占领了泰山庙区公所，敌保安队不战而溃，活捉敌区长柯卫华、区团长莫子著等二十四人。入夜，又经龙王沟、贾营、关口到达宁陕县城（老城）。伪县长呼延震东和保安大队副队长莫清高弃城跳跑了。二十七日清早，红军进城后，把大财主廖兴楼、廖金元、周良玉、周玉书、周和清的粮食和衣物拿出来，堆放在县衙门前的戏台前，动员穷苦百姓都来背。开始由红军人员给分，后来来的人多了，就随便背。县衙门的“恶差”陈升，那天背粮最多，还拿衣服、被子。陈升的行动引起了红军的怀疑。一个红军问他叫啥？他说：叫陈升。又问他是干啥的？他说：在县衙门干小小的公差，收小小的款，还会看牙病。那位红军说：我们营长牙痛，你去给看一看。就把陈升带走了。不一会儿就杀了。

红军走后，呼延震东被伪省政府撤职了。

同年三月，红军在江口打垮保安团一百余人，镇压了江口分县县长等四十余人。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农历腊月初一），红七十四师经梁家庄、寨沟到宁陕县老城已半夜时分。战斗

四个小时，第二天拂晓攻进城内，全歼敌保安队三百余人，获枪三百余支。惩办了敌县长剧文绍等二十多名反动分子。没收豪绅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还召开群众大会，郑位三讲了话。他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们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穷人为什么穷？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老财剥削穷的。只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穷人才得翻身。会后，在县衙门口、南门里、北门三处分了地主的粮食。

十二月二十九日，红七十四师派出二百多名红军，分头到贾营、关口、瓦子沟、沙坪等地作群众工作。在贾营成立了宁陕土地委员会，由贾营镇的邓大海、瓦子沟的张朝阳、沙坪的卢贺德、吴兴泉和十多名红军战士组成。

土地委员会成立后，在贾营、瓦子沟、沙坪没收了邓多祥、杨锡玉等十户地主的土地二百余亩，分配给四十七户无地少地的农民。

此时，王本善领导北沟的群众组成了抗捐军，有七、八十人。

（中共宁陕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十）

据吕洪禄、李润生、刘培德、袁景春、高树楠、

李鸿祺、陶兴吉、陈顶天、王德元、张升、翟凤清、翟登娥、高维秀、王怀洲、董永威、张德义、赵朝科回忆：

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二十九日（阳历三月四日），红二十五军经宁陕的四亩地，进入佛坪的陈家坝。又经三郎沟、桃园子，到离佛坪县城八华里的王家湾，兵分两路，急奔县城袁家庄。红军未到县城前，国民党向群众宣传说，红军来了要把老年人杀完，把青年人拉去当兵，小孩子插到竹竿上要绑戏。由于群众从来没有见过红军，加之土匪众多，到处抢人，群众听了伪政府的反动宣传大都跑了，国民党的县政府和保安团也闻风弃城逃跑了。谁知红军到了袁家庄，非常规矩，根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年纪大的老婆、老汉非常尊重，待人和气，不到老百姓家去，不拉兵、不拉夫，群众很快就回来了。红军在袁家庄的第二天，打开伪政府的仓库，没收了李志甲、李雅川、李雪波、陈太明、李鸿林、李鸿举、刘洪发、詹成举、蔡略荃等土豪劣绅家里的粮食三万六千多斤和大量衣物油肉，设七个点，分给一百七十五户穷苦农民。这次红军来时，除沿途杀了伪团头刘福全、坏蛋王三圣外，走时还拆了伪县政府的房子，拉走了李鸿业、李治林、王恩培、李鸿钧、周才洪、詹成明等九个恶霸

地主和罪恶多端的伪保甲人员，经石堰沟、龙潭子、岳坝去了洋县华阳。红军这次在袁家庄住了三天。国民党反动政府回来后，说背了粮食，分得衣物油肉的农民都投了红军，进行吊打，把张别娃拉去背“火石背笼”残酷刑讯。穷苦农民对地方反动势力恨之入骨，日日夜夜盼红军再次来袁家庄。

一九三五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阳历十一月八日），红七十四师由陈家坝到佛坪（袁家庄）。伪政府和伪保安大队一百多人，在伪县长李慧亭、大队长李志甲带领下弃城溃逃，跑到了街西山上。红军在东山庙垭的机枪掩护下，从后沟里分路包围了敌人占的山头，打死了伪兵张舜娃、何定成两人，击伤欧开诚、欧开典等十人，把李慧亭衣袖上的棉花打出来了，吓得他如软面一样，把屎拉在裤裆里，由护兵翟凤清连背带拖逃走。从此李慧亭被吓得辞了县长职务回家去了。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正月第一次打下佛坪时，由于国民党反宣传，群众不了解红军大都跑了，这次红七十四师奇袭占领佛坪县城，穷人没有一人跑的。群众不但不跑，还给红军反映情况，支援红军。红军来找不着菜吃白饭，群众自动给红军背菜，红军给钱，农民再三不要，但红军纪律严明，都照价付了款。妇女自动帮助红军洗浆，缝补衣服，做鞋底、袜子。翟登娥

给红军缝补衣服袜子时，红军给她报酬，她不要，最后还是硬给了缝补衣服用的四匹土布。农民索老四见有个病伤员自动给抬担架，红军硬给了他一丈二尺土布、五升大米。这次红七十四师来佛坪仍然住了三天，再次分了李志甲、李鸿林、李雅川、李鸿举等几户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钱财。由于第一次红二十五军走后国民党拷打罚赔分过粮食、财物的农民，这次红七十四师分粮食时，有的人不敢要了，但也有不少胆大的人去背粮。红军对群众很好，杀了地主豪绅家的猪，在街上做酒席，请了许多老百姓去吃，吃毕后还在关帝庙开了个群众大会，红军领导给大家讲了话。

（中共佛坪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整理）

（ 十一 ）

红七十四师独五团在旬阳县潘家公社三岔河口李品智家的房子内外，写了不少标语。由于多年来的烟熏火燎，已无法拍照。现将可以辨认的七条（其中一、二条写在屋外，三至七条写在室内，个别辨认不清的字用□代替），抄录如下：

一

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红 74 师独五团政治处

二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

陕□红独立第五团

三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

四

红军主张保护学校邮政商店

五

红军抗日反蒋

陕南红独立第五团宣

六

中华苏维埃宣告愿意给以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
知识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陕南红独立第五团政治处

七

亲爱的老先生 活泼小学生们

你们大半是穷人出身 都是过黑暗的生活 受封建制度的压迫用五经四书把你们脑筋束缚住 特别是三民主义的教育 那都是骗人的教育 小学生们要想不受五经四书和三民主义的教育 只有实行共产主义教育才能求得进行。

(中共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抄录)

关于“红军老祖”的调查

中共旬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在旬阳县东部与湖北郧西县、商洛地区镇安县接壤的双河区红军公社，有一座“红军老祖”墓，广泛流传着“红军老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它发生在鄂豫陕根据地内的潘家河。

一、佛爷庙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原由鄂陕、豫陕特委分别领导的两支部队会合于商南县的碾子坪，正式成立了红七十四师，原鄂陕六路游击师师长肖大喜被任命为二营营长。此时，敌正以重兵对我刚诞生的红七十四师进行第一次围攻，企图将红七十四师一举吃掉。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肖大喜率领一百七、八十人，在郧西县庙川公社郭家沟准备吃早饭时，敌军一个连和伪郧西县三区区队附艾光清的乡练三百多人向我进攻。我军因力量单薄，即避其锋芒，经潘家河，

进入花园沟（现红军公社花园三队）、林家台子（红军公社寨沟三队），并留下特务队二班，由指导员高中宽指挥，在后掩护部队转移。在高指导员和二班尚班长的带领下，特务队来到九龙山佛爷庙。正在做早饭，艾光清带领的乡练又尾追至陕鄂交界的碾子沟脑——戴家垭，特务队即分三路从佛爷庙后山梁上进入阵地，迎击敌人。经过半个来小时的战斗，打死敌二名，打伤多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全营的转移，但是我军也牺牲了二人。

二、两位红军的牺牲

在佛爷庙战斗中牺牲的两位烈士，一个就是特务队的指导员高中宽，一个是二班的尚班长。两人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红二十五军的老战士，湖北孝感地区人。他俩在指挥战斗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幸被躲在一块大石后面的敌人用洋台（土炮）打中，高指导员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尚班长胸部受重伤血流不止。战后，二班副班长樊邦成和战士陈世尧、徐华廷等四人，将高、尚二人背至佛爷庙后宋大善家，借了楼梯往碾子沟口抬送，行至中途，尚因伤势过重也停止了呼吸。在碾子沟口，他们买了两床稿荐（草席垫），用单子布包裹了烈士尸体，请当地群众曹有

伸、宋典珠、张文茂、廖和春四人，将两位烈士合葬在碾子沟口曹有伸的地里。特务队二班的全体战士脱帽致哀，挥泪告别，临别时，他们对曹有伸等四人说：红军还要回来，你们安葬了我们的同志，红军忘不了你们；两烈士的坟墓，请你们好好保护，如有人扒，请把名字记下，我们回来再找他算账。

三、“红军老祖”故事的出现和 敌人的破坏与失败

“红军为穷人，穷人敬红军。”在两位红军烈士牺牲的第二年清明节时，曹有伸和几个乡邻就主动去到墓上培土，在原来只有土堆子的基础上垒起了坟台。曹有伸夫妇还将过继的儿子曹纪鼎“拜寄”给两位红军烈士，起名为“红孩儿”。他们把两烈士称为“红爷爷”，逢年过节，象对待自己的祖先一样，到墓上烧香挂纸，培土栽树，以示悼念。由于红军在人民心中留下的影响很深，以后有些群众便从迷信出发，把两烈士神化起来，于是出现了一连串的神话故事。起初是，居住在碾子沟口的李本成，在红军烈士墓前砍了树，回来时在路上闪伤了脚，他以为是“红爷爷”嫌他动了坟边的树木，“拿捉”他，便许愿病好后去坟上烧纸。恰巧第二天脚病好转，他不仅去坟上

还了愿，还成了神化两烈士的宣传员。一九四六年，林家坪（现红军公社所在地）林振荣腿上生疮，他向红军烈士许愿病好后立碑纪念。不知什么原因，过后不久，此病果好，林就联合部分群众给红军烈士钻石立碑，竖立墓前。从此以后，“红军显应”到处流传，一些有病吃不起药的群众，就去烧香许愿，求“红军”施救。于是，红军烈士坟前的香灰，坟上的野草，也被取回当作仙丹仙草，病者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心神安静，病情逐渐好转。这样，神话愈传愈神，陕、鄂两省的五、六个县，方圆三、四百里路远的群众，来墓前祭奠的络绎不绝。当地的群众还在坟墓周围栽上了四季常青的柏树，修建了“拜台”。镇安茅坪和郧西郭家沟的劳动群众，还在庙中塑了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的红军战士座像。一些路途遥远的群众还在家堂中供奉上“红军老祖”的牌位。“红军老祖”的名字和故事就这样传开，而且越传越广。

人民群众用迷信办法，敬仰红军，保护红军烈士坟墓，使红军的影响在群众的心目中越来越深。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反动当局曾多次扬言和策划，要毁红军烈士坟，但都遭到失败和破产。一九四六年五月，伪四行乡乡队附张光忠对着群众说：这还得了，我们打“红匪”，你们敬“红匪”，我们非把“红

匪”的坟毁了不可。恰巧，过后不久，张就生疮害病。群众乘此机会，威吓张说，这是“红军显应”。张对此也惧怕起来，他的毁坟毒计破产了。一九四八、四九年，国民党军队在碾子沟口驻扎，内中有些人也阴谋将红军烈士坟墓毁掉。群众听后非常着急，主动用“得道神医”的神话来解释，用“红军显应”来威吓，最后使毁坟的阴谋也没有得逞。就这样，经过群众多次智斗，使两位红军烈士的坟墓完整无损地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九年旬阳全县解放。

四、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解放后，中共旬阳县委、县政府和当地的党政组织把两位红军烈士墓作为重点革命文物单位来保护，对墓地重新进行了修葺，重新整修了墓台，在墓前砌了一道石头护坎，又在墓的周围添栽了常青柏树。一九五八年正式将红军烈士墓所在的生产大队改名为红军大队，将丰积乡改名为红军人民公社。一九七八年，又在红军公社所在地修建了“红军纪念馆”和“红军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或其它重大节日，当地党、团组织都要组织党员、团员、职工、学生和群众，去红军烈士墓上扫墓哀悼，现场回忆红军在这里的战斗历程，宣传两烈士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献身精神，教育群众继

承革命传统，完成先烈们未完成的事业。红军烈士墓已经成了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根据郧西县庙川公社徐华廷、旬阳县红军公社宋典新、林振朝、范朝金、曹继鼎、魏德禄、闻有余等人一九八三年回忆材料整理）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八月)

李文实 刘景璇 赵凌云 邵济民 周福才

一九三四年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力量不断被削弱的情况下，会议根据中央二月指示信和六月、七月军事训令的方针和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及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暂离开鄂豫皖苏区，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鄂豫皖苏区坚持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会后，省委即率红二十五军西移到罗山县殷家湾、

何家冲一带。军长为程子华，政委为吴焕先，副军长为徐海东，参谋长为戴季英，政治部主任为郑位三。

11月16日：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出发宣言》，率领红二十五军二千九百八十余人，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长征。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执委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等随军实施领导。

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以南之罗古寨击退敌“追剿队”第五支队的进攻。于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

11月22日：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继又向豫西之伏牛山区挺进。

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与敌四十军庞炳勋部激战于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附近，进入伏牛山区。即又向豫陕边前进。

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处的铁锁关（即箭杆岭）入陕。在洛南县鸡头关击溃当地民团，继又在三要司九泉山歼灭堵截我军的守敌四十二师一个营。

12月9日：红二十五军由三要司出发翻越蟒岭

进至洛南县之庾家河（今属丹凤县）。

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街杨春荣药房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讨论在鄂豫陕边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的的问题。提交会议讨论的《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并提出立即建立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

正当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中，敌六十师尾追而至，省委会议立即停止。全军与敌恶战整日，将其全部击退。毙伤敌八百余名，我军亦伤亡二百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至此，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但因省委常委会议中断，未能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组成人员的问题。因此，鄂豫陕省委仍由原鄂豫皖省委成员担任。

同日，省委批准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政策。

12月11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洛南县蔡川（今属丹凤县）对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将二二四团分别编

入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省委决定以商洛为行动中心，开展群众工作。

12月20日：省委批准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宣布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开设的商店的财产，并以其中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

12月底：省委于镇安县九甲湾（今属山阳县）派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该团七连（六十余人），在山阳、郧西、旬阳、镇安、柞水一带开展地方工作，扩大红军，组建鄂陕游击师，任命陈先瑞为师长。

12月29日：省委于洛南县景村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军部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军政治部宣传科张干事、手枪团二分队政治指导员“陈小瞎”，组成中共商洛特委，在商县、洛南、丹凤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宋兴国任书记，程启文任特委少共书记，张干事任宣传，陈任组织。同日，宣布成立抗捐第一军。“红枪会”首领刘实通任司令，岳新明任副司令，宋兴国任政委。

一九三五年

1月5日：中共商洛特委领导的抗捐第一军三百多人，在洛南县景村东南一、二十里的深山，被陕军及洛南、商县民团二千余人袭击。特委成员张干事和抗捐军副司令岳新明战斗中牺牲，司令刘实通受重伤（后被敌杀害），部队被打散。后特委书记宋兴国又牺牲，特委成员程启文、“陈小瞎”带领原手枪团二分队的三十多名红军战士突出包围，在洛南县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坚持进行活动。

1月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阮士喜、项能汉等七十多名“抗捐犯”。

1月9日：省委颁布《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人农民团结起来，创造“穷人的世界”，“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分土豪劣绅的田地种”，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

1月中旬：鄂陕五路游击师成立，由“红枪会”首领毛仪彬任师长。主要活动在镇安县店垭子、米粮川、两河等地。

鄂陕九路游击师成立，由“红枪会”首领阮开科

任师长，李洪章任政委。主要活动在山阳唐家河、白马塘一带。

1月19日：郧西县大新川、小新川两个苏维埃政府成立。发动群众分配土地。

1月22日：鄂陕六路游击师在郧西县二天门地区成立，由红军干部叶忠让任师长。主要活动在郧西县的一、二、三天门和山阳县的南宽坪一带。

1月31日：红二十五军一部攻克柞水县城，敌县长屈永谦逃跑。红军进城后，打开监狱救出“抗捐犯”，查抄了伪县政府机关。

2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敌一二六旅两个营、歼灭一个营。

2月3日：红二十五军首次攻占蓝田县葛牌镇，消灭反动民团一部。

2月5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南之文公岭再歼敌一二六旅五个营，省委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名义重颁《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

2月7日：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召开欢迎被俘士兵参加红军大会，资遣被俘士兵二百余名。并处决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三十余名。

2月上旬：中共鄂陕特委、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后为戴季英）兼游击总司令

部政委，陈先瑞任游击总司令部司令。

军部以蔡玉窑、文公岭战斗缴获之武器装备了蓝田、柞水边之抗捐军，编为鄂陕三路游击师，由红军干部汪世才任师长，李志英任政委。主要活动在商县、柞水、镇安、蓝田边。

2月11日：柞水县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谷子沟、九华山、黄土砭等七个乡苏维埃。人口一万五千，耕地面积二万多亩。

2月14日：郧西县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丁家坪、关防、一、二、三天门、蔡家场、龙潭子、黄家沟、木瓜寨、李木沟等地苏维埃。

2月15日：中共山阳西区区委成立，夏云廷任书记，王义庆、吴华昌为委员。区委后为袁家沟口区泰山庙等乡苏维埃派出党代表。

2月17日：山阳县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泰山庙、小河口、袁家沟口、娘娘庙、牛槽沟、杜家沟、关帝庙、海棠岔等八个乡苏维埃。人口九万，耕地面积十五万亩。

2月18日：鄂陕四路游击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举行成立大会。省委副书记、军政委吴焕先讲话，副军长徐海东授旗，任命农民领袖阮英臣为游击师师长，中共山阳西区区委书记夏云廷为政治部主任。四

路游击师主要活动在山阳县袁家沟口、牛耳川等地。

2月19日：省委在郧西县庙川虎坪涝池大院召开常委会议。会议通过的《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要求扩大与加强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抓紧时机继续发动群众，立即分配土地，建设基层政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至少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决议就春荒斗争中的宣传、组织灾民救济会，把春荒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等问题作了安排。

2月中旬：镇安县白塔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白塔、青龙、黑龙、西沟、米粮川、花水河、甘沟、店垭子等乡苏维埃。人口二万三千，耕地面积四万七千五百亩。

鄂陕七路游击师在镇安县西沟河成立，由“神团”团长阮士春任师长（后为余德心），张祖祥任政委。主要活动在镇安、山阳、郧西边。

2月27日：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红二十五军由郧西西进，是日攻克宁陕县城，敌县长呼延震东逃跑。我军据城三天，没收廖金元等五户大财主的粮食、衣物分配给贫苦农民，处决了大地主杨锡玉等多名反动分子。

3月4日：红二十五军攻克佛坪县城，消灭守城之保安团。次日打开敌县政府的仓库，没收李志甲等土豪劣绅的粮食三万六千多斤，设点分配给贫苦农民，处决李鸿业等九名反动分子。

3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洋县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打垮尾追之敌警二旅五个多营，毙伤俘获六百余名，击伤旅长张飞生。

省委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告国民党士兵书》。“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哗变来当红军的特别受优待，就是火线上交枪过来的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当红军的随即分配工作”。

华阳游击队成立。

3月13日：洋县华阳街、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七个乡苏维埃成立，人口四千二百。后即成立华阳区革命委员会。

3月中旬：省委在洋县华阳镇召开会议，再次决定：“红军还是宜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茅坪游击队成立。

3月18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亲自给商县东嶽庙新入伍的红军战士冯西金签发《红军家属优待证》。

4月8日：红二十五军二次到达蓝田县葛牌镇。

4月9日：红二十五军由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在蓝田县九间房（今属柞水县）设伏，误将为我党所掌握的陕军警三旅大部歼灭。旅长张汉民等中共党员后被误杀。

张汉民被误杀后，已经中央给予平反和恢复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

4月中旬：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有地方和红军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四个月来的工作，改选省委。选举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田守尧为省委委员；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后又增加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会议还批判了对在鄂豫陕边建立革命根据地曾持有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并进行组织处分，是不适当的。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攻占洛南县城。没收反动豪绅开设的“顺兴恒”等商号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保护正当的“致中和”等商店的财产。

4月19日：省委在洛南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省委副书记、军政委吴焕先讲话，军政治部宣传队演出《纺线》、《拉兵》等节目，宣传红军政策，鼓动农民起来革命。打开监狱，救出无辜群众七十多

人。处决反动分子十八名。

4月23日：坚持在孙家山活动的原手枪团二分队，奉军部命令在中共商洛特委成员程启文、“陈小瞎”领导下，在洛南县景村南川归队。中共商洛特委不复存在。

4月下旬：省委布置洛南、商县、商南、卢氏四县边的地方工作，决定成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总部。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带八连到洛南县景村、古城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丹凤县灰池子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领导腰庄、灰池子、回龙、街子沟、蟒岭、会仙台等地农民协会。人口四万，耕地面积六万五千亩。

5月4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在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对部队进行战备整训。

5月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由副书记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

5月11日：部队整训结束。这次训练，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了战术教练。整顿支部，改进作风，进一步加强了连队和机关建设。

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在庾家河正式组建。郑位三任特委书记，方升普、曾焜、袁崇安、李书全

为特委委员；方升普任豫陕游击师师长，曾焜任政委。

5月14日：红二十五军进攻山阳县城，敌县长惠济时“堕城”南逃，敌四十二师吴仲华营凭险固守城未破，我军南下郧西。

5月19日：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祝家店、沙坪等乡苏维埃。人口七万，耕地面积十万亩。

5月22日：梨园岔区苏维埃成立，管辖七盘磨、上仓房等地苏维埃。人口四万六千，耕地面积八万七千多亩。

5月下旬：省委在郧西县莫家山九棵树吴家大院召开执委会议，研究粉碎敌“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确定采用“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

5月30日：省委代书记吴焕先于郧西发出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并中共川陕省委的信，叙述创造鄂豫陕根据地的经过及其战略意义。

6月5日：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率部在商南县清油河击溃商南县敌县长负绳先带领的“围剿队”（五百余人），从负的公文包里搜得姚家湾地主张贵发诬告农民的状况。郑位三连夜赶到姚家湾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张贵发等的罪行，并将其处死，发动群众，建立了地方武装。

丹凤县孙家山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庵底、蔡川、蔡凹、界岭、楸树坪、两岔河、娘娘庙、留仙坪、上庄坪、庾家河等乡苏维埃。人口五万，耕地面积九万亩。

红二十五军主力相继在商县夜村、商洛镇（今属丹凤县）附近，与敌一一〇师、一二九师遭遇，毙伤敌团长以下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

6月13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包围商南县城。

6月14日：红二十五军打下商南县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多名。

6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豫陕鄂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敌大批军用物资。

6月下旬：省委调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接替戴季英任鄂陕特委书记，派李隆贵任豫陕特委书记。

7月1日：红二十五军主力由荆紫关诱敌西进，是日到达山阳县袁家沟口，预歼追敌警一旅。

7月2日：省委集中红二十五军主力及鄂陕四路、九路游击师等地方武装，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与敌警一旅在袁家沟口激战半天，将其全部歼灭。毙伤敌三百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名，缴获各

种枪一千六百余支。

是日，蒋介石在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电报中惊呼红二十五军“已在东区（蔡川、庾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袁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匪化”，“希即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

7月12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和鄂陕四路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转入外线作战，经商县杨家斜、蓝田县石嘴子，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配合陕北红军行动。

7月13日：红二十五军前锋抵达距西安二十余里的长安县韦曲、杜曲，并在长安县的引驾回、子午镇和户县的秦渡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服，动员青年参军。西安城内守敌大为恐慌。

7月15日：省委接到原鄂豫皖省委交通石健民送来的中央文件。当晚，省委即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率“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7月17日：省委代书记、军政委吴焕先于行军

途中，在户县南乡发出鄂豫陕省委《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鄂豫陕省委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经历，检查了工作中的进步和弱点，并提出一些建议和要求。

7月25日：省委于留坝县西江口给鄂陕、豫陕两特委主要负责人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等发出工作指示。告知红二十五军去陕甘边，指示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以李隆贵为书记，郑位三、陈先瑞、李书全等为常委，统一党的指导与组织工作；将游击总部健全成为边区军事和游击战的领导机关，以陈先瑞为总司令，李隆贵兼政委。

7月27日：省委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部队，将鄂陕四路游击师随军人员及华阳游击队回军的人员分编到各团。时军仍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包括军直属队，全军近四千人。

7月30日：省委于留坝县西江口再次给郑位三及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出工作指示信。指出特委目前的任务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巩固与开创边区的苏区”，“组织新的红军”，“把现有游击部队武装组织一个较强大的独立团，争取进攻胜利发展成一个师的单位红军”，“开展陕南的苏维埃运动，最高度的牵制

敌人”，“为配合西北革命而斗争”。

7月31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凤县双石铺。

8月9日：红二十五军逼攻甘肃省天水县。

8月21日：省委代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省泾川县王母山塬战斗中不幸牺牲。省委即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时随军的省委其他成员为徐海东、郭述申、戴季英、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

8月下旬：省委在留坝县西江口两次给鄂陕、豫陕两特委的指示信在送交途中落入敌手。在此期间，两特委从敌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军主力已达陇东，省委代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牺牲。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避免被敌各个击破，鄂陕特委率军向东行动，寻找豫陕特委；豫陕特委率军向西行动，寻找鄂陕特委。

9月9日：鄂陕、豫陕两特委会合于商南县梁家坟。经过会议讨论，两特委合并成立中共陕南特委（即鄂豫陕特委），选举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为常委，李书全、袁崇安、张培真、郑连顺为委员。后又增加李学先为特委委员。

9月16日：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三千四百多人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

合。

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即撤销；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

9月27日：原鄂豫陕省委向中央作出《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报告说：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区域时，指示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由省委常委、执委李隆贵、郑位三、陈先瑞组成“边区特委的最高领导”，“担任原来省委在边区的任务”。

10月6日：原由鄂陕、豫陕两特委领导的游击师会合于商南碾子坪，部队合编后成立了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陈先瑞为师长，李隆贵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师长兼参谋长，曾焜为政治部主任。全师近七百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由碾子坪出发，沿鄂陕交界处西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间与敌周旋，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收拢各路游击师和伤病员。

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辖镇安县鸳鸯池、菩萨店、月河，宁陕县黄金、小川、竹山、沙洛及柞水县两岔河乡苏维埃。

11月8日：中共陕南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西

进，克佛坪县城，消灭敌保安团一部。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妇女群众自动帮助红军缝衣服做鞋袜。

12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镇安县青铜关打垮敌四十军一个营。毙伤营长以下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五挺。战后，我军在东江口进行整顿。

12月中旬：陕南特委在宁陕县四亩地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宁佛工委，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建立小型的根据地，作为师主力的立足点。

宁佛工委开始由罗名义（书记）、张绍安（游击大队长）等人组成；为加强工委的领导，特委后又相继派刘鉴挺（书记）、汪世才、曾焜（书记）、方升普参加工委领导工作。

12月26日：红七十四师攻占宁陕县城，全歼敌保安团三百余名，处决敌县长剧文绍，并惩办反动分子二十多名，没收豪绅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12月29日：宁陕土地委员会在贾营镇成立。在五天内没收十户地主土地二百多亩，分给四十七户农民，并给地主也分了一份田。

一九三六年

1月初：红七十四师声东击西，先西至洋县金水

河，然后挥师东进，直驱鄂陕边，沿途歼荆紫关、西坪、官坡、兰草、三要司、峦庄、庾家河等地民团五百余名，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后又挥师西进。

1月23日：我军翻越秦岭，于除夕之夜奔袭户县，横扫当地保安团，打土豪，分浮财，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由佛坪西去，歼洋县华阳、留坝县西江口民团一百五十余名，缴枪近百支；后又在凤县双十铺、黄牛铺歼敌保安团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军用汽车五辆，并在五十公里长公路上烧桥梁、挖路基，迫使敌汉中至宝鸡的交通中断半月。敌派出飞机侦察。

3月中旬：红七十四师与敌周旋于太白山区，几次上下翻越秦岭。十五日夜在厚畛子俘敌四十九师便衣队十余名，缴获短枪十余支；十七日突出敌包围圈，抵宁陕县东江口稍休整。特委在此接到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程福才从陕北送来的“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立即开会传达。

3月22日：红七十四师攻克龙驹寨，没收反动地主的财物，布告军民保护邮政通讯。

3月24日：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郑位三亲笔起草

以“志清”（陈先瑞）、“卫芳”（郑位三）名义给“少青”同志的报告，交来人程福才带回陕北，向党中央报告了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经过。特委成立后，“采取的策略是向外发展，扩大游击范围”，“现在行动的区域已经有二十县的宽广”。

4月上旬：红七十四师东至豫陕边，歼峦庄、兰草、官坡等地民团二百余名，缴枪一百三十余支。

4月中旬：红七十四师南下鄂豫边，打开西坪、富水关、荆紫关，歼敌保安团三百余名，缴获长枪三百余支。进至商南县清油河检查邮政信件后，给龙驹寨邮差发了通行证，宣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是执行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保护学校、邮政、商店”，“龙驹寨来的邮差带有反动县衙门和反动军官的信件，被我们检查后一律没收了，其余一切东西和其它的信件一律未动，现准予放行”。

4月下旬：陕南特委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对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的行动作了总结，决定返回宁佛地区。途中在漫川关歼灭民团百余名，缴获枪六十余支。

5月中旬：陕南特委决定：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活动。郑位三率领一团活动于镇安、柞水、蓝田边；李隆贵带领五团活动于汉阴、旬阳边；陈先瑞

带领六团西进宝鸡，尔后东返，活动于山阳、商县、郧西、商南边。

分散活动坚持了三个月。一团在蓝田县张家坪捕杀由西安赴商县上任的伪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汤有光；五团歼灭桃园、林达庙民团五十余名，缴枪三十余支；六团击毙商南县赵川民团头子赵平甫（赵六娃），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

7月21日：红七十四师在长安县大峪口内半庙子检查由西安到安康的邮件后，没收了反动政府文件，并再次宣示，红军主张“保护行商和邮政、学校”，没收“反动政府及军阀文件和报纸”，“商店及学校信件一律归还”。

10月初：红七十四师袭占镇安县云盖寺，歼民团一百余名。

10月：陕南特委在宁陕县东江口命名活动于长安、宁陕、柞水边的宋登贤“大刀会”为抗款抗捐军，并派干部指导工作；后又改编为红七十四师补充团，任命宋登贤为团长。

11月15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富水关歼灭敌公秉藩别动队，毙伤敌近百名，俘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驳壳枪五十支、机枪七挺、步枪数十支。

继又歼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一百七十余名，

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二挺。

12月初：红七十四师由豫陕交界处西进到洛南县，歼灵峪口、石家坡民团，经黑山、黄龙铺进入蓝田县境，歼许家庙民团，共歼敌一百二十余名，缴获枪二百余支，并派少数部队登上华山，在华山一带虚张声势，搅得敌人四处告急。

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蓝田县灊龙庙时，震惊中外的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陕南特委接到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指示红七十四师暂时不要行动，等待中央派人传达有关精神，接受新的任务。

中央派李涛等来部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西安事变的情况，并带来电台一部。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军委会，主席为郑位三，副主席为李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南路抗日第二军（内部仍称红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

一九三七年

1月初：红七十四师奉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电令，东进灵宝、潼关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

1月22日：红七十四师奉命从灵宝、潼关间回

师抵达商县，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时全师一千七百余。

2月上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十五军团离开商洛，陕南特委奉命率红七十四师从商县移驻镇安、柞水、宁陕县。师长为陈先瑞，政委为张明先，参谋长为杨焕民，政治部主任为吴东升，供给部长为范铁民，卫生部政委为李震远。

2月16日：红七十四师前政治委员李隆贵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向中央写了关于红二十五军北上后陕南红军与敌人斗争情况的报告。

2月：红七十四师在驻防区深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有四百多名青年参加红军。

4月：陕南特委奉命率领红七十四师移驻长安县大峪口整训。全师二千一百多人。

6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郑位山奉调回党中央。

8月5日：陕南特委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七十四师从长安县胡刘村开拔，前往三原整编。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中共陕南特委（鄂豫陕特委）撤销。

第十七路军与红二十五军 在商洛战役之回忆*

刘 子 潜

一九三四年中秋节后，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鄂北受到东北军之王以哲师和肖之楚师的追击，乃转入豫西卢氏县境内。在阴历十一月间，向陕西洛南县之三要司西进，遭遇到由豫南南阳追击的蔡廷锴部的袭击，程子华受伤，乃转向龙驹寨一带。

当时我任十七路军特务第三团团长，驻防商洛五县，负责地方治安。我团第一营营长是王俊杰，二营营长是郑培元，三营营长是李自新，步炮连连长是田作俊，全团官兵除去通讯人员外，共计一千九百余人。长短枪一千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二挺，八二重迫击炮六门。分布情况是：团部、步炮连和第三营之第一连，驻防商县；第一营分驻山阳、镇安；第二营分驻商南、洛南、龙驹寨；第三营分驻商县、黑龙口、黑山等地。防区东西绵亘四百余里，南北三百余里。

当红军进入卢氏后，我团为了巩固防区，堵击红军西上，乃命令第二营营长郑培元将该营集中龙驹寨待命，并将团部直属步炮连拨归指挥。

红军进至龙驹寨附近之楸树坪、涌峪沟地区后，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韩威西用电话命令我说：“共军约四百

余人，窜至龙驹寨附近，令你立即前赴龙驹寨，指挥郑培元营，在该地区将其包围剿灭。”我向参谋长报告说：“据侦探报告，红军约一千余人，且有缴获东北军王以哲师自动步枪二百余支。我团分驻在各县，一时不能集结，仅第二营一营兵力，恐难胜任。”韩参谋长说：“团长亲身到，就等于一团兵力，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军人地两熟，必能获胜，你速往，勿迟疑，免误战机。”在此严格命令下，我只得服从，但在思想上是有顾虑的。一因红军实力，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比我军强大，难以取胜；二因红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尤其是徐向前经陕入川时，遗留在商洛各县儿童很多，这些孩子，这时都已十五、六岁，平时做了不少宣传工作，结识了许多青年，他们知道红军是给穷人办事的，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开穷人会时，群众都争先恐后地参加，都自动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做侦察工作；三因我思想上不愿打自相残杀的内战；四因据侦察报称，红军声言，该部入陕，是循徐向前入川之路去四川，绝不与地方驻军为难，也希望地方驻军不要与红军为难等语。有此以上原因，既不愿与红军直接发生冲突，又怕违抗命令，受到罪责，除命令各营严守防地外，只希望红军履行诺言，早日离开陕境。所幸红军在龙驹寨附近逗留不到数日，即由资峪店经山阳境之竹林关，离开陕境返入鄂西郧西、郧阳一带。我得报后，松了一口气，当即具实上报。

红军回到鄂西郧阳一带，因受到国民党追剿部队之堵击，于十一月间经上津二次进入陕境。红军在山阳境漫川关

和商南县境时，到处组织穷人会，张贴消灭白军等标语。由于一九三二年冬季，红四方面军经过陕西商洛地区时，遗留下的人员和鄂豫陕边区红军地下活动的人员，一时并起，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红军人数增加到二千余人，武器有缴获东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枪支，声势日大，从者日众。蒋介石据报，电责杨虎城将军，限期在陕西境内，将共军全部消灭（这时杨在汉中视察）。杨将军接电后，立即电令我团，全部集中，负责“追剿”，我接到电令，立即命令各营到龙驹寨集结。集中后，即经商南，向山阳漫川关追击。但我团到达漫川关时，红军已向西进至镇安地带。我团追到镇安，红军又转往安康；我团追至安康，红军又离开陕境，东去郧西，总是我团到达，它已先走。追击不上的原因是我团未设兵站，每到一地，必须征发粮秣；在行军时，深恐中埋伏受到袭击，要按战备行军部署，官兵平时山地行军训练不够；更主要的是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帮助，老百姓对我军虽无恶感，但亦无好感，较之对红军，则大不相同。相反的，红军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开穷人大会，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富，不但有足够的吃用，还把恶霸地富的粮食衣物分给广大穷人；在行军时，有当地老百姓带路侦察，不怕中埋伏，官兵都是久经锻炼，能日行百余里，红军走一天，我团就要赶两天，所以始终没有赶上。所幸红军又离陕境，我团未受损失。

红军进入郧西后，受到肖之楚师的截击，复回至陕西境内之山阳、镇安等地区。由于两次入陕，人地两熟，活动扩

大，“追剿”不易，“围剿”更难。杨将军据报后乃电令冯钦哉的四十二师柳彦彪旅长率景志勤团，不分昼夜，赶往山阳，与我团协同“围剿”。并电令我团归柳旅长指挥。这时红军已由山阳转往商南，柳旅长函召我到山阳汇报“追剿”情况。当时我将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及红军每到一地，即召开穷人会，斗争恶霸土豪，打富济贫，深受广大群众拥护的情况，作了汇报。特别指出红军行军神速，又有地下人员的协助，在行动上忽现忽逝，忽聚忽散，其聚时不知从何来，其散时不知其何往，善长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我军无论在军事力量上，还是在人心向背上都无法与红军比。想以我们这两个团的兵力，将这股红军在此地区“围剿”消灭，恐非易事。请旅长考虑，作出今后“围剿”方针等语。柳旅长当时未作具体答复，令我回团部待命。旋即接到总指挥部参谋处电称：杨将军由汉中率张汉民警卫团来商洛，亲临指挥“围剿”，令我接电后，即率全团官兵到镇安的石边崖迎接。杨将军到达石边崖与我见面后，略事询问“剿共”情况，即责以“追剿不力”，撤职法办，并立即将我押送到军法处，交处长张依中审讯。张处长曾对我说：“杨将军将你撤职管押，有说不出的苦衷，你在军法处等于休息。请安心勿躁，不久将会官复原职。”此后情景，非我所知，当由其他参加这一战役者补充之。

（王锦山整理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日）

•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略有删节。原标题为：
《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商洛战役之回忆》。

陕西警二旅张鸿远部 和红二十五军作战的经过

鲁 秦 侠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率先遣部队三千多人北上，经豫鄂边境，进入陕南山阳、镇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边区根据地。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乃于一九三五年元月亲自到汉中、城固，检阅十七路军队伍，随即率领警二旅张鸿远（字飞生）部两个团和张汉民的警卫团，迅速地自城固出发，经洋县、宁陕关路线，开赴镇安和商县布防，又调冯钦哉的柳彦彪旅和安康的唐嗣桐（字子封）旅到商洛地区，共同堵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他本人率领孙辅丞的特务第一团和王振华的特务第二团，坐镇蓝田，指挥作战。

一九三五年的元月下旬，我们自城固出发。出发那天，大雪飘扬，部队轻装，随时准备作战。警二旅下辖四、六两个团，除在城固留守一部分外，共有两千八百多人，带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旅部有参议陈式玉等和手枪队一连，团长为我和沈玺亭。行军中所需给养，概由地方供应，官兵自行背带。严申纪律，公平买卖，亦深得镇安熊、刘、倪、王、党等各大家族地主豪绅等的欢迎。旅部还组织有侦探

队，消息也甚灵通，并采取全部出队游击的办法，不固守县城的一定据点，即队伍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碰见红军就展开作战，或获得情报，即进行追击。故镇、柞各乡镇，多为我们部队常经之地。

红军徐海东部的情况

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主力有三千多人，潜伏在各地作地下工作的人员甚多。有的假作小商小贩，住在各地和群众暗中联系，对于地方情形和山川道路，以及陕军部队的情况，都很了解熟悉，故其行军迅速，所向无阻。他们在陕南秦岭山区一带，展开游击，扩大影响，也是配合红一方面军等大部红军突围、转移北上，以牵制蒋军分路堵截的策略计划。又和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互相策应，互相联系的。一九三五年春节前的三十夜晚，川北红军乘隙攻陷宁强县城，驻军杨竹荪团全部覆没，杨团长阵亡，刘文伯、王劲哉退走，勉县因而失陷，红军遂迫近汉中和褒城，攻城数日，未被攻克，仍退回川北。这时，汉中为孙蔚如军长和段象武旅，褒城为耿景惠团长所防守，汉中地区也是紧张一时的。

警二旅和红军作战的情况

一、钻天岭和红军第一次接触

红军的游击战术，是运动迅速，东出西没，敌来我走，敌住我扰，得势则战，不利即退，处处自己居于主动，不受敌人牵制，是把战术用活了。陕军各部共计兵力，是大于红

军好几倍，都被它运用战术和利用地形各个击破。

警二旅部队抵达镇安之后，休息没有十天，张鸿远即命令部队向镇安东区铁厂铺、黄花铺、花园铺一带游击。有一天，部队经过崖屋河、七里峡抵达钻天岭的山脚下，正休息准备作饭，忽接前方探报，说“红军徐海东部自山阳边境前来，距此不过十多里路”。钻天岭是必经的道路，山高路险，崎岖盘垣，岭上还有卡门，是一险要之地，为兵家山地作战所必争的据点。我们当时即紧急集合部队，派遣一营兵力，跑步上山，飞快地预先占领了钻天岭的要隘。其余大部继续跟进，按地形布置了兵力。未及片时，红军前卫已抵达岭下，向我军进攻，前线双方都发现枪声。接触未久，红军忽然撤退，只绕别路以去。我们也未追击，仍返原地宿营。次日，我军又向米粮川一带游击。此是我部和红军初次接触的经过。

二、宁陕关口镇和红军第二次接触

一九三五年，我们在镇安渡过春节之后，探得红军在柞水县城出没。张鸿远即率领我们部队出发，经屹塔寺奔上柞水县城，我们到达柞水，红军又转移到蓝田的曹家坪，我们赶到曹家坪，红军又转移到商县边界了。我们沿着秦岭山麓，不停止的追击红军，不顾士兵的疲劳和牺牲，积雪没胫，道路泥泞难行，以致士兵在途中多有怨言流露。我们未追上，就由凤凰嘴开回镇安。沿途凡是红军经过之地，各乡镇的墙头上都有红军写的大字和墨笔标语。标语是唤醒群众起来革命，打倒地主豪绅，分粮抗款等激动人心的豪壮语

气，官兵看过读过的都有同情之感。

红军不但行动迅速，而且纪律严明。有一次，我们行军宿营在镇安的西沟口时，恰是红军先一日离开住宿的地点。我住在一家草屋的客店内，向店主了解红军的情况。据店主人讲：“红军几个女兵，昨晚住在我店中，喝些水，吃些自带干粮，将自己所背的单被铺放地下就睡觉，连我的床炕上都不住，天没黎明就随队而去，并未扰害一草一木”等语。我听了之后，心中感觉惭愧而又钦佩。因为我正是休息在店主人的床炕上，士兵做饭用柴，虽然给了群众的柴资，总是微薄的，用群众的锅灶做饭能无扰害吗？红军的妇女们能同部队一路跋山涉水，日趋百里，其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我不禁的敬佩和叹服。

红军在葛牌镇胜利之后，又转移到镇安西南的俞师铺、庙沟口等处出现。张鸿远即率领我们部队进行追击。但是，红军消息灵通，运动转移甚快。我军刚到庙沟，老百姓说：红军是刚才离开该地，没有两个钟头。又转向满坪、泰山庙、宁陕关口方向去了。这几天，我们部队都是跟着红军后尾，日趋百里以穷追，前后仅差一站之路。我军行至泰山庙，不停留又向关口镇前进。正行军间，接得侦探报告，说红军在关口镇准备宿营做饭，我军就急速搜索前进。距关口镇没有数里之遥，我们的前卫尖兵即和红军的哨兵接触了，双方的部队都展开队形，各据山头，互相射击。此时，我们的炮兵也进入阵地，相峙约数小时，红军自动撤退，向四亩地、袁家庄、华阳一带去了。我军遂进关口镇宿营。这是我

们和红军第二次接触经过。

三、华阳镇和红军第三次接触

“将骄兵疲，必遭失败。”古之名言，确有道理。我们部队到达宁陕关口镇后，已是阳历三月间了，和红军转战，已超出镇安防线之外。全部官兵，经数月的跋山涉水，冰天雪地，冒着严寒的气候，不停止的追击红军，连续作战，士兵已是疲劳不堪了。这时，我们大家一致要求停止进军，休息整顿。而张鸿远思想上，已产生了骄傲自满、轻视红军的心理。谓“红军两次接触的撤退，皆是怯战，战斗总未打美，不能过瘾，必须再鼓勇气，继续追击，务将红军徐海东部队打垮为止”等语。遂在关口镇补充了给养，遣送了营连的伤病兵，减轻了行装。此时，红军徐海东部已由茅坪转移到华阳去了。

华阳是旧属洋县的分县，接近秦岭太白以南的地区，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地形极为复杂。这时，参议陈式玉，亦极力主张停止进军。谓“我们追击部队，必须要和友军截堵相配合，柳彦彪旅相距甚远，又迟迟不进，我们单独拚命地追击是徒劳的。”又谓：“红军力量未受挫折，是不可轻视的，不如就此停止等待。”张鸿远不听陈的建议，仍坚持自己贪功冒进的愚见，遂在袁家庄驻扎；没有几天，即命令部队开赴茅坪宿营。次日向华阳前进。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是准备好了和我军作战的。距华阳镇以东二十多里路的地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红军在此设下埋伏军队。这一天，我们部队正在前进时，前卫尖兵忽

然发现红军哨兵的枪声，就停止前进，布置抵御。不料，红军从两翼山沟的丛林中勇猛地扑来，将我们的部队截为数段，一时枪声四起，山鸣谷应，草木皆兵。我军此时已失去统一指挥作战的能力，由各连、排、班自行作战。士兵抢着爬山寻找阵地和红军抗拒。这时，我亦陷入混战之中，急挥令自己的卫士，不必顾我，赶紧登山寻觅隘地，借以减小个人目标。只听见枪声隆隆和红军的呼喊：“士兵们，不要跑，不要打枪，缴枪吧，我们是穷人，穷人是不打穷人的。”双方混战，由日午一直打到日落西山，枪声才渐始停止。我军散布在山上的各个部队，于夜间一个连，一个排或一个班混乱零星地陆续退到茅坪集合。我于夜晚遇排长的掩护，回到茅坪。

当部队前进时，张鸿远带手枪队，走在部队的中腰，有一股红军冲击到张的附近，手枪连展开战斗，伤亡甚多，势亦不支。张的臂上也带重伤，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路旁涧沟内战士尸体之中，假装死去。有红军战士，经过张的身旁说：此人身体肥胖，象是一个军需的模样，未加详细检查离去。张挨到夜晚，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才返回茅坪。陈式玉因劝张不听，拖在排尾，未受危险。

部队在茅坪集合，检查伤亡，张鸿远手臂负伤；我团团附边松山、营长王金州手脚带伤，全部官兵伤亡共计五、六百。人。枪弹也损失甚多，我团较重，沈团较轻。逃散士兵数日后始归队，有被红军俘虏的都被放回，并未伤害。

红军徐海东部在华阳战斗之后，仍转回镇安一带游击。这时，西安杨虎城主任，又调唐子封旅到达镇安堵截红军，我团同张鸿运转回城固，休养补充。杨又命令陈式玉率领警二旅沈、韩两团（韩子芳由紫阳调来），进驻宁陕关口，堵截红军。

迨至一九三五年六月前后，红军徐海东部又转到柞水游击，唐子封旅长率部追击，在柞水和蓝田交界的某地，又中红军的伏击。毋润生团全团覆没，唐子封亦被生俘，押到子午镇一带枪杀了。

警二旅陈式玉率沈、韩两团又奉命转移到商县的黑山镇和红岩寺等地，吸收以前的作战经验和教训，乃改变作战方法，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遂与红军周旋月余，未遭挫败。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进陕西，协助陕军两个师团，进击红军徐海东部。

这个期间，已届一九三五年七月前后，江西的红军大部突围任务业已完成，遵义已经会师，正要进入长征北上阶段。而陕南的红军徐海东，才率队离开豫鄂陕边区根据地，经陕甘边境，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红军会合，完成了红二十五军北上的先遣任务。接着不久，毛主席亦到达陕北。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于陕西泾惠渠管理局）

• 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略有删节。

在陕南堵截红军历次战役的片断回忆^①

王 明 钦

一、蔡玉窑战役，陈营长被围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由河南向陕西前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奉命堵截，冯派柳彦彪旅长率兵三团：薛如兰团，景志勤团，刘云龙团进驻洛南一带。景团进驻洛南以东草坡镇（豫陕交界要道）。在此处旋与徐部接火，景团败退。徐部进入洛南地区后，绕洛南向商县前进。从此徐部以商县为中心，打磨转圈。柳旅长率部跟踪追击，连打败仗，略有损失。以后徐部向西移动，在山阳、镇安一带，又打磨转圈。后又在蔡玉窑附近摆下了口袋阵，准备歼灭柳旅，柳旅不知是计，仍跟踪前进。刚进了蔡玉窑的沟口，前卫陈营长（连城）忽然发现山上有人，行动可疑，即令前卫停止前进；令尖兵连上山搜索，行至山腰，与徐部伏兵即发生战斗。此时徐部大部队由两边山上冲下来，猛攻陈营，陈营败退。败退中，又与徐部山上伏兵遭遇，发生激烈战斗。这正是蔡玉窑口袋阵的所在。此地山下有川，川里有个纸厂，厂有十几间房子，陈即率全部官兵且战且退，退入纸厂，先令机枪连把住纸厂大门，向追兵扫射。其他部队随即在纸

厂周围墙上挖了几层枪眼，作为射击的堡垒，凭险射击，攻者不能接近，又无他物可利用，仍退回原处，遥为射击。因为纸厂屋顶是石板盖成的，弹不能入。于是，攻者复用大石头由山上滚下来，企图砸伤纸厂的队伍。不料纸厂的房屋一面依山，石头下来，因坡陡势猛，蹦跳性大，蹦过屋顶，都落了空，打不上房子，伤不了人马。从此双方相持，陈营陷入包围之中。

陈营被包围后，徐部在两边山上的队伍几次进攻，都被纸厂射击封锁，不能下山，继续相持。柳旅其他队伍看见徐部布阵已成，知中埋伏，争相退走。该营被围了三天，未遭覆灭。后来得到柳旅和友军的援救，安全退出，结束了战斗。是役柳旅各营都有损失，但中级军官没有伤亡。这个战役经过，是柳旅长和陈营长给我说的。

二、第一次九间房战役，柳旅受挫

在蔡玉窑战役后，柳旅拾得徐部讨论蔡玉窑战役的经验文件：“一个经验，不应当用全部力量包围纸厂，应该以少数兵力围住，用政治方法解决。”另一个经验：“应该大力追击柳旅，方可成功。”这时柳旅奉到蓝田行辕总部迭次电令，总是令跟踪追击。所以柳旅总是跟在徐部的后边。

是年农历腊月间，徐部向葛牌镇前进。柳旅仍跟在后头，向葛牌镇追击。到了曹家坪，得悉情报，说徐部已到葛牌镇，在此镇开会。柳旅不知徐部扬言在开会，乃是诱敌入阵之计，反而放心大步前进。在前进途中，路上所遇到的老

百姓、引路向导，都是徐部的侦察人员，为了将柳旅引入布好的口袋阵，所以引路人引他们只走山下，不走山上。行至九间房附近，宋鸣岐营长有了怀疑，就问引路的人：“山上有路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走山上头？”引路人答：“山上头是小路，不好走，山下是大路，好走。”宋营长看他言语吞吐更发生怀疑，就令前卫上山。一上山就和徐部的小部队接触了，该小部队随即向后撤退。宋营长不知是计，跟上追击，于是全面发生战斗。后面部队听见前面接火，很快的都爬上路边的小山上。这一带的大小山上，都是黑呀呀的松树林，丛棘栈栈，最有利于埋伏。中间仅有一条小路，再无出路，是个布阵的最好所在。这时柳旅就陷于徐部包围之中。徐部布阵于两边的大山上，柳旅爬在路边的小山上。虽是小山，但有地物可利用。在对峙的形势下，发生战斗。在这大山和小山之间，隔着凹地，徐部要由大山上到小山上来，必须通过中间地带的凹地。这时徐部向山下猛扑，被柳旅在小山上的射击阻止，不能下山。因为小山对大山射击是仰射，有这个优越条件，从此双方对峙起来。经过友军前来救援，徐部退走，柳旅进驻葛牌镇。是役柳旅损失很重，刘云龙团已残破不堪，开回后方。将景团和薛团编成一个团，驻在葛牌镇，等待后援部队。我率队于一九三五年农历正月初八日到达葛牌镇，柳旅长等给我详述了这次战役的经过。

一九三四年，我驻防三原，到农历年终，我已办好年事，准备过年。不料腊月二十九日晚，我接到西安电话：令我率部于明早向西安前进。因我团第二营驻防淳化，调遣不

及，另拨补充团第一营（营长房九斋，解县人）归我指挥，当日晚同到西安。翌日，总部参谋长韩光琦检阅队伍。检阅后说：“补充团第一营官兵的服装不整齐，和第四团军容相差很远。”（因为我团官兵服装都洗涤补纳的很干净，准备过年，一律带的白茶缸，第一营官兵站在一起，相形见绌）韩又说：“今天不走，要给你们第三营换新枪，我即通知军械处，王团长可到军械处和处长窦荫三接头领枪。”因给第三营换枪，耽延了一日。时值大年初一，市面停门，买饭困难，官兵没有吃好。晚八时即由大营盘出发，向引驾回前进，在此处休息、吃饭两小时后，继续东进。第二天晚上宿营汤峪口。此时红军声威远播，情况紧张，总部又派骑兵团（团长张廷祥）前来，归我指挥。骑兵团在汤峪镇住了三天，和我团一同东开蓝田县附近待命。在蓝田县住了两天，受命后，即向葛牌镇前进。

农历正月初八日，我率部到达葛牌镇。郭仰汾副师长也在此处，驻在柳旅旅部。柳旅长和我见面后说：“你来了，好得很，我已疲惫不堪。你接事后，我就回去了。杨主任给我有信，叫我交代后即回西安。”我说：“你不可回去，杨主任对你不满，轻则撤职，重则法办。”柳说：“杨主任给我也写了信，说要杀我。”我说：“那么你还敢回去？”柳说：“杨主任有命令叫我回去，我敢不回去？”我说：“你可以不回去，我情愿负责，向杨主任说说。”他说：“哎呀！恐怕不行呵！”郭副师长插言说：“明钦如能负责，那就可以，你不要害怕。”从此柳旅长有点安心了。我即给杨

打电报说：“我才薄识微，难符众望，柳旅长虽然有些不是，但他是老旅长，还有一定的威望，因此我请将柳旅长留在前方，坐镇一切；所有军事指挥任务，我完全负责。”第二天接杨复电：“准如所请”。于是，我和柳旅长召集团营长开会。我宣布由柳旅长挂帅，我负军事指挥责任。订出作战计划：行军时，我率本团在前边走。柳旅长率旅部及薛团在后边二十里处跟上，以免全部被敌包围。如果敌人包围了我，你来增援，彼此互相呼应。宿营时，再看当时情况，也可在一处宿营；也可相距十里八里各自宿营。山地作战，不要用大部队。我一个团轻装前进，负作战责任。柳旅长率旅部和薛团作为预备队，随后跟上。这样，我们就不至遭到大埋伏；也可以避免全部被围，遭到覆灭。我这个意见，各团营长一致赞成。会后，全军按照计划由葛牌镇出发，先向东南绕过山阳地区转向西南前进，追击徐部。数日后，到达镇安。这时，徐部由镇安向西打磨转圈。到柞水一带，忽向东折，经过营盘镇东西大道向东前进。我没有跟他原路走，他由北路向东走，我由南路向东进。我部到镇安，徐部到山阳境内的黑山镇，我驻在镇安未动。徐部因我未动，驻在黑山也未动。

三、华阳镇战役，张飞生受伤

陕西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率部到了镇安。曾和我谈到追击红军的问题。我说：“打共产党，可不是打土匪哩，不能把他看作是流寇，千万不能轻视。共产党的军队，它是南征北

战锻炼出来的，对于作战是有经验的。据我的经验，可不能常跟在它后边追击它。如蔡玉窑、九间房之役，我们这一旅都吃过亏了。在这两次战役中，我们把三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团了。所幸没有全军覆灭，中级军官都在哩。”我又说：

“你先驻在这里看一看。”这时徐海东部已向西走了，据情报说，红军已到了关口子一带。这时，张汉民旅奉命暂驻镇安，令我前去追击。第二天，我率部向关口子前进。本来一天即可到达关口子，我为了谨慎小心，行军很慢，一天的路程，用了两天的时间，第二天到距关口子三十里的地方，得到情报说：红军又向西走了。又据前卫部队报告说：徐部狼狈逃窜，在关口子遗弃的物资很多，有军刀、旧大衣、棉衣等物。我说：这些遗弃物资，分明是诱我们的钓饵，这说明徐海东不在关口子和我们打，是想诱我们到关口子以西，在对他有利的地带来收拾我们，我们决不上他这个当。于是，决定决不追击，先驻在关口子。我一面加强戒备，一面详细侦察红军的行动，并向总部报告说：“徐海东部向洋县以北地区逃窜。”总部复电，令我即速跟踪追击。当时我为了慎重起见，复又电陈：“徐海东部向洋县以北大山中前进，这山内人家稀少，所有人家都是猎户，山大，地形复杂，又是老梢林，我军不宜冒然跟在后边追击。过去的失败，应当引为教训，俟侦察回报后，即行追击。”就这样延迟了两个星期。

不久，得到侦探报告说：“徐部到了洋县以北，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飞生跟踪追击，行至华阳镇，中了徐部的埋

伏，也是几个钟头，全部覆灭了。”后来张飞生收拾残部，回后方，道经关口子我的军次，给我说：“我当时据报：徐海东在洋县以北。不知这是徐的扬言，奉命追击，军至华阳镇，中了埋伏。”他又说：“此地两边是山，中间是沟道，沟道里有一、二十户人家，几家小店。我军行至沟道，两边山上的红军一齐冲下来，弹如雨下，喊声震天。我军猛然遭到袭击，官兵仓慌无所措手，阵势大乱，各自寻找凭借，企图抵抗。不料民房，小店，以及附近坑凹丘陵全为红军所占，向我射击，致使我军无处立足，手虽持枪，无用武之地，于是全军覆没。”我说：“这是徐海东吸取了蔡玉窑、九间房的经验教训，不但两边山上布置了埋伏，即就是沟道内，凡是可以藏人的地方都设伏兵，一经接火，使对方官兵无处躲匿，不能抵抗。”张又说：“我臂部受了重伤，随即躺在地上，以有伤的胳膊盖在脸上，血顺脸流，染的面部模糊，人没能辨，老黑当道，袒身露须，伸足仰卧，佯装死亡。红军士兵不识我是旅长，把我当成老夫子。看我已死，叹息地说：‘哎！老夫子也受伤了。’随即走去。”张又说：“鲁团长装扮了个抬花竿的蒙混过去，也被释放了。徐部走后，我才收容残部，休息了两天，现在要回后方。”

四、柳旅进驻袁家庄，堵截红二十五军

据报，徐海东部吃掉张飞生部以后，向老佛坪前进。当时我向柳旅长献策说：“我判断徐部经过老佛坪向东来，一定是企图占领新佛坪——袁家庄。因为袁家庄地面有二十多里

长，五里多宽，是佛坪产粮地区。徐部原走的老佛坪区全是猎户，不生产粮食，他为了弄粮食，一定要来袁家庄。我们现在迅速占领袁家庄，把他封锁在大山内。关口子距袁家庄二百几十里，我们今晚就开拔，一天多些即可到达袁家庄，不能再迟延。如果再迟延，袁家庄就被徐部占领，到那时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当时柳旅长虽有不同意见，但我有指挥的责任。当晚十二点钟只得随我一同出发，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下午到达四亩地，此地距关口子一百八十里，距袁家庄只有二十里。我的意见是：恐怕有失时机，必须继续前进，今晚务要占领袁家庄。当时柳旅长坚不同意，只得在四亩地宿营。天未明，留柳旅长及薛团暂驻未动，我即率我团用急行军的速度向袁家庄前进。是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袁家庄。县长李慧亭（长安人，陕西测量学堂学生），很诧异地说：“此地并未得到军情，你军为何来此？”我说：“徐部经过老佛坪向这一带来了，要占领袁家庄抢粮食。”他说：“老佛坪向这里（袁家庄）来的路很难走，路上没有人家，他们吃啥哩？”我说：“正因为老佛坪没有啥吃，他才向这里来抢粮。”他又说：“那么他可向北走，是富区，就有粮吃；或者经过太白山，就可以出山，跑到这里干什么？”我说：“共产党的游击战术是打磨转圈，为了打击我们，他们由西向东转，吃掉我们，才是目的，他们出山干什么？你再不必说了，赶快派两个带路人，同我们的侦察向杆杖坡（在袁家庄西北四十里）去侦察。”后来，他带来了两个老百姓同我们侦探一道向杆杖坡出发。因为他认为军队来此是多余的

事，又害怕军队来有负担，因此对我军之来有点不欢迎。我说：“我们旅长还带了一个团，今天下午即可到达，你可早作准备。”他说：“军队来的多了，地方都没法驻。”我说：“旅长驻在县城，薛团驻在十里路以外。”他才安了心。下午柳旅长同薛团都到了，旅长驻在县府内。我向旅长报告：我派的侦探已向西北方向杆杖坡去侦察。旅长强调说：“敌人在西南方向，决不会到西北方向杆杖坡一带去。”旅部参谋长李毓若也同意旅长的看法。天黄昏时，出去的四个侦探，由杆杖坡只跑回一个人，报告说：“我们正在那里吃饭，敌人来了，逃出我一个人，他三个人被捕了。我逃到山上看见敌人很多，陆续都来到杆杖坡。我临走时，看见已经到了好几百人。”县长说：“这才胡说哩，杆杖坡只有几户人家，他们来那些人，都在哪里驻哩？”县长虽然嘴里这样说，但面有惧色，露出恐慌不安的神气。旅长和参谋长说：“这股共军真的由这里来了，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我为了保住军事机密，绽开县长，向旅长、参谋长一招手说：“来，我们三个人研究一下。”我将他俩引到另一个房间，先说我的看法：“共产党的军队决不攻坚，他们一定由杆杖坡向东走，翻过天花山到柴家坪去弄粮。因为他们这几天走的都是缺粮地区，他们必须弄粮，要弄粮就要到柴家坪去，由杆杖坡到柴家坪，只有这一条路。我判断他们今天晚上就要行动。”我的意见：留旅部和薛团驻此；我率我团由袁家庄向东走，今晚即可到天花山。因为天花山是天险，中间有十几里长的一条沟道，行人不能并肩，牲口更感困难。最上

边一段路，是用石头铺的梯行路，到上顶时，还有个石洞，才能到山上面，这是一个最好的葫芦峪所在，是设伏歼灭徐部的好机会。当时旅长、参谋长和我辩论，认为徐部力量很强，有四、五千之众，他怎能走那么小的路上去，他可能攻击我们，夺取袁家庄。我说：“共产党长于游击战术，避实击虚，决不攻坚。牺牲实力，占领城寨，不是他的目的。况袁家庄有我们几团人，他决不会来攻。”反复辩论的结果，他俩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即召集我团营长，准备出发，前赴天花山设伏待敌，满想一举而歼灭之。

将出发时，因为李县长不懂军事，是个胆小鬼，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向旅长陈说利害，不让我部离开袁家庄。旅长听了县长的话，也变卦了。把我请到旅部，对我说：“你不能去，因为薛如兰团几次被敌打败，已成惊弓之鸟，见枪响就跑了。假使你走后，敌人知道袁家庄兵力薄弱，向我进攻，那我们就糟了。到那时，我们首尾不能相顾，必为敌人所乘，你还是不去为妙，可以保我们的安全。况你们此去，未必得胜。”因此，我恐万一有失，责任攸关，于是打消原意，中止前进。

此后就在袁家庄以北各山头上布防。同时派精干侦探前往柴家坪侦察。据侦察回报说：“徐部通过天花山前往柴家坪。据老百姓说：徐部翻天花山时，翻了整整一夜，翻过天花山，到了柴家坪沟，因此处是产粮区，他们在此处休息了两天，将给养准备好以后，即向宁陕方向开去。”这时旅长一听说敌人由柴家坪沟已经向东去了，他就有点着急，恐怕上

级指责，说我们故意把敌人放过去了。所以催我赶快率部向柴家坪沟追击敌，人以便应付上级。我认为好机会已经失了，这时再追击，没有多大效果，况按照红军一贯战术，兵在前走，阵在后布，弄不好反中他们之计，有导致覆灭的危险。因此我和旅长商议：为了慎重起见，再派便衣向柴家坪沟侦察。第二天便衣回报说：徐部到了柴家坪沟，预备好了给养，即向东开去，现在已到宁陕附近。这时我军即向柴家坪沟前进，到达之后得到消息说：敌人已进入西山，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山口。这时我先派薛团王光营长率该营向西山搜索前进。因为从西山到西山口这一段，地形复杂，树林稠密，是容易设伏的地带。我判断徐部一定会在这个地带设伏以待，所以令王营长率该营在西山口一带假装修路，修路时，多捉老百姓，扬言我大部队向西山口追击徐部。待我大部队过去后，着他跟随前进。

后来我部由柴家坪沟出发，继续前进，到了西山口，没有进入镇内，由此折向南进，仍经过关口子、泰山庙，到达镇安县。

五、第二次九间房战役，张汉民被俘

我军全部到镇安时，张汉民由镇安率部已经走了。据镇安王县长（河南人，忘其名）说：徐部已到曹家坪几天了，张旅才由此地出发，去曹家坪追击徐部。柳旅长接来说：“曹家坪以东就是九间房，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道路窄狭，地形复杂，这是徐部对我旅下过埋伏的地方，张旅如果向

那里追，一定有被消灭的危险。因为这是一条死路，我为汉民担心。”

张旅在徐部未东来时就驻在镇安，本应在营盘镇这一条路上截击徐部，方为合理。但他没有这样作，把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放过去了。徐部已经到了曹家坪接近有利地带，他却跟踪追击。他未到曹家坪以前，而徐部已向东开走了。张汉民行至九间房，徐部仍用上一次打击柳旅的战术，在原地方用比上一次更周密的计划，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沿路做小生意的，山上放牛羊的，给张旅带路的，都是徐部安排好的人，分工合作，各显神通，而张旅都误认为老百姓，毫不生疑，仍然冒昧前进。行至九间房附近，已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惶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入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就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以上情况，是张旅逃回的士兵对我说的。并说张旅长到危急的时候，手里提了个斧头，在空中轮绕，象是表示投降的样子。

徐部二次在九间房设伏的布置，是吸取了以前谋歼柳旅未成的经验，比上次布置的更加周密，上次仅布置了大山，没有布置小山，使柳旅占据了小山抗拒，徐部没有达到全部歼灭的目的。这次在原地设伏，改正了以前的缺点，左泽右陵，全设伏兵，以致对方无处立足，遑言抵抗。因此，发挥了阵网的威力，收到了全胜的效果。

六、山阳战役，吴营长被围

在南山一带围攻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不到三月，张飞生、张汉民旅连遭覆没，柳彦彪所带的四个团损失过半。徐部所向无敌，军威大振。我军厌战，兵无斗志；指挥官心灰意冷，惧遭覆灭。因此我部变更战略，采取守势，选择要隘，固守待援。

奉命将归我指挥的补充团第一营调回大荔，将我团驻防淳化的第二营调驻山阳县。我率一、三两营由镇安移驻柞水石嘴子一带，扼守要隘，与山阳遥为声援。此时，赵寿山旅由汉中进驻关口子以西一带，由南方开来的庞炳勋军，王振武旅，都驻距山阳很远的地方，各自扼守要隘，不敢向徐部问津。徐部在山阳、镇安一带活动，如入无人之境。后来，因为无人跟踪追击，没有用武的机会。于是按照当时形势，另设诱敌之计：乃与阮应成^②汇合，共有八、九千人，佯装围攻山阳所驻的我部第二营，意欲诱我救援，中途设伏，歼灭我部。我得悉山阳被围情况，认为山阳城小兵少，又无宝藏，何须用此大部兵力围攻，牛刀宰鸡，明明是计。我和营长们商议，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大致和我相同，都说：石嘴子距山阳二百余里，急行军也须两日方可到达。且地形复杂，孤军深入，危险很大，因此决心不去救援。适又得到山阳吴仲华营长的报告说：山阳城小而坚，北面枕山，地势险要，防守亦易，敌人虽多，无用武之地，请不要救援，从而我对山阳更放心了。

徐部围攻山阳三天不下，见我没有救援，大失所望，果然撤兵而去。是役吴营伤亡官兵二十余人。吴认为打了胜仗，滋长骄气，肆无忌惮，竟在山阳纳妾，希图享受。这时我团奉命限日开回三原，吴营未执行命令，迟回三原有一个星期之久。冯钦哉见吴，大为不满，不谈守山阳之功，只说临阵纳妾之罪。后来以违犯军纪论罪，打了四十马棒，押在警闭室，多人求情不予释放。我亲自由淳化防地到三原，向冯乞情。结果，人虽释放，但撤去了营长职务。

当时我认为：临阵纳妾，固然违犯军纪，但守城之功，也不可抹煞，有罚无赏，未免有些不公。以后得悉：原来吴带队过省，顺便去见杨虎城主任，杨给了吴五百元，对吴说：“你在西安玩几天，再回去。”事为冯知，因而吃醋，不好明言，所以给吴扣了个“临阵纳妾，违犯军纪”的帽子，打押之后，又撤其职。

七、桃花岭战役，唐嗣桐被俘

新任陕西警备军一旅旅长唐嗣桐（子封），率所部来到镇安。当时，唐是新上任的旅长，气焰很盛，开口就骂，并说：“这是由南方打败窜过来的一股共军，狼狈不堪，已经溃不成军，不值一击。”我说：“共产党在南方打了多年仗，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南征北战，从未停止，或胜或败，对作战是有经验的。这次由南方到北方，经过几省，转战千里，强敌环视，到处截击，既无援兵，又无接济，尽管如此，也无人能挡住它。可见共产党的军队，是久经锻炼的

军队，你未免太轻敌了。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给你说的是老实话。”唐气哄哄地说：“你不要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接事后，杨主任在西安给我说：

‘你这次到前方，看向着，相机追剿。’我说：‘请主任放心，我老记着校长的训词：‘不成功，便成仁’。明钦兄，你要知道：我是不畏强敌的，我要为三民主义而牺牲。请问你：徐海东驻在黑山，相距咫尺，你为啥不撵？”我说：

“不是不撵，因为共产党是有一套的，我们不能随便去撵，须得侦察清楚，免得中了他的计。”唐闻言，猛然起立，用手把桌面拍了两下说：“好！你们不敢撵，我去。”

于是，唐第二天率部即向黑山前进。唐未到黑山以前，徐部就走了。据我知道，小河口是个红区。阮应成是小河口人，他在小河口一带闹共产党多年，小河口的老百姓大部都赤化了。兼之地形复杂，前边不远，就是桃花岭，地势非常险要，由小河口西走，必须翻桃花岭。我前次走过那里，当时把我们几条驮骡都滚到沟里去了。这个地方，是下埋伏的最好所在。

后来，据唐旅逃回的官兵说，徐海东部驻在小河口一带，等待唐旅追击，唐旅在黑山驻了两、三天，即向小河口追击徐部，徐部知道唐旅来了，扬言由小河口向西退走了，其实就在小河口以西桃花岭附近埋伏，布下口袋阵势。这里地形是：靠近路口的两边山小，没有多少树，越往前走，山势越高，树林越稠密，徐部就埋伏在此处松林茂密的大山上。唐旅侦知徐部远去，以为怯战，不敢应锋，就很大意地

前进。不料行到桃花岭附近，徐部伏兵突起，从两边山上袭击下来，人如猛虎，弹如雨下。唐旅常驻西安，没有参加过大战，官兵临阵作战的经验少。唐初接事，对于官兵生疏，没有什么威信，兼之太轻敌了，行军很大意，突然遭到袭击，唐本人首先手足失措，官兵惶恐，阵地大乱，无法指挥，仅在数小时内全部覆灭，唐本人亦被俘。

（李百朋整理 一九六四年十月）

注：①原载《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编者按照所述事件的时间顺序段落作了调整，并略有删节。

②即阮英臣。下同。阮时任鄂陕四路游击师师长。

陕军警二旅与红二十五军 在华阳作战的一点回忆^①

段西平^②

红二十五军是一九三四年下半年来陕南的，活动的地方主要在商洛地区、汉中地区和安康地区的旬阳县东北部。当时杨虎城手下有三个警备旅，第一旅旅长唐嗣桐，第二旅旅长张飞生，第三旅旅长张汉民。这三个旅当时都与红二十五军在商洛、汉中、安康地区周旋过。后来蒋介石还将东北军张学良部队调陕西对付红二十五军。

当时，警一旅布防在商洛以东及旬阳县的东北区，警三旅布防在商洛之西，主要在镇、柞一带，警二旅主要布防在汉中的城固、洋县、佛坪和宁陕县等地。在旬阳布防的有：警一旅王骏的一个团，地点驻蜀河口，警二旅陈汝真六团的第三营在安康、旬阳县城；安康十大连王祥武的一个连，驻蜀河口，庞炳勋的四十军、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刘茂恩的六十五师，还有六十一师，都先后在安康、旬阳县城、蜀河口、小河口等地扎驻，目标主要是对付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和商洛、旬阳地区的红二十五军。

当时，我在警二旅四团二营机枪连任连长。警二旅一直和二十五军在周旋。在宁陕关口子与红二十五军打了一仗。

接着向洋县的华阳镇前进，行至土地堂与泰山庙之间，距华阳只三十华里的地方，先头第六团未见红军，只见山上有些农民砍柴，就问到：红军在哪里？农民答：走远了。实际上这就是红军。接着前进不远，两边山上枪响，先头部队被包围，死伤很严重，团长鲁秦侠被活捉。后第四团前来接应，鲁乘势跑掉。四团也被打垮，团长沈玺亭见势不妙，就上了山。后边旅长张飞生赶到此处时，部队已被打的四处逃散，身边无部队，只有马弁李海山一人。张在此左臂中弹，李就将他推在土坎下准备掩护，刚推下张，李身上中弹死亡也顺土坎倒下跌在张的身上，张将李的血抓来把脸抹红，又用李的尸体盖在他的身上装死。后红军打扫战场时，将张踢了几下，没有发现，而张逃了活命。天黑时，张才起来逃走，逃到茅坪，才收拾残兵败将。这次战斗，张飞生败的很惨。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

注：①本文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段西平建国后曾任渭南华阴农厂副厂长，已病休。

敌伪档案选录

编者按：下列的文电是从陕西省档案馆、丹凤县档案馆、柞水县公安局档案室保存的敌伪档案中选录的。除个别文电原有标点符号外，绝大部分系编者所加。

柞水县长屈永谦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给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庄瑞三的信（节录）

查赤匪残部约三百余人于上月卅一日进攻本县县城，谦即率保卫总团抵抗两小时，终以团力单薄，退赴北区营盘镇，飞调各乡团三百余名，东日率领团队由北进攻，适警备二旅张旅长率部队由南尾追，将近县城，该匪深恐两面夹击，腹背受击即东窜，谦于冬日返县。……

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庄瑞三先生

柞水县长 屈永谦敬启

二月五日上十二时

蓝田县长郝兆先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

给邵力子的报告（节录）

主席钧鉴：

谨禀者，此次柳旅^①奋勇剿赤，死伤实有三百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两百名，匪给每名洋二元、烟土两二，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三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至匪之实力，有匣枪、自动步枪手枪式者确为两三千以上，而翻山越岭耐寒忍饥为其特长。今度匪之损失不及我方十分之一，而其所得枪弹增加实力不少。职与冯军长^②、张参谋长计议，注重切取联络围困堵剿，过于猛攻，大部队深入山凹不能展开，徒损失耳。想钧座必与杨主任熟议及之矣。谨禀恭叩崇安。

职 郝兆先谨上

二月十三夜一时

注：①指四十二师一二六旅，旅长柳彦彪（子俊）。

②指冯钦哉。

柞水县长屈永谦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给杨虎城的报告

查徐海东股匪窜扰本县情形，业经先凌电报在案。兹查

该匪于上月卅一日攻入县城，所有县府最近十余年之卷宗簿据款项器具明密电本等件，因事变仓促，保管人员未及移藏，悉被该匪焚毁无存，除分呈外，理合具文呈请钧署鉴核备查，实为公便，谨呈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

柞水县县长 屈永谦

二十四年二月廿八日

洛南县长冷刚锋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给陕西省政府的电报

县密。此次赤匪包围县城因抵抗不支以致失陷，业于巧日电报在案。县长时在南京，得讯即行返陕，现于马日驰抵石家坡暂设行署，调团相机反攻，期早克服，唯盼速派大军进剿，不胜待命之至。

洛南县长 冷刚锋叩 禡

庞炳勋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给邵力子的电报

皓电奉悉。吉密。承示以飞机运送敝军饷款，荷蒙擘划周到，殊为感谢。弟已电北平敝军办公处速向西安省银行兑款十万元。再安康飞机场均已种成麦田，请询机师降落时如有妨碍，即令县府早日割平，酌发代价，以免临时危险。究

应如何筹备，祈先电示。

弟 庞炳勋叩 感亥需

唐嗣桐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给西安绥靖公署的电报

封密。山阳股匪阮开科等盘踞高山寨、天确梁等山险以来，早经派队剿除。但地形险要，匪情复杂，恃险聚众，吞符拜神，裸体挺枪，几次满山吼号直扑而来，幸我军沉着应战，迭次毙匪甚夥。进逼围攻山寨士气百倍，攀崖登寨，以期一鼓歼灭，而匪负固据守，炮石齐下，以致不果，官兵亦有伤亡。兹已着沈团长吟章增兵一营、步炮一连，前往指挥督剿，以便短期歼灭，以安地方。特闻。

唐嗣桐叩 齐午参

庞炳勋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给邵力子的电报

邵主席：

近来飞机来安送款均由空中掷下，只以飞行太高落地后包破款即散乱满地，且机场滨临汉江尤虑堕落水中。此后送款可否降落，否则望飭低飞稳掷，并祈陆续飞送是祷。

弟 庞炳勋叩 俭需

**龙驹寨三等邮局局长金伟一九三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给陕西邮务长的电报（节录）**

查赤匪于本月十六日，攻陷荆紫关，局长及邮差谢经娃于城破时，仅携二子拼命逃出，业经十七日由浙川电呈并由西峡口三七八号函禀在案。当十五日匪自富水关下窜时，当地探报仅有匪数百人，四四师先头部队二团，设防于荆西三十里大岭观地方，民团集中，誓死守城，因之街市人心略定。不意有出人意料之外者，据事后所悉，原为二六军之四四师前哨一连，被赤匪便衣队冒充该军粮秣长官，会面将该连全部缴械，又冒充该连突破民团防线攻城，随后大股赤匪一面绕道围城，一面分兵阻四四师于大岭观以西，攻城之少年先锋队均十余岁匪兵，猛烈非常，卒于十一时许攻破。……

谨呈

陕西邮务长

龙驹寨三等邮局长 金伟谨呈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自南阳）

蒋介石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给杨虎城邵力子的电报

杨主任、邵主席：

据报。律密。为徐海东匪利用陕南政治黑暗，民团派别正多，且割据独立不受任何人管辖诸弊，已在东区（蔡川、庾

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表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匪化，并在以上两区派有得力人员将地方政治组织完成。最近除庾家河之伪组织不及西区健全我军谍报人员尚可接近外，余均不能进入等情。希即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并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健全组织，使赤匪无从潜入为要。

蒋中正 冬戌行永仲

*系袁家沟口。

凤县县长秦紫剑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给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的电报

杨主任、邵主席，并转南郑孙军长钧鉴：

赤匪忽由留坝县属江口窜至凤县城西三十里之双石镇，凤县山多兵单请飞援为祷。

凤县县长 秦紫剑叩 世酉

宝鸡县长何宝泽等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

给杨虎城邵力子的电报

绥署主任杨、省府主席邵钧鉴：

据凤县电话报告，赤匪徐海东部约二、三千人于世日窜踞双十铺，凤县西北各面均有匪踪，又向宝鸡流窜之势，又

本总咀头驻团查获匪探供同前情。现留坝电讯不通，凤县军团据城固守势甚危迫。本县地当西汉要冲，除督团严防飞探外，请速派军队来县协防为祷。

宝鸡县长 何宝泽
副总团长 董辑五 同叩 冬卯

彬县县长黄兀庆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给陕西省政府的电报

据报：平凉被围，泾川驻兵两连，彬、长一带防务薄弱，号晚旬邑张洪镇亦被围。除会军督团严防外，恳速增加兵力以固地方。

彬县县长 黄兀庆叩 号

长武县长党伯弧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给邵力子的电报

邵主席钧鉴：

养、漾两电奉悉。县密。顷据窑店探报，徐匪窜至泾川之王宝川河，昨晚与三五师部队接触混战终夜情迫，该匪盘踞西原一带。特电奉闻。

长武县长 党伯弧叩 漾戌

庞炳勋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给邵力子的电报

邵主席：

微电敬悉。力承派飞机送款甚感。魏专员^①抵省务请早
来安康，至途中近已平靖。为安计请由省电镇安以北各县驻
军或团队护送至镇安，由镇安团队送至大坪镇敝军刘旅^②旅
部，再由敝军分段接送至安康，必无意外。何日起身，请见示。

庞炳勋 鱼酉参

注：①指安康专员魏席儒。

②指四十军一一五旅。

朱绍良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给邵力子的信

力子吾兄大鉴：

徐海东股匪现已窜入豹子川，虽经子寅努力追剿能否
消灭殊不可必，但无损失奇重则系事实。川匪有东窜企图，
岷县又正吃紧，连日天雨汽车不能行动。拟恳代将存陕军物
用品由驮骡运至泾川，再由此间设法运兰，或请吾兄掣銜电
呈委座历述运输情形，请再派员主持。此电必须由西安发，
因此间已有电去迄未得复，而军部所有物件一到西安即诸事
不管。弟目睹军队寒迫情形及各种补充之不能或缓又不得不
着急。本省因潼关加税特运停滞，再加陇东南经余匪窜扰收
入锐减，内外夹攻如何了之。此间保甲壮丁虽努力组织，但
以之协助守城则甘肃人民固所优为，如此次天水、静宁、平

凉均每一兵有民众五乃至七人协同防守，若无军队 防碉防堡均责之 赤手空拳之人民绝无是事。弟无杨岳斌之才，而处境似之则贻误大局恐将不免，诚恐善后者虽有左文襄而无 当时之财政可以挹注，西北为可虑耳。贵省彬县、长安〔武〕之防 须加巩固，卅七军将加入前线，则西兰路均甚空虚。甘肃防线达千余里，兵力尚嫌单薄，虽有追剿部队弟确认为 缓不济急，亦只有就可用之兵作无可如何之布置也。专此敬颂大安。

弟 朱绍良

九月七日

马鸿宾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给邵力子的信

仲公主席勋鉴：

前肃函件，计邀明察。此次自瓦亭至泾川数役俘虏均已交平、泾县府管押，未得摄影。兹将在板桥俘虏及王母山原击毙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影片七张由邮寄陈，祈便察览，肃泐敬颂秋祺。

世侄 马鸿宾谨肃

九月十五日

梁长荣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给龙驹寨三等邮局局长的信（节录）

局长钧鉴：

该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来寨，今早六句之时忽然 开走。

人数约又〔有〕七八百名。今早由涌峪沟开至庾家河。该匪名为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东路游击队，在街对付穷人非常的好，……局门首写的是邮已检查，不是财东反动机关不准乱动。……

梁长荣敬启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

柞水县长刘凤梧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给邵力子的报告

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据邮差报称：七月二十一日行至大峪口内半庙子遇红军，将军政各机关文件概行劫去，且以全阅。红军伪七四师司令部给邮差收条内开：“安康邮政局：我们路遇贵局邮差一名，担的信件，我们红军主张保护行商和邮政、学校，因你反动政府及军阀文件和报纸，本军经过检查，一律没收，商店及学校信件一律归还了”等。查本府自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多日未收到省内各机关文件，不知此数日内钧府、署、厅、局、处、院、会有无文电信件发给下县，理合省文呈鉴核补给，以免贻误实为公便

谨呈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县长 刘凤梧

柞水县长贾志璞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给陕西省政府主席等的报告

主席 钧鉴：
厅长

万急，抗日军陈师长先瑞，移驻柞水，县长曾于文日电呈在案，迄今多日未奉指令，该师蒞县已逾十日，每日需用粮秣四千觔之谱，县长竭力维持，至多不过两星期而已，若再延长时间，粮为军队命脉，但恐无法应付，在在堪虞，专电再陈，请示祇遵伏乞

垂鉴

县长 贾志璞叩陈 印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柞水县政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训令第十一号

令各联保主任

案查抗日军第七十四师陈师长先瑞，率军十三日到石嘴镇驻扎，需用给养，着由地方负担。本府已于本日午后召集县城各机关以及各士绅，开临时紧急会议，经众表决，一面先由就近中北两区各殷实粮户，筹借包谷一百六十一石六斗，大米二十六石五斗，暂维现状，一面按照上例，由各区摊派包谷二

百六十石，大米七十石，限期由各主任负责派送，以应军食，纪录在案。惟该军驻扎石镇，每日需用粮秣甚巨，若非急于派送，不足以资挹注，兹经本府按照联保大小，土地之肥瘠，公平分派。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主任即便遵照，速分别公摊，限文到三日内，拨夫输送来县，以供军食。该主任应共体时艰，深明大义，踊跃筹送，万勿延误，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县长 贾志璞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柞水县政府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训令第十二号

令各联保主任

来柞抗日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来府，面云该师奉命驻扎镇柞两县，经费等项，完全由镇柞两县负担，现各项工作，急待需款，特专函请本府向地方筹措洋二千元，限时提取等情。经本县长一再代恳从轻减让。于二月二十一日提交第一次县政会议讨论终结，经各士绅当众公决，按照向例，由四区担任，中北合并一区，每区摊派洋五百元，并先由各主任及各殷实富户于最短期内先为借垫，以待各区派收后，照数归还。以免抗日军亲赴各区指派，发生误会。纪录在案。查此款该军迭次来催，万分紧急，除派员分途提借并分令外，合行令仰该主任遵照。后开数目，刻日公平分摊，随时收交，以凭归垫，紧关军费，万勿片刻迟延，贻误

于咎。切切此令。

县 长 贾志璞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公秉藩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给长安行营主任的电报

长安行营主任蒋：

炳密。据职派赴江村侦探王永顺报称，驻胡刘村一带之陈光瑞*部已于本月五日午前八时遵令全部向云阳镇开拔，临行纪律尚佳。该部所有粮米及笨重行李均于开拔先一日运往大峪口山内储藏等情。谨闻。

职 公秉藩叩 鱼申印

*系陈先瑞之误。

李及兰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给长安行营主任的电报

长安行营主任蒋：

雷密。陈光瑞*部于微日到达秦渡镇宿营，人枪约二千余，服装零乱，五星帽花，自称人民抗日红军七十四师。鱼日仍驻秦渡镇。后情续报。谨闻。

职 李及兰叩 虞午参印

*系陈先瑞之误。

陆军第六十师庾家河之役战斗详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月)

其一 堵剿前之情形

本师于十一月二十日深夜二时于开封防次、奉

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刘参字七三六号命令开：“顷奉总司令蒋副总司令张弩午叁电节开，现赤派伪二十五军由信阳桐柏西窜，希即令第六十师全部即日用火车输送到灵宝下车，经卢氏前往朱阳关堵剿，毋任该匪窜陕，等因，仰该师长即便遵照办理，该师所需车辆，本署已电陇海路线局长照拨，至该师原任郑州警备及道口、五陵等处防务，本署已令第九十五师派兵一团前往分别接替，此命”等因，奉此，遵即全部动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准备完毕，二十二日开始铁道输送，二十四日全部到达灵宝集中完毕，二十五日到达川口附近，二十六日因雨雪，山高路滑，乃中途停驻于南朝陂附近，二十七日进至官道口，二十八日到达卢氏，二十九日在卢氏休息并侦察匪情，卅日进抵张家屯，于十二月一日到达朱阳关，自卢宝至朱阳关共计行程二百二十里，时残匪伪二

十五军已窜至鲁山县属之熊背交口，似有西窜入陕之模样。

其二 堵剿部署及经过

本师进抵朱阳关后即实地侦察，扼要堵剿，选定耳城子——桐树上——祖师庙——汤坪——西建北沟——朱阳关——黄沙镇之线配备兵力，切实堵截，并颁发堵剿计划及下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顷奉 豫绥署卅未电开：伪二十五军残匪已窜至鲁山以西之中汤下汤一带，正向西继续逃窜中，确有经嵩伊以南地区窜入陕之企图，我第四十军及上官总指挥各部队正跟进中，郝军长部队正向嵩伊前进中。

二、师以堵剿残匪之目的，选定耳城子——祖师庙——汤坪——西建北沟——朱阳关——黄沙镇之线，扼要堵截，待机迎击，而歼灭之。

三、堵剿部署如左：

1. 耳城子——桐树上——祖师庙——汤河（含）之线，为左翼堵剿区，着三五五团担任，构筑据点工事，扼要堵剿，主力位置于黄坪（图上黄虎坪）以一营扼守桐树上、耳城子附近，左与卢氏县第四区壮丁队，右与我三六〇团切取联络。

2. 汤河——两道叉——卫王坪——卫王沟——西建北沟（不含）之线，为中央堵剿区，着三六〇团担任，构筑据点工事，扼要堵剿，主力位置于卫王坪，左与三五五团右与

三五七团切取联络。

3. 西建北沟(含)——杜家店——朱阳关——黄沙镇之线, 为右翼堵剿区, 着三五七团担任, 构筑据点工事, 扼要堵剿, 主力位置于朱阳关, 左与我三六〇团右与卢氏县第三区壮丁队及别廷芳部切取联络。

4. 师直属队集结汤坪附近, 为总预备队。

四、作战境界如左:

三五五团 $\left\{ \begin{array}{l} \text{葛里坪—竹林谷口—南山峪—耳城子} \\ \text{白花寺—州河—铁满沟—汤河—无名沟} \end{array} \right.$ 线上属三五五团

三六〇团 $\left\{ \begin{array}{l} \text{西望河—东建北沟—西建北沟—温 6} \end{array} \right.$

三五七团 $\left\{ \begin{array}{l} \text{葡萄沟—黄沙镇—红茅慢—朱把沟—月子沟} \end{array} \right.$ 线上属三五七团

五、侦探之派遣: 各团务派便衣侦探协同地方团队在各该堵剿区之前面五十里搜索匪情具报。

十二月二日部署完毕, 各部队均遵令赴各堵剿区配备兵力, 构筑据点工事, 派遣远方侦探, 本部为慎重堵剿起见, 当日专电卢氏何县长, 电文如左:

据确报, 匪由鲁山以西地区, 继续西窜, 确有经卢氏入陕企图, 自老尖岭以南, 本部已妥为严密部署, 惟自老尖岭至卢氏及以北地区, 及栾川通卢氏道路, 请派得力团队, 切实扼守, 并于百里以外, 探听匪情, 随时报告本部为要!

三日接何县长匪情报告一件如左:

顷接本县第二区长报告：赤匪两千余人，王有股匪闻亦在内，现已窜至栾川正东方之一行树、厥屯、下汤、二郎庙一带盘踞等情，祈请注意防范为荷！

据此，当即转飭所属加意防范，及远出侦探匪情，此复一函如左：

来信收悉，已飭属注意防范矣，七寸沟至卢氏，及卢氏至栾川，卢氏以北地区，请派队切实扼守，并将所得匪情，随时电报本部为要！寸沟以南，已妥为配备，此复。

本师以严密阵线，防匪突窜。于三日复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于二十九日已窜至栾川以东一百里之一行树附近，预计今日或明日可到我堵剿线，各部务切实准备迎头痛击，一举而歼灭之。

二、师以严密阵线，防匪突窜，限于本（三）日晚，增强据点工事及密为配备，以臻稳扎稳打之原则，勿得疏忽为要！

三、团营连各级兵力配备，务将全力集结，以作机动迎击之姿势。

四、警戒务须特别严密，各团营连之间，均须确切联络，毋留空隙，于夜间派出官长巡查警戒线为要。

五、各团务派出潜伏侦探若干组（按地形）于各堵剿线之前方搜索匪情。

四日所得各方匪情综合如左：

1. 何县长电话称：残匪已于昨（三）日午后四时许窜抵栾川，有向朱阳关逃窜模样。

2. 据黄沙镇探报，本日午后四时，匪已窜至陶湾。

3. 据探报匪已绕过栾川，窜抵栾川以西之西河（图上伊河）。

4. 据本部官长侦探报告：栾川附近有匪二千余停止警戒。

基以上情况，严令各部侦探匪情之窜向，以便迎击之。并遵绥署主任刘电令，派兵一连进驻卢氏县城，协同城内团队维持城防，以安民心，复令三五五团派驻耳城子第三营，克日推进驻戡沟口附近，严密堵截，及活动匪情。

五日所得各方匪情综合如左：

1. 上午十一时，据本部官长坐探回称：昨晚匪之一部到叫河宿营。

2. 上午十一时十分三六〇团报称：卫王坪前面小河街之民众向我阵地逃避，云匪向朱阳关方向前进。

又据探报：叫河之匪于本日午前九时已回窜栾川附近。

3. 据土民云：匪三千余人昨晚在叫河宿营，盘踞两傍高山警戒。

基以上情况之出入，判断残匪知我方堵剿严密，未易逃窜，故徘徊于叫河附近，折向何方逃窜，不易判定，为确实明了匪情以便迎击计，当于本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分配师侦探连全部协同当地团警侦探向叫河方面威力侦察匪情，限当晚回报，以便迎击，于本（五）日午后九时三十分据侦探连回报，昨日盘踞叫河之匪二千余人，确于本晨向东北文峪方向窜去，职基此情况判断，匪决向卢氏城北或卢氏城南地区

逃窜，当即决心令左堵剿区三五五团全部向烟雾岭、哉家沟、龙潭沟轻装兼程前进截击，余集结汤河附近待命，当晚下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昨盘踞叫河之匪伪二十五军今（五）晨由叫河向东北文峪方向移动，有向卢氏城北或城南地区窜逃模样。

我上官总指挥各追剿纵队继续紧追中，欧阳专员所率团队正向卢氏东北地区前进中。

二、师以跟踪追剿该匪之目的，全部沿三五五团前进路跟进。

三、第三五七团（欠一营）于明（六）日拂晓出发，经祖师庙——桐树上——耳城子——龙潭沟前进与我追击先头，三五五团取联络。

四、师直属部队及三六〇团跟三五七团前进。

五、三五五团务兼程猛追，以期一鼓扑灭之。

六日上午九时据三五五团丘团长报告，匪昨日向大石坪文峪乘夜经卢氏城南门外沿洛河窜过，当即令三五五团兼程猛追以免远颺，卢氏城团队，固守城防，未敢出击，诚憾事也。

其三 追击经过

甲 “行动”

残匪即乘隙经卢氏西窜，职为竟堵剿全功，决猛力急追而歼灭之，六日上午十时命令要旨如左：

一、匪情如贵官所知。

二、三五五团经麦山岭根马家窑跟踪追击前进。

三、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七团循三五五团前进路跟进。

四、三六〇团今即在汤河待命。

六日午后九时我三五五团追至旺涧，顺部直属队抵马家窑，三五七团抵马庄河宿营，综合当日匪情如左：

残匪二千余，昨晚弥夜经卢氏城南沿洛河西窜，天明已退完毕，甚为狼狈，惊惶不堪，本六日在龙驹休息弄饭，当晚在龙驹以西地区宿营。

六日午后十一时下达续行追击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伪二十五军二千余人，五日夜到达文峪小停，即彻夜经卢氏城南沿洛河向龙驹窜逃，至本日拂晓完全窜尽，状甚狼狈。

二、师以歼灭该匪之目的，拟于明（七）日续向龙驹、黑沟猛追前进。

三、三五五团为前卫，于七日午前六时由旺涧出发经冠家湾、望雪庵、徐家湾、淤泥河口、龙驹、磨沟口，追击前进，到达黑沟以西地区宿营，严密配备警戒！

派出轻装一营及侦探队由中校团附指挥，兼程猛进，以期追击，抑留残匪，以便主力赶到扑灭之。

四、师部直属队于午前六时三十分由马家窑出发，经望雪庵循前卫道路跟进，到达后即在该处附近宿营。

三五七团午前六时由马庄河出发经青山岭根、马家窑在师部直属队后跟进，到达龙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

五、三六〇团午前六时由汤河出发，经熊直岭、龙潭

沟、七寸沟，到达旺涧宿营，严密警戒！

七日晚各部队均追至目的宿营，综合各方匪情如左：

1. 三五五团报告，匪昨晚宿黑沟，今晨继向西窜。
2. 据龙驹当地之土民报称：匪二千余人，枪八九百支，昨（六）日下午经此西窜，匪多青年佩手枪，惟弹甚少，声称走四川去云云。

七日晚下达续行追击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伪二十五军约二千余人，枪八九百，衣履破烂，于昨（六）晨由卢氏窜到龙驹，至午后三时复窜到黑沟附近，推测今日匪踪，必在官坡附近宿营。

二、师以追及该匪之目的，拟于明（八）日由龙驹经黑沟、官坡追击猛进。

三、追击部署如左：

1. 三五五团于八日午前六时由黑沟出发，经徐家湾到达官坡宿营，并切实侦察匪之退向，该团到宿营地后，严密配备警戒。

2. 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七团于午前六时三十分由龙驹出发，经黑沟到达徐家湾宿营，宿营地警戒由三五七团担任。

3. 三六〇团于午前六时三十分由旺涧出发，经瓦翁沟、淤泥河、野鸟岭、龙驹，到达黑沟宿营，自行配备警戒。

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师部进抵黑沟，据土民报称：

匪沿途怨声载道，脚多肿烂，且均无棉衣，形态精神，均异常疲惫云云。

基以上情形判断，匪疲惫必信于我毫无疑义，尽一日猛

追之力，必可追及残匪而歼灭之，乃在黑沟途中，下命各部队兼程前进，命令要旨如左：

一、残匪被我连日追击，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师以猛追该匪而扑灭之目的，更定追击部署如左：

1. 三五五团本（八）晚追至兰草，轻装之一部，以本（八）日追击残匪为目的，务星夜兼程猛追，并随时侦察匪情具报为要。

2. 师部直属队三五七团本晚进至官坡宿营。

3. 三六〇团本晚推进至徐家湾宿营。

本（八）日各部队均兼程猛追，到达目的地宿营，计行程一百一十里，沿途所得匪情报告如左：

1. 残匪昨晚经官坡向兰草逃窜，昨晚似在兰草以西地区宿营。

2. 午后三时三十分三五五团报告：残匪本经箭杆岭向鸡头关逃窜，据土民报称：现与杨虎城部队发生激战中，结果未知。

职按上情况决心猛追，其与陕友军共收前后夹攻之效，故八日晚之追击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残匪本晨由箭杆岭经鸡头关逃窜，在黄家屯（即三要司）附近为我陕友军截击中。

二、师以急追歼灭该匪之目的，决明（九）日继续跟踪猛追，经箭杆岭、鸡头关、黄家屯（三要司）向古城追击前进。

三、追击部署如左：

1. 三五五团午前六时出发，按指定路线前进，到达寺

坡街附近宿营，但该团轻装队，务追至古城附近，并注意匪之退窜方向，务切实跟踪追击为要！

2. 师部直属队三五七团于午前六时出发，到达黄家屯附近（三要司）宿营。

3. 三六〇团午前六时由徐家湾出发，经木沟、兰草、下河，到达鸡头关附近宿营，该团行进时，务搜索匪情，随时派员向师部联络。

九日午后一时，于鸡头关附近途中接得三五五团报告如左：

一、职团刻追抵黄家屯（三要司）。

二、残匪昨（八）晚窜到黄家屯与驻军四二师二四八团接战，该团损失甚大，被匪缴械一营，余向古城退却，匪于本（九）日晨折向西南大山逃窜。

当令该团继续切实侦确匪情，转向西南，跟踪追击，毋任逃逸为要，惟查三要司西南崇山峻岭，重叠连绵，高耸云霄，且道路复杂，不易通过，百姓逃避一空，匪踪不明，故该团是晚，乃追至距三要司西南十余里之何家村宿营，其余部队则均到达目的地宿营。

昨（八）日晚如友军堵截确实，稍能支持，今午职师赶到，即收夹攻之效，匪难逃脱，不料反壮匪之气，资匪以械，诚属可悲！但影响追击，莫此为甚！深觉惋惜耳。

乙 “战斗”

九日晚职以匪既向西南逃窜，即详侦匪之去路，继续追

击，综合各情况，断匪必取道核桃坪、庾家河，向龙驹寨逃窜，乃决定部署取捷径追击，毋任逃逸，当晚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残匪于今（九）日晨由三要司转向西南经雪家泥岭核桃坪庾家河逃窜。

二、师以跟踪追击，歼灭该匪之目的，拟于明（十）日转向庾家河追击前进。

1. 三六〇团为前卫，于十日前七时由鸡头关出发，经北路头——核桃坪——龙古奶——向庾家河严密搜索追击前进，到达庾家河宿营，严密警戒，并派轻装一部，兼程前进。

2. 三五七团于午前七时由黄家屯出发，经大石河、鸡头关，到达鸡头关后循前卫经路向庾家河前进，到达庾家河宿营。

3. 师部直属队于午前七时由黄家屯出发，经大石河、鸡头关到鸡头关后在三五七团直复行进，到达庾家河宿营。

4. 三五五团于午前七时由何家川出发，经大石河至鸡头关，到达鸡头关后，在师部直属队后跟进，到达核桃坪宿营。

十日照部署向庾家河前进，必令前卫严密搜索，预计是日决可追及残匪，沿途经过两侧山脊，均务派兵搜索，如遇险要峰隘，并派队警戒，互相交替前进，本部并派参谋一员，随前卫团行进，以资连络，午后二时三十分师部先头进抵北路头附近，忽得二五七团团团长报告如左：

据派经接替三六〇团路侧高山之警戒兵报称：“顷闻我三六〇团与匪接战，前方枪声甚密”等语，据此情况，即令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赶进外，当即率参谋长等先行驰往，亲察情况，令师附率师部直属部队在三五七团后跟进，奈道路险阻，山岭纵横错杂，故奔驰一小时始超越三五七团到达核桃坪附近时，三六〇团之传达，传递报告于途中：

一、午后二时报告称：“职团本日向庾家河搜索前进，于距庾家河三里之北端南头山，匪企图欲向我腰击，现正激战中”等语。

二、午后二时三十分报告称：“1. 同前；2. 匪大部向左翼迂回，一部踞山顽抗，并构筑阵地”等语。

职得报告情况，乃一面令三六〇团沉着应战，并扣留当面之匪，待主力赶到而扑灭之，一面令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五团即在核桃坪集结待命。并令三五五团派一部向西北警戒与三六〇团右翼相取联络，注意向三六〇团右翼迂回之匪，职乃于核桃坪，亲率三五七团轻装赶到南头山脚，即令三五七团停止于山脚待命，职亲自三六〇团阵地观察匪我阵势，其时已午后四时三十分，而我三六〇团已与匪酣战约二小时余矣，当时据三六〇团梁团长面报，该团于午后〇时三十分进抵龙古奶附近，即见土民扶老携幼，纷纷逃避，叩以故，乃告以“有匪约二、三千现在庾家河，并在两侧山上”，同时前卫营长及便衣探均先后报告上情，当即妥为部署，严密搜索前进，迨午后一时三十分进抵庾家河北端之南头山附近，与匪接触，并发现庾家河西北高山一带险要，均有匪之大部

占领，是时即占领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之展开，令前卫（第一营）毅然攻击，时匪众施其惯计，摇旗呐喊，满山满谷，声势凶猛，经再三奋勇冲击，卒被我摧破占领，我第二营之一部亦同时占领左右翼高地予匪以交叉火力，我迫击炮亦集中轰击，于是匪众感火力之压迫，不复如昔时之凶猛矣，但仍狡计百出，一面向我正面反攻，复以一部向我右翼移动，又发现一部向左翼增加，斯时也，我官兵益加奋勇，再接再厉，忽战几小时，残匪卒不得逞，而众匪之精锐此时亦死伤累累矣，然终不惜孤注一掷，图最后之挣扎，现复以大部向我右翼迂回，其时该团知职已率三五七团赶到，士气益振，欲全力冲出而歼灭之，我睹此实情，即令三六〇团固守原阵地，抑留当面之敌，令三五七团越南头山东侧，取小道向匪之右侧抄袭，（庾家河东南）匪受巨创，其势难支，即纷向南头山以西狼狈溃窜，当令三五七团全力压逼前进，并令三六〇团阵线之各部，乘势出击，尽夺其阵地，而斩获尤多，惟时已午后六时，天色黑暗，雨雪纷飞，故令三五七团相继追击至庾家河西北地区，次日天明再许穷追。

当（十）日晚七时下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今（十）日午后一时占领庾家河北端一带阵地，顽强抵抗，经我猛击抄袭，于午后六时，向南头山以西败窜，匪伤亡甚众，我三五七团正在猛追中。

二、师今（十）晚决在庾家河东端原阵地，严密警戒，俟明（十一）日即跟踪穷追，以扑灭之。

三、各部队位置：

1. 三五七团相机追击至庾家河以西地区即停止，占领阵地，严密警戒，务探明匪踪，以便明晨穷追而扑灭之。

2. 三六〇团仍在原阵地警戒并派员与三五七团取联络。

3. 三五五团即在核桃坪宿营，该团派出对西北警戒之一部务与三六〇团右翼，切取联络。

4. 师部直属队在核桃坪宿营。

四、三五七团三六〇团两团阵地务严密警戒，防匪复回夜袭，并互取联络及星夜清理战场，切实具报。

五、余在三六〇团阵地左翼山麓独立房屋。

十一日午前二时据各团清理战场检点伤亡，卤获及武器弹药损耗及据俘匪供称与我接战之匪系伪二十五军之廿五师，近由七四、七五两旅合并而成，人数尚有两千余，惟弹药甚少，前日在黄家屯与陕军接战，获枪械甚多（以我追击猛烈，步枪不及携运，乃焚毁之）故昨日始有子弹及手榴弹，再三反攻，匪首伪军长程子华，伪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均在庾家河督战，并云，此次敢与中央军应战，因战胜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之余气所致，不然，即向龙驹寨退去云云。

*见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二十五）八七五卷。个别地名编者作了订正。

陕军第四十二师军事报告书*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月)

一、一月份

(一) 匪情

一、陕南匪情 自去年十二月初徐海东股窜陕南商洛以来，烧杀抢掠到处流窜，扰害地方不堪言状，兹将陕南各方匪情述之于左：

1. 东日据商县电话称，徐匪业到商县东北，似有西窜出山之势。

2. 西安绥署真申参电开，据安康唐旅长蒸未电称，赤匪于佳日午后到镇安，苏县长抵抗不支，退守该县西区。

3. 据确报，养日以来徐匪分两股逃窜，其大部分向镇安方面窜扰，一小部向柞水县属窜去。

4. 据景建业团长陷日报称，徐匪现向蔡玉谔逃窜，一股分向柞水扰乱云。

5. 据世日确报，匪大部刻在蔡玉谔，其南端高地有匪步哨发现并有构筑工事之模样。

二、陕北匪情 (略)

(二) 作战命令

一、冬戌电令，潼关薛团长如兰率部集中渭南待命，其要旨如左：

(一) 顷据商县电话称，徐匪海东业窜至商县东北，似有西窜出山之势等语。(二) 着该团长率所部第二三两营及大荔展久哉营、骑兵连、工兵一连均限江日开抵渭南集中待命。(三) 各部到达后均归该团长指挥，除令此间部队遵照外，仰即遵照为要。

二、寒巳电令，肤施武旅长士敏及三原王团长克敬开赴省垣协防，要旨如左：

顷奉绥署真申电开，顷据安康唐旅长蒸未电称，赤匪于佳日午后到镇安，苏县长抵抗不支，退守该县西区等语，查该匪现已窜踞镇安，省防兵力单薄，深堪顾虑，刻已电令孙团长辅丞由彬县派兵两连接旬邑防务，着吴仲华营开回三原接防，以便抽调王克敬团即日来省协防，并迅飭武旅长士敏即将肤施等三县防务留兵一营，准备向高师交防，即日将其余部队开回洛川，留王宏业团部署洛川一带防务，该旅长即率行团移驻三原待命为要等，因仰该旅团长遵照为要。

三、午电令，洛川武旅长、三原王克敬团长另行分配防务，要旨如左：〔略〕

(三) 军事调遣

一月份本师在陕南剿匪及陕北布防各部队调遣大概情形

如次：

一、陕南剿匪部队计第一二六旅旅部及第二五一团第一营、第二五二团（缺第一营）、第二四八团（缺第一营）在洛南、商县、山阳、镇安等县境内堵剿徐匪。

二、〔略〕

三、〔略〕

四、其余各部分驻大荔、潼关两处，师部仍驻大荔，拟于蓝田设行营，俾便指挥陕南剿匪事宜。

（四）剿匪战斗经过〔略〕

二、二 月 份

（一）匪 情

一、陕南方面 徐匪海东部分股窜扰镇安、柞水、宁陕、山阳各县属村镇，残杀掳掠，无所不至，察其行动似有待我军疲劳乘隙西进之模样，但中旬以后复有南窜郧西之企图，旋又回窜，飘忽无定，兹将本月份窜扰情形略述如左：

1. 据柳旅长冬戌电称，职于今日傍晚到达凤凰嘴，据景团伤兵面称，该团昨午行抵蔡家川与匪遭遇，猝未曾防，略有损失，职为重兵行李拖累不能夜行，先命薛团长率步兵六连即时往援，职于明晨即向该匪进击不误。

2. 据柳旅长江西电称，职于申刻抵蔡玉窖，张旅长飞生亦于昨日到此，据景团长报告，昨日已刻战事结束，匪经

曹家坪向红岩寺方向窜去，职团只死伤四、五十人，我刘团损失较大，正在收容，匪死伤八、九十名，查红岩寺地当要冲，南可通凤凰嘴、镇安，东可通商县，北可向蓝田，职拟明日向红岩寺跟踪追击，与张旅联络，刻张旅向凤凰嘴截击矣。

3. 据柳旅长支酉电称，职于傍晚率队追击曹家坪，张旅长今晚宿营凤凰嘴，据探报，匪已窜往葛牌镇，有攻打该地民团之企图，一小部窜红岩寺，似有向葛牌镇合股并窜扰关中之企图，职决于明晨向葛牌追击该匪，请转饬曹团由蓝田方向截击。

4. 微日据探报，匪主力确于支午窜至葛牌镇，并有百余人曾窜扰牧护关团，我曹团到达始逸去。

5. 据柳旅长微未电闻，职今午追匪至葛牌镇之九间房附近，经我第一次攻击，匪已向文公岭北方退去，现匪调来大部向我猛烈反攻，多次均被击退，时值天黑，我刻在文公岭、谢家河一带布防，决于明晨向匪猛攻。

6. 据柳旅长鱼辰电开，职于昨日在九间房与匪激战，迄晚大雪遂暂时停止攻击，因双方死命相拼，故伤亡均大，刻大雪仍不停止，路滑，各据险死防，如能火速派兵夹击，当能于短期歼灭该匪，惟骑兵及重兵器不适职部，即为辐重及重兵器所累，拟于相当地点将骡马等安置后方与匪相拼，请饬王克敬团长轻装，多带子弹、炸弹，即开前方可也。

7. 据报匪有由葛牌镇南窜之企图。

8. 据柳旅长虞电称，此间雪厚尺许，刻仍与匪相持，

张飞生拟今日由凤凰嘴截击。

9. 据确报，匪于虞晨大部分经东岳庙窜至杨家斜，现我柳旅已与张汉民团连络，拟佳日即向杨家斜前进。

10. 据确报，真日匪窜至阎家坪一带，我军正在整顿，拟即继续穷追云。

11. 据确报，皓日匪在米粮川大新川一带，我柳旅到达苏家台，张飞生旅在铁厂铺，张汉民部在汤家河，现在进击中。

12. 据柳旅长号申电称，连日山行诸多滞碍，昨在杜家沟西击散土共阮英臣股二百余人，当场击毙数名，今日大雨，行进困难，今晚宿营石王沟、霍家台一带，徐匪大部现已达天门、郧西一带，职决于明早向大坪前进跟踪追击。

13. 梗日据确报，匪现在双河口、柞水一带，余部在大新川附近，有窜郧西企图。

14. 据柳旅长梗戌电称，据探报，徐匪大部于马晚由泗峡口经茅坪回窜，昨晚宿营草家川，现向小河方向窜去，又上下茅坪、坎子山一带则为阮开科股匪数百人诱扰乱云。

15. 据柳旅长回巳电称，徐匪大部由峡口经草家川向小河方向回窜，刻正部署堵剿。

16. 据宥日确报，匪已窜至两河关，其土共阮开科股数百人扰乱上下茅坪。

17. 据柳旅长宥亥电称，据探报，徐匪已窜蔡家坪在河

口各处，职部现在铁厂铺一带。

二、陕北方面〔略〕

（二）作战命令

本月东日，郭副师长景唐奉命赴前方指挥南山 本师剿匪各部队，因军长在蓝田行营代理主任督剿故也，南山剿匪部队为指挥便利起见，奉命编为三支队，除张志远、张汉民团两支队外，本师抽第二五零团及第二五一团编为一支队，仍由柳旅长彦彪任支队长，自后兵力充实，指挥统一，不难于最短期间将南山赤匪一鼓歼灭。

一、虞日电令集中省垣之王克敬团迅即开赴前方协剿。

二、筱未电令驻三原吴仲华营即日开赴蓝田转进协剿。

三、銑酉电令洛川武旅长集中三原，其要旨如左：

奉绥署删未电开（一）查川北赤匪主力现向西北窜扰，连陷我宁强、勉县等城，刻正与我军在长林、宜褒之线激战中，而徐海东股匪又复流窜商洛一带，企图牵制我陕南后方。（二）我军为短期间内先行消灭徐海东股匪起见，拟将四十二师驻防陕北部队悉数南调，开往商洛协剿。（三）〔略〕

（三）军队调遣

一、驻西安之王克敬团于七日调往南山剿匪。

二、陕南剿匪部队原在南山剿匪之第二四八团及第二五

二团于十二日由葛牌镇调回蓝田整顿训练。

三、驻大荔之工兵营于二十三日调驻蓝田。

四、陕北〔略〕

（四）剿匪战斗经过

一、二月一日第二五二团在柞水县属之蔡玉 窖剿匪战斗经过如左：

据第二五二团团团长景建业报称， 职率所部于一月三十一日行抵凤凰嘴，据侦探报告，徐匪现分两股逃窜，其大部在蔡玉窖，一小部分向柞水窜去，正拟跟踪追击，适张旅长飞生亦率部抵此，职即与张旅长协商计划，分两路追击，双方互相策应，张旅长向柞水前进，职率部队向蔡玉窖追击，于二月一日早上七时分途出发，第二营为前卫，经桑树坪、庙沟口，向蔡玉窖方向搜索前进，其余按第一营、团部、步炮连、第三营、大行李之次序跟进，职于本日上午十二时行抵庙沟口附近，据探报，匪刻在蔡玉窖南端高地占领阵地情等，职即令前卫于马儿峡附近高地占领阵地，掩护本队展开，于二月一日下午零时三十分在庙沟下达作战命令：（一）顷据探报，匪之大部刻在蔡玉窖南端高地占领阵地中。（二）本团拟在庙沟口展开攻击该敌。（三）前卫第二营即在马儿峡附近高地占领阵地，掩护本队展开，后即向敌之右翼攻击前进。（四）第一营即在马儿峡东端展开，向敌之正面攻击，与第二营互相策应。（五）第三营为预备队，暂在庙沟口停止，并与后方各要配备相当兵力，严防敌之迂回。（六）卫

生队在庙沟口东端开设，大行李均停止于庙沟口东端凹道内。

（七）予在预备队，此后各部队均就攻击预备位置，施行攻击前进，第二营旋将敌占领之左翼山头连夺数处，正拟向敌之主力攻击，而第一营因行动迟滞，忽受敌人右侧之奇袭，致与第二营失去联络，而官长已难掌握，士兵纷向后溃退，敌之大部即从第一营之正面猛扑，同时有三、四百敌人向我后方迂回，而第三营因严防侧背，不能抽调增加前方，致二、三营均各陷于孤立地位，当时天晚雪大，敌我混乱，无法辨别，乃第二、三营停止攻击，就各原阵地极力防御，斯时匪分两股，一小股约六百余人，向第三营阵地进攻，大部约千余人，则围攻第二营，双方火力极炽，幸我官兵均抱必死决心，沉着应战，匪一再猛攻，终未得逞，至翌（二）日午后二时，庙沟附近之匪受我第三营之猛攻，伤亡甚巨，陆续撤退，旋又集中全力攻我第二营阵地，企图将我各营各个击破，我第二营营长陈连城督同所部竭力抵抗，终以该匪顽强，且匪众我寡，势甚危急，职得知情形，即派团附余开纬率第三营之八、九两连由马儿峡右翼高地增援，迂回至匪之后方，猛攻其侧背，同时我第二营向外夹击，血战二小时，匪不支乃向曹家坪方向溃窜，时已傍晚且我官兵已激战两昼夜，疲劳过甚，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不敢穷追，即于蔡玉谿稍时休息，籍资整顿，是役匪方伤亡伪营长二员，连、排长数十员，匪众约二、三百名，职团阵亡官长一员，士兵二十三名，受伤官长七员，士兵四十三名，失踪士兵四十八名。

二、二月五日第二五一团在柞水县属之文公岭剿匪战斗

经过如左：

据第二五一团团长薛如兰报告，二月四日在曹家坪据侦察报告徐匪已窜至葛牌镇，有围攻该镇民团之企图，同时接到旅长命令要旨如下：（一）据捕获匪探及张旅侦探俱称，匪已窜至葛牌镇，并有攻打该民团之企图，我部明（五）早仍继续向葛牌镇追击，务求歼灭该匪。（二）第二五一团为前卫，于明（五）早六时出发，经蔡峪河、河岭之庙台子、文公岭、沙马沟，向葛牌镇前进。（三）经过九间房后须严密搜索，进至距葛牌镇约十余里处稍停止，俟各团营整顿后，即分三路向该镇挺进，午后二时进至关帝庙，得便衣队报告，九间房左右之岭上发现匪探二十余名向文公岭方向逃避，职即令前卫营沿左右山岭向前搜索进至文公岭待命，第二营即时占领九间房北端高岭之阵地，于三时三十分复据便衣队报告，匪探完全退至文公岭下之高地，同时据前卫营报称，文公岭已无匪踪，尖兵连搜索至第二高地停止待命，旋据前卫营转报，尖兵连连长万松林报称，前面二百公尺处之高地发现敌人百余名，在我军山头之下正向我前进中，同时据沟内之土人云，葛牌镇之匪有窜杨家斜之模样，其时之闻尖兵连处枪声不息，当立即报告旅长，一面依据尖兵连长报告，我居上临下，匪居低仰攻，地势甚为有利，遂下达命令如下：

（一）敌情同前。（二）本团根据昨日旅长命令及当前情况有攻击该匪之任务。（三）第三营营长宋鸣岐率七、八两连附机枪两挺，由现地沿文公岭东端直下攻击前进，第九连附机枪两挺，占领文公岭西端之山头，掩护该七、八连前

进，第二营占领文公岭高岗阵地，步炮连连长带炮两门，在文公岭西端山头占领阵地，对文公岭东端山头之下松林射击，机枪第二连在文公岭左右占领阵地，对葛牌镇方向构成交叉火网，其余为预备队，归第一营营长指挥，位置于文公岭南山麓，大小行李在九间房附近停止。（四）予在第二营。

第三营营长宋鸣岐接到攻击命令后，即令该营附杨芳山率领第八连沿文公岭东端山脊向该匪攻击前行，经数次猛烈射击，匪犹顽抗，该营长率第七连增加后，即行肉搏，毙匪近百名，匪势不支，向后溃退，该营长率领七、八两连乘胜追击，连占数岭，该匪以先遣部队失利，继派奋勇队约两营，将我追击部队三面包围，我第三营官兵奋勇应战，第七连连长蔺振材阵亡，第八连连长万松林负重伤，官兵伤亡几半，职即令第二营营附蔺树功率五、六两连续进增援，而匪亦大增部队向我反攻，职又令第一营营长王光率领该营续进与匪主力决战，激战甚烈，相持多时，匪以未逞，乃另派遣一部绕我左翼向第九连阵地进攻，时我第二四八团刘秉元营赶到，时已薄暮，大雪纷飞，匪我相持原阵地，职以我第九连阵地过于突出，于傍晚令稍后撤至文公岭齐头西端高地与刘营协守，并与我右翼阵地确实联络，是夜匪攻数次未逞，旋于拂晓时佯攻后向葛牌镇、杨家斜分股逃窜，当时雪厚路滑，未便穷追，除派第一营营长指挥二、四、九三连驻守文公岭外，其余撤回九间房整理，是役伤亡官兵约二百余名，匪之损失尤重云。

三、二月五日第二四八团在柞水县属之九间房剿匪战斗

经过如左：

据第二四八团团附王泽民报告，职率二、三两营随柳旅长于二月五日晨由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第二五一团为前卫，职部为本队行至九间房时，前卫已发现匪情，当即展开向匪攻击，连占数高地，旋匪大部增加，反攻甚猛，我薛团预备队全数增加前线，与匪肉搏，伊时职奉命警戒第二线，距九间房约二里许，于下午六时奉旅长命令，即时前进，增加第一线文公岭阵地，职以当时情况紧急，即率二营四连先行驰援，其余部队归第二营营长刘秉元率领续进，职抵九间房后，薛团长着增加于文公岭岭口右翼，职即率该连迅速进入阵地并向两翼取联络，时因天晚昏黑，匪攻甚猛，左翼尚未取得联络，匪忽由岭口突进，分三路猛扑我阵地，第四连尽被包围，职遂率四连连长张瑞符连附白树德、士兵约一排、团部号长傅珍、随从勤务兵、传令兵等戮力冲杀突围而出，则仅余士兵十余名，第四连连长张瑞符、连附白树德阵亡，号长傅珍、勤务兵秦海林等被俘，职率冲出，士兵仍移右翼山岭负险固守，迄晚十时，匪始撤退，拂晓后匪全部退去，是役伤亡官兵及失踪约一百余员名。

三、三月份

（一）匪情

一、陕南匪情 近自川北徐向前股匪窜扰宁、勉，企图攻占南郑，而商洛一带徐海东股匪更形猖獗，分合无常，到

处杀掠，希造成红色恐怖以牵制我部队之集结，兹将本月份商洛一带匪情述之于左：

1. 据柳旅长东日电称，徐匪由仁河口穆王坪一带窜扰，并有窜宁陕企图，职驻镇安铁厂铺防堵。

2. 据柳旅长冬电称，徐匪海东已由穆王坪经泰山庙向关口镇窜扰，我张旅已到穆王坪，职在后跟踪追击。

3. 据柳旅长冬戌电称，据俞师铺富绅报告，昨由穆王坪窜来匪约二、三百人，在距此正北三十里之大东沟、崇家沟一带，企图牵制我军追击，职本日申刻到达沙沟口、庙沟一带。

4. 据探报，我部于冬日在关口子与匪接触，激战数小时，匪不支，有向石泉方向溃窜模样，匪骑约五十余人已窜至银希坝，距石泉北六七十里。

5. 据张旅长江电称，徐匪在贾家营、绩胜两山据险设伏，我军猛攻，匪向关口镇溃窜，追击至草坝附近，该匪大部分布左右各山头，并以精锐五、六百人反攻均被击退，继续追击草坝北方厘山、长胜寨，并分一部追击南方长山之匪，该匪不支，纷向关口镇溃窜，及我军追至关口，该匪大部向宁陕县城逃窜，其小部向阳平街、石泉各方四散溃窜，当分队跟踪至宁陕，该匪复向焦家沟逃窜。

6. 绥署梗未参电开，综合各方情报，阮开科股匪约二百余人，阮英臣股匪约百余人并有徐海东所派之共匪十余名从中引导赤化，鼓动游击战争，现在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各县边境之花水河、大坪、小河子、海棠岭一带地

区流窜。

7. 据世日报称，徐匪以我各路进逼，又由桃江口佛坪县北区之王家河回窜袁家庄之企图。

二、陕北匪情〔略〕

（二）作战命令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感电令商县景团长行及山阳吴营长仲华肃清各股散匪，规定围剿办法要旨如左：

顷奉绥署梗未参一电开，综合各方情报，阮开科股匪约二百余人及阮英臣股匪约百余人并有徐匪所派之共匪十余名从中指导赤化，鼓动游击战争，现在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各县边境之花水河、大坪、小河子、海棠岭一带地区流窜中，本署为迅予肃清各股散匪计，兹规定围剿办法如次：（一）冯军长钦哉转饬商县驻军酌派一营，并由商县王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击，该队即由所派之营长统一指挥之。（二）商县王县长另派团队进驻杨家斜、黑山街、下官房线扼要布防，严堵散匪东窜。（三）张旅长汉民酌派一营以上兵力，并由镇安苏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合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剿，该队即由所派之营长指挥之。（四）镇安苏县长另派团队进驻大坪、米粮川、耳房街、陈家坪之线扼要

堵剿，严防匪西窜。（五）冯军长钦哉转飭山阳驻军酌派两连兵力，并由山阳惠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合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剿，该队即由所指定一连长统一指挥之。（六）山阳惠县长另派团队进驻色合铺、牛耳川、九里坪、下官房之线扼要防剿，严堵该匪向东、南两方向逃窜。（七）蓝田郝县长选派得力团队进驻石门沟口、东岳庙、两河街各地扼要堵剿，严防散匪北窜。（八）柞水屈县长酌派有力团队进驻曹家坪、红岩寺、马家台各地扼要堵截，严防散匪向西、北两方向逃窜。（九）以上所有各县军团统由张旅长汉民全权指挥之。（十）各县堵剿团布置虽指定如上，但必要时仍应不分界域适时协剿。（十一）注意事项：一、各军团严守剿匪纪，违者重惩。二、确取联络互相策应，并多派侦探，严防为匪所乘。三、各县军团剿办情形，随时就近报告张旅长，以便适时处置。四、张旅长汉民应将剿办情形每日电报本署一次，除分电外，仰即恪遵办理具报为要等，因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以凭核转为要。

（三）军队调遣

一、陕北防剿部队本月份无甚调动。

二、陕南追剿部队第一二六旅旅部及第二五零团、第二五一团、第二五二团第二营本月份进至柞水属石嘴子一带追剿徐匪。

三、第二四八团驻防商县一带。

四、师部及第二五二团（缺第二营）由蓝田大荔移驻三

原，其余分驻大荔、潼关、华阴一带。

(四) 剿匪战斗经过

本月份陕南追剿部队与匪接触甚少，因该匪屡受重创，补充困难，极为避免战斗，到处流窜，专事赤化地方，威胁、利诱民众，各处小股土匪亦乘机蠢动。

三月十一日、二日第二五零团第二营在山阳县属之小河口、袁家沟口剿阮英臣股匪战斗经过如左：

一、据第二五零团第二营营长吴仲华于三月十一、二日在山阳县属之小河口、袁家沟口剿阮英臣股匪经过报称，职营于上月奉命驻山阳县抵防后，迭据侦探确报，山阳、柞水、镇安、商县交界地红岩寺、小河口一带发现股匪盘踞，匪首阮英臣系山阳庙沟人，聚集匪徒四百余名，枪二百余支，时在该地附近烧杀劫扰居民，近又受共匪煽惑，愈行猖獗，职闻报后，即于三月十日抽编精锐两连及该县民团一大队，统归邢连长士杰指挥，前往追剿。

二、据邢连长回报称，职奉命追剿阮匪，于十日午前七时由山阳出发，下午一时行约六十里距小河口十里之处，据报该匪已窜至小河口，职当派王营附分率一部由左翼山头攻匪右侧，职率大部由沟道攻匪正面，以民团黄异烈部从右翼迂回攻匪之背，至二时十分与匪接触，激战二小时，匪势不支，纷向红岩寺一带逃窜，我军跟踪追击十余里，时已天晚，地形复杂，不便穷追，仍宿营该镇，是日计毙匪十余名，十一日拂晓，续向红岩寺追剿，比至袁家沟口该匪适在

该地集合匪徒，我军即行猛击，匪遂星散窜往附近山林中，职当分向各山搜剿，据土民云，该匪受此创已鸟兽散矣，职因该处粮秣无法购买，乃率队回驻小河口安抚民众，召集绅耆商办善后事宜，稍有头绪后，于十七日率队仍回山阳。

三、总计此役击毙伪政治员一名，伪队长一名，伪土地委员一名，匪徒四十余人，生擒四名，获得七九步枪四支，弹一百二十粒，手榴弹十七颗以及军用品甚夥等语。

* 见国民党军事机关档案（廿五）一三一二二（五一四九一九）。原标题为《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三个小标题及全文的标点符号系编者所加，并对个别地名作了订正。

反革命罪犯罪行录

陈守信口供^①

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农民暴动，被我打死姓朱姓余的二人，不知名字，打伤一人，不知名字；民〔国〕二十四年六月，我同柳金茂打死红二十五军战士樊祥茂；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我同我的副队长韩正海打死红二十五军阮英豪^②；民〔国〕二十五年元月，李朝堡当红二十五军，我派兵捉住交伪兵打死；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我同意分队长张善恩、王怀清、李向智打死红二十五军秘书汪礼元父子二人。

注：①摘自山阳县公安局档案。陈守信，山阳县第二区小河乡人，曾任伪联保主任、大队长，一九五一年五月依法处决。

②阮英豪，山阳县袁家沟口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审讯李正堂笔录

问：你何时围剿密庄的苏维埃政府？

答：这是一九三五年后半年的事，我当的尤奉山团特务队长，带的队伍到桃坪、峦庄去剿红军，因在这地李家湾有一个姓朱的家听说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我就围剿李家湾结果把红军打跑了，战场上打死了五个红军。

问：打死这些人叫啥名字？哪一部分的？

答：姓名不详，听说是徐海东从洛南过去建立的政府。

*摘自洛南县公安局档案。李正堂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依法处决。

审讯鲁子元笔录*

问：你何时在古城枪杀我徐海东部队共产党员，叫什么名字？

答：民〔国〕二十五年间，徐海东〔部〕在此经过几次，他放了密探，担着小担卖洋火针线，经我盘查住了，打了一顿，他承认是密探，将他杀了是实。

*摘自洛南县公安局档案。鲁子元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依法处决。

张毓秀罪状*

匪犯张毓秀，又名子藩，男，六十三岁，本县靖坪区黑龙乡人，曾任伪联保主任，在任伪职后先后杀害我红二十五军连长高承智及战士宁继龙、马永和等三人，打死地方干部刘玉瑶、张永胜、滕功花及王姓等四人。一九三七年农民王先

礼、何宗好、陈继信等六人反对统治压迫，准备夺枪暴动，该犯察觉，即以酒席将王先礼等诱上山寨捆绑，与伪联保主任同谋，将六人一次枪杀。又同年二月打死农民李世斌、张国海二人。并敲诈勒索我军属及群众刘玉云、王宗升、谢世成、宁立诚、张世仲等白洋八百七十三元。

*摘自镇安县人民法院布告。张毓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依法处决。

解玉寿罪状*

反革命杀人犯解玉寿，镇安四区熨斗乡人。曾任伪保长十多年。一九三五年七月，纠合匪众在高家庄打死我参加红军农民解吉昌。同年五月，农民冯老三、唐振礼、冯老腰等三人给我红二十五军报告情况，该犯密通匪军枪杀于本院落路下。同月十九日，勾结匪军在水峡口枪杀参加红军农民解吉满、陈红真、解吉顺、张崇新等四人。

*摘自镇安县人民法院布告。解玉寿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依法处决。

卢崇烈罪状*

卢崇烈，绰号麻阎王，男，六十三岁，米粮乡人，曾任区长、联保主任等伪职。

一九三四年我红二十五军临境，该犯除向伪县长报告军情外，纠合匪众百余名，在米粮川一带，杀害我军战士张学禄、朱启瑞等七人，又用铡刀铡死我军战士蒋邦国、朱银娃、陈锡建等三人。我军走后该犯又协同匪军搜杀我地下工作人员，先后计杀害朱明启、朱明坤等九人。

*摘自镇安县人民法院布告。卢崇烈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依法处决。

廖维廉罪状*

反革命杀人犯廖维廉，男，四十八岁，住五区六乡穆家庄，富农成份，曾先后两次任伪保长。该犯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间亲自率领伪部队尽力打击我军，将我军战士赵世发打死在老庄沟口，同时又积极追寻到磨沟，接二连三的残酷行凶，又打死张兴和、张绪亮、张先弟和一哨兵等五同志，又亲手枪杀我军杨登海、张兴斌等二人。该犯先后共杀死我军七人。

*摘自柞水县人民法院布告。廖维廉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依法处决。

蔡乾丰罪状*

反革命杀人犯蔡乾丰，五区黄土塬乡人，地主成份。民国

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把我红军张连长（永富）在干沟内小沟口打死，并将张永贵、张永康（均系张永富之兄）二人亦杀死。同年十月十日，将红军休养员乔生林在桃园沟熊时庆家捉住，在黄土塬穆家湾枪杀。〔又杀害〕王队长、左明兰、卢申忠、黄永茂、伍齐海、蔡定美、蔡定贵、蔡美亲、方继高、老聂、熊长兴、黄克明、蔡乾元、翁治清、伍宏恺、胡家义之父及红军战士等五名。在该犯告密及唆使下，杀死军民共二十五名。

*摘自柞水县人民法院布告。蔡乾丰于一九五一年三月依法处决。

李中勤罪状*

被告李中勤，曾任伪联保主任。一九三五年率领反动保甲三十余人于郧西东川顽抗我红二十五军，于东川岩捕捉我红二十五军均地官华德金，指示祝三聪率人将我均地官华德金枪杀于郧西东川桃花堰。

*摘自旬阳县人民法庭（51）一五七号刑事判决书。李中勤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依法处决。

